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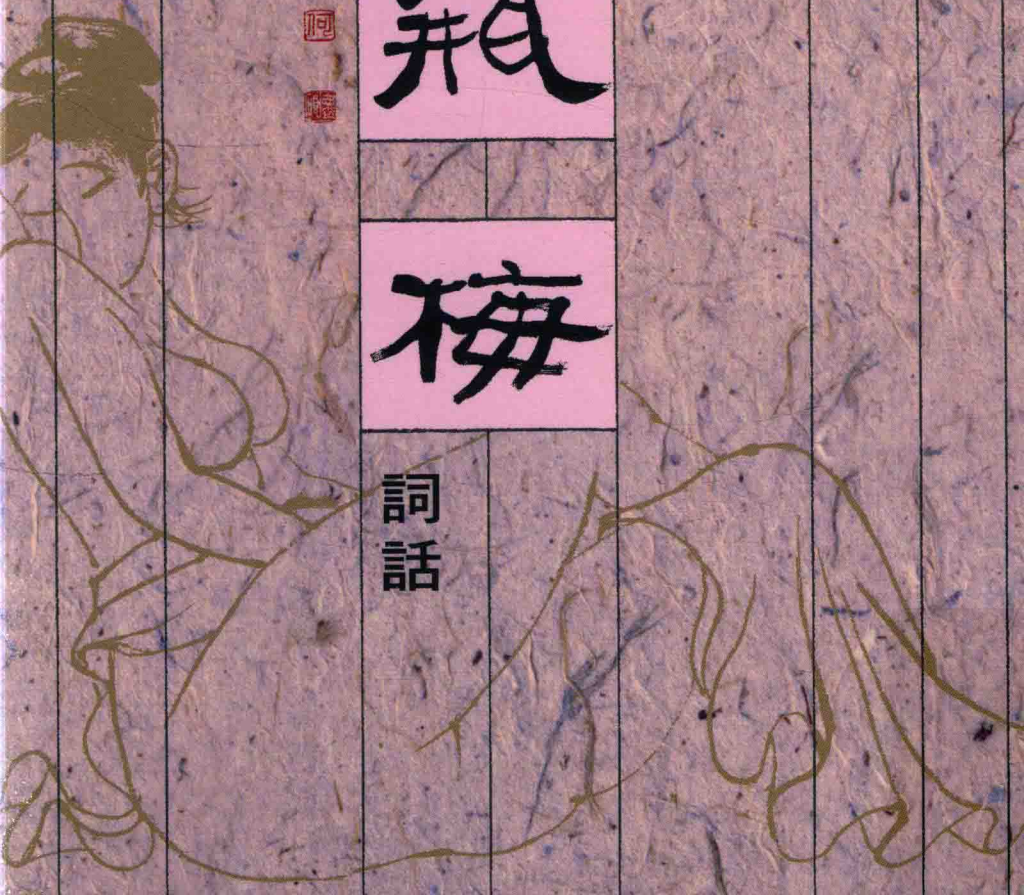
夢梅館校本

金

瓶

梅

詞話



詞話

蘭陵笑笑生 原著  
梅 節 校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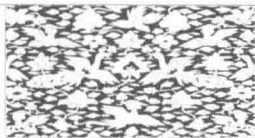
《金瓶梅詞話》是中國著名的古典長篇白話小說，也是最具爭論性的小說。

梅節先生從八十年代中從事詞話的整理和校點，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可讀的、較少錯誤的、接近原著的本子。選擇以日本大安本為底本，覆以北京圖書館藏中土本，校以日本內閣文庫和北京大學之《新刻綉像批評金瓶梅》、在茲堂本和崇經堂本之《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並先後參考鄭振鐸、施蟄存諸本，兼吸收姚靈犀、魏子雲等專家研究成果，先後進行三次校注。最近又進行第四次，即本書。用功之勤，成就本書為《金瓶梅詞話》的最佳校本。

封面設計

書名題字：何懷碩

封面圖案



蘭陵笑笑生 原著  
梅 節 校訂  
陳詔·黃霖 注釋

〔夢梅館校本〕  
金瓶梅詞話  
(第二冊)

里仁書局 印行

夢梅館校本

金瓶梅詞話（第二冊）

原著者：蘭陵笑笑生

校訂者：梅節

注釋者：陳詔·黃霖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886-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886-2) 3393-7766

網站：http://lembook.webdiy.com.tw/

QQ：2562105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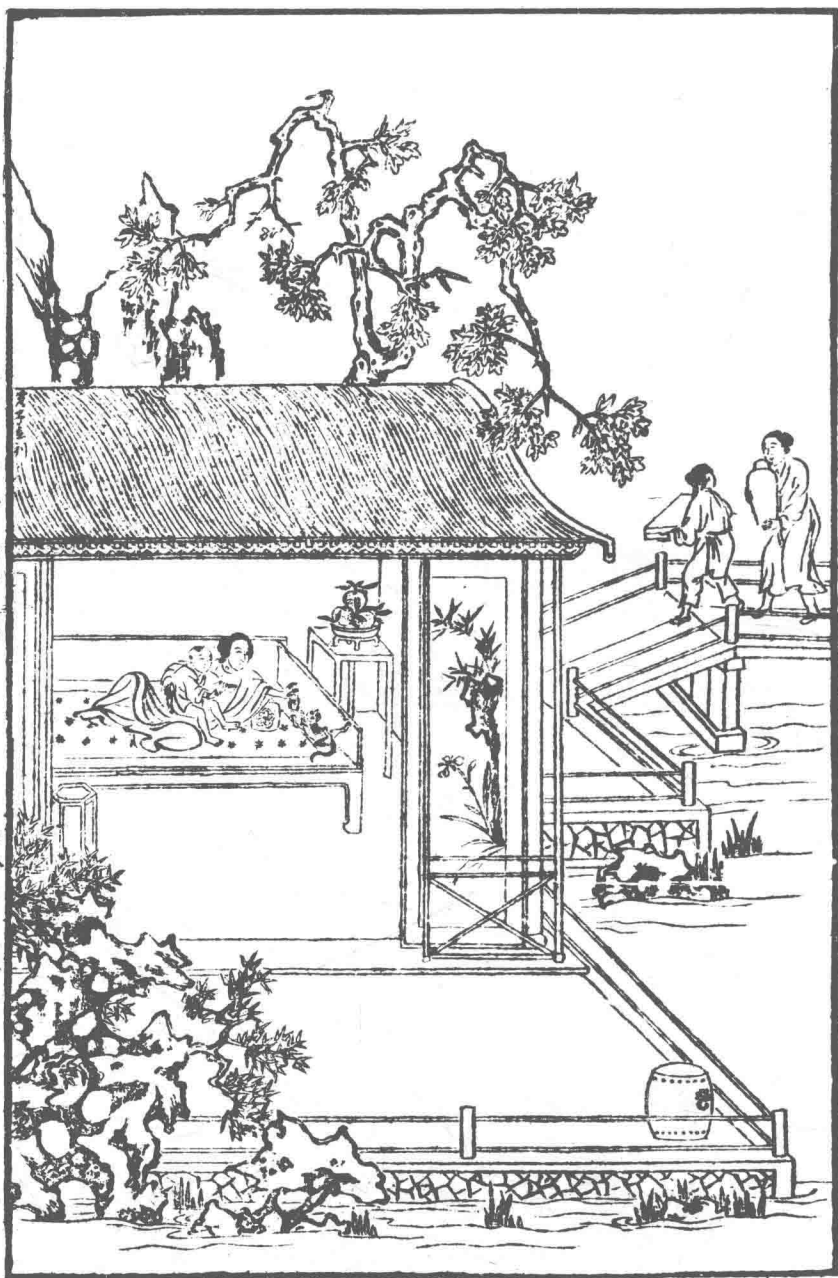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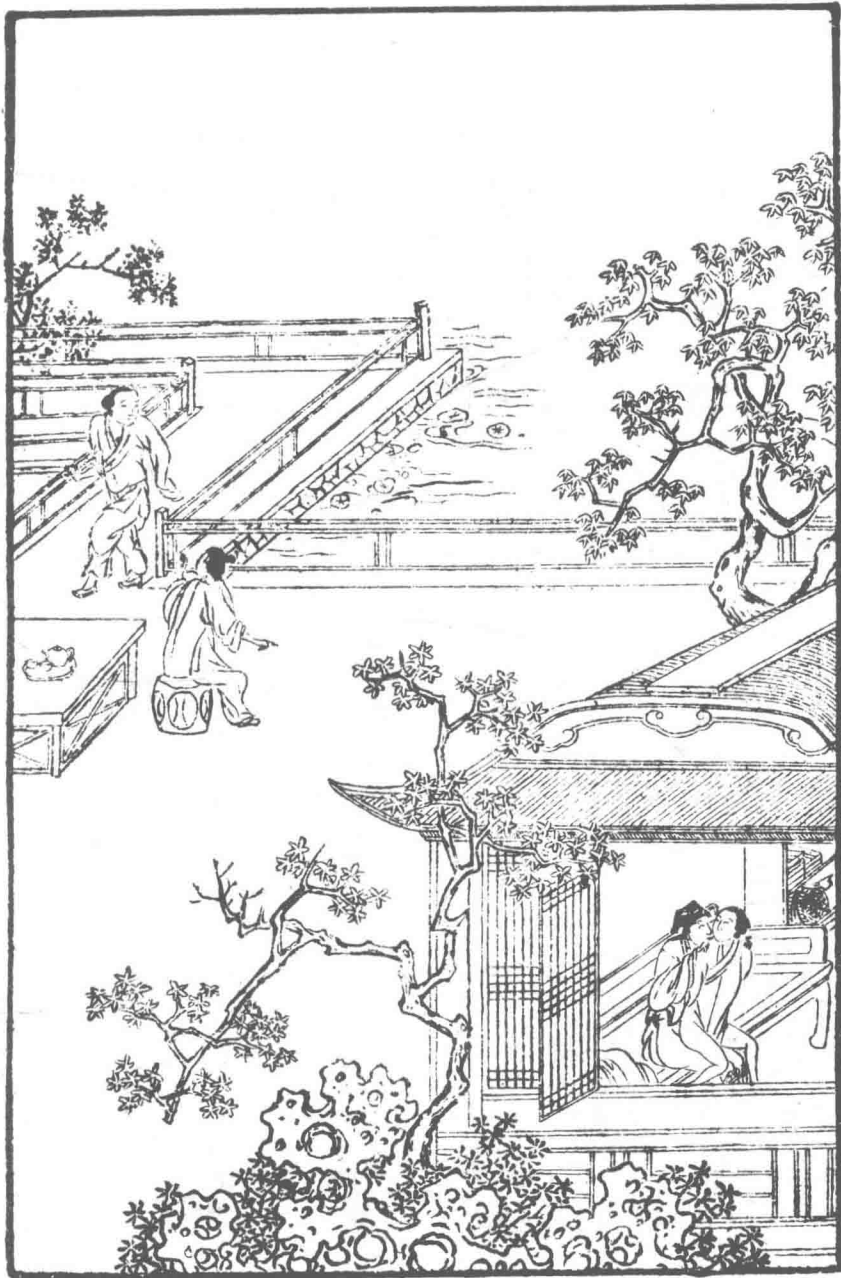
西元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五月初版

西元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修訂一版

西元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修訂一版十九刷

· 本書校注經作者授權，原文重新排版，不得翻印或重製 ·





### 第三十四回

### 書童兒因寵攬事

### 平安兒含恨戳舌

自恃官豪放意爲，休將喜怒作公私。貪財不顧綱常壞，好色全忘義理虧。  
狎客盜名求勢利，狂奴乘飲弄奸欺。欲占後世興衰理，今日施爲可類知。

話說韓道國走到家門首打聽，見渾家和他兄弟韓二拴在鋪中去了。急急走來獅子街鋪子內，和來保計議。來保說：「你還早央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拿個帖兒對縣中李老爹一說，不論多大事情都了了。」這韓道國徑到應伯爵家。他娘子兒使丫頭出來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裡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韓道國道：「沒在宅裡。」問應寶，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勾欄院裡找尋。

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兩峰，請在四條巷內何金蟾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找着了，請出來。伯爵吃的臉紅紅的，帽檐上插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於是作辭了何兩峰，與道國先回到家，問了端的。道國央及道：「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說，討

個帖兒。——只怕明早解縣上去，轉與李老爹案下，求青目（二）一一，只不教你侄婦見官。事畢重謝二叔，磕頭就是了。」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取張紙兒寫了個說帖兒，我如今同你到大官府裡對他說。把一切閑話都丟開，你只說我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三），欺負小人娘子。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夥人群住，揪採在地，亂行踢打，同拴在鋪裡。望大官府討個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三）出官，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那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說帖，安放袖中。

伯爵領他徑到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平安兒：「爹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書房裡，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狗也不咬，走熟了的，同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廳，由鹿頂鑽山（四）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兩邊松牆，松牆裡面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前後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周圍擺設珍禽異獸，瑤草琪花，各極其盛。裡面一明兩暗書房，有畫童兒小廝在那裡掃地，說：「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只見書童在書房裡。看見便道：「應二爹和韓大叔，請坐，俺爹剛纔進後邊去了。」一面使畫童兒請去。伯爵見上下放着六把雲南瑪瑙漆減金釘藤絲墊矮矮東坡椅兒（五），兩邊挂四軸天青衢花綾裱白綾邊名人的山水，一邊一張螳螂蜻蜓脚，一封書大理石心壁畫的幫桌兒（六），桌兒上安放古銅爐、鑲金仙鶴，



正面懸着「翡翠軒」三字。左右粉箋吊屏上寫着一聯：「風靜槐陰清院宇，日長香篆散簾櫳。」伯爵於是正面椅上坐了，韓道國拉過一張椅子打橫。

書童後邊請西門慶去了。良久，伯爵走到裡邊書房內，裡面地平上安着一張大理石黑漆縷金涼床，挂着青紗帳幔。兩邊彩漆描金書厨，盛的都是送禮的書帕、尺頭，几席文具書籍堆滿。綠紗窗下，安放一隻黑漆琴桌（七），獨獨放着一張螺鈿交椅。書篋內都是往來書柬拜帖，并送中秋禮物帳簿。應伯爵取過一本，揭開觀看，上面寫着：蔡老爺、蔡大爺、朱太尉、童太尉、中書蔡四老爹、都尉蔡五老爹，并本處知縣、知府四宅。第二本是周守備、夏提刑、荆都監，張團練，并劉、薛二內相。都是金緞尺頭，猪酒金餅，鱒魚海鮮，鷄鵝大禮，各有輕重不同。這裡二人等候不題。

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問春梅：「姐，爹在這裡？」春梅罵道：「賊見鬼小奴才兒，爹在間壁六娘房裡不是？巴巴的跑來這裡問！」畫童便走過這邊。只見綉春在石臺基上坐的，悄悄問：「爹在房裡？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在書房裡，請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裡，看着娘與哥哥裁衣服哩！」原來西門慶拿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紵絲，一疋鸚哥綠潞紬，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兒、披襖、背心兒、護頂（八）之類。在灑金炕上正鋪着大紅氈條，奶子抱着哥兒在旁邊，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綉春進來，悄悄拉迎春一把。迎春道：「你拉我怎麼的？拉撒了，這火落在氈條上。」李瓶兒便問：「你平白拉他

怎的？」綉春道：「畫童說，應二爹來了，請爹說話。」李瓶兒道：「小奴才兒，應二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西門慶吩咐畫童：「請二爹坐坐，我就來。」於是看裁完了衣服，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二人，作揖坐下，韓道國打橫。

西門慶喚畫童取茶來。不一時，銀匙雕漆茶鍾，蜜餞金橙泡茶，吃了，收了盞托去。伯爵就開言說道：「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說。」西門慶道：「你有甚話說來？」韓道國纔待說「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棍徒……」被應伯爵攔住，便道：「賢侄，你不是這等說了。噙着骨禿露着肉（九），也不是事。對着你家大官府在這裡，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鋪子裡上宿，家下没人，止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個孩兒。左右街坊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的急了，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聲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不由分說，群住打了個臭死。如今都拴在廂鋪裡，明早解往本縣正宅李大人那裡去。見他哭哭啼啼，敬央煩我來對哥說，討個帖兒，差人對李大人說說，青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說：「你把那說帖兒拿出來與你大官人瞧，好差人替你處。」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出，連忙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看應二叔分上，俯就一二，舉家沒齒難忘。」慌的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道：「你請起來。」於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提。」西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令弟韓二人就是了。」向伯爵道：「比是我拿

帖對縣裡說，不如只吩咐地方改了報單，明日帶來我衙門裡來發落就是了。」伯爵叫：「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兒，這等一發好了。」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教玳安：「你外邊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在旁邊伺候。西門慶叫近前吩咐：「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問是那牌那鋪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鈞語，吩咐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十），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裡聽審。」那節級應諾，領了言語出門。伯爵道：「韓大哥，你即一同跟了他幹你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說句話。」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吩咐去了。

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兒，「後邊對你大娘說，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吃；就把糟鱒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鱒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兒去；剩下一尾，對房下說拿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拿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澆些香油，安放在一個磁罐內，留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遇有個人客兒來，蒸恁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賺了幾兩銀子，新買了一所莊子在五里店，拿皇木（十一）蓋房。近日被我衙門裡辦事官緝聽着，首了。依着夏龍溪，饒受他一百兩銀子，還要動本參送，申行省院。劉太監慌了，

親自拿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裡，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瞞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了，料着也過了日子，那裡希罕他這樣錢！況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他些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教他將房屋連夜拆了。到衙門裡，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不過我這些情，宰了一口豬，送我一罈自造荷花酒，兩包糟鱒魚，重四十斤，又兩疋妝花織金緞子，親自來謝。彼此有光，見個情分。錢恁自中使！」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個錢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過些兒，拿甚過日？哥，你自從到任以來，也和他問了幾樁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幾件公事。別的倒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踰婪（十二）的虧，有事不問青紅皂白，得了錢在手裡就放了，成什麼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雖是個武職官兒，掌着這刑條，還放些體面纔好。」說未了，酒菜齊至。先放了四碟菜菓，然後又放了四碟案酒：紅鄧鄧的泰州鴨蛋，曲彎彎王瓜拌遼東金蝦，香噴噴油燂的燒骨禿，肥豚豚乾蒸的劈鹹鷄。第二道又是四碗嘎飯：一甌兒濾蒸的燒鴨，一甌兒水晶蹄蹄，一甌兒白燂猪肉，一甌兒炮炒的腰子。落後纔是裡外青花白地磁盤，盛着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鱒魚，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西門慶將小金菊花杯斟荷花酒，陪伯爵吃。

不說兩個說話兒，坐更餘方散。且說那夥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氏放回家去，又拘總甲（十三）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各人都面面相覷。就知韓道國

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自家攬子（十四），只落下韓二一人在鋪裡，都說：「這事弄的不好。」這韓道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登時問保甲查寫了那幾個名字，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早解。

過一日，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府到衙門裡坐廳。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頭一起就是韓二，跪在頭裡。夏提刑先看報單：「牛皮街一牌四鋪，總甲蕭成，為地方喧鬧事。」第一個就叫韓二，第二個車淡，第三個管世寬，第四個游守，第五個郝賢，都叫過花名去。然後問韓二：「為什麼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賣人，常不在家住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個光棍，要便彈打胡博詞、叔兒機，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磚，百般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幾句，被這夥群虎棍徒，不由分說，揪倒在地，亂行踢打，獲在老爺案下。望老爺察情。」夏提刑便問：「你怎麼說？」那夥人一齊告道：「老爺休信他巧對，他是要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王氏有奸。王氏平日倚逞刁潑，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們捉住，現有底衣為證。」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不見？」蕭成怎的好回「節級放了」，只說：「王氏脚小，路上走不動，便來。」那韓二在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這光棍因調戲他不遂，捏成這個圈套。」因叫那為首的車淡上去，問道：「你在那裡捉住那韓二來？」衆人道：「昨日在他屋裡捉來。」

又問韓二：「王氏是你什麼人？」保甲道：「是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裡進他屋裡？」保甲道：「越牆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既是小叔，王氏也是有服之親，莫不許上門行走？像你這起光棍，你是他什麼人？如何敢越牆進去？況他家男子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奸即盜了。」喝令左右：「拿來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逆流。況四五個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刑杖，一個個打的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吩咐：「韓二出去聽候。把四個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十五）。」

四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個個都懷鬼胎。監中人都嚇唬他：「你四個若送問，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慌了，等的家下人來送飯，捎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下尋人情。內中有拿人情央及夏提刑，夏提刑說：「這王氏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纔好出來。」也有央吳大舅出來說的。人都知西門慶家中有錢，不敢來打點。

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內中一個說道：「也不消再央吳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住的開綉絹鋪應大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十六）。咱不如每人拿出幾兩銀子，湊了幾十兩銀子，封與應二，教他過去替咱們說說，管情極好。」於是車淡的父兄開酒店的車老兒爲首，每人拿十兩銀子來，共湊了四十兩銀子，齊到應伯爵家，央他對西門

慶說。伯爵收下，打發衆人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你既替韓夥計出力，擺布這起人，如何又攬下這銀子，反替他說方便，不惹韓夥計怪？」伯爵道：「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如今如此這般，拿十五兩銀子去，悄悄進與他管書房的書童兒，教他取巧說這樁事。你不知，他爹大小事兒甚是托他，專信他說話。管情一箭就上垛。」於是把銀子兌了十五兩包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

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進入廳上，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頭戴瓦楞帽兒，扎着玄色緞子總角兒（十七），撇着金頭蓮瓣簪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玉色紗襪兒，涼鞋淨襪，說道：「二爹請客位內坐。」教書童兒後邊拿茶去，說道：「小廝，我使你拿茶與應二爹，你不動，且耍子兒。等爹來家，看我說不說！」那小廝就拿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爹衙門裡還沒來家？」書童道：「剛纔答應的來說，爹衙門散了，和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說話？」伯爵道：「沒甚話。」書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裡，把那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僻靜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要送問，都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央及我，教對你爹說，我想已是替韓夥計說在先，怎又好管他的，惹的韓夥計不怪？沒奈何，教他四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看你取巧對你爹說，看怎麼將就饒他，放了罷。」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看了，大小四錠零四塊，

說道：「既是應二爹分上，教他再拿五兩來，待小的替他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爹不依。小的蛇蚤臉兒，好大面皮兒（十八）！實對二爹說，小的這銀子，不獨自一個使，還破些鈔兒，轉達知俺生哥的六娘，繞個彎兒替他說，纔了他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和他說，你好歹替他上心些，他後晌些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知多早來家，你教他明日早來罷。」說畢，伯爵去了。

這書童把銀子拿到鋪子，鐫下一兩五錢來，教買了一罈金華酒，兩隻燒鴨，兩隻鷄，一錢銀子鮮魚，一肘蹄子，二錢頂皮酥菓餡餅兒，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把下飯送到來興兒屋裡，央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不想潘金蓮不在家，從早間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去了。書童使畫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拿在李瓶兒房中，然後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裡的？」書童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李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順我？」良久，書童兒進來，見李瓶兒在描金炕床上，舒着雪藕般玉腕兒，帶着鍍金鑄釧子，引着玳瑁貓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囚，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的說？」書童道：「小的不孝順娘，再孝順誰？」李瓶兒道：「賊囚，你平白好好的，孝順我怎的？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常言說的好：君子不吃無名之食。」那書童把酒打開，菜蔬都擺在小桌上，教迎春取了把銀素（十九）篩了來，傾酒在鍾內，雙手遞上去，跪下說道：「娘吃過，



等小的對娘說。」李瓶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纔吃你的；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也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於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從頭訴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來說得，央及小的先來稟過娘。等爹問，休說是小的說，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小的寫下個帖兒在前邊書房內，只說是娘遞與小的，教與爹看。娘屋裡再加一美言。況昨日衙門裡爹已是打過他罪兒，爹胡亂做個處斷，放了他罷，也是老大的陰鷲。」李瓶兒笑道：「原來也是這個事！不打緊，等你爹來家，我和他說就是了。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三十）些東西了？」書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會排鋪（二二）賺錢。」於是不吃小鍾，旋教迎春取了副大銀衢花杯來，先吃了兩鍾，然後也回斟一杯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吃了塊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於是磕了頭，起來，一吸而飲之。李瓶兒把各樣暖飯，揀在一個碟兒裡，教他吃。那小廝一連陪他吃了兩大杯，怕臉紅，就不敢吃，就出來了。到了前邊鋪子裡，還剩了一半點心、暖飯，擺在櫃上，又打了兩提罈酒，請了傅夥計、賁四、陳經濟、來興兒、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吃了個淨光，就忘了叫平安兒吃。

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掬到廳上，與西門慶接衣服。西門

慶便問：「今日没人來？」書童道：「没人。」西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巾幘，走到書房內坐下。書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面帶紅色，便問：「你那裡吃酒來？」這書童就向桌上硯臺下，取出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裡，與小的這個柬帖，是花大舅那裡送來，說車淡等事。那六娘教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看了遞與書童，吩咐：「放下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裡稟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馥馥唇兒，露出一口糯粳牙兒，如何不愛？於是淫心輒起，摟在懷裡，兩個親嘴啞舌頭。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身上薰的噴鼻香。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袴兒，摸弄他屁股，因囑付他：「少要吃酒，只怕糟了臉。」書童道：「爹吩咐，小的知道。」兩個在屋裡，正做一處。

且說一個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向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裡是問刑的西門老爹家？」那平安兒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把嘴頭子撇着，正沒好氣，半日不答應。那人只顧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二二）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明日在永福寺擺酒，也有荆都監老爹、掌刑夏老爹、營裡張老爹。每位分資（二三）一兩。剛纔都到了，逕來報知。累門上哥稟稟進去，

小人還等回話。」那平安方拿了他的轉帖入後邊，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裡面，剛轉過松墻，只見書童兒在窗外臺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兒。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悄悄走在窗下聽覷。半日，聽見裡邊氣呼呼，跣的地平一片聲響。西門慶叫道：「我的兒，把身子掉正着，休要動。」就半日沒聽見動靜。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盥水洗手。看見平安兒，書童兒在窗子下站立，把臉飛紅了，往後邊拿去了。平安拿轉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畫了知，吩咐：「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

書童拿了水來，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桌子底下，放着一罈金華酒，便問：「是哪裡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罈酒來，打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待吃了。」西門慶道：「阿呀！前頭放着酒，你又拿銀子買！因前日買酒，我除了丁蠻子的四十罈河清酒，丟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教小廝拿鑰匙取去。」說畢，李瓶兒還有頭裡吃酒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雞肉，一碟鮮魚沒動，教迎春安排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火薰肉，放下桌兒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問這噶飯是哪裡的，可見平日家中受用、管待人家，這樣東西無日不吃。

西門慶飲酒中間，想起問李瓶兒：「頭裡書童拿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

道：「是門外花大舅那裡來說，教你饒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吳大舅來說，我没依。若不是，我定要送問這起光棍。既是他那裡分上，我明日到衙門裡，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李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雌牙露嘴，什麼模樣！」西門慶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嬌貴的。昨日衙門中間了一起事：咱這縣中過世陳參政家，陳參政死了，母張氏守寡，有一小姐。因正月十六日在門首看燈，有對門住的一個小夥子兒名喚阮三，放花兒看見那小姐生得標致，就生心調胡博詞、琵琶，唱曲兒調戲他。那小姐聽了邪心動，使梅香暗暗把這阮三叫到門裡，兩個只親了個嘴，後次竟不得會面。不期阮三在家思想成病，病了五個月不起。父母那裡不使錢請醫看治？看看至死，不久身亡。有一朋友周二定計說：『陳宅母子每年中元節令，在地藏庵薛姑子那裡做伽藍會（二四）燒香。你許薛姑子十兩銀子，藏在僧房內，與小姐相會，管情病就要好了。』那阮三喜歡，果用其計。薛姑子受了十兩銀子，藏在方丈內，不期小姐午寢，遂與阮三苟合。那阮三剛病起來，久思色欲，一旦得了，遂死在女子身上。慌的他母親忙領女子回家。這阮三父母怎肯干罷！一狀告到衙門裡，把薛姑子、陳家母子都拿了。依着夏龍溪，知陳家有錢，就要問在那女子身上。便是不肯，說女子與阮三雖是私通，阮三久思不遂，况又病體不痊，一旦苟合，豈不傷命？那薛姑子不合假以作佛事窩藏男女通奸，因而致死人命，况又受贓，論了個知情，褪衣打二十板，責令還俗。其母張氏，不合引女

入寺燒香，有壞風俗，同女每人一撈二十敲，取了個供招，都釋放了。若不然，送到東平府，女子穩定償命。」李瓶兒道：「也是你老大個陰鷲。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方便兒，別的不打緊，只積你這點孩兒罷！」西門慶道：「胡說什麼哩！」李瓶兒道：「別的罷了，只是難爲那女孩兒。虧那小嫩指頭兒上，怎的禁受來。他不害疼？」西門慶道：「疼的，兩個手撈的順着指頭兒流血。」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撈打人，得將就將就些兒，那裡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事可惜不的情兒。」

這裡兩個正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來，見西門慶正和李瓶兒腿壓着腿兒吃酒，說道：「你們自在吃的好酒兒！這早晚就不想使個小廝接你娘去？只有來安兒一個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放心！」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鬢蓬鬆，便滿臉堆笑道：「小油嘴兒，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綫汗巾兒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你吃，我使小廝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扶着桌頭且兜鞋，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裡惡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兒道：「左右今日你娘不在，你吃上一鍾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自飲，我心裡本不待吃。有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怎的？就是娘在家，遇着我心裡不耐煩，他讓我，我也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呷口茶兒罷。我使迎春前頭叫個小廝，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的那盞木樨芝麻薰笋泡茶遞與他。那春

梅似有如無，接在手裡，只呷了一口，就放下了。說道：「你教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裡，他還大些，教他接去。」西門慶隔窗就叫平安兒，那小廝應道：「小的在這裡伺候。」西門慶道：「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西門慶道：「既然如此，你快拿個燈籠接去罷。」於是徑拿了燈籠來迎接潘金蓮。

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南來了。——原來兩個是熟抬轎的，一個叫張川兒，一個叫魏聰兒。平安兒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杠子，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你爹在家？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安道：「是爹使我來？倒少倒少（二五）！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你爹想必衙門裡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裡吃的好酒兒！若不是姐旋叫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拿燈籠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一個跟着轎子，又小，只怕來晚了，路上不方便，須得個大的兒來接纔好。又没人看守大門，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首，小的纔來了。」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裡？」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裡吃酒哩！姐稟問了爹，纔打發了小的來了。」金蓮聽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冷笑罵道：「賊強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婦屋裡睡了長覺也罷了！到明日，只教長遠倚遲那尿胞種，只休要晌午錯（二六）了！張川兒在這裡聽着，也沒別人。你腳踏千家門、萬家戶，那裡一個纔尿出來多少時兒的孩子，拿整綾緞尺頭裁衣裳與他穿？你家

就是王十萬，使的使不的？」張川兒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個可是使不的！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疹還沒見，好容易就能養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個高貴大莊屯人家，老兒六十歲，現居着祖父的前程，手裡無碑記（二七）的銀子，可是說的牛馬成群，米糧無數；丫鬟侍妾，只成房立紀，穿袍兒的身邊也有十七八個。要個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東廟裡打齋，西寺裡修供，捨經施像，那裡沒求到？不想他第七個房裡，生了個兒子，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咱當家的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擎（二八），錦綉綾羅窩兒裡抱大。糊了五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五個養娘扶持。成日怕見了風也似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了。休怪小的說，倒是潑丟潑養（二九）的還好。」金蓮道：「潑丟潑養？恨不得成日金子兒裹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椿事對娘說。小的若不說，到明日娘打聽出來，又說小的不是了。便是韓夥計說的那夥人，爹衙門裡都夾打了，收在監裡，要送問他。今早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想必受了幾兩銀子，大包子拿到鋪子裡，就硬鑿了二三兩使了。買了許多東西、嘎飯，在來興屋裡教他媳婦子整治了，掇到六娘屋裡。又買了兩罈金華酒，先和六娘吃了。又走到前邊鋪子裡，和傅二叔、賁四、姐夫、玳安、來興衆人打夥兒，直吃到爹來家時分纔散了哩！」金蓮道：「他就不讓你吃些？」平安道：「他讓小的？好不大膽的蠻奴才，把娘們還不放到心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了他。爹先不先和他在書房裡幹的齷齪營生。況他在縣裡當過門子，什麼事兒不知

道！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這一家子乞他弄的壞了。」金蓮問道：「在李瓶兒屋裡吃酒，吃的多大回？」平安兒道：「吃了好一日兒，小的看見他吃的臉通紅纔出來。」金蓮道：「你爹來家，就不說一句兒？」平安道：「爹也把牙粘住了，說什麼！」金蓮罵道：「恁賊沒廉耻的昏君強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騰倒（三十）着做！你便圖毳他那屎屁股門子（三二），奴才左右合你家愛娘子。」囑付平安：「等他再和那蠻奴才在那裡幹這齷齪營生，你就來告我說。」平安道：「娘吩咐，小的知道。老川在這裡聽着，也沒走了裡話；他在咱家也答應了這幾年，也是舊人。小的穿青衣抱黑柱，娘就是小的的主兒，小的有話兒怎不告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於是跟着轎子，直說到家門首。

潘金蓮下了轎，上穿着丁香色南京雲綉擦的五彩納紗喜相逢天圓地方補子，對衿衫兒；下着白碾光絹一尺寬攀枝耍娃娃挑綫拖泥裙子；胸前擦帶金玲瓏擦領兒（三三），下邊羊皮金荷包。先進到後邊月娘房裡，拜見月娘。月娘道：「你不住一夜，慌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姨那裡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養活，都擠在一個炕上，誰住他！又恐怕隔門隔戶的，教我就來了。俺娘多多上覆姐姐：多謝重禮。」於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衆人房裡，都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吃酒，徑來拜李瓶兒。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兩個齊拜。說道：「姐姐來



家早！請坐，吃鍾酒兒。」教迎春：「快拿座兒與你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偏了杯（三三），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膽，來家就不拜我拜兒。」那金蓮接過來道：「我拜你？還沒修福來哩！奴才不大膽，什麼人大膽？」看官聽說：潘金蓮這幾句話，分明譏諷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不是雙席兒？那西門慶怎曉的就裡？正是：情知語是針和綫，就地引起是非來。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青目——照顧，關照。  
(二) 打磚掠瓦——扔磚頭瓦塊，即打擾的意思。  
(三) 令正——對別人妻子的尊稱。  
(四) 鹿頂鑽山——鹿頂，指平頂屋。鑽山，指山牆上開門或開洞，與相鄰的房子相接。  
(五) 東坡椅——一種矮足的靠背椅子。  
(六) 幫桌兒——桌面用幾塊板材拼裝的桌子。中間一塊叫心，四圍的叫幫。  
(七) 琴桌——狹長的撫琴用的桌子。  
(八) 護頂——嬰兒戴的軟帽。  
(九) 噙着骨禿露着肉——比喻說話吞吞吐吐。骨禿，即骨頭。  
(十) 報帖——報事的單子。  
(十一) 皇木——皇帝為蓋宮殿，親派大臣採辦的木材。  
(十二) 貪濫踰婪——貪污受賄，毫無節制。  
(十三) 總甲——地方上負責治安的職役。大約每一百戶設一總甲。  
(十四) 攥子——門路，關節。  
(十五) 送問——把犯人轉送到上一級衙門審問。  
(十六) 契厚——交情深厚。  
(十七) 總角兒——頭兩旁留髮不剪，扎小辮子如角狀，男孩的髮式。  
(十八) 蛇蚤臉兒，好

大面皮兒——蛇蚤極小，臉更小。此句形容人微言輕，無此大面子。「好大面皮兒」是反話。(十九)銀素——即

銀素子，銀制小酒壺。

(二十)起發——索討。

(二一)排鋪——安排，布置。

(二二)轉帖——傳閱的

報事帖。

(二三)分資——分攤出資。

(二四)伽藍會——指在寺院舉行的法會，即廟會。

(二五)倒少

——少見，少有的事。

(二六)晌午錯——時過正午叫晌午錯，此處喻為時運一過，失寵失勢。

(二七)無碑

記——多得無法計算。

(二八)看擎——擎在手中看，比喻珍愛無比。

(二九)潑丟潑養——放開手脚，不嬌

生慣養。

(三十)騰倒——騰翻顛倒。

(三一)毡屁股——鷄奸。

(三二)擦領兒——擦，衣上縫綴附加

物，擦領兒，附加的領子。

(三三)偏杯——比別人多喝酒。

## 第三十五回

### 西門慶挾恨責平安

### 書童兒妝旦勸狎客

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謹作生涯。池塘積水須防旱，買賣辛勤足養家。  
教子教孫要教義，栽桑栽棗莫栽花。閑是閑非休要管，渴飲清泉悶煮茶。

此八句，單說爲人之父母，必須自幼訓教子孫讀書學禮，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切不可縱容他。少年驕惰放肆，三五成群，游手好閑，張弓挾矢，籠養飛鳥，蹴鞠打球，飲酒賭博，嫖風宿娼，無所不爲，將來必然招事惹非，敗壞家門。似此人家，使子弟陷于官司，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吃打受牢，財入公門，政出吏口，連累父兄，惹悔耽憂，有何益哉！

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此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教將就他。」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有理。」即升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顧磕頭。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就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如何尋這許多人情

來說？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再犯了我手裡，都活監死。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裡處斷公事不題。

且說應伯爵拿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悄遞與他銀子。書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兒在門首，拿眼兒睨着他。書童於是如此這般對伯爵說：「昨日已對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裡發落去了。」伯爵道：「他四個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們話去了。到日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撲着父兄家屬放聲大哭。每人丟了百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不敢妄生事了。正是：禍患每從勉強得，煩惱皆因不忍生。

却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將食盒揭了，把人家送的桌面上響糖（一）與他吃。那小厮千不合萬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二）。」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兒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大膽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裡，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鋪子裡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房裡，和爹幹什麼營生。」這書童不聽便罷，聽了暗記在心。過了一日，也不提起。

到次日，西門慶早晨約會了不往衙門裡去，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時分纔來家。下馬就吩咐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畢，進到廳上，

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没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拿回帖打發去了，與了來人二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娘們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兒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户娘子侄女兒鄭三姐做媳婦兒。西門慶早送了茶去，他那裡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娘拿帖兒與他瞧。西門慶說道：「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說畢，出來到書房裡坐下。書童連忙拿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去。西門慶擎茶在手，他慢慢挨近，站立在桌頭邊。良久，西門慶擷了個嘴兒，使他把門關上。用手摟在懷裡，一手捧着他的臉兒。西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裡噙着鳳香餅兒，遞與他。下邊又替他弄玉莖。西門慶問道：「我兒，外邊没人欺負你？」那小厮乘機就說：「小的有椿事，不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裡，他和畫童在窗外聽覷。小的出來舀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發狠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算！」這裡書房中說話不題。

平昔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三不知走去房中報與金蓮。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墻，只見畫童兒在那裡弄松虎兒（三）。便道：「姐來做甚麼？爹在書房裡。」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裡面聽見裙子響，就知有人來，連忙推開小厮，走在床上睡着。那書童在桌上弄筆硯。春梅推門進來，見了西門慶，啞嘴兒說道：「你們悄

悄的在屋裡把門兒關着，敢守親（四）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仰睡在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他請我說什麼話？你先行，等我略躺躺兒就去。」那春梅那裡容他，說道：「你不去，我就拉起你來。」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拉到金蓮房中。金蓮問：「他在前頭做什麼？」春梅道：「他和小廝兩個在書房裡，把門兒插着，捏殺蠅子兒似的，知道幹的什麼繭兒！恰似守親的一般。我進去，小廝在桌子跟前推寫字，見了我眼張失道的。他便躺在在床上，拉着再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這屋裡，只怕有鍋鏟吃了他似的。賊沒廉耻的貨，你像有個廉耻？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兩個關着門在屋裡做什麼來？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門子，鑽了，到晚夕還進屋裡還和俺們沾身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嘴兒胡說！我那裡有此勾當。我看着他寫禮帖兒來，我便歪在床上。」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寫禮帖？什麼機密謠言，什麼三隻腿的金蟾、兩個犄角的象，怕人瞧見？明日吳大妗子家做三日，掠了個帖子兒來，不長不短的，也尋什麼片子與我做拜錢。你不與，莫不問我和野漢子（五）要？大姐姐是一套衣裳、五錢銀子，別人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没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厨櫃內，拿一疋紅紗來與你做拜錢（六）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罌紗片子（七），拿出去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上尋一件什麼與他便了。如今往東京這賀禮，也要幾疋尺頭，一答兒尋下來罷。」於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

兩疋南京色緞，一疋大紅斗牛紵絲，一疋翠藍雲緞。因對李瓶兒說：「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拿帖緞子鋪討去罷。」李瓶兒道：「你不要鋪子裡取去。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服哩，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個都做了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拿與金蓮瞧：「隨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個一事包了做拜錢倒好，省得又取去。」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你的？」李瓶兒道：「好姐姐，怎生恁說話？」推了半日，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教陳經濟換了腰封（八），寫了二人名字在上。這裡西門慶後邊揀尺頭不題。

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只見西門慶朋友白來搶走來，問道：「大官人在家麼？」平安兒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來搶不信，徑入裡面廳上，見榻子關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裡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去了，還沒來。」白來搶道：「既是送行，這早晚也來家了。」平安道：「白大叔有甚話說，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白來搶道：「沒甚麼話，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我等等罷。」平安道：「只怕來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來搶不依，把榻子推開，進入廳內，在椅子上就坐了。衆小廝也不理他，由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門慶教迎春抱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白來搶在廳上坐着。迎春兒丟下緞子往後走不迭。白來搶道：「這不是，哥在家！」一面走下來唱喏。這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須索（九）讓坐。睨見

白來搶頭帶着一頂未洗覆蓋（十）過的恰如泰山游到頂的舊羅帽兒，身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脚下鞞着一雙乍板唱曲兒（十一）前後彎絕戶綻的古銅木耳兒皂靴，裡邊插着一雙一碌子繩子打不到底黃絲傳香馬鐙襪子。坐下，也不叫茶。只見琴童在旁伺候，西門慶吩咐：「把尺頭抱到客房裡，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廂房裡去了。白來搶舉手道：「一向欠情，沒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謝挂意。我也常不在家，日逐衙門中有事。」白來搶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西門慶道：「日日去兩次，每日坐廳問事。到朔望日子，還要拜牌（十二），畫公座（十三），大發放（十四），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家便有許多窮冗，無片時閑暇。今日門外去，因須南溪新升了新平寨坐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明日管皇莊薛公公家請吃酒，路遠去不成；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駙馬，尚茂德帝姬；童太尉侄男童童天胤新選上大堂，升指揮使僉書管事，兩三層都要賀禮。自這連日通辛苦的了不得。」

說了半日話，來安兒纔拿上茶來。白來搶纔拿在手裡呷了一口，只見玳安拿着大紅帖兒，往後飛跑，報道：「掌刑的夏老爹來了，外邊下馬了！」西門慶就往後邊穿衣服去了。白來搶躲在西廂房內，打簾裡望外張看。良久，夏提刑進來，穿着黑青水緯羅五彩灑綫猿頭金獅補子圓領，翠藍羅襯衣，腰繫合香嵌金帶，脚下皂朝靴，身邊帶鑰匙。黑壓壓跟着許多人，進到廳上。西門慶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個叙禮畢，分賓主坐下。不一時，



棋童兒雲南瑪瑙雕漆方盤拿了兩盞茶來，銀鑲竹絲茶鍾，金杏葉茶匙，木樨青豆泡茶，吃了。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十五）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聽，姓曾，乙未進士，牌已行到東昌地方。他列位們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係領勅衙門（十六），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尋個處所，預備一頓飯，那裡接見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裡着人尋個庵觀寺院，或是人家莊園亦好，叫個厨役早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又教長官費心。」說畢，又吃了一碗茶，夏提刑起身去了。

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衣裳。那白來搶還不去，走到廳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個月沒往會裡去，把會來就散了，老孫雖年紀大，主不得事。應二哥又不管。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十七），連我只三四個人兒到，沒個人拿出錢來，都打撒手兒（十八）。難爲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了個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還有個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沒的說！散便散了罷，我那裡得工夫幹此事？遇閑時，在吳先生那裡一年打上個醮，答報天地就是了。隨你們會不會，不消來對我說。」幾句搶的白來搶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桌兒，拿了四碟小菜，帶葷連素，一碟煎麪，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了飯；篩酒上來。西門慶後邊討副銀鑲大鍾來，斟與他吃了。

幾鍾，白來搶纔起身。西門慶送到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帶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來搶告辭去了。

西門慶回到廳上，拉了把椅子來，就一片聲的叫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站着！叫答應的！」就是三四個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甚麼緣故，唬的臉蠟渣黃，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吩咐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你如何不聽？」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沒來家。他不信，強着進來了。小的就跟進來，問他：『白大叔有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推開廳上榻子坐下了。落後，不想爹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膽子兒？人進來，你在那裡要錢吃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令左右：「你聞他口裡。」那排軍聞了一聞，稟道：「沒酒氣。」西門慶吩咐：「叫兩個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個伏侍一個，套上拶指，只顧擊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叫道：「小的委的回爹不在，他強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繩子縮住，跪下稟道：「拶上了。」西門慶令：「再與我敲五十敲。」旁邊數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吩咐：「打二十棍。」須臾，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杖痕，西門慶喝令：「與我放了。」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拶子，解的平安兒直聲呼喚。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就想要人家錢兒，在外邊壞我的事。休吹到我耳朵內，把你這奴

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頭了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拿下去，也搵他一搵子。」一面搵的小廝殺豬兒似的怪叫。這裡西門慶在前廳搵人不題。

單說潘金蓮從房裡出來，往後走，剛走到大廳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後聽觀。金蓮便問：「你在此聽什麼兒哩？」玉樓道：「我在這裡聽他爹打平安兒，連畫童小奴才也搵了一搵子，不知爲甚麼。」一回棋童兒過來，玉樓叫住問他：「爲甚麼打平安兒？」棋童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來搶來，敢是爲他打了象牙來。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麼打得小廝這樣的！賊沒廉耻的貨，益發有臉做了主了，想有些廉耻兒也怎的！」那棋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怎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沒告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學說蠻（十九）林林小廝（二十），攬了人家說事幾兩銀子，買喫飯在前邊整治了兩方盒，又是一罈金華酒，掇到李瓶兒房裡。和小廝吃了半日酒，小廝纔出來。沒廉耻貨來家，學說也不言語，還和小廝在花園書房裡插着門兒，兩個不知幹着什麼營生！平安這小廝，拿着人家帖子進去，見門關着，就在窗下站着了。蠻小廝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耻的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廝，打的臊子成！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管人吊脚兒事（二二）！」玉樓笑道：「好說，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蓮道：

「不是這般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疼瘖兒事，偏歡喜的這兩個人，一個在裡，一個在外，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般。見了說也有，笑也有。俺們是沒時運的，行動就像烏眼雞一般！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通把心狐迷住了，更變的如今像他哩！三姐你聽着，到明日不知弄出什麼八怪七喇出來！今日爲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但來家，不是在他房裡，就在書房裡，不知幹的什麼事！我今日使春梅：『你看他在那裡？叫他來。』誰知他大白日裡，和賊蠻奴才關着門兒在書房裡，春梅推門入去，唬的一個個眼張失道的。到屋裡教我盡力數罵了幾句，他只顧左遮右掩的。先拿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樓上尋去。賊人膽兒虛，自知理虧，拿了他箱內一套織金衣服來，親自來儘我，說道：『姐姐，你看這衣服好不好？省的拆開了，咱兩個拿去都做了拜錢罷。』我便說：『你的東西兒，我如何要你的？教爹鋪子裡取去。』他慌了，說：『姐姐，怎的這般計較？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看了好拿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儘了半日，我纔吐了口兒，他讓我要了衫子。」玉樓道：「這也罷了，也是他的儘讓之情。」金蓮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只怕睁着眼兒的金剛，不怕閉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鬆兒與他，王兵馬的皂隸，還把你不當合（三三）的！」玉樓戲道：「六丫頭，你是屬麪的，倒且是有斬道（三三）！」說着，兩個笑了。

只見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邊吃螃蟹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個手拉

着手兒進來。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那門穿廊下坐，說道：「你兩個笑什麼兒？」金蓮道：「我笑他爹打平安兒。」月娘道：「嗔道恁亂唧唧叫喊的，只道打甚麼人，原來打他！爲甚麼來？」金蓮道：「爲他打折了象牙了。」月娘老實，便問：「象牙放在那裡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蓮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只顧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們笑什麼？不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放進白來搶來了。」月娘道：「放進白來搶便罷了，怎麼說道打了象牙？也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閉着臊子坐，平白有要沒緊來人家撞些什麼？」來安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掉下炕來了？望！沒的扯臊淡，不說來挑嘴吃（二四）罷了。」良久，李瓶兒和大姐來到。衆人圍繞吃螃蟹。月娘吩咐小玉：「屋裡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你娘們吃。」金蓮快嘴，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纔好。」又道：「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月娘道：「這早晚那裡買燒鴨子去。」那席上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包含着深意，題目兒裡暗蓄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怎曉的話中之話。這裡吃螃蟹不題。

且說平安兒被責，來到外邊，打的刺扒（二五）着腿兒走那屋裡，撈的把手揸沙（二六）着。賁四、來興衆人都亂來問：「平官兒，爹爲甚麼打你？」平安哭道：「我知爲甚麼！」來興兒道：「爹嗔他放進白來搶來了。」平安道：「早是頭裡你看着，我那等攔了

他兩次兒，說爹不在家，他強着進去了。到廳上榻子門裡，我說：『你老人家有甚麼話，說下罷。爹門外送行去了，不知多咱來，只怕等不得。』他說：『我等等兒。』話又不說，坐住了。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我閑來望望兒。』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還躲在廂房裡，又不去。爹没法兒，少不的留他坐。人家知慚愧的，略坐一回兒就去，他直等拿酒來吃了纔去。倒惹的進來打我這一頓！說我不在門首看，放進人來了。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没攔他又說我没攔他，他強自進來坐着，不虧了打我！教那個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骨禿，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背梁脊下過！」來興兒道：「爛折脊梁骨的，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病，把額根軸子（二七）爛掉了！天下有沒廉耻皮臉的，不像這狗骨禿沒廉耻，來我家闖的狗也不咬，賊雌飯（二八）吃花子合的！再不，爛了賊亡八的屁股門子（二九）！」來興笑道：「爛了屁股門子，人不知道，只說是臊的。」眾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是家裡沒晚米做飯，老婆不知餓得怎麼樣的。閑的沒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家裡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兒，不如教老婆養漢，做了忘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唾罵。」正是：外頭擺浪子，家裡老婆啃家子。

玳安在鋪子裡篋頭，篋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出來說：「平安兒，我不言語慙的我慌。虧你還答應主子！當家的性格，你還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養兒不要屙金溺銀，

只要見景生情。比不的應二叔和謝叔來，答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間（三十）便罷了。以下的人，他又吩咐你答應不在家，你怎的放進人來？不打你却打誰？」賁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纔學行行。他又會頑，成日只踢毬兒耍子。」衆人又笑了一回。賁四道：「他便爲放進人來，這畫童兒却爲什麼也陪撈了一撈子？是好吃的菓子兒，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十個指頭套在撈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童兒揉着手，只是哭。玳安戲道：「我兒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嬌，把鐵子兒（三二）拿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還不吃。」這裡前邊小廝熱亂不題。

西門慶在廂房中，看着陳經濟、書童封了禮物尺頭，寫了揭帖，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送蔡駙馬、童堂上禮，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吳月娘與衆房共五頂轎子，頭帶珠翠冠，身穿錦綉袍，來興媳婦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妗家做三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罈金華酒，一隻水晶鵝，一副蹄子，四隻燒鴨，四尾鮓魚。帖子上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因没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擔留下。待的西門慶衙門中回來，拿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鋪子裡旋叫了韓夥計來，甚是說他：「沒分曉，又買這禮來做甚麼！我決然不受。」那韓道國拜說：「老爹，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納！」西門慶道：「這個使不得。你是我門下夥計，

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禮？即令原人與我抬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吩咐左右，只受了鵝酒，別的禮都令抬回去了。教小廝拿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晌叫來保看着鋪子，你來坐坐。」韓道國說：「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

西門慶家中，又添買了許多菜蔬。後晌時分，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放下一張八仙桌兒。應伯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顧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鵝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和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說你大官府裡那裡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去，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裡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兩個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叙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登時四盤四碗拿來，桌上擺了許多嘎飯，吃不了，又是兩大盤玉米麪鵝油蒸餅兒，堆集滿滿的。把金華酒吩咐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甌兒篩熱了拿來，教書童斟酒，畫童兒單管後邊拿菓拿菜去。酒斟上來，伯爵吩咐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房裡說，怎的不拿出螃蟹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才，那裡有一個螃蟹！實和你說，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蟹，到如今，娘們都吃了，剩下醃了幾個。」吩咐小廝：「把醃螃蟹擺（三三）幾個來。今日娘們都不在，往吳大妗子家去做三日去



了。」不一時，畫童拿了兩盤子醃蟹上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着吃的淨光。因見書童兒斟酒，說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三三）。自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曾聽見，今日你好歹唱個兒，我纔吃這鍾酒。」那書童纔待拍着手唱着，伯爵道：「這個唱一萬個也不算，你裝龍似龍，裝虎似虎，下邊搽畫妝扮起來，像個旦兒的模樣纔好。」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兒。西門慶笑罵伯爵：「你這狗才！專一歪斯纏人。」因向書童道：「既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妝扮了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裡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往後間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個梳背兒，面前一件仙子兒（三四），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大紅對衿絹衫兒，綠重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裡搽抹起來，儼然就是個女子，打扮的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手先遞上一杯與應伯爵，頓開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眉兒淡了誰描？因春帶得愁來到，春去緣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遙水遙。我爲你，數盡歸期，畫損了掠兒梢。

伯爵聽了，誇獎不已。說道：「像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說那院裡小娘兒便怎的，那套唱都聽的熟了，怎生如他那等滋潤？哥，不是俺們面獎，似他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倒說的正經話。你休虧了這孩子，凡事衣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難爲李大人送

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收禮帖兒，封書柬，答應，都是他和小婿。小婿又要鋪子裡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杯。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會吃。」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惱了，我賞你，怕怎的？」書童只顧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也罷，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廝打了個僉兒，慢慢低垂粉頭，呷了一口。餘下半鍾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個前腔兒：

新荷池內翻，雨過瓊珠濺。對南薰、燕侶鶯儔心煩。啼痕界破殘妝面，瘦對腰肢憶小蠻。從別後，千難萬難。我爲你，盼歸期，靠損了玉欄杆。

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官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個曲子，胡亂席上答應爹們罷了。」希大道：「好個乖覺孩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道國。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三五）！」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豈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第三個前腔兒：

東籬菊綻開，金井梧桐敗。聽南樓、塞雁聲哀傷懷。春情欲寄梅花信，鴻雁來時人未來。從別後，音乖信乖。我爲你，卜歸期，跌綻了綉羅鞋。

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那韓道國慌的連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

教他好唱。」那韓道國方纔坐下。書童又唱了第四個前腔兒：

漫空柳絮飛，亂舞蜂蝶翅。嶺頭梅、開了南枝。折梅須寄皇華使，幾度停針長嘆時。從別後，朝思暮思。我爲你，數歸期，掐破了指尖兒。

那韓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

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裡說罷。」不一時，賁四身穿青絹褶子，單穗繚兒，粉底皂靴，向前作了揖，旁邊安頓坐了。玳安連忙取一雙鍾箸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去了。西門慶因問他莊子上收拾怎的樣了。賁四道：「前一層纔蓋瓦；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沒有。還少客位與捲棚墁地尺二方磚，還得五百；那舊的都使不得。砌牆的大城角（三三六）都沒了。墊地腳帶山子上土，也添够一百多車子。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灰不打緊，我明日衙門裡吩咐灰戶（三七）教他送去。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送我些磚兒，你開個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是一半人情兒回去。只少這木植（三八）。」賁四道：「昨日老爹吩咐，門外看那莊子。小人今早到墳上同張安兒到那家莊子上，原來是向皇親家莊子。大皇親沒了，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三九）。咱們不是要他的，講過只拆他三間廳、六間廂房、一層群房就够了，他口氣要五百兩。到跟前拿銀子和他講，三百五十兩上也該拆他的。休說木植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應

伯爵道：「我道是誰來，是向五的那莊子！向五被人告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裡包着羅存兒。如今手裡弄的沒錢了。你若耍，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罷了。冷手撾不着熱饅頭，在那壇兒裡念佛麼！」西門慶吩咐賁四：「你明日拿兩錠大銀子，同張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拆了來罷。」賁四道：「小人理會。」

良久，後邊拿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賁四吃了，斟上，陪衆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個骰盆兒，俺們行個令兒吃纔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在前邊六娘屋裡，取個骰盆來。」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悄悄走到西門慶耳邊掩口說：「六娘房裡哥哭哩。迎春姐教爹着個人兒接接六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壺，快教個小廝拿燈籠接去。」因問：「那兩個小廝在那裡？」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拿兩個燈籠接去了。」伯爵見盆內放着六個骰兒，伯爵即用手拈着一個，說：「我擲着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見合着點數兒。如說不過來，罰一大杯酒，下家唱曲兒。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兩樁兒不會，定罰一大杯。」西門慶道：「怪狗才，忒詔刀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飲此飲遵，你管我怎的？」叫來安：「你且先斟一杯罰了爹，然後好行令。」西門慶笑而飲之。伯爵道：「衆人聽着，我起令了。說差了，也罰一杯。」說道：「張生醉倒在西廂，吃了多少酒，一大壺，兩小壺。」果然是個么。西門慶教書童兒上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希大拍着手兒：「我唱了個〔折桂

令兒你聽罷。」唱道：

可人心二八嬌娃，百件風流，所事撐達。眉蹙春山，眼橫秋水，鬢縮着烏鴉。乾相思，撇不下一時半霎。咫尺間，如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因他。誰與俺成就了姻緣，便是那救苦難菩薩！

伯爵吃過酒，過盆與謝希大擲，輪着西門慶唱。謝希大拿過骰兒來說：「多謝紅兒扶上床。什麼時候？三更四點。」可煞作怪，擲出個四來。伯爵道：「謝子純該吃四杯。」希大道：「折兩杯罷，我吃得不得。」書童兒滿斟了兩杯。先吃了頭一杯，等他唱。——席上伯爵二個把一碟子荸薺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子鋪，問：『可有榧子麼？』那人說：『有。』取來看。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裡放。賣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只顧吃？』那人道：『我圖他潤肺。』那賣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却心疼。』」衆人都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拿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糞，越發越曬（四十）。」謝希大吃了。第三該西門慶擲。說：「留下金釵與表記。多少重？五六七錢。」西門慶拈起骰兒來擲了個五。對書童兒道：「再斟上兩鍾半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吃兩鍾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夥計唱。韓道國讓：「賁四哥年長。」賁四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一官問奸情事，問：『你當初如何奸來他？』那男子說：『頭朝

東，脚也朝東奸來。」官云：「胡說！那裡有個缺（四二）着行房的道理？」旁邊一個人走來，跪下說道：「告稟：若缺刑房，待小的補了罷。」應伯爵道：「好賁四哥，你便益不失當家！你大官府又不老，別的還可說，你怎麼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聽見他此言，唬的把臉通紅了，說道：「二叔甚麼話，小人出於無心！」伯爵道：「甚麼話？檀木靶（四三）沒了刀兒，只有刀鞘兒了。」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如坐針氈相似。西門慶於是飲畢四鍾酒，就輪該賁四擲。賁四纔待拿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尋你。我問他，說是窑上人。」這賁四巴不得要去，聽見這一聲，一個金蟬脫殼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夥計，你擲罷。」韓道國舉起骰兒道：「小人遵令了。」說道：「夫人將棒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連你爹也篩上，聽我這個笑話：一個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四三）。行到施主門首，徒弟把繚兒鬆了些，垂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像沒屁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没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西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才，狗口裡吐出什麼象牙來！』這裡飲酒不題。」

且說玳安，先到前邊又叫了畫童，拿着燈籠來吳大妗子家接李瓶兒，瓶兒聽見說家裡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錢就要告辭來家。吳大妗、二妗子哪裡肯放：「好歹等他兩口兒上了拜兒。」月娘道：「大妗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裡没人，孩子好不

尋他哭哩。俺們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妗子纔放李瓶兒出門。玳安丟下畫童，和琴童兒兩個隨着轎子，跟了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和四位轎子只打着一個燈籠，況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的時分。月娘問：「別的燈籠在那裡？如何只一個？」棋童道：「小的原拿了兩個來，玳安要了一個，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冷帳，更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們頭裡拿幾個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拿了兩個來接娘們，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去，把畫童換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没拿燈籠來？」畫童道：「我和他又拿一個燈籠來了。」金蓮道：「既是有一個，就罷了，怎的又問你要這個？」棋童道：「我那麼說，他強着奪去了。」金蓮便叫吳月娘：「姐姐，你看！玳安恁賊獻勤的奴才，等到家裡和他答話！」月娘道：「奈煩，孩子家裡緊等着叫他，打了去罷了！又怎的？」金蓮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俺便罷了，你是個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還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着一個燈籠，顧那些兒的是？」說着，轎子到門首。

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答兒下轎，進門就問：「玳安兒在那裡？」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着，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勤的囚根子！明日你只認清了，單揀着有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腳兒起起兒！有一個燈籠打着罷了，信那斜汗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厮也換了來。他一頂轎子倒占了兩個燈

籠，俺們四頂轎子反打着一個燈籠，俺們不是爹的老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拿了來。哥哥，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休要認差了。冷竈上着一把兒，熱竈上着一把兒纔好，俺們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甚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脯子骨（四四）撞折了！」金蓮道：「你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說着，和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着衆人說：「我精攬氣（四五）的營生！平白的爹使我接的去，教五娘罵了我恁一頓！」

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兒，問：「你爹在那裡坐着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了個唱的，在那裡唱哩。娘們瞧瞧去。」金蓮拉玉樓：「咱瞧瞧去。」二人同走到捲棚榻子外，往裡觀看。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挺着，醉的只像綫兒提的；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書童便妝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西門慶悄悄使琴童兒抹了伯爵一臉粉，又拿草圈兒悄悄兒從後邊作戲，弄在他頭上，把金蓮和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的不了，罵：「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把醜都教他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廝出來問是誰，二人纔往後邊去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裡睡去了。



金蓮歸房，因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甚麼話來？」春梅道：「沒說甚麼。」又問：「那沒廉耻貨，進他屋裡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娘來家，爹往他房裡還走了兩遭。」金蓮道：「真個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梅道：「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下也哭，没法處。前邊對爹說了，纔使小廝接去。」金蓮道：「若是這等的也罷了，我說又是沒廉耻的貨，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教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上房玉簫借了。」金蓮道：「衣有來，休要與林林奴才穿。」說畢，見西門慶不進來，使性兒關了門睡了。

且說應伯爵見賈四管工，在莊子上賺錢。明日又拿銀子買向五皇親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公。行令之間，可兒賈四不防頭（四六），說出這個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四七）他這一錯，使他知道。賈四果然害怕，次日封了三兩銀子，親到伯爵家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四八），說道：「我没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賈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於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賈四出門。拿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狠，婆兒沒布裙。賈四這狗啃的，我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飯碗兒，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莊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拿銀子成向五家莊子，一向賺的錢也够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拿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這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够孩子們冬衣

了。」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正是：只恨閑愁成懊惱，始知伶俐不如痴。

注釋：

- (一) 響糖——做成人物走獸形狀的白糖制品。 (二) 過犯——過失，錯誤。 (三) 松虎兒——松毛蟲。
- (四) 守親——新婚夫婦厮守新房不出門。 (五) 野漢子——情夫。 (六) 拜錢——見面錢。 (七) 囂紗片子——薄而且質差的紗。 (八) 腰封——束在禮品上的封條，上寫送禮人和受禮人的姓名等。 (九) 須索——必須。 (十) 未洗覆盃——從未經過漿洗翻新，言其髒舊。 (十一) 乍板唱曲兒——形容破鞋發出踢踢蹦蹦響聲，乍板，打板兒。 (十二) 拜牌——每年三大節和每月初一、十五或國家慶典，外省官員禮拜龍牌的儀式。 (十三) 畫公座——官員到衙門簽到辦公。 (十四) 大發放——處理公事，發落罪犯。 (十五) 大巡——對巡按的稱呼。巡按，就是朝廷派往各省考核吏治的監察御史。 (十六) 領勅衙門——領取皇帝敕書的衙門，即朝廷直屬機關。 (十七) 中元醮——道家把七月十五日稱為「中元」，定作地官大帝的誕辰。這一天舉行的祭祀稱為中元醮。 (十八) 打撒手兒——撒手不管。 (十九) 蠻——即蠻子，對南方人的侮稱。 (二十) 秫秫——出賣男色的僮僕。秫秫，指高粱，隱喻以男色讓人解饑過癮。 (二一) 吊腳兒事——吊，即屌，粗穢語。 (二二) 吊脚兒事，即屌事，亦作鳥事。 (二三) 王兵馬的皂隸還不把你當合的——歇後語，「合」諧「人」。 (二四) 挑嘴吃——騙嘴吃。 (二五) 刺扒——即刺人，參見第十九回該斬道——即勁道，意謂麪筋有韌勁。 (二六) 揷沙——五指張開。 (二七) 額根軸子——喉嚨。 (二八) 雌飯——討飯，混飯。

(二九) 屁股門子——肛門。 (三十) 心甜厚問——心意投合，交情深重。 (三一) 鐵子——一鍾油炸的麪食，

細條相連，盤或扭成各種花樣，其形狀頗與糝相似。 (三二) 擀——此處作掰解，即用手把東西分開。 (三三)

啞酒——指吃酒時沒有聲樂演唱說笑的娛樂活動。 (三四) 仙子兒——一種形狀像仙女的首飾。 (三五) 欺心

——昧良心。 (三六) 大城角——砌牆轉角處用的大型磚。 (三七) 灰戶——燒灰專業戶。 (三八) 木植

——木料。 (三九) 神路明堂——墓道和墓前建築物。 (四十) 曬——此處是雙關語，既指太陽照射，又指曬

臉。曬臉，方言詞，指人臉皮厚，不怕羞耻。 (四一) 缺——此處同「曲」，彎曲狀。 (四二) 檀木靶——即

檀木做成的把柄，意謂說錯話，把柄落在別人手裡了。 (四三) 送疏——疏，僧道拜懺時所焚的祝告文。送疏，即

在行法事前把祝告文送至主顧家。 (四四) 脯子骨——肋骨，胸骨。 (四五) 精攢氣——盡受氣。 (四六)

不防頭——不留神，不注意。 (四七) 錯——挑別人毛病，使人處於難堪的境地。 (四八) 打張驚兒——同打

張鷄兒，參見第二十八回該條。

金瓶梅詞話

## 第三十六回

### 翟謙寄書尋女子

### 西門慶結交蔡狀元

富川遙望劍江西，一片孤雲對夕暉。有泪應投烟樹斷，無書堪寄雁鱗稀。  
問安已負三千里，流落空懷十二時。海闊天高都是念，憑誰爲我說歸期！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出郊外，接了新巡按，又到莊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有平安進門就稟：「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一）往京裡，順便捎了一封書帕來，說是太師爺府裡翟大爹寄來的書與爹。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裡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面寫着甚麼言詞：

京都侍生（二）翟謙頓首書拜

即擢大錦堂（三）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四），未接丰標（五）；屢辱厚情，感愧何盡！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于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持。所有瑣事，敢托盛价（六）煩瀆（七），想已爲我處之矣。今因便鴻，薄具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回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

子（八）。奉救回藉省親，道經貴處，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快教小廝叫媒人去！我什麼營生，就忘死了，再想不起來。」吳月娘便問：「什麼勾當？你對我說。」西門慶道：「東京太師老爺府裡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來央及我這裡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長。妝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寫去，他一封封過銀子來，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好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上任七事八事，就把這事忘死了，想不起來。來保他又日逐往鋪子裡去了，又不提我。今日他老遠的又教人捎書來，問尋的親事怎樣的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原差人來討回書，你教我怎樣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叫了媒人，你吩咐他好歹上緊替他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裡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裡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麼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個真正女子去，他也好謝你。那丫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幹，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旋捏佛旋燒香（九），急水裡怎麼下得漿？比不的買甚麼兒，拿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歹不同，也等教媒人慢慢踏看將來。你到說的好容易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

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在書上，回覆了他去。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妝奩未辦，還待幾時完畢，這裡差人送去。打發去了，你這裡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纔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經濟來，隔夜修了回書。

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了備細。又問：「蔡狀元幾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小人來時，蔡老爹纔辭朝，京中起身。翟爹爹說，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裡多少只顧借與他。寫書去翟爹爹那裡，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覆翟爹爹，隨他要多少，我這裡無不奉命。」說畢，命陳經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正是：意急欲搖飛虎靴，心忙擘碎紫花鞭。

看官聽說：當初安忱取中頭甲（十），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魁多士。徽宗御筆逼不得已把蔡蘊擢爲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做了假子，升秘書省正字（十一），給假省親。

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叫了老馮、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吩咐各處打聽，「人家有好女子，拿帖兒來說。」不在話下。

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聽蔡狀元船隻，原來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

士亦因家貧未續親（十二），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口，來保拿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拜見，就送了一分馥程（十三），酒麪鷄鵝飯鹽醬之類。況且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是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有老爺門下一個西門千戶，乃是大作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抬舉，現做理刑官。你到那裡他必然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饋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到了，就同安進士進城拜西門慶。西門慶已是叫厨子家裡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內吃酒，看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問書童兒，說在南門外磨子營兒那裡住。旋叫了四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芽茶，四柄杭扇，各具宮袍烏紗，先投拜帖進去。西門慶冠冕迎接至廳上，叙禮交拜。家童獻畢贊儀，然後分賓主而坐。

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說道：「京師翟雲峰甚是稱道賢公，闕闕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未能識荆。今得晉拜堂下，爲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峰書來，具道二位老先生華朝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羈，幸爲寬恕。」因問：「二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蔡蘊，本貫滁州之匡廬人也，賤號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秘書正字。給假省親，得蒙皇上俞允。不想雲峰先生，稱道盛德，拜遲！」安進士道：「學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現除工部觀政（十四），亦給假還鄉續親。敢問賢公尊



號？」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得號稱。」詢之再三，方言：「賤號四泉。累蒙蔡老爺抬舉，雲峰扶持，襲錦衣千戶（十五）之職。現任理刑，實爲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叙畢禮，就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匆，行舟在岸，就要回去。既見尊顏，又不遽捨，奈何奈何！」西門慶道：「蒙二公不棄蝸居，伏乞暫駐文旆，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元道：「既是雅情，學生領命。」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一道茶上來。

蔡狀元以目瞻顧西門慶家園池臺館，花木森秀，一望無際。心中大喜，極口稱羨，誇道：「誠乃勝蓬瀛也！」於是抬過棋桌來下棋。西門慶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燕賞。」安進士道：「在那裡，何不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元問道：「那兩個是生旦？叫甚名字？」於是走向前說道：「小的是裝生的，叫荀子孝。那一個裝旦的，叫周順。一個貼旦（十六），叫袁琰。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你們是那裡子弟？」荀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妝扮了來，唱個我們聽。」四個戲子下邊妝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邊取女衣釵梳與他，教書童也妝扮起來。共三個旦、兩個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記》。大廳正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邊主位相陪。飲酒中間，唱了一摺下來。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旦，便道：「這個戲子是那裡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价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吃，

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蔡狀元又叫別的生旦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吩咐：「你唱個〔朝元歌〕『花邊柳邊』。」荀子孝答應，在旁拍手唱道：

花邊柳邊，檐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嘆行踪，有如蓬轉；盼望家鄉留戀。雁杳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日短北堂萱，空勞魂夢牽。〔合〕洛陽遙遠，幾時得上九重金殿！

唱了一個，吃畢酒，又唱第二個：

十載，青燈黃卷。螢窗苦勉強，雪案費精研。指望榮親，姓揚名顯；試向文場鏖戰。禮樂三千，英雄五百爭後先。快着祖生鞭，行瞻尺五天。〔合前〕

安進士令荀子孝：「你們可記的《玉環記》『恩德浩無邊』？」荀子孝答道：「此是〔畫眉序〕，小的記得。」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風雲際會異日飛騰；鸞鳳配今諧繡縵。〔合〕料應夫婦非今世，前生玉種藍田。

書童兒把酒斟上，拍手唱道：

弱質始笄年，父母恩深浩如天。報無由愧報，此心縈牽。鴛鴦配深沐親恩；箕帚婦願夫榮顯。〔合前〕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南風（十七）。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兒，兩個一遞一口

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游花園，向捲棚內下棋。令小廝拿兩桌盒，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菜、鮮物下酒。蔡狀元道：「學生們初會，不當深擾潭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豈有此理。」因問：「二公此回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門外永福佛寺寄居。」西門慶道：「如今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老先生把手下從者留下一二人答應，餘者都吩咐回去，明日來接，庶可兩盡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下二人一面吩咐手下：「都回門外寺裡歇去，明日早拿馬來接。」衆人應諾去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盤棋，子弟唱了兩摺。恐天晚，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止是書童一人，席前遞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此去學生回鄉省親，路費缺少……。」西門慶道：「不勞老先生吩咐，雲峰尊命，一定謹領。」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看。」把二人一引，轉過粉牆，來到藏春塢，——乃一邊僻靜所。雪洞內裡面曉騰騰（十八）掌着燈燭，小琴桌兒早已陳設綺席菓酌之類。床榻依然，琴書瀟灑。從新復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十九），你會唱『紅入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蔡狀元道：「既是記的，大官你唱。」於是把酒都斟上，那書童拿住南腔，拍手唱道：

紅入仙桃，青歸御柳，鶯啼上林春早。簾捲東風，羅襟曉寒猶峭。喜仙姑書付青鸞，念慈母恩同烏鳥。〔合〕風光好，但願人景長春，醉游蓬島。

安進士聽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稱道：「此子可敬！」將杯中之酒一吸而飲之。那書童席前穿着翠袖紅裙，勒着銷金箍兒，高擎玉罌，捧上酒去，又唱道：

難報母氏劬勞，親恩罔極，只願壽比松喬。定省晨昏，連枝尚有兄嫂。喜春風棠

棣聯芳，娛晚景松柏同操。〔合前〕

當日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藏春塢、翡翠軒兩處，俱設床帳，鋪陳綾錦被褥，就派書童、玳安兩個小廝答應。西門慶道了安置，回後邊去了。

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轎馬來接。西門慶廳上擺酒伺候，攢盤（二十）酒飯，與脚下人吃。教兩個小廝，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緞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二）一百兩；安進士是色緞一端，領絹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腆！」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生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贖，表情而已。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此意，少助一茶之需。」於是二人俱席上出來謝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入氈包內。與西門慶相別，說道：「生輩此去，天各一方，暫違台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得奉接尊顏！」西門慶道：「學生蝸居屈尊，多有褻慢，幸惟情恕！本當遠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正是：博得錦衣歸故里，功名方信是男兒。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快手——衙門裡的差役。 (二) 侍生——晚輩對前輩的謙稱。又地方官拜訪鄉紳的自稱，表示對對方的尊敬。
- (三) 大錦堂——對明代錦衣衛各級正職官員的尊稱。 (四) 山斗——泰山北斗，比喻有聲望受景仰的人。
- (五) 丰標——對別人儀表的美稱。 (六) 盛价——對別人奴僕的尊稱。 (七) 煩瀆——請別人辦事
- 的客氣話。 (八) 假子——乾兒子。 (九) 旋捏佛旋燒香——比喻毫無準備，臨時應付差使。 (十) 頭甲——此處指殿試一甲。一甲止三人，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均賜進士及第。 (十一) 秘書省正字——讎校書籍、刊正文章的文官。 (十二) 續親——妻死再娶。 (十三) 嘎程——又作下程，旅途中吃的酒席菜肴。
- (十四) 觀政——新科進士分配到各衙門署職的，要經過一定時間的考績，合格後實授官職。這個考績階段，叫「觀政」。
- (十五) 錦衣千戶——錦衣衛千戶的簡稱。 (十六) 貼旦——次要的旦脚。 (十七) 南風——即男風，男色，實指雞奸。 (十八) 曉騰騰——燈火輝煌之狀。 (十九) 大官——稱別人家的僮僕。
- (二十) 攢盤——拼裝着各種菜肴的盤子。 (二十一) 白金——指銀子。

金瓶梅詞話

##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氏女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吳舫輕舸更遲遲，別酒重斟惜解携。滄海侵愁光蕩漾，亂山凝恨色高低。  
君馳蕙楫情何極，我憑闌干日向西。咫尺烟波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教小廝叫住問他：「爹說問你尋的那女子怎樣的，如何不往宅裡回話去？」那婆子兩步走到跟前，說：「這幾日我雖是看了幾個女子，都是買肉的，挑擔兒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想天使其便，眼跟前一個人家女兒，就想起來。十分人材，屬馬兒的，交新年十五歲，若不是老婆子昨日打他門首過，他娘在門首請進我吃茶，我不得看見他哩。纔吊起頭兒（一）没多幾日，戴着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縷（二）的身子兒，纏得兩隻腳兒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兒似的！他娘說他是五月端午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們愛，就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怎麼樣的了！」西門慶道：「你看這風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什麼，家裡放着好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是東京蔡太

師老爺府裡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圖生長，托我替他尋。你若與他成了，管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的女子？問他討個庚帖兒來我瞧瞧。」馮媽媽道：「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一千，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開絨綫的韓夥計的女孩兒。你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個日子，你只顧去就是了。」西門慶吩咐道：「既如此這般，就和他說。他若肯了，討了帖兒，來宅內回我話。」那婆子應諾去了。

過兩日，西門慶正在前廳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話，拿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對他老子說了。他說：既是大爹可憐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但只是家寒，沒備辦的。」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應衣服、首飾、妝奩、箱櫃等件，都是我這裡替他備辦，還與他二十兩財禮。教他家止備女孩兒的鞋脚就是了。臨期還叫他老子送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翟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難得他女兒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個大富貴。」馮媽媽問道：「他那裡請問，你老人家幾時過去相看，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他那裡再三有書來，要的急。就對他說，休教他預備什麼，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耶嚨，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家！就是不稀罕他的，也略坐坐兒。夥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西門慶道：「你就不是



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恁的，等我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兒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宅內老爹看了你家孩子的帖兒，甚喜不盡。說來，不教你這裡費一絲兒東西，一應妝奩陪送，都是宅內管，還與你二十兩銀子財禮，只教你家與孩兒做些生活鞋腳兒就是了；到明日，還教你官兒（三）送到那裡。難得你家姐姐一年半載有了喜事。你一家子都是造化的了，不愁個大富貴。明日他老人家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休預備。他也不坐，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兒道：「真個？媽媽子休要說謊！」馮媽媽道：「你當家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事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四）的。」婦人聽言，安排了些酒食與婆子吃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家來家，婦人與他商議已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擔甜水（五），買了些好細菓仁，放在家中，還往鋪子裡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艷妝濃抹，打扮的喬模喬樣；洗手剔甲，揩抹杯盞乾淨，剝下菓仁，炖下好茶，等候西門慶來。馮媽媽先來攛掇。

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換了便衣靖巾（六），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韓道國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入裡面坐了。良久，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他女兒，不轉睛只看婦人。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玄色緞紅比甲，玉色裙子，下邊顯着趨趨的兩隻腳兒，穿着老鴉緞子羊皮金雲頭鞋兒。生的長挑身材，紫膛

色瓜子臉，描的水鬢長長的。正是：未知就裡何如，先看他妝飾油樣。但見：

淹淹潤潤，不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  
孌孌娉娉，懶染鉛華生定精神秀麗。  
兩彎眉畫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得蜂狂蝶亂；  
纖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聞瑟卓文君。

西門慶見了，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內暗道：「原來韓道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得前日那些人鬼混他！」又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模樣，女兒有個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慶花枝招颺、綉帶飄飄，也磕了四個頭，起來侍立在旁。老馮連忙拿茶上來，婦人取來抹去盞上水漬，令他去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烏雲疊鬢，粉黛盈腮，意態幽花，餘麗，肌膚嫩玉生香。便令玳安氈包內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教老馮安放在茶盤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裡去，與他裁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們頭頂腳踏，都是大爹的；孩子的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虧了大爹，又多謝爹的插帶（七）厚禮！」西門慶問道：「韓夥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晨說了話，就往鋪子裡走了。明日教他往宅裡與爹磕頭去。」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一口一聲只是爹長爹短，就把心來感動了，臨出門上覆他：「我

去哩！」婦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於是徑出門，一直來家，把上項告吳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千里姻緣着綫穿。既是韓夥計這女孩兒好，也是俺們費心一場。」西門慶道：「明日接他來住兩日兒，好與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拿十兩銀子，替他打半副頭面簪環之類。」月娘道：「及緊趨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咱這裡不着人去罷了。」西門慶道：「把鋪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級送蔡駙馬的禮，到也不曾。」

話休饒舌。過了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兒。他娘王氏買了禮，親送他來。進門與月娘大小衆人磕頭拜見，道生受，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們抬舉孩兒，這等費心，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房擺茶，然後明間內管待。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陪坐。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綠潞紬，兩疋綿紬，和他做裡衣兒。又叫了趙裁來，替他做兩套織金紗緞衣服，一件大紅妝花緞子袍兒。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晚夕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副嫁妝：描金箱籠，鑾妝（八）鏡架，盒罐，銅錫盆，淨桶（九），火架（十）等件。非止一日，都治辦完備。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縣裡討了四名快手，又撥了兩名排軍，執袋弓箭隨身；來保、韓道國雇了四乘頭口，緊緊保定車輛煖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丟的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整哭了兩三日。

一日，西門慶無事，騎馬來獅子街房裡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說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婆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没到他那邊走走？」馮媽道：「老身那一日没到他那裡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去了，本等他家裡没人，他娘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纔緩下些兒來了。他又說：孩子事多累了爹。問我爹曾與了你些辛苦錢兒没有。我便說：他老人家事忙，我連日宅裡也没曾去。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我敢爭？他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重重謝我哩！」西門慶道：「他老子回來，一定有些東西，少不的謝你。」說了一回話，見左右無人，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你閑了，到他那裡取巧兒和他說，就說我上覆他，閑中我要到他那裡坐半日，看他意何如，肯也不肯。我明日還來討回話。」那婆子掩口哈哈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緇（十一）。一鍬掘了個銀娃娃，還要尋他娘母兒哩！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不知，這婦人他是咱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妹子，排行叫六姐，屬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喬樣（十二），倒没見他輪身（十三）。你老人家明日準來，等我問他討個話來回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來家。

婆子打發西門慶出門，做飯吃了，鎖了房門，慢慢來到牛皮巷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裡邊房裡坐，道：「我昨日下了些麪，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

來哩。到人家，便就有許多事，挂住了腿子，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的熱騰騰的飯兒，炒麪筋兒，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喝些茶罷。」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我恁苦！有我那冤家，靠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裡空落落的。件件的都靠了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像個人模樣！倒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教我這心怎麼放的下來？急切要見他見，也不能夠！」說着，眼酸酸的哭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的，養女人家冷清清。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抱怨，到明日，你姐姐到府裡脚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我老身了。」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兩層小（十四），知道怎樣的！等他的長進了，我們不知在那裡曬牙搯骨（十五）去了。」婆子道：「怎的恁般的說。你們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不會？各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

兩個一遞一口，說够良久，看看說得入港，婆子道：「我們說個傻話兒，你家官兒不在，前後去的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個人兒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來和我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到，我保舉個人兒來與你做伴兒，你肯不肯？」婦人問是誰。婆子掩口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裡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裡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麼

說？這裡無人，你若與他凹（十六）上了，愁沒吃的、穿的、使的、用的？交上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所，強如在這僻格刺子（十七）裡。」婦人聽了微笑，說道：「他宅裡神道相似的幾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兒？」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湊巧。爹他好閑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裡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沒人在跟前，他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裡等候。」這婆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千恩萬謝去了。

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欣喜，忙秤了一兩銀子，與馮媽媽拿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拿籃子買了許多鷄魚、飯菜、蔬菓品，來廚下替他安排端正。婦人洗手剔甲，又烙了一箸麪餅。明間內，揩抹桌椅光鮮。

西門慶約下午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廝跟隨，逕到門首，下馬進去。吩咐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打攪，孩子又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兒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

抱怨之理。」磕了四個頭。馮媽媽拿上茶來，婦人遞了茶。見馬回去了，玳安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裡坐。房正面紙門兒，鑲的炕床，挂着四扇各樣顏色綾緞剪貼的張生遇鶯鶯、蜂蝶花香的吊屏兒（十八），桌上鑿妝鏡架、盒罐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棒兒香，上面設着一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鹽筍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接了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自己拿托盤兒，說道：「你這裡還要個孩子使纔好。」婦人道：「不瞞爹說，自從俺家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那時有他在家，如今少的奴自己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你看個十三四歲的丫頭子，且胡亂替替手脚。」婦人道：「也得俺家的來。少不得東拼西湊的，央馮媽媽尋一個孩子使。」西門慶道：「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那婦人道：「怎好又費煩你老人家，自恁累你老人家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桌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我明日領來與你看。也是一個小人家的親養的孩兒來，他老子是個巡捕（十九）的軍，因倒死了馬，少椿頭銀子（二十），怕守備那裡打，把孩子賣了。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裡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了，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

萬福，旁邊一個小杌兒上坐下。厨下老馮將馱飯菓菜，一一送上，又是兩箸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房中杯來盞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厨房裡，老馮陪他，自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

彼此飲够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前，與他做一處說話，遞菜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遞一口兒吃酒。見無人進來，摟過脖子來親嘴啞舌。婦人便舒手下邊籠搭西門慶玉莖。彼此淫心蕩漾，把酒停住不吃了，掩上房門，褪去衣褲，婦人就在裡邊炕床上，伸開被褥。那時已是日色平西時分。西門慶乘着酒興，順袋內取出銀托子來使上，婦人用手打弄，見奢稜跳腦，紫強光鮮，沉甸甸甚是粗大。一壁坐在西門慶懷裡，一面在上兩個且摟着脖子親嘴。婦人乃蹺起一足，以手導那話入牝中，兩個挺一回。西門慶摸見婦人牝戶柔膩，牝毛疏秀，意欲交接。令婦人仰臥於床，背托雙枕，以手提雙足，置之於腰眼間，肆行抽送。怎見的這場雲雨？但見：

威風迷翠榻，殺氣鎖鴛衾。珊瑚枕上施雄，翡翠帳中鬪勇。男兒忿怒，挺身連刺黑纓槍；女帥生嗔，拍胯急搖追命劍。一來一往，祿山會合太真妃；一撞一衝，君瑞追陪崔氏女。左右迎湊，天河織女遇牛郎；上下盤旋，仙洞嬌姿逢阮肇。槍來牌架，崔郎相共薛瓊瓊；砲打刀迎，雙漸逆連蘇小小。一個鶯聲啞啞，猶如武則天遇教曹；一個燕喘吁吁，好似審食其逢呂雉。初戰時，短槍亂刺，利劍微



迎。次後來，雙砲齊攻，傍牌夾湊。男兒氣急，使槍只去扎心窩；女帥心忙，開口要來吞腦袋。一個使雙砲的，往來攻打內檔兵；一個輪傍牌的，上下夾迎。將一個金鷄獨立，高蹺玉腿弄精神；一個枯樹盤根，倒入翎花來刺牝。戰良久，朦朧星眼，但醮些兒麻上來；鬪多時，款擺纖腰，再戰百回挨下去。散毛洞主倒上橋，放水去淹軍；烏甲將軍虛點槍，側身逃命走。臍膏（二二）落馬，須臾蹂踏肉爲泥。溫緊妝呆，傾刻跌翻深澗底。大披挂，七零八斷，猶如急雨打殘花；錦套頭（二三），力盡筋輸，恰似猛風飄敗葉。硫黃元帥（二四），盔歪甲散走無門；銀甲將軍（二五），守住老營還要命。正是：愁雲托上九重天，一派敗兵連地滾。

原來婦人有一件毛病，但凡交媾，只要教漢子幹他後庭花（二五），在下邊揉着心子纔過（二六）。不然，隨問怎的，不得丟身子。就是韓道國與他相合，倒是後邊去的多，前邊一月走不的兩三遭兒。第二件，積年好啞髻髮，把髻髮常遠放在口裡，一夜他也無個足處。隨問怎的出了毬（二七），禁不得他吮舔挑弄，登時就起。只這兩椿兒，可在西門慶心坎上。當日和他纏到起更纔回家。婦人和西門慶說：「爹到明日再來早些，白日裡，咱破工夫脫了衣裳好生耍耍。」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獅子街綫鋪裡，就兌了四兩銀子與馮媽媽，討了丫頭使喚，改名叫做錦兒。

西門慶想着這個甜頭兒，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是棋童、玳安兩個跟隨。到了門首，就吩咐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房裡去。那馮媽媽專一替他提壺打酒，街上買東西整理，通小殷勤兒，圖些油菜養口。西門慶來一遭，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白日裡來，直到起更時分纔家去，瞞的家中鐵桶相似。

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裡打勤勞兒（二八），住宅裡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廝叫了他兩三遍，只是不得閑，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一日，小廝畫童兒撞見婆子，叫了來家。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貓兒頭差事？叫一遍，只是不在。通不來這裡走走兒，忙的你恁樣兒的！丟下好些衣裳，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幫着丫頭們拆洗拆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我的奶奶，你到說的且是好。寫字的拿逃軍（二九），我如今一身故事兒哩！賣鹽的做雕鑿匠（三十），我是那鹹人兒（三一）？」李瓶兒道：「媽媽子，你做了石佛寺裡長老，請着你就是不閑，成日賺的錢，不知在那裡！」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頰耳去了，嘴也趕不上在這裡，賺什麼錢？你惱我，可知心裡急。急的要來，再轉不到這裡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麼事兒哩！後邊大娘從那時與了銀子，教我門外頭替他捎個拜佛的蒲墊兒來。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起來，賣蒲墊的賊蠻奴才又去了。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還敢說，沒有他墊兒，你就信信拖拖（三三）跟了和尚去了罷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等裝憨打呆的！」婆子道：「等我沒買也對

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昨日騎驢子，差些兒沒丟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丟了他的，你死也。」

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未曾入月娘房，先走在厨下打探子兒。只見玉簫和來興兒媳婦坐在一處，見了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在那裡來？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三三）就不來了。」那婆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我纔到他前頭來，乞他聒聒了這一回來了。」玉簫道：「娘問你替他捎的蒲墊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拿銀子到門外，賣蒲墊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裡纔來哩。銀子我還拿在這裡，姐你收了罷。」玉簫笑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屋裡兌銀子，等出去了，你還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坐的，我問你，韓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將來。這一回來，你就造化了，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他連今纔去了八日，也得月盡頭（三四），纔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賁四，拿了莊子上去，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拿出銀子來，只說：「蠻子有幾個粗墊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捎雙料好蒲墊來。」月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你還收着。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個就是了。」與婆子幾個茶食吃了。後來到李瓶兒房裡來，瓶兒因問：「你大娘沒罵你？」婆子道：「被我如此支吾，調的他喜歡了，倒與我些茶吃，賞了我兩個大餅錠（三五），出來了。」李瓶兒道：「還是昨日他往喬大戶家吃滿月的餅錠。媽媽子，不虧你這片嘴頭子，

六月裡蚊子也釘死了！」又道：「你今日與我洗衣服，不去罷了。」婆子道：「你收拾討下漿，我明日早來罷。後晌時分，還要往一個熟主顧人家幹些勾當兒。」李瓶兒道：「你這老貨，偏有這些胡枝扯葉的。待你明日不來，我與你答話。」那婆子說笑了一回，脫身走了。李瓶兒留他：「你吃了飯去。」婆子道：「還飽着哩，不吃罷。」恐怕西門慶往王六兒家去，兩步做一步。正是：

媒人婆地裡小鬼，兩頭來回抹油嘴。一日走够千千步，只是苦了兩隻腿。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吊起頭兒——男女到十五歲束髮成髻，表示成年，叫吊頭。
- (二) 直縷——同「直屢屨」，參見第二十五回該條。
- (三) 官兒——此處指丈夫。
- (四) 通不斷頭——絡繹不絕。
- (五) 甜水——北方有些地方水質不好，味苦澀稱爲苦水；不苦澀的水，稱爲甜水。
- (六) 靖巾——即忠靖巾的簡稱。是明代士大夫家居常戴的一種巾帽。參見第四十六回「忠靖冠」條。
- (七) 插戴——插的戴的，泛指首飾，此處特指定婚時男方給女方的首飾。
- (八) 鑿妝——同揀妝，參見第九回該條。
- (九) 淨桶——即馬桶。
- (十) 火架——一種在火盆上燒煮食物的架子和用具。
- (十一) 坐家的女兒偷皮匠，縫着的就繙——坐家的女兒，没出嫁的女兒。逢與縫，繙與上，都是諧音。這句歇後語說，没出嫁的女兒勾引皮匠，一拍即合，隱喻西門慶碰上女人都想要弄到手。
- (十二) 喬樣——即喬模喬樣，參見第一回該條。
- (十三) 輪身——女人有不正当的關係。
- (十四) 三層大兩層小——謂

家大人多，關係複雜。 (十五) 曬牙揸骨——牙揸骨，即下腭骨，人死既久，下腭骨暴露在地面上，叫曬牙揸骨。

(十六) 凹——挂搭，勾搭。 (十七) 僻格刺子——偏僻角落。 (十八) 吊屏兒——懸挂的屏條。

(十九) 巡捕——地方上巡查捕盜的役卒。 (二〇) 椿頭銀子——此處指賠馬匹的錢。 (二一) 臍膏——外用

貼在肚臍上的性藥物。據說能固精防止早泄。 (二二) 錦套頭——指美女相思套，參見第十九回該條。 (二三)

疏黃元帥——指疏黃圈，參見第二十七回該條。 (二四) 銀甲將軍——指銀托子。參見第四回注。 (二五) 後

庭花——肛門交。 (二六) 過——泄精液。 (二七) 毯——精液。 (二八) 打勤勞兒——辛勤幹活，不要

報酬。 (二九) 寫字的拿逃軍——寫字的，指文弱書生，拿逃軍，即捉逃兵。此句比喻做不能勝任的事情，很忙，

很吃力。 (三十) 雕鑿匠——雕刻皇帝鑾駕的工匠。 (三一) 鹹人兒——鹹諧閑，鹹人即閑人。 (三二)

信信拖拖——即停停脫脫，參見第二十五回該條。 (三三) 影邊兒——身影。 (三四) 月盡頭——月底。

(三五) 餅乾——做成各種形狀的糕餅。

金瓶梅詞話

### 第三十八回 西門慶夾打二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麗質溫柔更老成，玉壺明月適人情。輕回玉臉花含媚，淺蹙蛾眉雲髻鬆。  
勾引蜂狂桃蕊綻，潛牽蝶亂柳腰新。令人心地常相憶，莫學章臺贈淡情。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廳角門首，看見玳安在廳榻子前，拿着茶盤兒伺候。玳安望着馮媽媽扭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裡去。俺爹和應二爹說話哩！說了話，打發去了，就起身。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那婆子聽見，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

原來應伯爵來說：「攬頭（一）李智、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該一萬兩銀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現關（二）銀子，「來和你計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裡做他！攬頭以假充真，買官誣官，我衙門裡搭了事件（三）還要動他。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教他另搭別人。在你借二千兩銀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教他關了銀子還你，你心下如何？計較定了，我對他說，教他兩個明日拿文書來。」西門慶道：「既是你的分上，我那一千銀子與他罷。如今我莊子收拾，還沒銀

子哩。」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若十分沒銀子，看怎麼再撥五百兩銀子貨物兒，湊個千五兒與他罷。他不敢少下你的。」西門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兒處。又一件，應二哥，銀子便與他。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兒在外邊東誑西騙！我打聽出來，只怕我衙門監裡放不下他。」伯爵道：「哥說的什麼話！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在外邊打哥的旗兒，常沒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什麼？哥，你只顧放心，但有差遲，我就來對哥說。說定了，我明日教他好寫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教他來，我有勾當。教他後日來。」說畢，伯爵去了。

西門慶教玳安伺候馬，帶上眼紗，問：「棋童去沒有？」玳安道：「回來了，取挽手兒（四）去了。」不一時，取了挽手兒來，打發西門慶上馬，逕往牛皮巷來。

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要錢輸了，吃的光睜睜兒的（五）走來哥家，問王六兒討酒吃。袖子裡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嫂，我哥還沒來哩，我和你吃壺燒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老馮在厨下，不去兜攬他，說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拿過一邊吃去，我那裡耐煩！你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麼！」那韓二搗鬼把眼兒涎瞪着（六），又不去，看見桌底下—罈白泥頭酒（七），貼着紅紙帖兒，問道：「嫂子，是那裡酒？打開篩壺來俺們吃！耶嚟，你自受用？」婦人道：「你趁早兒休動，是宅裡老爹送來的，你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二道：「等甚麼哥！就是皇帝



爺的，我也吃一鍾兒。」纔待搬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奪過酒來，提到屋裡去了，把二搗鬼仰八叉推了一跤。半日爬起來，惱羞變成怒，口裡喃喃罵道：「賊淫婦，我好意帶將菜兒來，見你獨自一個冷落，和你吃杯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跤！我教你不要慌，你另叙上了有錢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的遠我，鬻我（八）訕我又趁我（九）。休教我撞見，我教你這不值錢的淫婦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防頭，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脹了雙腮。便取棒槌在手，趕着打出來，罵道：「賊餓不死的殺材！倒了你，那裡味醉了來，老娘這裡撒野火兒！老娘手裡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裡喇哩哩（十）罵淫婦，直罵出門去。

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廝，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要錢輸了，吃了酒來惱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二搗鬼一溜烟跑了。西門慶又道：「這少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門裡與他做功德！」婦人道：「又教爹惹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休要慣了他。」婦人道：「爹說的是，自古良善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西門慶吩咐棋童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十一）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裡，明日帶衙門裡來。」玳安道：「他的魂兒聽見爹到了，不知走的那裡去了！」

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畢禮，連忙屋裡叫丫鬢錦兒，拿了一盞菓仁茶出來與西門慶吃，

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倒好個孩子，你且將就使着罷。」又道：「老馮在這裡？怎的不替你拿茶？」婦人道：「馮媽媽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裡我使小廝送來的那酒，是個內臣送我的竹葉青酒哩。裡頭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這裡打的酒，通吃不上口，我所以拿的這罈酒來。」婦人又道個萬福，說：「多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們不爭氣，住在這僻巷子裡，又沒個好酒店，那裡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等韓夥計來家，你和他計較。等於獅子街那裡，替你破幾兩銀子買下房子，等你兩口子一發搬到那裡住去罷。鋪子裡又近，買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若你老人家恁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嘴。——咱行的正，也不怕他。爹心裡要去自情去，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的打這條路兒來。」說一回，房裡放下桌兒，請西門慶房裡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菜上來，桌上無非是些鷄鴨魚肉嘎飯點心之類。婦人陪定，把酒來斟。不一時，兩個并肩疊股而飲，吃得酒濃時，兩個脫剥上床交歡，自在頑耍。

婦人早已床炕上鋪的厚厚的被褥，被裡薰的噴鼻香。西門慶見婦人好風月，一徑要打動他，家中袖了一個錦包兒來，打開裡面，銀托子、相思套、硫黃圈、藥煮的白綾帶子（十二）、懸玉環（十三）、封臍膏、勉鈴，一弄兒淫器。那婦人仰臥枕上，玉腿高蹺，鷄舌內吐。西門慶先把勉鈴教婦人自放牝內，然後將銀托子束其根，硫黃圈套其首，封臍膏

貼于臍上。婦人以手導入牝中，兩相迎湊，漸入大半，婦人呼道：「達達，我只怕你蹲的腿酸，拿過枕頭來，你墊着坐，等我淫婦自家動罷！」又道：「只怕你不自在，你把淫婦腿吊着，你看好不好？」西門慶真個把他腳帶解下一條來，拴他一足，吊在床榻子上。低着拽，拽的婦人牝中之津，如蝸之吐涎，綿綿不絕，又拽出好些白漿子來。西門慶問道：「你如何流這些白漿？」纔待要抹之，婦人道：「你休抹，等我吮咂了罷！」於是蹲跪他面前，吮吞數次，嗆咂有聲。咂的西門慶淫心頓起，掉過身子，兩個幹後庭花。龜頭上有硫黃圈，濡研艱澀，婦人蹙眉隱忍，半晌僅沒其稜。西門慶於是頗作抽送，已而婦人用手摸之，漸入大半。把屁股坐在西門慶懷裡，回首流眸，作顫聲叫：「達達，慢着些！往後越發粗大，教淫婦怎生挨忍？」西門慶且扶起其股，觀其出入之勢。因叫婦人小名：「王六兒，我的兒！你達不知心裡怎的，只好這一樁兒。不想今日遇你，正可我之意。我和你明日生死難開。」婦人道：「達達，只怕後來耍的絮煩了，把奴不理怎了？」西門慶道：「相交下來。纔見我不是這樣人。」說話之間，兩個幹够一頓飯時。西門慶令婦人，沒高低淫聲浪語叫着纔過，婦人在下，一面用手舉股承受其精，樂極情濃，一泄如注。已而拽出那話來，帶着圈子，婦人還替他吮咂淨了。兩個方纔并頭交股而卧。正是：一般滋味美，好耍後庭花。有詩爲證：

美冤家，一心愛折後庭花。尋常只在門前裡走，又被開路先鋒把住了他。放在戶

中難禁受，轉絲繯，勒回馬；親得勝弄的我身上麻。蹴損了奴的粉臉，粉臉那丹霞。

西門慶與婦人樓抱到二鼓時分，小廝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到次日早，衙門裡差了兩個緝捕，把二搗鬼拿到提刑院，只當做掏摸土賊，不由分說，一夾二十板，打的順腿流血。睡了一個月，險不把命花了，往後嚇了連影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攪了。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遲了幾日，來保、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費心。留俺在府裡住了兩日。討了回書，送了爹一匹青馬，封了韓夥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够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養生」（十四）名字，稱呼親家，不在話下。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謝回家。西門慶道：「韓夥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兒恩養孩兒一場。」韓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蒙老爹厚恩，禮錢已是前日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西門慶道：「你不依，我就惱了。你將回家，不要花了，我有個處。」那韓道國就磕頭謝了，拜辭回去。

老婆見他漢子來家，滿心歡喜。一面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裡好麼？」這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告訴一遍，說：「好人家。孩子到那裡，就與了三間

房，兩個丫鬢伏侍，衣服頭面是不消說。第二日，就領了後邊見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歡喜，留俺們住了兩日，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再三推辭，大官人又不肯，還教我拿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因和韓道國說：「咱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你不在，虧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裡，也與了他一兩。」正說着，只見丫頭過來遞茶。韓道國道：「這個是那裡大姐？」婦人道：「這個是咱新買的丫頭，名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丫頭往厨下去了。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行走了三四遭，纔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憤，走來這裡放水（十五），被他撞見了，拿到衙門裡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便，許了要替咱們大街上買一所房子，教咱搬到那裡住去。」韓道國道：「嗔道他頭裡不受這銀子，教我拿回來，休要花了，原來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到他明日，一定與咱多添幾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鋪子裡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兒！如今好容易賺錢，怎麼趕的這個道路！」老婆笑道：「賊強人，倒路死的（十六）！你倒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收拾歇下。到天明，韓道國宅裡討了鑰匙，開鋪子去了。與了老馮一兩銀子

謝他，俱不必細說。

一日，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點子青馬，問道：「長官，那匹白馬怎的不騎，又換了這匹馬？倒好一匹馬，不知口裡如何？」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昨日東京翟雲峰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參將送他的，口裡纔四個牙兒。脚程緊慢都由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快護槽踢蹬（十七）。初時着了路上走，把膘息（十八）跌了許多，這兩日，纔吃的好些兒了。」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只好長官騎着每日躡街道兒罷了，不可走遠了他。論起在咱這裡，也值七八十兩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癩了，今早來衙門裡來，旋拿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了，甚是不方便。」西門慶道：「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送與長官罷。」夏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須計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到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夏提刑見了大喜，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帖兒，說：「多上覆，明日到衙門裡面謝。」

過了兩月，乃是十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叫了兩名小優兒，請西門慶一叙，以酬送馬之情。西門慶家中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肴，只為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階迎接，至廳上叙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閑中屈執

事一叙，再不敢請他客。」於是見畢禮數，寬去衣服，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叙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正是：得多少金樽進酒浮香蟻，象板催箏唱鷓鴣。

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裡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着，在房內銀燈高點，靠定幃屏，彈弄琵琶。等到二三更，便使春梅瞧數次，不見動靜。正是：銀箏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在床上和衣兒又睡不着，不免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彈了個「二犯江兒水」以遣其悶：

悶把幃屏來靠，和衣強睡倒。

猛聽的房檐上鐵馬兒（十九）一片聲響，只道西門慶來到，敲的門環兒響，連忙使春梅去瞧。他回道：「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於是彈唱道：

聽風聲嘹亮，雪灑窗寮，任冰花片片飄。

一回兒，燈昏香盡，心裡欲待去剔續，見西門慶不來，又意兒懶的動彈了。唱道：

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只是捱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捱過今宵，怕到明朝。細尋思，這煩惱何日是了？「暗想負心賊當初說的話兒，心中由不的我傷情兒。」「合」想起來，今夜裡心兒內焦，誤了我青春年少。「誰想你弄的我三不歸，四不着地。」你撇的人有上梢來沒下梢！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一路天氣陰晦，空中半雨半雪下

來，落在衣服上都化了，不免打馬來家。小廝打着燈籠，就不到後邊，徑往李瓶兒房來。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西門慶穿着青絨獅子補子坐馬，白綾襖子，忠靖緞巾，皂靴棕套（二十），貂鼠風領。李瓶兒替他接了衣服，止穿綾敞衣，坐在床上，就問：「哥兒睡了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了這回，方睡下了。」西門慶吩咐：「叫孩兒睡罷，休要沉動着，只怕唬醒他。」迎春於是拿茶來吃了。李瓶兒問：「今日吃酒來的早。」西門慶道：「夏龍溪還是前日因我送了他那匹馬，今日全爲我費心，治了一席酒請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和他坐了這一回，見天氣下雪，來家早些。」李瓶兒道：「你吃酒，教丫頭篩酒來你吃。大雪裡來家，只怕冷哩。」西門慶道：「還有那葡萄酒，你篩來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自造的菊花酒，我嫌他飲香飲氣的（二二），我没大好生吃。」於是迎春放下桌兒，就是幾碟醃鷄兒嘎飯，細巧菓菜之類。李瓶兒拿杌兒在旁邊坐下，桌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裡兩個吃酒。

潘金蓮在那邊屋裡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懷抱着琵琶，桌上燈昏燭暗。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慶一時來；待要不睡，又是那盹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烏雲，把帳兒放下半邊來，擁衾而坐。正是：

倦倚綉床愁懶睡，低垂錦帳綉衾空；早知薄倖輕拋棄，辜負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閑自惱。

又喚春梅過來：「你去外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春梅走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六娘屋裡吃酒的不是？」這婦人不聽罷了，聽了如同心上戳上幾把刀子一般，罵了幾句負心賊，由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泪來。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

論殺人好怒，情理難饒，負心的天鑒表！「好教我提起來，又是那疼他，又是那恨他。」心癢痛難揉，愁懷悶自焦。「叫了聲，賊狠心的冤家，我比他何如？鹽也是這般鹽，醋也是這般醋，磚兒能厚，瓦兒能薄，你一旦棄舊憐新！」讓了甜桃，去尋酸棗。「不合今日教你哄了！」奴將你這定盤星兒（二三）錯認了。「合」想起來，心兒裡焦，誤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梢來沒下梢！

爲人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痴心老婆負心漢，悔莫當初錯認真！

常記的當初相聚，痴心兒望到老。「誰想今日他把他心變了，把奴來一旦輕拋不理，正如那日——」被雲遮楚岫，水淹藍橋，打拆開鸞鳳交。「到如今當面對語，心隔千山；隔着一堵牆，咫尺不得相見。」心遠路非遙，「意散了，如鹽落水，如日落沙相似了。」情疏魚雁杳。「空教我有情難控訴。」地厚天高，「空教我無夢到陽臺。」夢斷魂勞。俏冤家這其間心變了！「合」想起來，心兒裡焦，誤了我青春

年少。你撇的人有上梢來沒下梢！

西門慶正在房中和李瓶兒吃酒，忽聽見這邊房裡，彈的琵琶之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響。」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綉春，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你說俺娘請哩。」那綉春去了。李瓶兒忙教迎春那邊安下個坐兒，放個鍾箸在面前。良久，綉春走來說：「五娘摘了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你五娘去。你說娘和爹請五娘哩。」不多時，迎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關了。說吹了燈，睡下了。」西門慶道：「休要信他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他拉了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於是和李瓶兒同來打他角門。打了半日，春梅把角門子開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入他房中，只見婦人坐在帳中，琵琶放在傍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兩三轉請着你不？」金蓮坐在床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日說道：「那沒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裡隨我自生兒由活的，又來瞅睬我怎的？沒的空費了你這個心，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怪奴才，八十歲媽媽沒牙，有那些唇舌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他下盤棋兒，只顧等你不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是的！我那屋裡擺下棋子了，咱們閑着下一盤兒，賭杯酒吃。」金蓮道：「李大姐，你們自去，我摘了頭，你不知我心裡不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們心寬閑散。我這兩日，只有口游氣兒（二三）。黃湯淡水誰嘗着來？我成日睁着臉兒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

好兒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內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太醫來看你。」金蓮道：「你不信，教春梅拿過我的鏡子來，等我瞧。這兩日，瘦的像個人模樣哩！」春梅把鏡子真個遞在婦人手裡，燈下觀看。正是：

羞對菱花試新妝，爲郎憔悴減容光。閉門不管閑風月，任您梅花自主張。

羞把菱花來照，蛾眉懶去掃。暗消磨了精神，折損了丰標，瘦伶仃不甚好。

西門慶拿過鏡子，也照了照，說道：「我怎麼不瘦？」金蓮道：「拿甚麼比的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胖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被西門慶不由分說，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舒手被裡，摸見他還沒脫衣裳。兩隻手齊插在他腰裡去，說道：「我的兒，真個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哄了你不成？」正是：

香褪了海棠嬌，衣惚了楊柳腰。

說着，就沿香腮拋下珠泪來：「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泪打肚裡流罷了。」

悶悶無聊，攘攘勞勞，泪珠兒到今滴盡了。「合」想起來，心裡亂焦，誤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來有上梢來没下梢！

亂了一回，西門慶還把他強死強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盤棋，吃了一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攬掇過他這邊歇了。正是：得多少腰瘦故知閑事惱，

泪痕只爲別情濃。有詩爲證：

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虧殺瓶兒成好事，得教巫女會襄王。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攬頭——承包工程或買賣的人。 (二) 關——此處作支領解。 (三) 搭事件——緝捕公人探得案子向上報告。又作打事件。 (四) 挽手兒——馬鞭子。 (五) 光睁睁的——光光的。 (六) 涎瞪——眼神注視在一個方向。 (七) 白泥頭酒——用白泥封住罈口的酒。 (八) 罨——此處作羞辱解。 (九) 趁——驅趕。 (十) 喇喇哩哩——罵聲不絕之狀。 (十一) 掉——即眇，看見。 (十二) 藥煮的白綾帶子——一種帶子繫在勃起的陽具根部，繫於腰間，使陰莖充血而更加堅硬，呈昂舉之勢，這種帶子用藥物煮過，其目的也是刺激性功能，以助性交時的快感。 (十三) 懸玉環——玉製的性器具，套在陰莖的根部，籍以充血壯陽，以利久戰。 (十四) 養生——姻親之間的自稱。 (十五) 放水——撒潑。 (十六) 倒路死——一頭栽倒路上死去，罵人不得壽終正寢。 (十七) 護槽踢蹬——護槽，牲口獨占槽頭不讓別的牲口吃草料。踢蹬，牲口亂踢腿。 (十八) 膘息——牲口身上的脂肪。 (十九) 鐵馬兒——屋檐下挂的金屬片，風吹動時發出響聲，類似鐵馬奔來。 (二十) 棕套——用棕櫚做的外套，雨雪時穿。 (二十一) 歛香歛氣——不純正的香氣。 (二十二) 定盤星兒——秤杆上靠根部的第一顆星。空秤時，秤砣懸於此星，秤杆保持平衡，比喻爲人公道合理，不偏心。 (二十三) 游氣兒——微弱的气息。

### 第三十九回 西門慶玉皇廟打醮 吳月娘聽尼僧說經

漢武清齋夜築壇，自斟明水醮仙官。殿前玉女移香案，雲際金人捧露盤。  
絳節幾時還入夢，碧桃何處更驂鸞！茂陵烟雨埋弓劍，石馬無聲蔓草寒。

話說當日西門慶在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那婦人恨不的鑽入他腹中，在枕畔千般貼戀，萬種牢籠，泪搵鮫綃，語言溫順，實指望買住漢子心。不料西門慶外邊又刮刺上了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替他獅子街石橋東邊，使了一百廿兩銀子，買了一所門面兩間、倒底四層房屋居住。除了過道，第二層間半客位。第三層除了半間供養佛像祖先，一間做住房，裡面依舊鑲着炕床，對面又是燒煤火炕，收拾糊的乾淨。第四層除了一間廚房，半間盛煤炭，後邊還有一塊做坑廁。俱不必細說。自從搬過來，那左近街坊鄰舍，都知他是西門慶夥計，又見他穿着一套兒齊整絹帛衣服，在街上搖擺；他老婆常插戴的頭上黃熒熒，打扮喬模樣，在門前站立；這等行景，不敢怠慢，都送茶盒與他，又出人情慶賀。那中等人家，稱他做韓大哥、韓大嫂；以下者趕着以叔、嬸呼之。西門慶但來他家，韓道國就在鋪

子裡上宿，教老婆陪他自在頑耍。朝來暮往，街坊人家也都知道這件事。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誰敢惹他。見一月之間，西門慶也來行走三四次，與王六兒打的一似火炭般熱，穿著器用，均比前日不同。

看看臘月時分，西門慶在家亂着，送東京并府、縣、軍衛、本衛衙門中節禮。有玉皇廟吳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禮物：一盒肉、一盒銀魚、兩盒菓餡蒸酥，并天地疏（一）、新春符（二）、謝竈誥（三）。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飯，玳安兒拿進帖來，上寫着：「玉皇廟小道吳宗喜頓首拜。」西門慶揭開盒兒看了，說道：「出家人，又教他費心，送這厚禮來！」吩咐玳安，連忙教書童兒封一兩銀子拿回帖與他。月娘在旁因話題起：「一個出家人，你要便的年頭節尾常受他的禮，倒把前日李大姐生孩兒時，你說許了多少醮願，就教他打了罷。」西門慶道：「早是你提起來，我許下一佰廿分醮，我就忘死了！」月娘道：「原來你這個大謫答子貨（四）！誰家願心是忘記的？你便有口無心許下，神明都記着。嗔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原來都是這願心壓的他，此是你幹的營生！」西門慶道：「既恁說，正月裡就把這醮願在吳道官這廟裡還了罷。」月娘道：「昨日李大姐說，這孩子有些病痛兒的，要問那裡討個外名（五）。」西門慶道：「又往那裡討外名？就寄名在吳道官這廟裡罷。」因問玳安：「他廟裡有誰在這裡？」玳安道：「是他第二個徒弟應春跟了禮來。」

西門慶一面走出外邊來，那應春兒連忙跨馬磕頭（六），說：「家師父多拜上老爹，沒

甚麼孝順，使小徒來送這天地疏，并些微禮兒，與老爹賞人。」西門慶止還了半禮，說道：「多謝你師父厚禮。」讓他坐。說道：「小道怎麼敢坐？」西門慶道：「你坐，我有話和你說。」那道士頭戴小帽，身穿青布直裰，下邊履鞋淨襪，謙遜數次，方纔把椅兒挪到旁邊坐下。西門慶喚茶來吃了。說道：「老爹有甚鈞語吩咐？」西門慶道：「正月裡，我有些醮願，要煩你師父替我還還兒，在你本院。也是那日，就送小兒寄名。不知你師父閑不閑？」徒弟連忙立起身來，說道：「老爹吩咐，隨問有甚人家經事，不敢應承。請問老爹，訂在正月幾時？」西門慶道：「就訂在初九爺旦日（七）那個日子罷。」徒弟道：「此日又是天誕。《玉匣記》上就講：『律爺交慶，五福駢臻。』修齋建醮甚好。那日開大殿與老爹鋪壇。請問老爹，多少醮款？」西門慶道：「也是今歲七月，爲生小兒，許了一百廿分清醮。一向不得個心淨，趁着正月裡還了罷！就把小兒送與你師父，向三寶座下討個外名。」徒弟又問：「請問那日，延請多少道衆？」西門慶道：「教你師父請十六衆罷。」說畢，左右放桌兒待茶，先封十五兩經錢，另外又封了一兩酬答他的節禮。又說：「道衆的襯施（八），你師父不消備辦。我這裡連阡張（九）香燭一事帶去。」喜歡的道士屁滾尿流，臨出門，謝了又謝，磕了頭兒又磕。

到正月初八日，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擔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二疋生眼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緞，兩罈南酒，四隻鮮鵝，四隻鮮鷄，一對豚蹄，一

脚羊肉，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禮。西門慶預先發帖兒，請下吳大舅、花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四位相陪。陳經濟騎頭口先到廟中，替西門慶瞻拜。到初九日，西門慶也沒往衙中去，絕早冠帶，騎大白馬，僕從跟隨，前呼後擁，逕出東門，往玉皇廟來。遠遠望見結彩的寶幡，過街榜棚，進約不上五里之地，就是玉皇廟。至山門前下馬，睁眼觀看，果然好座廟宇，天宮般蓋造。但見：

青松鬱鬱，翠柏森森；金釘朱戶，玉橋低影軒宮；碧瓦雕檐，綉幕高懸寶檻。七間大殿，中懸敕額金書；兩廡長廊，彩畫天神帥將。祥雲影裡，流星門（十）高接青霄；瑞霞光中，鬱羅臺直侵碧漢。黃金殿上，列天帝三十二尊；白玉京中，現毫光百千萬億。三天門外，離婁與師曠爭獍；左右階前，白虎與青龍猛勇。寶殿前仙女玉女，霞帔曾獻御香花；玉陛下四相九卿，朱履肅朝丹鳳闕。九龍床上，坐着個不壞金身萬天教主玉皇張大帝；頭戴十一冕旒，身披袞龍青袍。腰繫藍田帶，按八卦九宮；手執白玉圭，聽三皈五戒。金鐘撞處，三千世界盡皈依；玉磬鳴時，萬象森羅皆拱極。朝天閣上，天風吹下步虛聲；演法壇中，夜月常聞仙珮響。只此便爲真紫府，更於何處覓蓬萊！

西門慶由正門而入，見頭一座流星門上，七尺高朱紅牌架，列着兩行門對，大書：

黃道天開，祥啓九天之閭闔，迓金輿翠蓋以延恩；



玄壇日麗，光臨萬聖之幡幢，誦寶笈瑤章而闡化。

到了寶殿上，懸着二十四字齋題，大書着：「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酬恩，九轉玉樞，酬盟寄名，吉祥普福齋壇。」兩邊一聯：

先天立極，仰大道之巍巍，庸申至悃；

吳帝尊居，鑒清修之翼翼，上報洪恩。

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盥手畢，鋪排跪請上香，鋪氈褥，行禮叩壇畢。原來吳道官諱宗嘉，法名道真，生的魁偉身材，一臉鬚鬚，襟懷灑落，廣結交，好施舍。現作本宮住持（十一），以此高貴達官多往投之，做醮設席甚齊整，迎賓待客一團和氣。手下也有三五個徒弟徒孫，一呼百諾。西門慶會中常在此建醮，每生辰節令，疏禮不缺。何況西門慶又做了刑名官，來此做好事，送公子寄名，受其大禮，如何不敬？那日就是他做齋功，主行法事，頭戴玉環九陽雷巾，身披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鶴氅（十二），腰繫絲帶，忙下經筵來與西門慶稽首道：「小道蒙老爹錯愛，迭受重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就是哥兒寄名，小道禮當叩祝三寶，保安增延壽命，尚不能以報老爹大恩；何以又叨受老爹厚賞許多厚禮，誠有愧赧！經襯又且過厚，令小道愈不安。」西門慶道：「厚勞費心辛苦，無物可酬，薄禮表情而已！」

叙禮畢，兩邊道衆齊來稽首。一面請去外方丈，三間廠廳，名曰松鶴軒，都是朱紅亮

榻，那裡自有坐處待茶。西門慶見四面粉牆，擺設湖山瀟灑，堂中椅桌光鮮；左壁掛黃鶴樓白日飛昇，右壁懸洞庭湖三番渡過，正面有兩幅吊屏，草書一聯：「引兩袖清風舞鶴，對一方明月談經。」西門慶剛坐下，就令小廝棋童兒：「拿馬接你應二爹去。只怕他没馬，如何這咱還沒來！」玳安道：「有姐夫騎的驢子，還在這裡。」西門慶道：「也罷。」吩咐棋童：「快騎接去。」那棋童從山門裡面牽出來騎了，一直去了。

吳道官誦畢經，下來遞茶，陪西門慶坐，叙話：「老爹敬神，一點誠心，小道怎敢惹罪。各道衆都從四更起來，到壇諷誦諸品仙經，并玉皇參行醮經。今日三朝九轉玉樞法事，都是整做。將官哥兒的生日八字，另具一宗文書，奏名於三寶面前，起名叫做吳應元。太乙司命，合延桃康，壽齡永保，富貴遐昌。小道這裡又添了二十四分答謝天地，十二分慶贊上帝，二十四分薦亡，共列一百八十分醮款。」西門慶道：「多有費心！」不一時，打動法鼓，請西門慶到壇看文書。西門慶從新换了大紅五彩獅補吉服，腰繫蒙金犀角帶。到壇，有絳衣表白在旁，先宣念齋意：

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縣□牌□坊居住，奉道祈恩酬醮保安信官西門慶，本命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時建生，同妻吳氏，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時建生，「表白道：

「還有寶眷，小道未曾添上。」西門慶道：「你只添上個李氏，辛未年正月十五日

申時建生。」同男官哥兒，丙申年七月廿三日申時建生。領家眷等，即日投誠，

拜干洪造。言念慶一介微生，三才末品。出入起居，每感龍天之護佑；迭遷寒暑，常蒙神聖以匡扶。職列武班，叨承禁衛。沐恩光之寵渥，享符祿之豐盈。蒞任刑名，每思圖報。恭逢盛世，仰賴帡幪。是以修設清醮，共廿四分位，答報天地之洪恩，酬祝皇王之巨澤。又修設清醮十二分位，茲逢天誕，慶贊帝真。介五福以遐昌，迓諸天而下邁。良願于去歲七月二十三日，因爲側室李氏生男官哥兒時，慶要祈坐蓐無虞，臨盆有慶。恭將男官哥兒寄於三寶殿下，賜名吳應元，期在出幼圓滿。另行請祈天地位下，告許清醮一百廿分位，續箕裘之胤嗣，保壽命之延長。附薦西門氏門中，三代宗親等魂：祖西門京良，祖妣李氏；先考西門達，妣夏氏；故室人陳氏，及前亡後化、升墜罔知，是以修設淨醮廿四分位，恩資道力，均證生方。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仰干化覃，俯賜勾銷。謹以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天誕良辰，特就大慈玉皇殿，仗延官道，修建靈寶答天謝地、報國酬盟、慶神保安、寄名轉經、吉祥普福大齋一晝夜。延三境之司尊，迓萬天之帝駕。日近清光，出入金門而有喜；時加美秩，褒封紫誥以增榮。一門長叨均安，四序公和迪吉。統資道力，介福方來。謹意。

宣畢齋意，鋪設下許多文書、符命，表白一一請看。揭開第一張說道：「此是奕世功果影發文書，申請三天三境上帝、十極高真、三官四聖、泰玄都省，及天曹大皇萬滿真

君、天曹掌醮司真君、天曹降聖司真君，到壇證監功德的奏疏。」又揭起第二張：「此是申請東岳天齊大生神聖帝、子孫娘娘、監生衛房聖母元君，并當時許還願日受禱之神，今日勾銷頃願典者，祠家侍奉長生香火三教明神，勾銷老爹昔日許的願款，及行下七十五司地府冥官案吏主者，護送到壇來受追薦亡人生天。此一票，是玉女靈官、天神帥將、功曹符使、土地等神，捧奏三天門運遞關文。此一張，玉清總召萬靈真符，高功發遣公文受事官符。此一張，是召九斗陽芒流星火全紵大將，開天門的符命。」看畢此處，又到一張桌上，揭起頭一張來：「此是早朝開啓請無佞太保康元帥、九天靈符監齋使者，嚴禁齋儀，監臨厨所。此一張，是請正法馬、趙、溫、關四大元帥，崔、盧、竇、鄧四大天君，監臨壇門，及玄壇四靈神君，九鳳破穢大將軍，淨壇蕩穢，以格高真。此一宗，是早朝啓五師箋文，晚朝謝五師箋文。此一宗，是開闢二代捲簾化壇真符。此一宗，是請神霄辟非大將軍鳴金鐘陽牒；神霄禁壇大將軍擊玉磬陰牒。此一宗，是安鎮五方真文雲篆；東方九炁鎮天玉字真文，南方三炁鎮天玉字真文，西方七炁鎮天玉字真文，北方五炁鎮天玉字真文，中央一炁鎮天玉字真文，——請五老上帝安鎮壇垠，證監功德。俱是按五方顏色彩畫的。此一宗，早朝頭一遍轉經，高上神霄玉真王南極長生大帝；第二遍轉經，高上碧霄東極青華生大帝；第三遍轉經，高上青霄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午朝第四遍轉經，高上玉霄九天雷祖大帝；第五遍轉經，高上琅霄太一天帝；第六遍轉經，高上泰霄六天洞淵大帝；

晚朝第七遍轉經，高上紫霄六波天上帝君；第八遍轉經，高上景霄青城益算可韓司丈人真君；第九遍轉經，高上絳霄九天採訪使真君；九道表箋。掠剩、報應、幽枉、積逮，啓四司、謝四司箋。此又一宗，是午朝高功捧奏拜進三天玉陛黃籙朱表，并遣旨、介直、符醮吏者，同當日受事功曹，護送章表殿遞云盤關文。此一宗，是三天持寶籙大將軍，并金龍、茭龍、驛吏、地府、火府賚簡童子，靈寶諸符命，不可細數。此一宗，是晚朝謝恩誠詞都疏，及一百八十表醮經醮，雲鶴馬子，俵分錢馬滿散關文。」又一桌案上：「此是哥兒三寶蔭下寄名，外一家文書符索牒劄。」其餘不暇細覽：「請謝高功老爹今日十分費心！」西門慶於是洞案前炷了香，畫了文書，左右捧一疋尺頭與吳道官畫字（十三）。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然後一個道士向殿角頭砧砧碌碌插動法鼓，有若春雷相似。合堂諸衆，一派音樂響起。吳道官身披大紅五彩雲織法氅，脚穿雲根飛鳥朱履，手執牙笏，關發文書，登壇召將。兩邊鳴起鐘來，鋪排引西門慶進壇裡，向三寶案左右兩邊上香。西門慶於是睁眼觀看，果然鋪設齋壇齊整。但見：

位按五方，壇分八級。上層供三清四御，八極九霄，十極高真，雲宮列聖；中層山川嶽瀆，社會隍司，福地洞天，方輿博厚；下層冥宮幽壤，地府羅鄴，江河湖海之神，水國泉扃之衆。兩班醮筵森列，合殿官將威儀。香騰瑞靄，千枝畫燭流光；花簇錦筵，百盞銀燈散彩。天地亭，左右金童玉女，對對高張羽蓋；玉帝

堂，兩邊執盃捧劍，重重密布幢幡。風清三界步虛聲，月冷九天乘沆漉。金鐘撞處，高功進表奏虛皇；玉珮鳴時，都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璨爛；芙蓉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猙獰，直日功曹猛勇。道衆齊宣寶懺，上瑤臺酌水獻花；真人密誦靈章，按法劍踏罡步斗。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宸。

西門慶剛繞壇拈香下來，被左右就請到松鶴軒閣兒裡，地鋪錦毯，爐焚獸炭，那裡坐去了。不一時，應伯爵、謝希大來到。唱畢喏，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銀子，說道：「實告，要送些茶兒來，路遠。這些微意，權爲一茶之需。」西門慶也不接，說道：「奈煩！自恁請你來陪我坐坐，又幹這營生做甚麼？吳親家這裡點茶（十四），我一總都有了，不消拿出來了。」那應伯爵連忙又唱喏說：「哥，真個？俺們還收了罷。」因望着謝希大說道：「都是你幹這營生。我說哥不受，拿出來，倒惹他訕兩句好的！」良久，吳大舅、花子由都到了，每人兩盒細茶食來點茶。西門慶都令吳道官收了。吃畢茶，一同擺齋，放了兩張桌。桌上堆的鹹食齋饌，點心湯飯，甚是豐潔。西門慶寬去衣服，同吃了早齋。原來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評話《鴻門會》。

吳道官發了文書，走來陪坐，問：「哥兒今日來不來？」西門慶道：「正是，小頑還小哩，房下恐怕路遠，唬着他，來不的。到午間，拿他穿的衣服來三寶面前攝受過，就是一般。」吳道官道：「小道也是這般計較，最好。」西門慶道：「别的倒也罷了，他是有些

小膽兒。家裡三四個丫鬢連養娘輪流看視，只是害怕，貓狗都不敢到他跟前。」吳大舅道：「孩兒們好容易養活大！」正說着，只見玳安進來說：「裡邊桂姨、銀姨使了李銘、吳惠送茶來了。」西門慶道：「叫他進來。」李銘、吳惠兩個拿着兩個盒子跪下，揭開，都是頂皮餅、松花餅、白糖萬壽糕、玫瑰搽穰捲兒，西門慶俱令吳道官收了。因問李銘：「你們怎得知道今日我在這裡打醮？」李銘道：「小的今早晨路見陳姑夫騎頭口問來，纔知道爹今日在此做好事。歸家告訴桂姐，三媽說：『還不快買禮去！』旋約了吳銀姐，纔來了。多上覆爹，本當親來，不好來得。這盒粗茶兒與爹賞人罷了。」西門慶吩咐：「你兩個等着吃齋。」吳道官一面讓他二人下去，自有坐處，連手下人都飽食一頓。

話休饒舌，到了午朝拜表畢，吳道官預備了一張大插桌（十五），簇盤定勝（十六），高頂方糖菓品（十七）；各樣托葷蒸煤、鹹食素饌、點心湯飯又有四十碟碗；又是一罈金華酒。哥兒的一頂黑青緞子銷金道髻，一件玄色紵絲道衣，一件綠雲緞小襯衣，一雙白綾小襪，一雙青潞紬納臉小履鞋，一根黃絨綫縲，一道三寶位下的黃綫索，一道子孫娘娘面前紫綫索，一付銀項圈條脫，刻着「金玉滿堂，長命富貴」。一道朱書辟非黃綾符，上書着「太乙司命，合延桃康」八字，就扎在黃綫索上，都用方盤盛着。又是四盤羹菓，擺在桌上。差小童經袱內包着宛紅紙經疏，將三朝做過法事一一開載節次，請西門慶過了目，方纔裝入盒擔內，共約八抬，送到西門慶家。西門慶甚是歡喜，快使棋童兒家去，賞了道童

兩方手帕，一兩銀子。

且說那日是潘金蓮生日，有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娘、郁大姐，都在月娘上房坐的。見廟裡送了齋來，又是許多羹菓插桌禮物，擺了四張桌子還擺不下，都亂出來觀看。金蓮便道：「李大姐，你還不快出來看哩，你家兒子師父廟裡送禮來了！又有許多他的小道冠髻、道衣兒。噫，你看！又是小履鞋兒。」孟玉樓又走向前，拿起來手中看，說道：「大姐姐，你看，道士家也精細的！這小履鞋，白綾底兒，都是倒扣針兒，方勝兒鎖的；這雲兒（十八）又且是好。我說他敢有老婆！不然，怎的扣納的恁好針腳兒？」吳月娘道：「沒的說！他出家人那裡有老婆？想必是雇人做的。」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士有老婆，像王師父和大師父會挑的好汗巾兒，莫不是也有漢子？」王姑子道：「道士家，掩上個帽子那裡不去了？似俺這僧家，行動就認出來。」金蓮說道：「我聽得說，你住的觀音寺，背後就是玄明觀。常言道：男僧寺對着女僧寺，沒事也有事！」月娘道：「這六姐好恁六說白道的！」金蓮道：「這個是他師父與他娘娘寄名的紫綫索，又是這個銀脖項符牌兒，上面銀打的八個字，帶着且是好看，背面墜着他名字，『吳』甚麼『元』？」棋童道：「此是他師父起的法名：『吳應元』。」金蓮道：「這是個『應』字！」叫道：「大姐姐，道士無禮！怎的把孩子改了他姓了？」月娘道：「你看不知禮！」因使李瓶兒：「你去抱了你兒子來，穿上這道衣，俺們瞧瞧好不好？」李瓶兒道：「他纔睡下，又抱他出



來？」金蓮道：「不妨事，你揉醒他。」那李瓶兒真個去了。

這潘金蓮識字，取過紅紙袋兒，扯出送來的經疏看，上面西門慶底下「同室人吳氏」，傍邊只有「李氏」，再沒別人，心中就有幾分不忿，拿與衆人瞧：「你說，賊三等兒九格的強人，你說他偏心不偏心？這上頭只寫着生孩子的，把俺們都是不在數的，都打到贅字號（十九）裡去了！」孟玉樓問道：「有大姐姐沒有？」金蓮道：「沒有大姐姐，倒好笑！」月娘道：「也罷了，有了一個，也都是一般。莫不你家有一隊伍人，也都寫上，惹的道士不笑話麼？」金蓮道：「俺們都是劉湛兒鬼兒麼（二十）？比那個不出材的？那個不是十個月養的哩！」

正說着，李瓶兒從前邊抱了官哥兒來，孟玉樓道：「拿過衣服來，等我替哥哥穿。」李瓶兒抱着，孟玉樓替他戴上道髻兒，套上頂牌和兩道索，唬的那孩子只把眼兒閉着，半日不敢出氣兒。玉樓把道衣替他穿上。吳月娘吩咐李瓶兒：「你把這經疏，納個阡張頭兒，親往後邊佛堂中自家燒了罷。」那李瓶兒去了。金蓮見玉樓抱弄孩子，說道：「穿着這衣服，就是個小道士兒。」金蓮接過來說道：「甚麼小道士兒，倒好像個小太醫兒（二一）！」被月娘正色說了兩句，便道：「六姐，你這個甚麼話！孩子們上，快休恁的。」那金蓮訕訕的不言語了。一回，那孩子穿着衣服害怕，就哭起來。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拉了一抱裙奶尿。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拉屎也

有一托盤！」月娘連忙教小玉拿草紙替他抹。不一時，那孩子就磕伏在李瓶兒懷裡睡着了。李瓶兒道：「小大哥原來困了，媽媽送你到前邊睡去罷。」

吳月娘一面把桌面都散了，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人出來吃齋。看看晚來。原來初八日，西門慶因打醮不用葷酒，潘金蓮晚夕就沒曾上的壽，直等到今晚來家就與他遞酒，來到大門站立。不想等到日落時分，只見陳經濟自騎頭口來家。潘金蓮問：「你爹來了？」經濟道：「爹怕來不成了。我來時，醮事還未了，纔拜懺。怕不弄到起更。道士有個輕饒素放的？還要謝將吃酒（二三）！」金蓮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使性子回到上房裡，對月娘說：「賈瞎子傳操（二三），乾起了個五更；隔牆掠肝花，死心塌地；兜肚斷了帶子，沒得絆（二四）了！剛纔在門首站了一回，只見陳姐夫騎了頭口來了，說爹不來了，醮事還未了，先打發他來家。」月娘道：「他不來罷，咱們自在。晚夕聽大師父、王師父說因果（二五）、唱佛曲兒。」

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掀簾進來，已帶半酣兒，說：「我來與五娘磕頭。」問大姐：「有鍾兒，尋個兒篩酒，與五娘遞一鍾兒。」大姐道：「那裡尋鍾兒去？只恁與五娘磕個頭兒，到住回等我遞罷。你看他醉腔兒！恰好今日打醮，只好了你！吃的恁憨憨的來家。」月娘便問道：「你爹真個不來了？玳安那奴才沒來？」陳經濟道：「爹見醮事還未了，恐怕家裡沒人，先打發我來了，留下玳安在那裡答應哩。道士再三不肯放我，強死強活拉

着，吃了兩三大鍾酒纔來了。」月娘問：「今日有那幾個在那裡？」經濟道：「今日有大舅，和門外花大舅，應二叔和謝三叔，李銘，又有吳惠，兩個小優兒。夜黑不知纏到多早晚。今日只吳大舅來了，門外花大舅教爹留住了，也是過夜的數。」金蓮沒見李瓶兒在跟前，便道：「陳姐夫，連你也叫起花大舅來，是那門兒親？死了的知道罷了！你叫他李大舅纔是，怎叫他花大舅？」經濟道：「五娘，你老人家鄉裡姐姐嫁鄭恩（二六），睁着個眼兒，閉着個眼兒罷。早是兒子不知他什麼帳兒，只是夥裡分錢就是了。」大姐道：「賊囚根子！快磕了頭，趁早與我外頭挺去，又口裡恁汗邪胡說了！」陳經濟於是請金蓮轉上，踉踉跄跄磕了四個頭，往前邊去了。

不一時，房中掌上燈燭，放下桌兒，擺上菜兒，請潘姥姥、楊姑娘、大妗子與衆人來了。金蓮遞了酒，打發坐下，吃了麪。吃到酒闌，收了家活，抬了桌出去。月娘吩咐小玉把儀門關了，炕上放下小桌兒。衆人圍定，兩個姑子在正中間，焚下香，秉着一對臘燭，都聽他說因果。先是大師父說道：

蓋聞《大藏經》中，講說一段佛法，乃是西天第三十二祖下界，降生東土傳佛心印。昔日唐高宗天子咸亨三年，中夏諸事不題，却說嶺南鄉泡渡村有一張員外，家豪大富，廣有金銀，呼奴使婢。員外所娶八個夫人，朝朝快樂，日日奢華，貪戀風流，不思善事。忽的一日出門游玩，見一夥善人，馱載香油細米等物，人人

稱念佛號。向前便問：「你這些善人何往？」內中一人答曰：「一者打齋，二者聽經。」員外又問：「你等打齋聽經，有何功德？」衆人言說：「人生在世，佛法難聞，人身難得。《法華經》上說的好：若人有福，曾供養佛。今生不捨，來生榮華富貴從何而來？古人云：龍聽法而悟道，蟒聞懺以升天，何況人乎？」張員外到家，便叫安童：「去後房請出你八個奶奶來。」不一時，都到堂前。員外說：「婆婆，我今黃梅寺修行去，把家財分作八份，各人過其日月。想我如今只顧眼前快樂，不知身後如何，若不修行，求出火炕，定落三塗五苦（二七）。」有夫人聽說，便道：「員外，你八寶羅漢之體，有甚業障？比不的俺女流之輩，生男長女，觸犯神祇。俺們業重，你在家裡修行，等俺八個替你耽罪，你休要去罷！」正是：

婆婆將言勸夫身，員外冷笑兩三聲。

大師父說了一回，該王姑子接偈。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李瓶兒、西門大姐并玉簫都齊聲接佛。王姑子念道：

說八個，衆夫人，要留員外；告丈夫，休遠去，在家修行。

你如今，下狠心，撇下妻子；痛哭殺，兒和女，你也心疼！

閃得俺，姊妹們，無處歸落；好教我，一個個，怎過光陰？

從小兒，做夫妻，相隨到老；半路裡，丟下俺，倚靠何人？  
兒扯爺，女扯娘，捶胸跌脚；一家兒，大共小，痛哭傷情。

〔金字經〕

夫人聽說淚不乾，苦勸員外莫歸山。顧家園，兒女永團圓；休遠去，在家修行都一般。

白文

員外便說：「多謝你八個夫人，我明日死在陰司，你們替我耽罪。我今與你們遞一鍾酒，明日好在閻王面前承當。」飲酒中間，員外設了一計：「夫人與我把燈剔一剔。」員外哄的夫人剔燈，一口把燈吹死。唬的八個夫人失色，連忙叫梅香：「快點燈來！」員外取出鋼刀劍，唬殺八個衆夫人。

又偈：

老員外，喚梅香，把燈點起；將鋼刀，拿在手，指定夫人；  
那一個，把明燈，一口吹死？圖家財，害我命，改嫁別人。  
若不說，一劍去，這頭落地！一個個，心害怕，倒在埃塵。  
有八個，老夫人，慌忙跪下；告員外，你息怒，饒俺殘生。  
你分明，一口氣，把燈吹死；吃幾鍾，紅面酒，拿劍殺人。

你若還，殺了俺，八個夫人，到陰司，告閻君，取你真魂！

白文

員外冷笑，便叫八個夫人：「你哄我，當身吹燈不認，如何替我陰司耽罪？八個女流之輩倒哄男身，笑殺年高有德人！」說的八個夫人閉口無言。員外想人生富貴，都是前生修來，便叫安童：「連忙與我裝載數車香油米麪，各樣菜蔬錢財等物，我往黃梅山裡打齋聽經去也。」

〔金字經〕

夫人聽我說根源，梵王天子棄江山。不貪戀，要結萬人緣；都全捨，萬古標名在世間。

員外今日修行去，親戚鄰人送起程。

念了一回，吳月娘道：「師父餓了，且把經請過，吃些甚麼。」一面令小玉安排了四碟素菜兒，兩碟鹹食兒，四碟兒糖薄脆、蒸酥、菊花餅、扳搭餛子，請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陪着二位師父用一個兒。大妗子說：「俺們不當家的，都剛吃的飽。教楊姑娘陪個兒罷。他老人家又吃着個齋。」月娘連忙用小描金碟兒，每樣揀了個點心，放在碟兒裡，先遞與兩位師父，然後遞與楊姑娘，說道：「你老人家陪二位請些兒。」婆子道：「我的佛爺，不當家（二八）！老身吃的可够了。」又道：「這碟兒裡是燒骨朵，姐姐你拿過去，

只怕錯揀到口裡。」把衆人笑的了不得。月娘道：「奶奶，這個是頭裡廟上送來的托葷鹹食（二九），你老人家只顧用，不妨事。」楊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乾淨眼花了，只當做葷的來！」正吃着，只見來興兒媳婦子惠秀走來。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甚麼？」惠秀道：「我也來聽唱曲兒。」月娘道：「儀門關着，你打那裡進來了？」玉簫道：「他在廚房封火來。」月娘道：「嗔道恁弄的鼻兒烏嘴兒黑的，成精鼓搗（三十），來聽甚麼經！」

當下衆丫鬢婦女圍定兩個姑子，吃了茶食，收過家活去，搽抹經桌乾淨。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炷了香。兩個姑子打動擊子兒，又高念起來。從張員外在黃梅山寺中修行，白日長跪聽經，夜晚參禪打坐。四祖禪師觀見他不是凡人，定是個真僧出世，問其鄉貫、住處、姓甚名誰。員外具說前因一遍：「弟子把家財妻子棄了，實爲生死出家。」四祖收留座下，做了徒弟。白日教他栽樹，夜晚舂米。六年苦行已滿，驚動護法韋馱尊天，驚覺四祖，教他尋安身立命之處。與了他三椿寶貝，斗蓬、蓑衣、彎棗棍，往南去濁河邊投胎奪舍尋房兒居住，三百六十日，正果圓成：「你如今年紀高大，房兒壞了，傳不得真妙法，度脫不得衆生。」直說到千金小姐姑嫂兩個，在濁河邊洗濯衣裳，見一僧人借房兒住，不合答了他一聲，那老人就跳下河去了。潘金蓮熬的碯困上來，就往房裡睡去了。少頃，李瓶兒房中綉春來叫，說官哥兒醒了，也去了。只剩下李嬌兒、孟玉樓、潘姥姥、孫雪娥、

楊姑娘、大妗子守着。聽到河中漂過一顆大仙桃來，小姐不合吃了，歸家有孕，懷胎十月。王姑子唱了一個〔耍孩兒〕：

一靈真性投肚內，這個消息誰得知？人人不識西來意，呀的一聲孕男女。認的娘生鐵面皮，纔得見光明際。崑崙頂上轉大千世界，古彌陀分南北東西。

說千金小姐來到嫂子房中，說：「咱兩個曾在濁河邊洗衣，見了那老人，問咱借房兒住。他如何跳在河內，唬的我心中驚怕。又吃了一個仙桃，我如今心頭膨悶，好生疑悔，腹中成其身孕！」正是：

十月腹中母懷胎，千金小姐泪盈腮。

千金說，在綉房，成其身孕；心中悔，無可奈，忍氣吞聲。

一個月，懷胎着，如同露水；兩個月，懷胎着，纔却朦朧。

三個月，懷胎着，纔成血餅；四個月，懷胎着，骨節纔成。

五個月，懷胎着，纔分男女；六個月，懷胎着，長出六根。

七個月，懷胎着，生長七竅；八個月，懷胎着，着相成人。

九個月，懷胎着，看看大滿；十個月，母腹中，準備降生。

〔□□□□〕

五祖投胎在母腹中，因為度衆生。娑婆男女不肯回心，古佛下界轉凡身。借胎出



殺，久後度母到天宫。

五祖一佛性，投胎在腹中。權住十個月，轉凡度衆生。

念到此處，月娘見大姐也睡去了，大妗子歪在月娘裡間床上睡着了，楊姑娘也打起欠呵來，桌上蠟燭也點盡了兩根。問小玉：「這天有多早晚了？」小玉道：「已是四更天氣，鷄鳴叫。」月娘方令兩位師父收拾經卷。楊姑娘便往玉樓房裡去了。郁大姐在後邊雪娥房裡宿歇。只有兩個姑子，月娘打發大師父和李嬌兒一處睡去了。王姑子和月娘在炕上睡。兩個還等着小玉炖了一甌子茶吃了纔睡。大妗子在裡間床上和玉簫睡。月娘因問王姑子：「後來這五祖長大了，怎生成了正果？」王姑子道：「這裡爺娘見他有身孕，教他哥哥祝虎，把千金小姐趕將出去，要行殺害，多虧祝龍慈心，放他逃生。走在垂楊樹下自縊，驚動天上太白李金星，教他尋茶討飯，隨緣度日。不覺十月滿足，來到仙人莊神廟裡，降生下五祖。紫霧紅光，罩滿了廟堂。小姐見孩兒生下就盤膝端坐，心中害怕，不比尋常。後又到天喜村王員外家場裡宿歇。場中火起，拿起見員外。見小姐顏色，就要留下做小。子母兩個下拜，登時把員外、夫人都拜死了。家奴院公拿住子母。後員外甦省過來，說道：只怕是好人。留在家中養活。六歲五祖方說話。不由爲母的，一直走到濁河邊枯樹下，取了三椿寶貝，逕往黃梅寺聽四祖說法，遂成正果。後還度脫母親生天。」月娘聽了，越發好信佛法了。有詩爲證：

聽法聞經怕無常，紅蓮舌上放毫光。何人留下禪空話，留取尼僧化稻梁！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天地疏——道士代人祭告天地的疏文，每年除夕分送各家焚燒。(二) 春符——指桃符。(三) 謝

竈語——年底祭告竈神的文字疏。

(四) 謔答子——傻瓜。謔，山東方言，傻，笨。答子，詞尾。

(五) 外名

——為賜福子女長命富貴，替小孩寄在僧道名下做弟子，叫寄名。起的法名，叫外名。

(六) 跨馬磕頭——搶上一

大步磕頭。

(七) 爺旦日——即天誕。爺，對天的尊稱。

(八) 觀施——付給僧道法事的報酬和布施。

(九) 阡張——供祭祀時焚化的黃紙。

(十) 流星門——即樞星門，道觀的第一道門，多以二立柱一橫坊構成。

(十一) 住持——僧寺道觀的主人、負責人。

(十二) 鶴氅——道士的法服。寬大，有袖，無袖兩種，又稱氅衣。在明代，穿鶴氅的不限於道士，常人也穿此衣。

(十三) 畫字——簽字。

(十四) 點茶——沏茶，泡茶，

也指拿糕餅作為飲茶時的點心。

(十五) 插桌——一種可插可卸的菓品桌，用於宴筵配席或祭祀桌面。(十六)

簇盤定勝——壘得很高的定勝糕盤。

(十七) 高頂方糖——壘得高高的做成方斗樣式的糖制品。方糖又稱斗糖，或

稱糖斗。

(十八) 雲兒——雲形圖案。

(十九) 贅字號——贅，多餘；號，號房。贅字號，義近冷宮，比喻多

餘的被拋棄的地位。

(二十) 劉湛兒鬼兒——劉湛，南朝宋人，生女輒殺，為時流所怪。劉湛鬼兒，後即指無用的

女子。一說即第三十二回之劉九兒。今廣東四邑話增城話罵人貧寒、褻褻、猥瑣為劉周鬼。

(二一) 小太醫——暗

示官哥兒為蔣太醫之親骨肉。

(二二) 謝將——醮儀之二，拜謝請到的神將。

(二三) 賈瞎子傳操——賈瞎

子，盲人。傳操，喊人出操。因他不知白天黑夜，比喻人白費力氣，沒有辦成事情。

(二四) 兜肚斷了帶子，没得

絆了——歇後語，「絆」諧「伴」。(二五)說因果——即宣講寶卷，是一種帶有佛教宣傳的民間曲藝。(二六)

鄉裡姐姐嫁鄭恩——鄭恩，傳說是宋太祖趙匡胤的義弟，貌醜，一眼大，一眼小，與種瓜女子陶三春結爲夫妻。鄉裡姐姐，即指陶三春。此歇後語比喻待人處事不必過份認真，須得過且過。(二七)三塗五苦——指生前死後的種種痛苦。

三塗，即三途，輪回中的火途、血途、刀途。五苦，生、老、病、死、愛別。(二八)不當家——不敢當，承受不起。家，助詞。

(二九)托葷鹹食——做成葷菜樣子的素齋。(三十)成精鼓搗——作怪搗亂。

金瓶梅詞話

##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妝丫鬢金蓮市愛

善事雖好做，無心近不得。你若做好事，別人分不得。

經卷積如山，無緣看不得。財錢過壁堆，臨危將不得。

靈前好供奉，起來吃不得。兒孫雖滿堂，死來替不得。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人家怎的就没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月裡，因買了對過喬大戶房子，平白俺們都過去看，上他那樓梯，一脚躡滑了，把個六七個月身扭掉了，至今再誰見甚麼孩子來！」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六、七個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裡掉在櫃子裡（二），我和丫頭點燈撥着瞧，倒是個小廝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可惜了。怎麼來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月娘道：「我自上他家樓，梯子窄趲，不知怎的一脚滑下來！還虧了孟三姐，一手扶住我，不然一直掉下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養出個兒來，強如別人。你看他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個兒子，何等的好！」月娘道：「他各人的兒

女，隨天罷了。」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們同行一個薛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無子，常時小產了幾胎，白不存。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了好不醜滿抱的。」小廝兒！一家兒歡喜的了不得。只是用着一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甚麼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子的衣胞。拿酒洗了，燒成灰兒，拌着符藥，揀壬子日，人不知鬼不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算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胎氣，好不準！」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裡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僧，也有五十多歲。原在地藏庵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裡法華庵兒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不了。專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止是這一件兒難尋，這裡沒尋處。恁般：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三）借情剗出來使了罷。」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己的！我與你銀子，你替我慢慢另尋便了。」王姑子道：「這個倒只是問老娘尋，他纔有。我替你整治這符水，你老人家吃了，管情就有。難得你明日另養出來，隨他多少，十個明星當不的月！」月娘吩咐：「你却休對人說。」王姑子道：「好奶奶，傻了，我肯對人說！」說了一回，各人都睡了，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西門慶打廟裡來家。月娘纔起來梳頭。玉簫接了衣服，坐下。月娘因說：

「昨日家裡六姐等你來上壽，怎的就不來了？」西門慶悉把醮事未了，「吳親家晚夕費心，擺了許多桌席。吳大舅先來了，留住我和花大哥、應二哥、謝希大，兩個小優兒彈唱着，俺們吃了半夜酒。今早我便先進城來了，應二哥他三個還吃酒哩。昨日甚是難爲吳親家，破費了許多錢！」告訴了一回。玉簫遞茶吃了，也沒往衙門裡去，走到前邊書房裡，歪在床上就睡着了。

落後潘金蓮、李瓶兒梳了頭，抱着孩子出來，都到上房陪着吃茶。月娘向李瓶兒道：「他爹來了這一日，在前頭哩。我教他吃茶食，他不吃。丫頭有了飯了。你把你家小道士，替他穿上衣裳，抱到前頭與他爹瞧瞧去。」潘金蓮道：「我也去，等我替道士兒穿衣服。」於是戴上銷金道髻兒，穿上道衣，帶了頂牌符索，套上小鞋襪兒，金蓮就要奪過去。月娘道：「教他媽媽抱罷。況是你這蜜褐色挑綉裙子不耐污，撒上點子贖（四）倒了不成！」於是李瓶兒抱定官哥兒，潘金蓮便跟着，來到前邊西廂房內。書童見他二人掀簾，連忙就躲出來了。金蓮見西門慶臉朝裡睡炕床上，指着孩子說：「老花子，你好睡！小道士兒自家來請你來了。大媽媽房裡擺下飯，教你吃去。你還不快起來？還推睡兒？」那西門慶吃了一夜酒的人，丟倒頭，那顧天高地下，鼾睡如雷。金蓮與李瓶兒一邊一個坐在床上，把孩子放在他面前。怎禁的鬼混，不一時，把西門慶弄醒了。睜開眼，看見官哥兒在面前，頭上戴着銷金道髻兒，身穿小道衣兒，項圈符索，喜歡的眉開眼笑。連忙接過來，抱到懷

裡，與他親個嘴兒。金蓮道：「好乾淨嘴頭子，就來親孩兒！小道士兒吳應元，你噉他一口！你說：昨日在那裡使牛耕地來？今日乏困的你這樣的，大白日強覺（五）！昨日叫五媽只顧等着你，你恁大膽，不來與五媽磕頭！」西門慶道：「昨日醮事散的晚。晚夕謝將（六），又整酒吃了一夜，今日到這咱時分還一頭酒。在這裡睡回，還要往尚舉人家吃酒去。」金蓮道：「你不吃酒去罷了。」西門慶道：「他家從昨日送了帖兒來，不去惹人怪？」金蓮道：「你去，晚夕早些兒來家，我等着你哩。」李瓶兒道：「他大媽媽擺下飯了，又做了些酸笋湯，請你吃飯去哩。」西門慶道：「我心裡還不待吃，等我去呵些湯罷。」於是起來往後邊去了。

這潘金蓮見他去了，一屁股就坐在床上正中間，腳蹬着地爐子，說道：「這原來是個套炕子（七）。」伸手摸了摸褥子裡，說道：「倒且是燒的滾熱的炕兒。」瞧了瞧旁邊桌上，放着個烘硯瓦的銅絲火籠兒，隨手取過來，叫：「李大姐，那邊香几兒上牙盒裡盛的甜香餅兒，你取些來與我。」一面揭開了，拿幾個在火爐內。一面夾在襠裡，拿裙子裏的嚴嚴的，且薰薰身上。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咱進去罷，只怕他爹吃了飯出來。」金蓮道：「他出來不是，怕他麼？」於是二人抱着官哥，進入後邊來。良久，西門慶吃了飯，吩咐排軍備馬，午後往尚舉人家吃酒去了。潘姥姥先去了。

且說晚夕王姑子要家去，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兩銀子，叫他休對大師父說，好歹請薛姑



子帶了符藥來。王姑子接了銀子，和月娘說：「我這一去，只過十六日兒纔來罷。就替你尋了那件東西兒來。」月娘道：「也罷，你只替我幹的停當，我還謝你。」於是作辭去了。看官聽說：但凡大人家，似這樣僧尼牙婆，決不可抬舉。在深宮大院相伴着婦女，俱以講天堂地獄，談經說典爲由，背地裡說條念款（八），送暖偷寒，甚麼事兒不幹出來！十個九個，都被他送上灾厄。有詩爲證：

最有縉流不可言，深宮大院哄嬋娟。此輩若皆成佛道，西方依舊黑漫漫！

却說金蓮晚夕，趁月娘房裡陪着衆人坐的，走到鏡臺前，把鬚髻摘了，打了個盤頭，搯髻（九），把臉搽的雪白，抹的嘴唇兒鮮紅，戴着兩個金燈籠墜子，貼着三個面花兒，帶着紫銷金箍兒，尋了一套大紅織金襖兒，下著翠藍緞子裙，要裝丫頭哄月娘衆人耍子。叫將李瓶兒來與他瞧，把李瓶兒笑的前仰後合，說道：「姐姐，你裝扮起來，活像個丫頭！我那屋裡有紅布手巾，替你蓋着頭。等我往後邊去，對他們只說他爹又尋了個丫頭，唬他們唬，管定就信了！」春梅打着燈籠，在頭裡走。走到儀門首，撞見陳經濟，笑道：「我道是誰來！這個就是五娘幹的營生。」李瓶兒叫道：「姐夫，你過來，等我和你說了着。你先進去，見他們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經濟道：「我有法兒哄他。」於是先走到上房裡，衆人都在炕上坐着吃茶。經濟道：「娘，你看爹！平白裡叫薛嫂兒使了十六兩銀子，買了人家一個二十五歲會彈唱的姐兒，剛纔拿轎子送將來了。」月娘道：「真個？薛嫂兒

怎不先來對我說？」經濟道：「他怕你老人家罵他，送轎子到大門首，他就去了。丫頭便教他們領進來了。」大妗子還不言語。楊姑娘道：「官人有這幾房姐姐够了，又要他來做甚麼？」月娘道：「好奶奶，你禁的有錢，就買一百個，有甚麼多？俺們都是老婆當軍，在這屋裡充數兒罷了！」玉簫道：「等我瞧瞧去。」只見月亮地裡，原來春梅打燈籠，落後叫了來安兒小廝打着，和李瓶兒後邊跟着，金蓮搭着蓋頭，穿着紅衣服進來。慌的孟玉樓、李嬌兒都出來看。良久，進入房裡。玉簫挨在月娘邊，說道：「這個是主子，還不磕頭哩！」一面揭了蓋頭。那潘金蓮插燭也似磕下頭去，忍不住撲哧的笑了。玉樓道：「好丫頭，不與你主子磕頭，且笑！」月娘也笑了，說道：「這六姐成精死了罷！把俺們哄的信了。」玉樓道：「大娘，我不信。」楊姑娘道：「姐姐，你怎的見出來不信？」玉樓道：「俺六姐平昔磕頭，也學的那等，磕了頭起來，倒退兩步纔拜。」楊姑娘道：「還是姐姐看的出來，要着老身，就信了。」李嬌兒道：「我也就信了。剛纔不是揭蓋頭，他自家笑，還認不出來。」正說着，只見琴童兒抱進氈包來，說：「爹來家了！」孟玉樓道：「你且藏在明間裡，等爹進來，等我哄他哄。」

不一時，西門慶來到。楊姑娘、大妗子出去了。進入房內，椅子上坐下。月娘在旁不言語。玉樓道：「今日薛嫂兒轎子送人家一個二十歲丫頭來，說是你教他送來，要他的。你恁許大年紀，前程也在身上，還幹這勾當？」西門慶笑道：「我那裡教他買了頭來？信

那老淫婦哄你哩。」玉樓道：「你問大姐姐不是？丫頭也領在這裡。我不哄你，你不信，我就叫出來你瞧。」於是叫玉簫：「你拉進那新丫頭來見你爹。」那玉簫掩着嘴兒笑，又不敢去拉。前邊走了走兒，又回來了，說道：「他不肯來。」玉樓道：「等我去拉。恁大膽子的奴才，頭兒沒動，就扭主子？也是個不聽指教的！」一面走到明間內，只聽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的。人不進去，只顧拉人，拉的手腳兒不着地。」玉樓笑道：「好奴才，誰家使的你恁沒規矩，不進來見你主子磕頭？」一面拉進來。西門慶燈影下睜眼觀看，却是潘金蓮打着揸髻裝丫頭，笑的眼沒縫兒。那金蓮就坐在傍邊椅子上。玉樓道：「好大膽丫頭，新來乍到，就恁少調失教的，大刺刺對着主子坐着！還撒臭與他這個主子兒了。」月娘笑道：「你趁着你主子來家，與他磕個頭兒罷。」那金蓮也不動，走到月娘裡間屋裡，一頓把簪子拔了，戴上髻髻出來。玉樓道：「好淫婦，討了誰上頭話，就戴上髻髻了！」眾人又笑了一回。

月娘告訴西門慶說：「今日喬親家那裡，使喬通送了六個帖兒來，請俺們吃看燈酒。咱到明日，不先送些禮兒去？」教玉簫拿帖兒與西門慶瞧。見上面寫着：

十二日寒舍薄具菲酌，奉屈魚軒，仰冀賁臨，不勝榮幸。右啓

大德望西門大親家老夫人妝次。

「下書」眷末喬門鄭氏歛衽拜。

西門慶看畢，說道：「明早叫來與兒買四樣肴品，一罈南酒，送了去就是了。到明日咱家發柬，十四日也請他娘子，并周守備娘子、荆都監娘子、夏大人娘子、張親家母。大妗子也不必家去了。教賁四叫將花兒匠來（十），做幾架烟火；王皇親家一起扮戲的小廝，叫來扮《西廂記》。你們往院中再把吳銀兒、李桂兒接了來。你們在家看燈吃酒，我和應二哥、謝子純，往獅子街樓上吃酒去。」說畢，不一時放下桌兒，安排酒上來。潘金蓮遞酒，衆姊妹相陪，吃了一回。

西門慶因見金蓮裝扮丫頭，燈下艷妝濃抹，不覺淫心蕩漾，不住把眼色遞與他。這金蓮就知其意，行陪着吃酒，就到前邊房裡，去了冠兒，挽着杭州攢，重勻粉面，復點朱唇。原來早在房中，先預備下一桌酒，齊整菓菜，等西門慶進房，婦人還要私己與他遞酒。不一時，西門慶果然來到，見婦人還挽起雲髻來，心中喜甚。樓着他坐在椅子上，兩個說笑。不一時，春梅收拾上酒菜來，婦人從新與他遞酒。西門慶道：「小油嘴兒，頭裡已是遞過罷了，又教你費心！」金蓮笑道：「那個大夥裡酒兒不算，這個是奴家業兒（十一），與你遞鍾酒兒，年年累你破費，你休抱怨。」把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連忙接了他酒，樓在懷裡膝蓋兒坐的。春梅斟酒，秋菊拿菜兒。金蓮道：「我問你，到十二日喬家請俺們，都去，只教大姐姐去？」西門慶道：「他既是下帖兒都請你們，如何不去？到明日，叫奶子抱了哥兒也去走走，省的家裡尋他娘哭。」金蓮道：「大姐姐他們都有衣裳

穿，我老道（十二）只是知數的那幾件子，没件好當眼的（十三）。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服，一家分散幾件子，裁與俺們穿了罷。只顧放着，敢生小的兒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擺酒，請衆官娘子，俺們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常時說着，你把臉兒憨着（十四）！」西門慶笑道：「既是恁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們裁了罷。」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還遲了哩。」西門慶道：「對趙裁說，多帶幾個人來，替你們趨造兩三件出來，就夠了。剩下別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說過，好歹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像他們都有，我身上你没與我做什麼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油嘴兒，隨處掐個尖兒！」兩個說話飲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兩個如被底鴛鴦，帳中鸞鳳，畫樓燕語，不肯即休，整狂了半夜。

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箱櫃，打開出南邊織造的夾板羅緞尺頭來。使小廝叫將趙裁來，每人做件妝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妝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四套妝花衣服。在捲棚內，一面使琴童兒叫趙裁去。這趙裁正在家中吃飯，聽的西門慶宅中叫，連忙丟下飯碗，帶着剪尺就走。時人有幾句誇贊這趙裁好處：

我做裁縫姓趙，月月主顧來叫。針綫緊緊隨身，剪尺常掖靴鞦。

幅摺趕空走償，截彎病除手到。不論上短下長，那管襟扭領拗？

每日肉飯三餐，兩頓酒兒是要。剪截門首常空，一月不脫三廟（十五）。

有錢老婆嘴光，無時孩子亂叫。不拘誰家衣裳，且交印鋪睡覺。隨你催討終朝，只拿口兒支調。十分要緊騰挪，又將後來頂倒。

問你有甚高強？只是一味靠落！

不一時走到，見西門慶坐在上面，連忙磕了頭。桌上鋪着氈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妝花通袖百獸朝麒麟補子緞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遍地錦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一套大紅緞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妝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都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妝花錦鷄緞子袍兒，兩套妝花羅緞衣服。孫雪娥只是兩套，就沒與他袍兒。須臾，共裁剪三十件衣服，兌了五兩銀子，與趙裁做工錢。一面叫了十來個裁縫，在家趨造，不在話下。正是：金鈴玉墜裝閨女，錦綺珠翹飾嬌娃。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馮子——馬桶。

(二) 滿抱——抱個滿懷。

(三) 房兒——此處指胞衣。

(四) 贖——贖。

(五) 強覺——一個勁地睡覺。

(六) 謝將——拜謝臨壇的神將，打醮最後的儀式。

(七) 套炕子——裡邊

是炕，外邊鑲床的炕。

(八) 說條念款——本指男女合婚議定條件，此處指拉皮條者撮合雙方的說詞。

(九)

盤頭揸髻——把頭髮盤在頭頂兩側，扎成髮髻，是丫鬟或少女的髮式。 (十) 花兒匠——此處指扎烟火的工人。

(十一) 家業兒——私有的梯己。 (十二) 老道——本來是道士的自稱，此處是潘金蓮對自己的戲稱。

(十三) 當眼——顯眼的，引人注目的。 (十四) 憨着——把臉板着，不露笑容，不吱聲。 (十五) 三廟——

指每月三次廟會，如逢八則每月初八、十八、廿八，餘類推。





第四十一回

西門慶與喬大户結親

潘金蓮共李瓶兒鬪氣

富貴雙全世業隆，聯翩朱紫一門中。官高位重如王導，家盛財豐比石崇。  
畫燭錦幃消夜月，綺羅紅粉醉春風。朝歡暮樂年年事，豈肯潛心任始終。

說話西門慶在家中，裁縫釵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喬家使人邀請。早晨，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日月娘并衆姊妹、大妗子，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又令來興媳婦惠秀伏侍疊衣服，又是兩頂小轎。

西門慶在家，看着賁四叫了花兒匠來扎縛烟火，在大廳捲棚內挂燈。使小廝拿帖兒，往王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晌時分，走到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放桌兒吃酒。西門慶因對春梅說：「十四日請衆官娘子，你們四個都打扮出去，與你娘跟着遞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着桌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出去？」春梅道：「娘們都新裁了衣裳，陪侍衆官户娘子，便好看。俺們一個一個，只像燒糊了卷子（一）一般，平白出去惹人笑

話！」西門慶道：「你們都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朵雲髻兒，穿戴出去。」春梅道：「頭上將就戴着罷了，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怎麼好穿出去見人的，倒沒的羞刺刺的！」西門慶笑道：「我曉的，你這小油嘴見你娘們做了衣裳，都使性兒起來。不打緊，叫趙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替你裁三件。一套緞子衣裳，一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襖兒，搭襯（二）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春梅道：「大姑娘有一件罷了，我却沒有，他也說不的我。」西門慶於是拿鑰匙開樓門，揀了五套緞子衣服，兩套遍地金比甲兒，一疋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衿襖兒。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迎春、玉簫、蘭香都是藍綠顏色；衣服都是大紅緞子織金對衿襖，翠藍邊拖裙，共十七件。一面叫了趙裁來，都裁剪停當。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貼裡一色都是杭州絹兒。春梅方纔喜歡了，陪侍西門慶在屋纔吃了一日酒。按下家中不題。

且說吳月娘衆姊妹到了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尚舉人娘子，并左鄰朱臺官娘子，崔親家母，并兩個外甥侄女兒——段大姐及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叫了兩個妓女，席前彈唱。聽見月娘衆姊妹和吳大妗子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廳叙禮，趕着月娘呼姑娘，李嬌兒衆人都排行叫二姑娘、三姑娘，稱着吳大妗子那邊稱呼之禮。也與尚舉人、朱臺官娘子叙禮畢。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見了，各依次坐下。丫鬟遞過了茶，喬大

戶出來拜見，謝了禮。他娘子讓進衆人房中去寬衣服，就放桌兒擺茶。無非是蒸煤細巧茶食，菓餡點心，酥菓甜食，諸般菜蔬。擺設甚是齊整，請堂客坐下吃茶。奶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守着看官哥兒，另自管侍。

須臾，吃了茶。到廳，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正面設四張桌席。讓月娘坐了首位，其次就是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朱臺官娘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喬大戶娘子關席；坐位傍邊放一桌，是段大姐、鄭三姐，共十一位堂客。兩個妓女，在旁彈唱。上了湯飯，厨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鵝，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炖爛烤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第三道獻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喬大戶娘子下來遞酒，遞了月娘，過去，又遞尚舉人娘子。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勻臉去了。孟玉樓也跟下來。

到了喬大戶娘子卧房中，只見奶子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躺着。他家新生的長姐也在傍邊卧着。兩個你打我下兒，我打你下兒頑耍。把月娘、玉樓見了喜歡的了不得，說道：「他兩個倒好像兩口兒！」只見吳大妗子進來，說道：「大妗子，你來瞧瞧，兩個倒像小兩口兒。」大妗子笑道：「正是！孩兒們在炕上張手兒蹬腳兒的（三），你打我，我打你，小姻緣一對兒耍子。」喬大戶娘子和衆堂客都進房來，吳妗子如此這般說，喬大戶娘子道：「列位親家聽着，小家兒人家，怎敢攀的我這大姑娘府上！」月娘道：「親家好說。我家嫂子是何人？鄭三姐是何人？我與你愛親做親（四），就是我家小

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如何却說此話？」玉樓推着李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只是笑。吳妗子道：「喬親家不依，我就惱了！」尚舉人娘子和朱臺官娘子皆說道：「難爲吳親家厚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你家長姐，去年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原大五個月，正是兩口兒。」衆人於是不由分說，把喬大户娘子和月娘、李瓶兒拉到前廳，兩個就割了衫襟（五）。兩個妓女彈唱着。旋對喬大户說了，拿出菓盒、三段紅來遞酒。月娘一面吩咐玳安、琴童快往家中對西門慶說。旋抬了兩罈酒，三疋緞子紅，綠板兒絨金絲花，四個螺鈿大菓盒，兩家席前挂紅吃酒。一面堂中畫燭高檠，花燈燦爛，麝香氤氳，喜笑盈盈。席前兩個妓女，啓朱唇，露皓齒，輕撥玉阮，斜抱琵琶，唱一套〔鬪鶻鶻〕：

翡翠窗紗，鴛鴦碧瓦；孔雀銀屏，芙蓉綉榻；幕捲輕綃，香焚睡鴨。燈上上，簾下下，這的是南省尚書，東床駙馬。

〔紫花兒序〕帳前軍朱衣畫戟，門下士錦帶吳鉤，坐上客綉帽宮花。按教坊歌舞，依內苑奢華。板撥紅牙，一派簫韶准備下。立兩行美人如畫，粉面銀箏，玉手琵琶。

〔金蕉葉〕我則見銀燭明燒絳蠟，纖手高擎着玉罌。我見他舉止處堂堂俊雅，我去那燈影兒下，孜孜的覷着。

〔調笑令〕這生那裡我曾見他，莫不我眼睛花？呀！我這裡手抵着牙兒試記咱：不由我眼兒裡見了他心牽挂，莫不是五百年前歡喜冤家？是何處綠楊曾繫馬，莫不是夢兒中雲雨巫峽？

〔小桃紅〕玉簫吹徹碧桃花，一刻千金價。燈影兒裡斜將眼梢兒抹，唬的我臉烘霞。酒杯中嫌殺春風凹。玉簫年當二八，未曾招嫁，俺相公培養出牡丹芽。

〔鬼三台〕他說幾句淒涼話，我淚不住行兒般下，鎖不住心猿意馬。我是個嬌滴滴洛陽花，險些露出風流的話靶。這言詞道要不是要，這公事道假不是假。他那裡拔樹尋根，我這裡指鹿道馬！

〔禿廝兒〕我勸他似水底納瓜，他覷我似鏡裡觀花。更做道書生自來情性耍，調戲咱好人家嬌娃。

〔聖藥王〕你着我怎救他？難按納，公孫弘東閣鬧喧嘩：散了玳瑁筵，漾了這鸚鵡罈，踢番了銀燭絳籠紗，扯三尺劍離匣。

〔尾聲〕從來這秀才們色膽天來大，把俺這小膽文君唬殺。忒火性卓王孫，強風情漢司馬。

當下衆堂客與吳月娘、喬大户娘子、李瓶兒三人都簪了花，挂了紅，遞了酒。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厨子上了一道菓餡壽字雪花糕，喜重重滿池嬌并頭蓮湯，割

了一道燒花豬肉。月娘坐在上席，滿心歡喜，叫玳安過來，賞一疋大紅與厨役，兩個妓女每人都是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户娘子還不放起身，還在後堂留坐，擺了許多勸碟（六），細菓攢盒。

約吃到一更時分，月娘等方纔拜辭回家，說道：「親家，明日好歹下降寒舍，那裡久坐坐。」喬大户娘子道：「親家盛情！家老兒（七）說來，只怕席間不好坐的，改日望親家去罷。」月娘道：「好親家，再没人，親家只是見外！」因留了大妗子：「你今日不去，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裡來罷。」大妗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不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你莫不也不去？」喬大户娘子道：「親家十五日好的日子，我怎敢不去。」月娘道：「親家若不去，大妗子，我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於是生死把大妗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上轎。頭裡兩個排軍打着兩個大紅燈籠，後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兩個燈籠，喝的路走。吳月娘在頭裡，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中間，如意兒和惠秀煞後。奶子轎子裡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得嚴嚴的，恐怕冷，脚下還蹬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廝圍隨，到了家門首下轎。

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衆人進來，道了萬福，坐下。衆丫鬢都來磕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了一遍。西門慶聽了，問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月娘道：「有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侄女。」西門慶說：「做

「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八）。」月娘道：「倒是俺嫂子見他家新養的長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都蓋着那被窩兒，你打我一下兒，我打你一下兒，恰似小兩口兒一般。纔叫了俺們去，說將起來。酒席上，就不因不由（九）做了這門親。我方纔使小廝來對你說，抬送了花紅菓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喬家雖如今有這個案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十）。你我如今現居着這官，又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十一），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就前日荆南岡央及營裡張親家，再三趕着和我做親，說他家小姐今纔五個月兒，也和咱家孩子同歲。我嫌他没娘母子，也是房裡生的（十二），所以沒曾應承他。不想倒與他家做了親。」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嫌人家是房裡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今日喬家這孩子，也是房裡生的。正是險道神撞見那壽星老兒（十三），你也休說我的長，我也休嫌你那短！」這西門慶聽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裡說話，也插嘴插舌的，有你甚麼說處！」金蓮把臉羞的通紅了，抽身走出來，說道：「誰說這裡有我說處？可知我沒說處哩！」

看官聽說：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戶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紅簪花遞酒，心中甚是氣不憤。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邊屋裡哭去了。西門慶因問：「大妗子怎的不來？」月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他衆官娘子，說不

得來。我留下他在那裡，教明日同他一搭兒裡來。」西門慶道：「我說只這席間坐次上，也不好相處的。到明日怎麼廝會？」

說了回話，只見孟玉樓也走過這邊屋裡來，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惱怎的？隨他說了幾句罷了。」金蓮道：「早是你在旁邊聽着，我說他甚麼歹話來？又是一說，他說別家是房裡養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也是房裡生的。那個紙包兒包着，瞞得過人？賊不逢好死的強人，就睁着眼罵起我來。罵的人那絕情絕義！我怎來的，沒我說處？改變了心腸，教他明日現報了我的眼！我不好說的，喬小娘子出來，還有喬老頭子的些氣兒。你家的失迷了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人便圖往來，扳親家要子兒，教他人拿我惹氣罵我，管我毬事！多大的孩子，又是和一個懷抱的尿泡種子平白子扳親家，有錢沒處施展的。爭破卧單沒的蓋（十四），狗咬尿胞空喜歡！如今做濕親家還好，到明日休要做了乾親家（十五）纔難。吹殺燈擠眼兒（十六），後來的事看不見的勾當！做親時大家好，過後三年五載，妨了（十七）的纔一個兒！」玉樓道：「如今人也賊了，不幹這個營生。論起來也還早哩，纔養的孩子，割什麼衫襟？無過只是圖往來，扳陪着要子兒罷了！」金蓮道：「你們便浪擲着（十八）圖扳親家要子，平白教賊不合理的強人罵我！我養蝦蟆得水蠱兒病，着甚麼來由來？」玉樓道：「誰教你說話不着個頭頂兒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是房裡，是大老婆？就是喬家孩子，是房裡生的，還有喬老



頭子的些氣兒。你家失迷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哩！」玉樓聽了，一聲兒沒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了。

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從新花枝招颺，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累姐姐費心！」那月娘笑嘻嘻，也倒身還下禮去，說道：「你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喜！」磕畢頭起來，與月娘、李嬌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姐來與月娘磕頭，與李嬌兒、李瓶兒道了萬福。小玉拿將茶來，正吃茶，只見李瓶兒房裡丫鬢綉春來請，說：「哥兒屋裡尋哩！爹使我請娘來了。」李瓶兒道：「奶子慌的三不知就抱的屋裡去了，一搭兒去也罷了。只怕孩子沒個燈兒。」月娘道：「頭裡進門，我教他抱的房裡去，恐怕晚了。」小玉道：「頭裡如意兒抱着他，來安兒打着燈籠送他來。」李瓶兒道：「這等也罷了。」於是作辭月娘，回房中來，只見西門慶在屋裡，官哥兒在奶子懷裡睡着了，因說道：「你如何不對我說，就抱了他來？」如意兒道：「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燈籠，就趁着燈兒來了。哥哥哭了一回，纔拍着他睡着了。」西門慶道：「他尋了這一回，纔睡了。」李瓶兒說畢，望着他笑嘻嘻說道：「今日與孩子定了親，累你。我替你磕個頭兒。」於是插燭也似磕下去。喜歡的西門慶滿面堆笑，連忙拉起來，做一處坐的。一面令迎春擺上酒兒，兩個這屋裡吃酒。

且說潘金蓮到房中，使性子，沒好氣。明知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一徑因秋菊開的門

遲了，進門就打兩個耳刮子，高聲罵道：「賊淫婦奴才，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你做甚麼來？今兒我且和你答話！」於是走到屋裡坐下。春梅走來磕頭、遞茶。婦人問他：「賊奴才他在屋裡做甚麼來？」春梅道：「在院子裡坐着來。他聽了，我那等催他還不理。」婦人道：「我知道，他和我兩個鬪氣。黨太尉吃匾食（十九），他也學人照樣兒行事，欺負我！」待要打他，又恐西門慶在那屋裡聽見；不言語，心中又氣。一面卸了濃妝，春梅與他搭了鋪，上床就睡了。

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把秋菊教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裡。跪的他梳了頭，教春梅扯了他褲子，拿大板子要打他。那春梅道：「好乾淨的奴才，教我扯褲子，倒沒的污濁了我的手！」走到前邊，旋叫了畫童兒小廝，扯去秋菊的底衣。婦人打着他，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就恁大來？別人興你，我却不興你！姐姐，你知我見的，將就膿着（二十）些兒罷了，平白撐着頭兒逞甚麼強！姐姐，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哩！」一面罵着又打，打了又罵，打的秋菊殺豬也似叫。李瓶兒那邊纔起來，正看着奶子奶官哥兒，打發睡着了，又唬醒了。明明白白聽見金蓮這邊打丫鬢，罵的言語兒妨頭（二二），則一聲兒不言語，唬的只把官哥兒耳朵搗着。一面使綉春：「去對你五娘說，休打秋菊罷。哥兒纔吃了些奶睡着了。」金蓮聽了，越發打的秋菊狠了。罵道：「賊奴才！你身上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饒？我是恁性兒，你越叫，我越打！莫

不爲你拉斷了路行人？人家打丫頭，也來看着？你好姐姐對漢子說，把我別變了罷！」李瓶兒這邊分明聽見指罵的是他，把兩隻手氣的冰冷，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早晨茶水也沒吃，摟着官哥兒在炕上就睡着了。

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入房來看官哥兒，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收拾？上房請你說話。你怎揉的眼恁紅紅的？」李瓶兒也不提金蓮那邊指罵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說：「喬親家那裡，送你的生日禮來了：一疋尺頭，兩罈南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麪，四樣嘎飯；又是哥兒送節的兩盤元宵，四盤蜜食，四盤細菓，兩挂珠子吊燈，兩座羊皮屏風燈，兩疋大紅官緞，一頂青緞擦的金八吉祥帽兒，兩雙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裡去，他又早與咱孩兒送節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只他那裡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押了禮來。大妗子先來了，說明日喬親家母不得來，直到後日纔來。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五太太，聽見和咱們做親，好不喜歡，到十五日也要來走走。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聽了，方慢慢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妗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裡待茶，禮物都擺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通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又差人補請帖，送與喬五太太去了。正是：但將鐘鼓悅私愛，好把犬羊爲國羞。有詩爲證：

西門濁富太驕矜，襁褓孩童結做親。不獨資財如糞土，也應嗟嘆後來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燒糊了卷子——卷子，卷餅之類。燒糊，燒焦得不成樣子。此句比喻人的儀表醜陋。
- (二) 搭襯——搭配，襯托。
- (三) 張手兒蹬腳兒——手舞足蹈。
- (四) 愛親做親——親上加親。
- (五) 割衫襟——指腹為婚，或剛生下的嬰兒由父母包辦議婚，用割下衫襟的一角來表示婚約，叫割衫襟。
- (六) 勸碟——佐茶之菓餌小碟，有勸客嘗嘗之義。
- (七) 家老兒——我家老頭子，對自己丈夫的謙稱。
- (八) 搬陪——匹配，雙方條件相當。
- (九) 不因不由——無緣無故。
- (十) 白衣人——沒有官職的平民百姓。
- (十一) 小帽——明代規定平民戴小帽，即由六塊三角形的皮子組成，俗稱瓜皮帽。
- (十二) 房裡——即房裡人，侍妾。
- (十三) 險道神——撞見那壽星老兒——險道神身長丈餘，壽星是個矮老頭，兩個神仙相遇，不必各自言其長短。
- (十四) 爭破卧單沒的蓋——卧單，單被。爭破了被子，沒什麼可蓋的了，比喻沒指望。
- (十五) 乾親家——乾，空虛，空無所有；乾親家，即白做一場親家，實即咒人的孩子早死。
- (十六) 吹殺燈擠眼兒——吹滅了燈再擠眉弄眼，人家看不見了，比喻後來的事無法知道。
- (十七) 妨了——妨，刑尅，一方把對方尅死。
- (十八) 浪擗——罵女人招搖的穢語。浪指帶有性挑逗的動作。擗是排、拍的生造字；拍又為擊的代用字，擊即將大腿分叉開。
- (十九) 黨太尉吃匾食——黨太尉，指宋初武將黨進，是一個粗人。他不知匾食（餃子）如何吃法，只得學着人吃。
- (二十) 膿着——把膿包着，比喻把壞事、壞心思瞞着、包着。
- (二一) 妨頭——故意說難聽的話，叫人精神上受刺激。

## 第四十二回

### 豪家攔門玩烟火

### 貴客高樓醉賞燈

星月當空萬燭燒，人間天上兩元宵。樂和春奏聲偏好，人蹈夜歸馬亦嬌。  
易老韶光休浪度，最公白髮不相饒。千金博得斯須刻，吩咐誰更仔細敲。

話說西門慶打發喬家去了，走來上房，和月娘、大妗子、李瓶兒商議。月娘道：「他家既先來與咱家孩子送節，咱少不的也買禮過去，與他家長姐送節，就權爲插定一般，庶不差了禮數。」大妗子道：「咱這裡少不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月娘道：「他家是孔嫂兒，咱家安上誰好？」西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馮罷。」於是連忙寫了請帖八個，就叫了老馮來，教他同玳安拿請帖盒兒，十五日請喬老親家母、喬五太太，并尚舉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并吃看燈酒。一面吩咐來興兒拿銀子早往糖餅鋪，早定下蒸酥點心，都用大方盤，要四盤蒸餅；兩盤菓餡團圓餅，兩盤玫瑰元宵餅；買四盤鮮菓：一盤李乾、一盤胡桃、一盤龍眼、一盤荔枝；四盤羹肴：一盤燒鵝、一盤燒鷄、一盤鴿子兒、一盤銀魚乾。又是兩套遍地錦羅緞

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絲縐紗冠兒，兩盞雲南羊角珍燈，一盒衣翠，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寶石戒指兒。十四日早裝盒擔，教女婿陳經濟和賁四穿青衣服，押送過去。喬大戶那邊，酒筵管待，重加答賀。回盒中，回了許多生活鞋腳。俱不必細說。

正亂着，應伯爵來講李智、黃四關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訴與喬大戶結親之事：「十五日好歹請令正來陪親家坐的。」伯爵道：「嫂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衆官娘子吃酒，咱們往獅子街房子內看燈去罷。」伯爵應諾去了，不題。

且說那日，院中吳銀兒先送了禮來，買了一盤壽桃，一盤壽麪，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兩方銷金汗巾，一雙女鞋，來與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女兒相交。月娘收了禮物，打發轎子回去。李桂姐直到次日纔來，見吳銀兒在這裡，悄悄問月娘：「他多咱來了？」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昨日送了禮來，拜認你六娘做乾女兒了。」李桂姐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兩個不說話。

却說前廳有王皇親家二十名小廝唱戲，挑了箱子來，有兩名師父領着，先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吩咐西廂房做戲房，管待酒飯；堂客到時，吹打迎接。大廳上玳筵齊整，錦茵匝地。先是周守備娘子、荆都監母親荆太太與張團練娘子先到了，俱是大轎，排軍喝道，家人媳婦跟隨。裡邊月娘衆姊妹都穿着袍出來迎接，至後廳叙禮，與衆親相見畢，讓坐遞茶。等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不料等到日中，還不見來。小廝邀了兩三遍，約午後時

分，纔喝了道來。抬着衣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護。鼓樂接進去後廳，與衆堂客見畢禮數，依次序坐下。先在捲棚內擺茶，然後大廳上坐。春梅、玉簫、迎春、蘭香，都是雲髻珠子纓絡兒，金燈籠墜子，遍地錦比甲，大紅緞袍，翠藍織金裙兒，——惟春梅寶石墜子，大紅遍地錦比甲兒，——席上捧茶斟酒。那日，王皇親家樂（一）扮的是《西廂記》。

不說畫堂深處，珠圍翠繞，歌舞吹彈飲酒。單表西門慶，那日打發堂客廳裡上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往獅子街房裡去了。吩咐四架烟火拿一架那裡去，晚夕堂客跟前放兩架。那裡樓上，設放圍屏桌席，挂上燈。旋叫了個厨子，生了火，家中抬了兩食盒下飯菜蔬，兩罈金華酒，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玉釧兒。

原來西門慶先使玳安雇下轎子，請王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裡去。玳安見婦人道：「爹說請韓大嬸，那裡晚夕看放烟火。」那婦人笑道：「我羞刺刺怎麼好去哩！你韓大叔知道不嗔？」玳安道：「爹對韓大叔說了，教你老人家快收拾哩。若不是，使了老馮來請你老人家。今日各宅衆奶奶吃酒，六娘着他看哥兒，那裡抹嘴去（二）。現爹巴巴使了我來，因叫了兩個唱的，没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回，只見韓道國來家，玳安道：「這不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嬸這裡不信我說哩！」婦人向他漢子說：「真個教我去？」韓道國道：「老爹再三說，兩個唱的没人陪他，請你過去，晚夕就看放烟火。等你，還不收拾

哩！剛纔教我把鋪子也收了，就晚夕一搭兒裡坐坐。保官兒也往家去了，晚夕該他上宿哩。」婦人道：「不知多咱纔散，你到那裡坐回就來罷。家裡没人，你又不該上宿。」說畢，打扮穿了衣服，玳安跟隨，逕到獅子街房裡。來昭妻一丈青，又早將房裡收拾乾淨，床炕帳幔褥被都是現成的，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房裡吊着兩盞紗燈，地平上火盆裡籠着一盆炭火。婦人走到裡面炕上坐下。良久，來昭妻一丈青走出來，道了萬福，拿茶吃了。

西門慶與應伯爵看了回燈，纔到房子裡，兩個在樓上打雙陸。樓上除了六扇窗戶，挂着簾子，下邊就是燈市，十分熱鬧。打了回雙陸，收拾擺飯吃了，二人在簾裡觀看燈市。但見：

萬井人烟錦綉圍，香車駿馬鬧如雷；鰲山聳出青雲上，何處游人不看來。

伯爵因問：「明日喬家那頭幾位人來？」西門慶道：「有他家做皇親家五太太。明日我不在家，早晨趕廟中上元醮（三），又是府裡周南軒那裡請吃酒。」西門慶忽見人叢裡謝希大、祝日念同一個戴方巾（四）的在燈棚下看燈，指與伯爵瞧，因問：「那戴方巾這個人，你可認的他？如何跟着他一答兒裡走？」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他。」西門慶便叫玳安：「你去下邊悄悄請了謝爹來，休教祝麻子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廝眼裡說話，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鬧裡，待祝日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旁邊出來把謝希大拉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看，却是他。玳安道：「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請謝爹說話。」希大道：



「你去，知道了。等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去見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

不想到了粘梅花處，這希大向人鬧處就捱過一邊，由着祝日念和那一個人只顧那裡尋他，便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二個作揖，因說道：「哥來此看燈，早晨就不說兄弟一聲！」西門慶道：「我早晨對衆人不好邀你們的，已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說你不在家。剛纔祝麻子沒看見你這裡來？」因問：「那戴方巾的是誰？」希大道：「那戴方巾的是王招宣府裡王三官兒。今日和祝麻子到我家，央我問許不與先生那裡借三百兩銀子，我和老孫、祝麻子作保，——要幹前程，入武學（五）肄業。我那裡管他這閑帳！剛纔陪他燈市裡走了走，聽見哥使盛介呼喚，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教我乘人亂就捱開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來了。和哥在這裡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曾？叫小廝拿飯來你吃。」謝希大道：「可知好哩！早晨從家裡出來，和他兩個拾了這一日，誰吃飯來？」西門慶吩咐玳安：「厨下安排飯來，與你謝爹吃。」不一時擦抹桌兒乾淨，就是春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烩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獨自一個吃個裡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吃了。玳安收下家活去。希大在傍看着兩個打雙陸。

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抬轎的各提着衣裳包兒，笑進來。伯爵早已在窗裡看見，說道：「兩個小淫婦兒，這咱纔來。」吩咐玳安：「且別教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樓上

來見我。」希大道：「今日叫的是那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釧兒。」忙下樓說道：「應二爹叫你說話。」兩個那裡肯來，一直往後走了。見了一丈青，拜了，引他入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扭心髻髻兒，羊皮金箍兒；身上穿紫潞紬襖兒，玄色一塊瓦領披襖兒，白挑綫絹裙子；下邊顯着趨趨兩隻金蓮，穿老鴉緞子紗綠鎖綫的平底鞋兒；描的水髻長長的，紫膛色，不十分搽鉛粉；學個中人打扮，耳邊帶着丁香兒（六）；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都在炕邊頭坐了。小鐵棍拿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個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看一回，兩個笑一回，更不知是什麼人。落後玳安進來，兩個唱的悄悄問他道：「房中那一位是誰？」玳安沒的回答，只說：「是俺爹大姨人家，接來這看燈。」兩個唱的進房中，從新說道：「俺們頭裡不知是大姨，沒曾見的禮，休怪！」於是插燭磕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落後擺上湯飯來，陪着同吃。兩個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聽。

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淨手，聽見後邊唱，點手兒叫過玳安，問道：「你告我說，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聽？」玳安只是笑，不做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好管事寬，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賊小油嘴！你不和說，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罷了，又問怎的？」說畢，一直往後走了。伯爵上的樓來，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只見李銘、吳惠兩個驀地上樓來磕頭。伯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

正好。在那裡來？怎知道俺們在這裡？」李銘跪下掩口說道：「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裡來，宅裡說爹們在這邊房子裡擺酒，前來伏侍爹們。」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伺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揖坐下。一面收拾放桌兒，厨下拿春盤案酒來，琴童便在旁邊用銅布甌兒篩酒。伯爵與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斟。一面使玳安後邊請唱的去。

少頃，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當不正磕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兒！頭裡知道我在這裡，我叫着怎的不先來見我？這等大膽，到明日一家不與你個功德，你也不怕。」董嬌兒笑道：「哥兒，那裡隔牆掠鬼臉兒，可不把我唬殺！」韓玉釧道：「你知道愛奴兒掇着獸頭往城裡掠（七），好個丟醜兒的孩兒。」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了。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裡唱罷了，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甚麼？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趕幾個錢兒。等住回晚了，越發没人要了！」韓玉釧兒道：「哥兒，你怎的没羞？大爹叫了俺們來答應，又不伏侍你！哥，你怎的閑出氣？」伯爵道：「傻小歪刺骨兒，你現在這裡，不伏侍我，你說伏侍誰？」韓玉釧道：「唐胖子掉在醋缸裡，把你撇酸了（八）。」伯爵道：「賊小淫婦兒，是撇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答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裡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頭一個兒，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九）。到第二

日，我拿個拜帖兒對你周爺說，撈你一頓好撈子。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抬轎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兒去。天晚，到家沒錢，不怕鴿子不打，管我腿事！」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們不去，在爹這房子裡睡。再不，教爹這裡差人送俺們。王媽媽支錢，一白文不在於你。好淡嘴（十）女又十撇兒（十一）！」伯爵道：「我是奴才，如今年程欺保了！」拿三道三（十二）說笑回，兩個唱的在傍彈唱了春景之詞。

衆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兒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都不言語。不一時，祝日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你兩個好吃，可成個人！」因說：「謝子純，哥這裡請你，也對我說一聲兒。三不知就走的來了，教我只顧在粘梅花處那裡尋你。」希大道：「我也是誤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作揖，被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拿椅兒來，我和祝兄弟在下邊坐罷。」於是安放鍾箸，在下席坐了。厨下拿了湯飯上來，一齊同吃。西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十三），呷了一口湯，因見李銘在旁，都遞與李銘，遞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韓道國每人青花白地吃一大深碗八寶攪湯，三個大包子，還零四個挑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兒。左右收下湯碗去，斟上酒來飲酒。希大因問祝日念道：「你陪他還到那裡纔拆開了？怎知道我在這裡？」祝日念於是如此這般告說：「我因尋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家會了，往許不與先生那裡借三百兩銀子去。乞孫寡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希

大道：「你們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討保頭錢使。」因問：「怎的寫差了？」祝日念道：「我那等吩咐他，寫了文書滑着些，立與他三限纔還他這銀子。不依我，教我從新把文書又改了。」希大道：「你文書上怎麼寫着？念一遍我聽。」祝日念道：「依着了，這等寫」——

立借契人王宗，係招宣府舍人。「休說因為無錢使用，只說」要錢使用，憑中見人孫天化、祝日念作保，借到許不與先生名下，「不要說白銀」軟斯金（十四）三百兩，每月「休說利錢，只說」出納梅兒五百文。「約至次年交還。——別要題次年，只說」約至三限交還。「那三限？」頭一限，風吹轆軸打孤雁；第二一限，水底魚兒跳上岸；第三限，水裡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平白寫了垓子點頭那一年纔還他。我便說，垓子點頭（十五），倘忽遇着一年地動（十六），怎了？教我改了兩句，說道」如借債人東西不在，代保人門面南北躲閃。恐後無憑，立此文契不用。「到後又批了兩個字」後空。

謝希大道：「你這等寫着，還說不滑哩？及到水裡石頭爛了時，知他和尚在也在？」祝日念道：「你倒說的好，有一朝天旱水淺，朝廷挑河，把石頭乞做工的伙子兩三鰲頭砍得稀爛，怎了？那時少的還他銀子。」衆人說笑了一回。

看看天晚，西門慶吩咐樓上點起燈，又樓檐前一邊一盞羊角玲燈，甚是奇巧。不想家

中月娘使棋童兒和排軍抬送了四個攢盒，都是美口糖食，細巧菓品。也有黃烘烘金橙，紅馥馥石榴，甜碓碓橄欖，青翠翠蘋婆，香噴噴水梨；又有純蜜蓋柿，透糖大棗，酥油松餅，芝麻象眼（十七），骨牌減煤（十八），蜜潤繚環（十九）；也有柳葉糖，牛皮纏（二十）；端的世上稀奇，囊中少有。西門慶叫棋童兒向前問他：「家中衆奶奶們散了不曾？還在那裡吃酒？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娘使小的送來，與爹這邊下酒。衆奶奶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摺。大娘留住衆奶奶們大門首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童道：「擠圍滿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吩咐下平安兒，留下四名青衣排軍，拿欄杆在大門首攔人伺候，休放閑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排軍都看放了烟火。衆人七八散了，大娘纔使小的來了，并没閑雜人攪擾。」西門慶聽了，吩咐把桌上飲饌都搬下去，將攢盒擺上。厨下拿上一道菓餡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席前遞酒。西門慶吩咐棋童回家看去。一面重篩美酒，再設珍饈，教李銘、吳惠席前彈唱了一套燈詞〔雙調·新水令〕：

鳳城佳節賞元宵，繞鰲山瑞雲籠罩。見銀河星皎潔，看天塹月輪高。動一派簫韶，開玳宴盡歡笑。

〔川撥棹〕花燈兒兩邊挑，更那堪一天星月皎。我則見綉帶風飄，寶蓋微搖；鰲

山上燈光照耀，剪春蛾頭上挑。

〔七弟兄〕一壁廂舞着，唱着共彈着，驚人的這百戲其實妙。動人的高戲怎生學，笑人的院本其實俏。

〔梅花酒〕呀！一壁廂舞鮑老。仕女們打扮的清標，有萬種妖嬈，更百媚千嬌。一壁廂舞趑鼓，一壁廂躑高蹻，端的有笑樂。細氤氳蘭麝飄，笑吟吟飲香醪。

〔喜江南〕呀！今日喜孜孜開宴賞元宵，玉纖慢撥紫檀槽。燈光明月兩相耀，照樓臺殿閣，今日個開懷沉醉樂淘淘。

唱畢，吃了元宵，韓道國先往家去了。少頃，西門慶吩咐來昭將樓下開下兩間，吊挂上簾子，把烟火架抬出去。西門慶與衆人在樓上看，教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來昭妻一丈青，在樓下觀看。玳安和來昭將烟火安放在街心裡，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來觀看？果然扎得停當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樁，四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裡啣着一封丹書，乃是一枝起火。起火萃律一道寒光，直鑽透斗牛邊。然後正當中一個西瓜炮迸開，四下裡人物皆着，齧剝剝萬個轟雷皆燎徹。彩蓮舫，賽月明，一個趕一個，猶如金燈冲散碧天星；紫葡萄，萬架千株，好似驪珠倒挂水晶簾箔。霸王鞭，到處響亮；

地老鼠，串繞人衣。瓊蓋玉臺，端的旋轉得好看；銀蛾金蟬，施逞巧妙難移。八仙捧壽，各顯神通；七聖降妖，通身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氤氳籠罩萬堆霞；緊吐蓮，慢吐蓮，燦爛爭開十段錦。一丈菊與烟蘭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樓臺殿閣，頃刻不見巍峨之勢；村坊社鼓，仿佛難聞歡鬧之聲。貨郎擔兒，上下光焰齊明；鮑老車兒，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鬧判，焦頭爛額見猙獰；十面埋伏，馬到人馳無勝負。總然費却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煨燼！

玉漏銅壺且莫催，星橋火樹徹明開。萬般傀儡皆成妄，使得游人一笑回。

那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見王六兒在這裡，推小淨手，拉着謝希大、祝日念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道：「二爹那裡去？」伯爵便向他耳邊說道：「傻孩子，我頭裡說的那本帳，我若不起身，別人也只顧坐着，顯的就沒趣了。等你爹問你，只說俺們都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裡去了？玳安道：「應二爹和謝爹都一路去了，小的攔不回來，教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吩咐：「我且不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答應。還是應二爹三個，并衆夥計當家兒（二二），晚夕在門首吃酒。」李銘跪下道：「小的告稟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都往東平府，新升的胡爺那裡到任，官身去（二二），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慶道：「左右俺們晚夕纔吃酒哩，你只休誤了就是。」



了。」二人道：「小的并不敢誤。」於是跪着吃畢酒，拜辭出門。西門慶吩咐：「明日家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裡，你兩個好歹來走一走。」兩個唱的應諾了，一同出門，不在話下。西門慶吩咐來昭、玳安、琴童看着收家活（二二二），滅息了燈燭，就往後邊房裡去了。

且說來昭兒子小鐵棍兒，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於是來樓上。見他爹老子掉了一盤子雜合的肉菜，一甌子酒，和一些元宵，拿到屋裡，就問他娘一丈青討，手裡拿着燒胡鬼子（二四），被他娘打了兩下。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裡頑耍，只聽正面房子裡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哩。見房門關着，於是眼裡望裡張看，見房裡掌着燈燭。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在床沿子上行房。西門慶已有酒的人，把老婆倒按在床沿上，燈下褪去小衣，那話上使着托子，幹後庭花。一上手一陣往來擁打，何止數百回。擁打的連聲響亮，其喘息之聲，往來之勢，猶賽折床一般，無處不聽見。這小孩子正在那裡明覷，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後邊，看見他孩子，揪着頭角兒（二五）揪到那前邊，鑿了兩個栗爆，罵道：「賊禍根子，小奴才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裡聽他去。」於是與了他幾個元宵吃了，不令他出來，就嚇住他上炕睡了。西門慶和老婆足幹搗有兩頓飯時，纔了事。玳安打發抬轎的酒飯吃了，跟他到家；然後纔來，同琴童兩個打着燈兒，跟西門慶家去。正是：不愁明月盡，自有暗香來。有詩爲證：

南樓玩賞頓忘歸，總有風流得幾時。回來明月三更轉，不覺歡娛醉似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家樂——家庭自有的戲班子。  
(二) 抹嘴——有油水可吃。  
(三) 上元醮——道家稱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此日持齋誦經的祭祀儀式，稱上元醮。  
(四) 方巾——明代文士、儒生所戴的方形軟帽。  
(五) 武學——古代培養軍事人才的學校。  
(六) 丁香兒——此處指一種耳墜，狀如丁香。  
(七) 愛奴兒撥着獸頭往城裡掠——愛奴兒，小孩的泛稱。撥，捧，端。獸頭，獸形的假面具，也叫獸面。此句歇丟醜的孩子。  
(八) 唐胖子掉在醋缸裡，把你撇酸了——唐胖子，泛指胖人。撇，諧音缺。此句意謂難道缺少一個臭了的你。又作「蔣胖子吊在陰溝裡，缺臭了你」，參見第七十七回該條。  
(九) 犯夜——違犯夜間禁止外出行走的法令。  
(十) 淡嘴——說空話，說無聊話。  
(十一) 女又十撇兒——合起來是「奴才」兩字。  
(十二) 拿三道三——吃誰的，還說誰的壞話。  
(十三) 包兒——包子。  
(十四) 軟斯金——軟的白銀。這是胡謔之詞。  
(十五) 孩兒點頭——孩子，即墩子，記里程的土堆。點頭，指自動跳動。  
(十六) 地動——地震。  
(十七) 芝麻象眼——芝麻白糖做的象眼形的糕點。  
(十八) 骨牌減煤——骨牌形的甜食。  
(十九) 蜜潤繚環——蜜漬的餛飩子。  
(二十) 牛皮纏——牛皮糖。  
(二十一) 當家兒——本家，自己家裡的人。  
(二十二) 官身——娼優列入樂籍承應官府，或匠人投托公侯人家出官差，都叫官身。  
(二十三) 家活——器具。  
(二十四) 燒胡鬼子——燒焦了的烟花「五鬼鬧判」的鬼子。  
(二十五) 頭角兒——即總角兒，參見第三十四回該條。

## 第四十三回

### 為失金西門慶罵金蓮

###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細推今古事堪愁，貴賤同歸土一丘；漢武玉堂人豈在，石家金谷水空流！  
光陰自旦還將暮，草木從春又到秋。閑事與時俱不了，且將暫入醉鄉游。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到於後邊，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妗子衆人坐着說話兒，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遞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屋裡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教李瓶兒與他磕了頭，同坐下，問了回今日酒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妗子在，就往孟玉樓房中歇了一夜。

到次日，廚役早來收拾治辦酒席。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夏提刑見了，致謝「日昨房下厚擾」之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恕罪恕罪！」來家，有喬大戶家使了孔嫂兒，引了喬五太太那裡家人送禮來了，一罈南酒、四樣肴品。西門慶收了，管待家人酒飯。孔嫂兒進裡邊月娘房裡坐的。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轎子先來了，拜了月娘衆人，都陪着孔嫂兒吃茶。

正值李智、黃四關了一千兩香蠟銀子，賁四從東平府押了來家。應伯爵打聽得知，亦走來幫扶交與。西門慶令陳經濟拿天平，在廳上盤秤，兌明白收了，還欠五百兩本銀，一百五十兩利息。當日黃四拿出四錠金鐲兒來，重三十兩，算一百五十之數，別的搗換了合同。西門慶吩咐二人：「你等過燈節再來計較，我連日家中有事。」那李智、黃四老爹長老爹短，千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挂着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趁此機會好問他要。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西門慶因問：「昨日你們三個，怎的三不知和我說就走了？我使小廝落後趕你不着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够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嫂子家中擺酒，一定還等哥說話。俺們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咱？我猜哥今日也沒得往衙門裡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放，理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裡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還趕了往周南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纔得來家。」伯爵道：「還是虧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面獎，若是第二個，也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我不吃飯去罷！」西門慶又問：「嫂子怎的不來？」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來，便來也。」舉手作辭出門，一直趕往李智、黃四去了。正是：假饒駕霧騰雲術，取火鑽冰只要錢。

却說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把手中拿着黃烘烘四錠金鐲兒，心中甚是可愛。口中不

言，心裡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脚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喬家結親，又進這許多財。」於是用袖兒抱着那四錠金鐲兒，也不到後邊，徑往花園內李瓶兒房裡來。正往潘金蓮角門首所過，只見金蓮正出來看見，叫住問道：「你手裡托的是什麼東西兒？過來我瞧瞧。」那西門慶道：「等我回來與你瞧瞧。」托着一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這婦人見叫不回他來，心中就有幾分羞訕，說道：「什麼罕稀貨，忙的這等？唬人子刺刺的，不與我瞧瞧！賊跌折腿的三寸貨強盜，這麼透喪進他門去，正走着，斫齊的（一）把那兩條腿捺折了，纔現報了我的眼！」

却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裡。見李瓶兒纔梳了頭，奶子正抱着孩子頑耍。西門慶一徑裡把那四個金鐲兒抱着，教他手兒搵弄（二）。李瓶兒道：「是那裡的？只怕冰了他手。」西門慶悉把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准折利錢，約這金子一節說了。這李瓶兒生怕冰着他，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與他裹着耍子。

只見玳安走來，說道：「雲夥計騎了兩疋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瞧瞧。」西門慶問道：「雲夥計他是那裡的馬？」玳安道：「他說是他哥雲參將邊上（三）捎來的馬，只說會行。」正說着，只見後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妗子并他媳婦兒鄭三姐，都來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西門慶丟下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大門首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奶子如意兒

問李瓶兒說道：「娘沒曾收哥兒耍的那錠金子？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曾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我抖來，那裡得那錠金子來？」屋裡就亂起來，奶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馮，老馮道：「耶嚶耶嚶！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裡恁幾年，就是折針我也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們守着哥兒，沒的冤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道：「你看這媽媽子說混話。這裡不見的，不是金子却是甚麼？」又罵迎春：「賊臭肉，平白亂的是些甚麼？等你爹進來，等我問他，只怕是你爹收了。怎的只收一錠兒？」孟玉樓問道：「是那裡金子？」李瓶兒道：「是他爹外邊拿來的，與孩子耍。誰知道是那裡的！」

不想西門慶在門首看了一回馬，衆夥計家人都在跟前，教小廝來回騎溜了兩趟。西門慶道：「雖是兩疋東路來的馬，鬃尾醜，不十分會行，論小行也罷了。」因問雲夥計道：「此馬你令兄那裡要多少銀子？」雲離守道：「兩疋只要七十兩。」西門慶道：「也不多，只是不會行。你還牽了去，另有好馬騎來，倒不說銀子。」說畢，西門慶進來。只見琴童來請：「六娘房裡請爹哩！」於是走入李瓶兒房裡來。李瓶兒問他：「金子你收了一錠去了？如何只三錠在這裡？」西門慶道：「我丟下就出來了，外邊看馬，誰收那錠來？」李瓶兒道：「你没收，却往那裡去了？尋了這一日沒有。奶子推老馮。急的那老馮賭身罰咒只是哭。」西門慶道：「端的是誰拿了？由他，慢慢兒尋罷！」李瓶兒道：「頭裡要尋，

因後邊和大妗子娘兒兩個來時，亂着，就忘記了。我只說你收了出去，誰知你也没收，就兩耽了。尋起來，唬的他們都走了。」於是把那三錠，還交與西門慶收了。正值賁四傾了一百兩銀子來交，西門慶往後邊收兌銀子去。

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嚷不見了孩子要的一錠金鐲子，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就先走來房裡告月娘說：「姐姐，你看三寸貨幹的營生。隨你家怎的有錢，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耍！」月娘道：「剛纔他們告我說，他房裡好不反亂，說不見了金鐲子。端的不知那裡的金鐲子。」金蓮道：「誰知他是那裡的！你還沒見，他頭裡從外邊拿進來，那等用襖子袖兒托着，恰似八蠻進寶的一般！我問他是甚麼，拿過來我瞧瞧。頭兒也不回，一直奔命往屋裡去了。遲了一回，反亂起來，說不見了一錠金子。乾淨就是他！學三寸貨說，『不見了，由他，慢慢兒尋罷』。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個五六十兩銀子。平白就罷了？瓮裡走了鱉，左右是他家一窩子（四）。再有誰進他屋裡去？」

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兌收賁四傾（五）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還的。這四錠金子拿到與孩子耍了耍，就不見了一錠。」吩咐月娘：「你與我把各房裡丫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廝街上買狼觔（六）去了。早拿出來便罷，不然，我就教狼觔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拿與

孩子，沉甸甸冰着他，怕一時砸了他手脚，怎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拿與孩子耍？只恨拿不到他屋哩！頭裡叫着，想回頭也怎的？恰似紅眼軍（七）搶將來的，不教一個人兒知道。這回不見了金子，虧你怎麼有臉兒來對大姐姐說，教大姐姐替你查考各房裡丫頭。教各房裡丫頭，口裡不笑，毯窿子也笑！」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走向前把金蓮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來罵道：「恨殺我罷了！不看世界面上，把你這小歪刺骨兒就一頓拳頭打死了！單管嘴尖舌快的，不管你事也來插一脚。」那潘金蓮就假做喬張致哭將起來，說道：「我曉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爲主，把心來橫了，只欺負的是我。你說你這般把這一個半個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裡，那個攔着你手兒哩不成？你打不是！有的是我隨你怎麼打，難得只打的有這口氣兒在着，若沒了，愁我家那病媽媽子來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麼有錢有勢，和你家一遞一狀。你說你是衙門裡千戶便怎的？無過只是個破紗帽債殼子（八）窮官罷了，能禁的幾個人命？可就不是做皇帝，敢殺下人也怎的！」幾句說的西門慶反呵呵笑了，說道：「你看原來小歪刺骨兒這等刁嘴！我是破紗帽窮官，教丫頭取我的紗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放着破？這裡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是債殼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是歪刺骨來？」因蹺起一隻腳來，「你看，老娘這腳那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歪刺骨，那刺骨也不怎的！」月娘在旁笑道：「你兩個銅盆撞了鐵刷帚。常言：惡人自有惡人磨，見了惡人沒奈何！自古嘴強的爭一步。六姐，也虧你這個嘴



頭子，不然嘴鈍些兒也成不的。」

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玳安來，說：「周爹家差人邀來了。備馬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爺家去？」西門慶吩咐：「打醮處，教你姐夫去罷。到了那裡拈了香，快來家裡看着。伺候馬，我往你周爺家吃酒去就是了！」說着，書童兒拿冠帶過來，打發穿了，繫上帶。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父，率衆過來與西門慶叩頭。西門慶教書童看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唱，伏侍衆奶奶，我自有重賞。休要上邊打箱去（九）。」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們若不用心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吩咐書童：「他唱了兩日，連賞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小的知道了。」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酒去了。

單表潘金蓮在上房陪吳妗子坐的，吳月娘便說：「你還不往屋裡勻勻那臉去？揉的恁紅紅的，等住回人來看着，甚麼張致。誰教你惹他來！我倒替你捏兩把汗。若不是我在跟前勸着，綁着鬼是也有幾下子打在身上。漢子家臉上有狗毛（十），不知好歹，只顧下死手（十一）的和他纏起來了！不見了金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你屋裡不見了，平白扯着脖子和他強怎麼？你也丟了這口氣兒罷！」幾句說的金蓮閉口無言，往屋裡勻臉去了。

不一時，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都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裡。月娘問他：「金子怎的不見

了？剛纔惹得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裡好不拌了這回嘴，差些兒沒曾拌惱了打起來！乞我勸開了，他爹便往人家吃酒去了。吩咐小廝買狼觔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丫頭抽起來。你屋裡丫頭老婆管着那一門兒來？就看着孩子要，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個半個錢的東西兒也怎的？」李瓶兒道：「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與孩子要，我亂着陪大姑子和鄭三姐并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就不見了一錠。如今丫頭推奶子，奶子推老馮。急的那媽媽哭哭啼啼，只要尋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冤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麼天麼！每常（十二）我還和哥兒耍子，早是今日我在娘這邊屋裡梳頭，沒曾過去。不然，難爲我了。雖然爹娘不言語，你我心上何安？誰人不愛錢？俺裡邊人家最忌叫這個名聲兒，傳出醜聽！」

正說着，只見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提着衣包兒進來，笑嘻嘻先向月娘、大娘子、李瓶兒磕了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銀姐昨已來了，沒家去？」吳銀兒道：「你兩個怎的曉得？」董嬌兒道：「昨日俺兩個都在燈市街房子裡唱來，大爹對俺們說，教俺今日來唱，伏侍奶奶。」一面月娘讓他兩個坐下。須臾，小玉拿了兩盞茶來。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忙立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了一拜。吳銀兒因問：「你兩個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釧道：「俺們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弟、李銘都一路去來。」說了一回話，月娘吩咐玉簫：「早些打發他們吃了茶罷！等住回，只怕那邊人來忙了。」一

面放下桌兒，兩方春福（十三），四盒茶食。月娘使小玉：「你二娘房裡請了桂姐來，同吃了茶罷。」不一時，桂姐和他姑娘來到，兩個各道了禮數，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去。

忽兒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兒來。頭上戴着金梁緞子八吉祥帽兒，身穿大紅氅衣兒，下邊白綾襪兒、緞子鞋兒，胸前項牌符索，手上小金鐲兒。李瓶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甚麼？」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屋裡人，把眼不住的看了這頭，看那一個。桂姐坐在月娘炕上笑，引鬪（十四）他耍子，道：「哥哥只看我這裡，想必只要我抱他。」於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撲到懷裡教他抱着。吳大妗子笑道：「恁點小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他老子是誰？到明日大了，管情也是小嫖頭兒（十五）。」孟玉樓道：「若做了小嫖頭兒，教大媽媽就打死了。」那李瓶兒道：「小厮，你姐姐抱，只休溺了你姐姐衣服，我就忙死了。」那桂姐道：「耶嚶，怕怎麼？溺了也罷，不妨事。我心裡要抱哥兒耍耍兒。」於是與他兩個嘴搵（十六）嘴兒耍子。只見潘金蓮也來了，董嬌兒、韓玉釧兒下來行禮畢，坐下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沒曾唱個兒與娘們聽。」因叫小玉：「姐，你取樂器來，等俺唱。」那小玉便取箏和琵琶，遞與他二人。當下韓玉釧兒琵琶，董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於是唱了一套「繁花滿目開」（金索挂梧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落塵繞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唬的在桂姐懷裡只磕倒着，再不敢抬頭出氣兒。月娘看見，便叫：「李大姐，你接過孩子來，教

迎春抱的屋裡去罷。好個不長俊的小廝，你看唬的那臉兒！」這李瓶兒連忙接過來，教迎春掩着他耳朵，抱的往那邊房裡去了。於是四個唱的齊合着聲兒，唱這一套詞道：

繁花滿目開，錦被空閑在。劣性冤家誤得我忒毒害！我前生少欠他今世裡相思債。廢寢忘餐，倚定門兒待。房櫳靜悄如何捱？

〔罵玉郎〕冷清清房櫳靜悄如何捱？獨自把帷屏倚，知他是甚情懷？想當初同行同坐同歡愛，到如今孤另另怎割劃？愁戚戚酒倦醜，羞慘慘花慵戴。

〔東甌令〕花慵戴，酒倦醜，如今燕約鶯期不見來，多應是他在那裡那裡貪歡愛。物在人何在？空勞魂夢到陽臺，只落得泪盈腮。

〔感皇恩〕呀，只落得兩泪盈腮，多應是命裡合該！莫不是你緣薄咱分淺，多應是一般運拙時乖。怎禁那攪閑人是非，施巧計栽排。撕掇碎合歡帶，硬分開鸞鳳釵，水淹浸楚陽臺。

〔針綫箱〕把一床弦索塵埋，兩眉峰不展開。香肌瘦損愁無奈，懶刺綉傍妝臺。舊恨新愁教我如何捱？我則怕蝶使蜂媒不再來。臨鸞鏡也，問道朱顏未改，他又早先改。

〔采茶歌〕改朱顏瘦了形骸，冷清清怎生捱？我則怕梁山伯不戀我這祝英台。他若是背義忘恩尋罪責，我將那盟山誓海說的明白。

〔解三醒〕頓忘了盟山誓海，頓忘了音書不寄來，頓忘了枕邊許多恩和愛，頓忘了素體相挨，頓忘了神前兩下千千拜，頓忘了表記香羅紅綉鞋。說將起，旁人見了珠泪盈腮。

〔烏夜啼〕俺如今相離三月，如隔數載，要相逢甚日何年再？則我這瘦伶仃形體如柴，甚時節還徹了相思債！又不見青鳥書來，黃犬音乖，每日家病懨懨懶去傍妝臺。得團圓，便把神羊賽。意廝投，心相愛，早成了鸞交鳳友，省的着蝶笑蜂猜。

〔尾聲〕把局兒牢鋪擺，情人終久再歸來，美滿夫妻百歲諧。

四個唱的正唱着，只見玳安進來。月娘便問：「你邀請的衆奶奶們怎的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小的到喬親家那邊邀來，朱奶奶、尚舉人娘子都過喬親家娘家來了，只等着喬五太太。到了，就往咱這裡來。」月娘吩咐：「你就說與平安兒小廝，說教他在大門首看着。等奶奶們轎子到了，就先進來說。」玳安道：「大門前邊大廳上，鼓樂迎接哩，娘們都收拾伺候就是了。」月娘吩咐玳安，後廳中間鋪下錦毯，安放坐位，捲起簾來，金鈎雙控，蘭麝香飄。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家人媳婦都插金戴銀，披紅垂綠，準備迎接新親。只見應伯爵娘子兒應二嫂先到了，應寶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內坐下。向月娘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這裡，多蒙看顧。」

月娘道：「姑娘（十七）好說，常時累你二爹。」

良久，只聞喝道之聲漸近，前廳鼓樂響動。平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群人，跟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五太太轎子在頭裡，轎上是垂珠銀頂，天青重沿銷金走水轎衣，使藤棍喝道。後面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四名校尉抬衣箱火爐，兩個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隨從。其餘者，就是喬大户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崔大官媳婦段大姐，并喬通媳婦也坐着一頂小轎，跟來收疊衣裳。吳月娘這裡穿大紅五彩遍地錦百獸朝麒麟緞子通袖袍兒，腰束金鑲寶石鬧妝（十八）；頭上寶髻巍峨，鳳釵雙插，珠翠堆滿；胸前綉帶垂金，項牌錯落；裙邊禁步（十九）明珠，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一個個打扮的似粉妝玉琢，錦綉耀目，都出二門迎接。只見衆堂客簇擁着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旬多年紀，戴着疊翠寶珠冠，身穿大紅宮綉袍兒。近面視之，鬢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髻縮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鬢似楚山雲淡。接入後廳，先與吳大妗子叙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厮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止受了半禮。次與喬大户娘子，又叙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款曲，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裯座位，坐了喬五太太。其次坐就讓喬大户娘子。喬大户娘子再三辭說：「侄婦不敢與五太太上僭。」讓朱臺官、尚舉人娘子，兩個又不肯。彼此讓了半日，喬五太太坐了首座，其餘客東主西，兩分頭坐了。當中大方爐

火箱籠起火來，堂中氣暖如春。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頭都打扮起來，身上一色都大紅妝花緞襖兒，藍織金裙，綠遍地金比甲兒，在跟前遞茶。

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西門大人出來拜見，叙叙親情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理公事去了，還未來家哩。」喬五太太道：「大人居於何官？」月娘道：「乃一介鄉民，蒙朝廷恩例，實授千戶之職，現掌刑名。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道：「娘子說那裡話？似大人這等崢嶸也够了！昨日老身聽得舍侄女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我來會會，到明日席上好廝見。」月娘道：「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麼說話，想朝廷還與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娘，係老身親侄女兒。他父母都沒了，止有老身。老頭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五十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輪着別門侄另替了。手裡沒錢，如今倒是做了大户。我這個侄兒，雖是差役立身，頗得過的日子，庶不玷污了門戶。」說了一回，吳大妗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看，討討壽。」李瓶兒慌的走去，到房裡吩咐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個端正的哥哥！」即叫過左右，連忙向氈包內打開，捧過一端宮中紫閃黃錦緞，并一付鍍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桌席，擺下茶。每桌四十碟，都是各樣茶菓甜食，美口菜蔬，蒸酥點心，細巧油酥餅餛之類。兩邊家人媳婦丫頭侍

奉伏侍，不在話下。吃了茶，月娘就引去後邊山子花園中，開了門，游玩了一回下來。那時陳經濟打醮去，吃了午齋回來了，和書童兒、玳安兒又早在前廳擺放桌席齊整，請衆奶媽們遞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盤堆異菓奇珍，瓶插金花翠葉。爐焚獸炭，香裊龍涎。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白玉碟高堆麟脯，紫金壺滿貯瓊漿。煮猩唇，燒豹胎，果然下箸了萬錢；烹龍肝，炮鳳髓，端的獻時品滿座。梨園子弟，簇捧着鳳管鸞簫；內院歌姬，緊按定銀箏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香侍女兩嫦娥。正是：兩行珠翠列階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須臾，吳月娘與李瓶兒遞酒。階下戲子鼓樂響罷，喬太太與衆親戚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兒、董嬌兒四個唱的，在席前錦瑟銀箏，玉面琵琶，紅牙象板，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壽比南山」。下邊鼓樂響動，戲子呈上戲文手本。喬五太太吩咐下來，教做《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厨役上來獻小割燒鵝，賞了五錢銀子。比及割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天色已晚。堂中畫燭流光，看如山疊。各樣花燈都點起來。錦帶飄飄，彩繩低轉。一輪明月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燈光掩映。來興媳婦惠秀與來保媳婦惠祥，每人拿着一方盤菓餡元宵，都是銀鑲茶鍾，金杏葉茶匙，放白糖玫瑰，馨香美口；走到上邊，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四人分頭照席捧遞，甚是禮數周詳，舉止沉



穩。階下動樂，琵琶箏箏，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唱畢，喬太太和喬大户娘子叫上戲子，賞了兩包一兩銀子；四個唱的，每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擺設下許多菓碟兒，留後座。四張桌子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又吃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晚了，要起身。月娘衆人款留不住，送在大門首；又攔了遞酒，看放烟火。兩邊街上看的人，鱗次蜂排一般，平安兒同衆排軍執棍攔擋再三，還湧擠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烟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衆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去了。那時已有三更天氣。然後又送應二嫂起身。

月娘衆姊妹歸到後邊來，吩咐陳經濟、來興、書童、玳安兒看着廳上收拾家活，管待戲子并兩個師範（二十）酒飯，與了五兩銀子唱錢，打發去了。月娘吩咐出來，剩攢下一桌肴饌半壇酒，請傅夥計、賁四、陳姐夫，說：「他們管事辛苦，大家吃鍾酒。就在大廳上安放一張桌兒，你爹不知多咱纔回。」於是還有殘燈未盡，當下傅夥計、賁四、經濟、來保上坐。來興、書童、玳安、平安打橫，把酒來斟。來保叫平安兒：「你還委個人大門首，怕一時爹回，没人看門。」平安道：「我教畫童看着哩！不妨事。」於是八個人猜枚飲酒。經濟道：「你們休猜枚，大驚小喝的，惹後邊聽見。咱不如悄悄行令兒耍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罰一大杯酒。」該傅夥計先說：「堪笑元宵景物。」賁四道：「人生歡樂有數。」經濟道：「趁此月色燈光。」來保說：「咱且休要辜負。」來興道：「纔

約嬌兒不在。」書童道：「又學大娘吩咐。」玳安道：「雖然剩酒殘燈。」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衆人念畢，呵呵笑了。正是：飲罷酒闌人散後，不知明月轉梅梢。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斫齊——象聲詞，形容斷裂聲。  
(二) 搗弄——抓弄。  
(三) 邊上——邊境上。  
(四) 一窩子——一家子。  
(五) 傾——此處指聚斂。  
(六) 狼觔——狼的觔，傳說狼胸中筋大如鷄卵，有犯盜者，燒此筋以烟熏之，可以使人手攣縮。  
(七) 紅眼軍——見錢眼紅的人。  
(八) 債殼子——靠借債撐門面的人。  
(九) 打箱——演出時想盡辦法討賞錢。  
(十) 狗毛——臉上長狗毛，指心不善，好動怒。  
(十一) 下死手——下毒手。  
(十二) 每常——平時，往常。  
(十三) 春楮——有格的食盒，原爲游春時携用，故名。  
(十四) 引鬪——引逗。  
(十五) 嫖頭——尋花問柳的班頭。  
(十六) 搵——緊貼着。  
(十七) 姑娘——此處是通家問婦女的敬稱。  
(十八) 鬧妝——鑲嵌寶石珠玉的帶子。  
(十九) 禁步——婦女挂在裙邊的一種由珠寶穿成的佩飾，其作用在約制步履過快，故名。  
(二十) 師範——教師，師傅。

## 第四十四回

吳月娘留宿李桂姐

西門慶醉撈夏花兒

窮途日日困泥沙，上苑年年好物華。荆棘不當車馬道，管弦長奏綺羅家；  
王孫草上悠揚蝶，少女風前爛漫花。懶出任從游子笑，入門還是舊生涯。

話說經濟同傅夥計衆人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家去。月娘款留再三，說道：「嫂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道：「我連在喬親家那裡就是三四日了。家裡没人，你哥衙裡又有事，不得在家，我家去罷。明日請姑娘衆位，好歹往我那裡大節坐坐，晚夕走百病兒來家。」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些去罷了。」吳大妗子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走了來家就是了。」說畢，裝了兩個盒子，一盒元霄，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

李桂姐等四個都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怎的，也就要去？還等你爹來家着你去。他去吩咐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早晚來家！俺們原等的他？娘先教我和吳銀姐先去罷，他兩個

今日纔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裡不知怎麼盼望。」月娘道：「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李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裡没人，俺姐姐又被人包住了。寧可拿樂器來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正說着，只見陳經濟走進來交剩下的賞賜與吳月娘，說道：「喬家并各家貼轎（一）賞一錢，共使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姐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經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裡不知誰回去了去了。」桂姐道：「姐夫，你真個回了？你哄我哩！」那陳經濟道：「你不信，瞧去不是！我哄你？」剛言未罷，只見琴童抱進氈包來說：「爹來家了。」月娘道：「早是你們不去了，這不你爹來了？」

不一時，西門慶進來，戴着冠帽，已帶七八分酒了，走入房中，正面坐下。玉簫便遞茶，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磕頭。西門慶便問月娘道：「人都散了，你怎的不教他唱？」月娘道：「他們這裡求着我要家去，且說更已深了。」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一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像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兒苦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兩個轎子在這裡不曾？」玳安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打着緊急鼓子，一遞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

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

先是桂姐唱〔山坡羊〕：

俏冤家，生的出類拔萃。翠衾寒，孤燈獨自。自別後，朝思暮想；想冤家，何時得遇？遇見冤家好同住，好同住！

該吳銀兒唱：

〔金字經〕惜花人何處，落紅春又殘。倚遍危樓十二欄，十二欄。

韓玉釧唱：

〔駐雲飛〕悶倚欄杆，燕子鶯兒怕待看。色戒誰曾犯？鬼病誰經慣？

董嬌兒唱：

〔江兒水〕呀！減盡了花容月貌，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峭，細雨連濺，落紅千萬點。

桂姐唱：

〔畫眉序〕自會俏冤家，銀箏塵鎖怕湯抹。雖然是人離咫尺，如隔天涯。記得百種恩情，那裡討半星兒狂詐。

吳銀兒唱：

〔紅綉鞋〕水面上鴛鴦一對，順河岸步步相隨。怎見個打漁船驚拆在兩下裡飛。

韓玉釧唱：

〔耍孩兒〕自從他去添憔悴，不似今番病久。才郎一去正逢春，急回頭雁過了中秋。

董嬌兒唱：

〔傍妝臺〕到如今，瑤琴弦斷少知音，花好時誰共賞？

桂姐唱：

〔鎖南枝〕紗窗外，月兒斜，久想我人兒常常不捨。你爲我力盡心竭，我爲你珠淚偷揩。

吳銀兒唱：

〔桂枝香〕楊花心性，隨風不定。他原來假意兒虛名，倒使我真心陪奉。

韓玉釧唱：

〔山坡羊〕惜玉憐香，我和他在芙蓉帳底。抵面、共你把衷腸來細講；講離情、如何把奴拋棄。氣的我，似醉如痴來呵；何必、你變心另叙上知己；幾時、得重整佳期？佳期、實相逢如同夢裡！

董嬌兒唱：

〔金字經〕彈，淚痕羅帕斑；江南岸，夕陽山外山。

李桂姐唱：

〔駐雲飛〕 嗒！書寄兩三番，得見艱難。再倩霜毫，寫下喬公案，滿紙春心墨未乾。

吳銀兒唱：

〔江兒水〕 香盡懶重添，針兒怕待拈。瘦體岳岳，鬼病恹恹。俺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損兩眉翠尖，空惹的張郎憎厭。這些時對鶯花不捲簾。

韓玉釧唱：

〔畫眉序〕 想在枕上溫存的話，不由人肉顫身麻。

董嬌兒唱：

〔紅綉鞋〕 一個兒投東去，一個兒向西飛；撇的俺一個兒南來，一個兒北去。

李桂姐唱：

〔耍孩兒〕 你那裡偎紅倚翠銷金帳，我這裡獨守香閨泪暗流。從記得說來咒：負心的隨燈兒滅！海神廟放着根由。

吳銀兒唱：

〔傍妝臺〕 美酒兒誰共斟？意散了如萍兒，難見面似參辰。從別後歲月深，畫劃兒畫損了掠兒金。

韓玉釧唱：

〔鎖南枝〕兩下裡心腸牽挂，誰知道風掃雲開，今宵復顯出團圓月。重令情郎把香羅再解。訴說情誰負誰心，須共你說個明白。

董嬌兒唱：

〔桂枝香〕怎忘了舊時山盟爲證，坑人性命。有情人，從此分離了去，何時再得成？

李桂姐唱：

〔尾聲〕半叉綉羅鞋，眼兒見了心兒愛。可喜才，捨着捨白，忙把這俏身挨。

唱畢，西門慶與了韓玉釧、董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吳銀兒兩個：「這裡歇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亂，簇擁定李嬌兒房裡夏花兒進來稟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兩個唱的出去，打燈籠往馬房裡拌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裡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唬了小的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小的們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便道：「那奴才在那裡？與我拿來。」就走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邊打着，兩個簇把那丫頭兒揪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那丫頭不言語。李嬌兒在傍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平白白往馬坊裡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西門慶只說丫頭要走之情，即令小廝：「與我與他搜身上。」他又不容搜。於是琴童把他一拉，倒在



地，只聽滑浪一聲，沉甸甸從腰裡掉下一件東西來。西門慶問：「是甚麼？」玳安遞上去。可霎作怪，却是一錠金子。西門慶燈下看了道：「是頭裡不見了的那錠金子。尋不見，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他說：「是捨的。」西門慶問：「是那裡捨的？」他又不言語。西門慶於是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邊去取拶子來。須臾，把丫頭拶起來，拶的殺豬也似叫。拶了半日，又敲二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丫頭挨忍不過，方說：「我在六娘房裡地下捨的。」西門慶方命放了拶子。又吩咐與李嬌兒領到屋裡去：「明日叫媒人，即時與我拉出去賣了！這個奴才，還留着做甚麼？」那李嬌兒沒的話兒說，便道：「恁賊奴才，誰叫你往前頭去來？養在家裡，也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出去了。你就捨了他屋裡金子，也對我說一聲兒！」那夏花兒只是哭。李嬌兒道：「拶死你這奴才纔好哩，你還哭！」西門慶道：「罷！」把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瓶兒房裡去了。那小廝都出去了。

月娘令小玉關上儀門，因叫過玉簫來，問他：「頭裡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麼？」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妗子娘兒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知就偷了他這錠金子在手裡。頭裡聽見娘說爹使小廝買狼筋去了，唬的他了不得，在廚房問我：『狼筋是甚麼？』教俺們眾人笑道：『狼筋敢是狼身上的筋，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筋抽將起來，就纏在那人身上，抽攢（三）的手腳兒都在一處。』他聽見想必慌了。到

晚夕趕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見大門首有人，纔藏入馬坊裡，鑽在槽底下躲着。不想被小廝又看見了，採出來。」月娘道：「那裡看人去？恁小丫頭，原來這等賊頭鼠腦的！倒就不是個哈咳的（三）。」

且說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裡，李桂姐晚間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傻孩子，你恁十五六歲，也知道些人事兒，還這等懵懂？要着俺裡邊，纔使不的。這裡没人，你就拾了些東西，來屋裡悄悄交與你娘。似這等拖出來，他在傍邊也好救你。你怎的不望他題一字兒？剛纔這等撈打着，好麼？乾淨傻丫頭！常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裡人？就不管他？剛纔這等掠掣（四）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着是我，怎教他把我房裡丫頭對衆撈恁一頓撈子？有不是，拉到房裡來，等我打。前邊幾個房裡丫頭怎的不撈，只撈你房裡丫頭？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裡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真個教他拉出這丫頭去罷，你也就沒句話兒說？你不說，等我說，休教他領出去，教別人好笑話。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家一似狐狸一般，你原鬪的過他了？」因叫了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不出去？」那丫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出去，今後要貼你娘的心，凡事要和你他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麼，交付與他，教似元宵一般抬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吩咐，我知道了。」按下這裡教唆夏花兒不題。

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裡，只見李瓶兒和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這裡，沒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你娘兒兩個在兩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李瓶兒便瞅了他眼兒道：「你就說下道兒（五）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裡睡？」李瓶兒道：「你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走了，說道：「也罷，也罷！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裡睡去罷。」於是——直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聽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接衣解帶，鋪陳床鋪乾淨，展放鮫綃，款設珊瑚，吃了茶，兩個上床歇宿不題。

李瓶兒這裡打發西門慶出來，和吳銀兒兩個燈下放炕桌兒，擺下黑白棋子，對坐下象棋兒。吩咐迎春：「定兩盞茶兒，拿個菓盒兒，把這甜金華酒兒篩一壺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吳銀兒道：「娘，我且不餓，休叫姐盛來。」李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飯，你拿個盒蓋兒，我揀妝裡有菓餡餅兒拾四個兒來，與銀姐吃罷。」須臾，迎春拿了四碟小菜，一碟糟蹄子筋，一碟鹹鷄，一碟燻鷄蛋，一碟炒的豆芽菜拌海蜇，一個菓盒，都是細巧菓仁兒，一盒菓餡餅兒，準備在傍邊。少頃，與吳銀兒下了三盤棋子。篩上酒來，拿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春：「姐，你遞過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銀姐，不唱吧。小大官兒睡着了。他爹那邊又聽

着，教他說。咱擲骰子耍耍罷。」於是叫迎春遞過色盆來。兩個擲骰兒賭酒爲樂。擲了一回，吳銀兒因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裡請過奶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他擡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擡着孩子睡罷。拿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離開來，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裡敢動一動兒，就睜開眼醒了，恰似知道的一般。教奶子抱了去那邊屋裡，只是哭，只要我擡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爹自在覺兒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李瓶兒道：「他也不論，遇着一遭也不可定，兩遭也不可定，常進屋裡看他。爲這孩子，來看他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將他爹和這孩子，背地咒的白湛湛（六）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墊舌根（七）！誰和他有甚麼大閑事，寧可不來我這裡還好。第二日教人眉兒眼兒的只說俺們甚麼把攔着漢子。爲甚麼剛纔到這屋裡，我就攛掇他出去？銀姐，你不知，俺這家人多舌頭多！自今日爲不見了這錠金子，早是你看着，就有人氣不憤，在後邊調白（八）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這屋裡來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裡丫頭偷了，纔顯出個青紅皂白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這屋裡丫頭和奶子。老馮媽媽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家去。」落後見有了金子，那咱纔肯去，還打了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上，你守着哥兒，慢慢過到那裡是那裡。論起後邊大娘，沒甚言語，也罷了。倒只是別人

見娘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兒氣。爹他老人家有些張主就好。」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覷，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方纔宿歇。正是：得意客來情不厭，知心人到話相投。有詩爲證：

畫樓明月轉窗寮，相伴嬋娟宿一宵。玉骨冰肌誰不愛，一枝梅影夜迢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貼轎——隨轎子伺候的奴婢。

(二) 抽攢——收縮。

(三) 哈哈——憨實，可愛。又作臺孩。

(四) 掠掣——拷打。

(五) 下道兒——下流，不正經，不入調。

(六) 白湛湛——說話露骨，毒辣。

(七) 墊舌根——被人家當作議論和咒罵的對象，貶意的說法叫墊舌根。

(八) 調白——挑撥。

金瓶梅詞話

## 第四十五回

### 桂姐央留夏花兒

### 月娘含怒罵玳安

佳名號作百花王，幻出冰肌異衆芳。映日妖嬈呈素艷，隨風冷淡散清香。  
玉容每妒啼妝女，雪臉渾如傅粉郎。檀板金樽歌勝賞，何誇魏紫與姚黃。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裡去。早晨起來，前廳看着，差玳安送兩張桌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五太太，一張與喬大戶娘子，俱有高頂方糖、肘件樹菓之類。喬五太太賞了玳安兩方手帕、三錢銀子；喬大戶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細說。

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慶作別，趕到黃四家。黃四又早夥中封下十兩銀子謝他：「大官人吩咐教俺過節去，口氣兒只是搗（一）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情。你我錢糧拿甚麼支持？」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纔够？」黃四道：「李二哥他不知道，又要靠着問那內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裡——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我看，再得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假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計（二）衆人怎生謝我？」黃四

道：「我對李三說，夥中再送五兩銀子與你。」伯爵道：「休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一言，替你們巧一巧兒，就在裡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且不去。明日他請俺們晚夕賞燈，你兩個明日絕早買四樣好下飯，再着上一罈金華酒；不要叫唱的，他家裡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哩！你院裡叫上六名吹打的，等我領着送去了。他就要請你兩個坐。我在傍邊，那消一言半句，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五十兩銀子，那裡不出了，只當你包了一個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無假漆無真，進錢糧之時，香裡頭多上些木頭，蠟裡頭多攪些柏油，那裡查帳去！不圖打魚，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於是計議已定。

到時，李三、黃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兩個小廝，抬着送到西門慶家來。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桌面，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房下在這裡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裡吃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曾見的新親，說老早就去了。今早衙門中放假，也沒去。看着打發了兩張桌面，與喬親家那裡去。」說畢，坐下了。伯爵就喚李錦：「你把禮抬進來。」不一時，兩個抬進儀門裡放下。伯爵道：「李三哥、黃四哥再三對我說，受你大恩，節間沒甚麼，買了些微禮來孝順你賞人。」只見兩個小廝向前跪在地下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抬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抬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



阻住他了，只叫了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即令：「與我叫進來。」不一時，把六名樂工叫至當面跪下。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是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伯爵得不的一聲兒，即叫過李錦來吩咐：「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裡不着人請去了，叫你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裡坐坐。」那李錦應諾下去。須臾，收進禮去。西門慶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

少頃，棋童兒拿茶上來，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說道：「有了飯，請問爹那裡吃？」西門慶讓伯爵西廂房裡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純？」伯爵道：「我早晨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裡，看着打發了禮來，誰得閑去會他？」西門慶即使棋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桌兒擺飯，畫童兒用罩漆方盒兒拿了四碟小菜兒，都是裡外花精致靠山碟兒：一碟美甘甘十香瓜茄（三）、一碟甜孜孜五方豆豉（四）、一碟香噴噴的橘醬、一碟紅馥馥的糟筍；四大碗下飯：一碗火燎羊頭、一碗鹵炖的炙鴨、一碗黃芽菜并炒的餛飩鷄蛋湯（五）、一碗山藥燴的紅肉圓子；上下安放了兩雙金箸牙兒。伯爵面前是一盞上新白米飯兒，西門慶面前是一甌兒香噴噴軟稻粳米粥兒。兩個同吃了飯，收了家伙去，揩抹的桌兒乾淨。西門慶與伯爵兩個坐着，賭酒兒打雙陸。伯爵趁謝希大未來，乘先問下西門慶，說道：「哥明日找與李智、黃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搗五百兩銀子文書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總不如再找上一千兩，到明日

也好認利錢。我又一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算一百五十兩與他，再找不多兒了。」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的是。我明日再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改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省的金子放在家，也只是闲着。」

兩個正打雙陸，忽見玳安兒走來說道：「賁四拿了一座大螺鈿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六），說是向皇親家的，要當三十兩銀子。爹當與他不當他？」西門慶道：「你教賁四拿進來我瞧瞧。」不一時，賁四同兩個人抬進去，放在廳堂上。西門慶與伯爵撇下雙陸，走出來觀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可桌放的螺鈿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是一樣黑白分明。伯爵近觀了一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仔細瞧，恰像好似蹲着個鎮宅獅子一般。兩架銅鑼銅鼓，都是彩畫金妝，雕刻雲頭，十分齊整。」在傍一力擡掇，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麼？下坡車兒營生（七），及到三年過來，七本八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姐夫前邊鋪子裡，兌三十兩與他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抹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曾？」琴童道：「在下邊打發吃飯哩。」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吹打一回我聽。」於是廳內抬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架，安放銅鑼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

正吹打着，只見棋童兒請了謝希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純，你過來，估估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裡只顧誇獎不已，說道：「哥，你這屏風，買的巧也得一百兩銀子，與他少了他不肯。」伯爵道：「你看，連這外邊兩架銅鑼銅鼓帶鐺鐺兒，通共與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我的南無耶（八），那裡尋本兒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攬給（九）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你看這兩座架，做的這工夫，朱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裡的樣範，少說也有四十斤響銅（十），該值多少銀子？怪不的一物一主，那裡有哥這等大福，偏有這樣巧價兒來尋你的！」說了一回，西門慶請入書房裡坐的。不一時，李智、黃四也到了。西門慶說道：「你兩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下了禮，說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敢不來。」於是搬過坐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廝畫童兒拿了五盞茶上來，衆人吃了，收下盞托去。少頃，玳安走上來請問：「爹，在那裡放桌兒？」西門慶令抬進桌兒：「就在這裡坐罷。」於是玳安與書童兩個，一肩搭抬進一張八仙瑪瑙籠漆桌兒進來，騎着火盆安放在地平上。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打橫坐了。須臾，拿上春檠按酒（十一），大盤大碗湯飯點心，無非鵝、鴨、鷄、蹄，各樣下飯之類。酒泛羊羔，湯浮桃浪。樂工都在窗外吹打。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席上遞酒。這裡前邊飲酒不題。

却說李桂姐家保兒，吳銀兒家丫頭蠟梅，都叫了轎子來接他姐姐家去。那桂姐聽見保兒來，慌的走到門外，和保兒兩個悄悄說了半日話。回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俺們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連你們也帶了去。你一發晚了從他那裡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們走百病兒，就往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裡無人，俺姐姐又不在家，有我五姨媽那裡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十二），俺媽不知怎麼盼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若是閑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教玉簫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掇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早去。

這桂姐先辭月娘衆人，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教畫童替他抱了氈包，竟來書房門首，教玳安請出西門慶來說話。這玳安慢慢掀簾子，進入書房，向西門慶請道：「桂姐家去，請爹說話。」應伯爵道：「李桂兒這小淫婦兒，原來還沒去哩。」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看見李桂姐穿着紫色潞州紬妝花眉子對衿襖兒，白碾光五色綫挑的寬襖裙子，用青點翠的白綾汗巾兒搭着頭。向前花枝招颯，綉帶飄飄，磕了四個頭，就道：「打攪（十三）爹娘這裡。」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裡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我還有一件事對爹說。俺姑娘房裡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了他幾下。說起來還小哩，恁甚麼不知道。吃我說了

他幾句，從今改了，他也不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姑娘房中沒個人使，你心裡不急麼？自古木杓火杖兒短，強如手撥刺（十四）。爹好歹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一面吩咐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見畫童兒抱着桂姐氈包，說道：「拿桂姨氈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後邊說去罷。」那畫童應諾，一直往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畢話，去窗子前揚聲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你娘家去。」伯爵道：「拉回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唱一套兒，且與我聽聽着。」桂姐道：「等你娘閑了，唱與你聽。」伯爵道：「只你兩個說梯已話兒，就不教我知道了？由他乾乾淨淨恁大白日就家去了，便益了賊小淫婦兒了。投到黑，還接好幾個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一面笑着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

西門慶與桂姐說了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就是個真脫牢（十五）的強盜，越發賊的疼人子（十六）！恁個大節，他肯只顧在人家住着？鴿子來叫他，又不知家裡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大道：「你好猜！」悄悄向伯爵耳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未數句，伯爵道：「悄悄裡說，這哥還不知道哩！」不一時，西門慶走的脚步兒響，進來，兩個就不言語了。這應伯爵就把吳銀兒摟在懷裡，和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說：「還是我這乾女兒又溫柔、又軟款，強如李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

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罵！說一個就一個，百個就百個。一般一方之地，也有賢有愚，可兒一個就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聽賊狗才，單管只六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家，等我守着我這乾女兒過日子。乾女兒過來，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這吳銀兒不忙不慌，輕舒玉指，款跨鮫綃，把琵琶橫於膝上，低低唱了一回〔柳搖金〕：

心中牽挂，飯不飯茶不茶，難割捨我俏冤家。淒涼，因為我心上放不下，更不知你在誰家！要離別，與我兩句伶俐話。拋閃殺奴家，閃賺殺奴家，你休要把奴來干罷！

伯爵吃過酒，又遞謝希大。吳銀兒又唱道：

常懷憂悶，何時得趁我心，牽挂着我有情人。姊妹們拘管的緊，老尊堂不放鬆，顯的我言而無信。不愛你寶和金，只愛你，只愛你生的龐兒俊。我和你做夫妻，死了甘心。教奴和你往來相趁。

這裡和吳銀兒前邊遞酒彈唱不題。且說畫童兒走到後邊，月娘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大姐、雪娥并大師父，都在上房裡坐的。只見畫童兒進來，月娘纔待使他叫老媽來領夏花兒出去，畫童便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教賣他，怎的又不賣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爹說，教休要領他出去。」畫童兒道：「剛纔

小的抱着桂姨氈包，桂姨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且將就使着罷，休領出去了。』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在爹跟前使小的進來了；奪過氈包，送桂姨去了。」這月娘聽了，就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恁賊兩頭戳舌（十七）、獻勤欺主的奴才！噴道他頭裡使他叫媒人，他就說道：『爹教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辦着送他去了。住回等他進後來，我和他答話。」

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你家蠟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也往家去了罷？」吳銀兒道：「娘既留我，我又家去，顯的不識敬重了！」因問蠟梅：「你來做甚麼？」蠟梅道：「媽使我來瞧瞧你。」吳銀兒問道：「家裡沒甚勾當？」蠟梅道：「沒甚事。」吳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娘留下我，晚夕還同衆娘們往姪奶奶家走百病兒去。我那裡回來，纔往家去哩。」說畢，蠟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叫他回來，打發他吃些甚麼兒。」吳銀兒道：「你大奶奶賞你東西吃哩！等着就把衣裳包子帶了家去。對媽媽說，休教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因問：「吳惠他怎的不來？」蠟梅道：「他在家裡害眼哩。」月娘吩咐玉簫領蠟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甌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拿去。

原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裡。李瓶兒連忙又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緞子衣

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氈包內與他。那吳銀兒喜孜孜辭道：「娘，我不要這衣服罷。」又笑嘻嘻道：「實和娘說，我没個白襖兒穿。娘收了這緞子衣服，不拘娘的甚麼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罷。」李瓶兒道：「我的白襖子都寬大，你怎好穿？」於是叫迎春拿鑰匙上大廚櫃裡，拿一疋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圖襯着比甲兒好穿。」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起動叫姐往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没甚麼孝順，只是唱曲兒與姐姐聽罷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疋松江闊機尖素白綾（十八），下號兒（十九）寫着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銀兒連忙花枝招颭，綉帶飄飄，插燭也似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起來，又深深拜了迎春幾拜。李瓶兒道：「銀姐，你把這緞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二十）。」吳銀兒道：「娘賞了白綾做襖兒，又包了這衣服去？」於是又磕頭謝了。不一時，蠟梅吃了東西，交與盒子、氈包，都拿回家去了。月娘便說：「銀姐，你這等我纔喜歡。你休學李桂兒那等喬張致，昨日和今早，只像卧不住虎子（二二）一般，留不住的只要家去。可兒家裡就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了，就不待見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好娘，這裡一個爹娘宅裡，是那裡去處？就有虛簀（二三），放着別處使，敢在這裡使！桂姐年幼，他不知事，俺娘休要惱他。」



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說道：「俺娘上覆三姑娘，好歹同衆位娘并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又請雪姑娘也走走。」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今便收拾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哩。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家裡沒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俺們六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麼，俺們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來定兒道：「是郁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玉樓、金蓮、李瓶兒、大姐并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吩咐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定當，共六頂轎子起身。派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名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正是：

萬井風光春落落，千門燈火夜漫漫；此生此夜不長見，明月明年何處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搗——此處作倒換解。

(二) 夥計——此處解釋爲合伙人。

(三) 十香瓜茄——精制重料的醬菜醬

瓜。(四) 五方豆豉——豆制的醬類食物。

(五) 餛飩鷄蛋湯——加入肉絲、笋片等多種佐料的鷄蛋湯。

(六) 鐺兒——鐺子，一種響器，近似小鑼。

(七) 下坡車兒營生——車子下坡，越走越快，比喻所當之物，時間

越長，利息滾得越高。

(八) 南無耶——南無，梵語，音若「那摩」，表示恭敬之語。耶，嘆詞。此句意同「我的

佛爺啊！」 (九) 攪給——開銷，支付。

(十) 響銅——純度高的銅。

(十一) 春檠——立春日取生菜、

菓品置盤中，取迎春意，稱春盤，又叫春檠，也泛指筵席上的冷盆和菓碟。

(十二) 盒子會——婦女在正月十五日

的聚會，各帶食盒賭勝，故名。

(十三) 打攪——打擾。

(十四) 木杓、火杖兒短，強如手撥刺——木杓、火

杖是盛飯、燒火的用具。撥刺，即撥動。此句意思是木杓、火杖雖短，也比直接用手到鍋裡或火裡去撥動好；借喻有奴

婢使喚，比沒有奴婢使喚強。

(十五) 脫牢——從牢獄中逃脫。

(十六) 疼人子——惹人愛憐。子，尾詞。

(十七) 兩頭戳舌——從中挑撥。

(十八) 松江闊機尖素白綾——松江地區是明代絲織品的重點產區之一。闊

機，是用闊機織造的，說明綾的寬度比一般的闊。尖素白綾，是指尖山形斜紋地的白色素綾。

(十九) 下號兒——

成匹織物上打的戳記，寫明產地、品名和重量。

(二十) 酒衣兒——吃酒時防沾污穿的罩衣。

(二十一) 虎子

——老虎。

(二十二) 虛簀——虛花頭，虛矯身段。

## 第四十六回

### 元夜游行遇雪雨

### 妻妾笑卜龜兒卦

帝里元宵，風光好，勝仙島蓬萊。玉塵飛動，車喝綉轂，月照樓臺。三宮此夕歡諧，金蓮萬盞，撒向天街。迓鼓通宵，華燈競起，五夜齊開。

此隻詞兒，是前人所作，單題這元宵景致，人物繁華。且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李智、黃四約坐到黃昏時分，就告辭去了。伯爵趕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你二公說了，準在明日，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伯爵復到廂房中，和謝希大還陪西門慶飲酒。

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趴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没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柱來了。」便叫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裡，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并不知道。」伯爵向西門慶說：「他兩個怕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吩

「二爹，叫他等一等，一發和吹打的一答裡吃罷，後邊拿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個托盤來，桌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你們拿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傻侄子，常言道：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你不知他這行人，故雖是當院（二）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概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我不幫襯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才，行記（二）中人只護行記中人，又知這當差的苦甘！」伯爵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弟（三）一場，連『惜玉憐香』四個字，你還不曉的怎生說！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兒，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剝他，就敢（八聲甘州）『懣懣瘦損』，難以存活！」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吩咐：「你兩個會唱『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們記的。」於是拿過箏來，王柱彈琵琶，李銘撥箏，頓開喉音唱〔黃鍾·醉花陰〕：

雪月風花共裁剪，雲雨夢香嬌玉軟。花正好，月初圓，雪壓風顛，人比天涯遠。這些時欲寄斷腸篇，爭奈我無邊岸的相思好着我難運轉。

〔喜遷鶯〕指滄溟爲硯，管城毫健筆如椽。松烟，將泰山作墨研，把萬里青天爲錦箋，都做了草聖傳。一會家書，書不盡心事；一會家訴，訴不盡熬煎。

〔出隊子〕憶當時初見，見俺風流小業冤，兩心中便結下死生緣。一載間渾如膠

漆堅，誰承望半路翻騰，倒做了離恨天。

〔出隊子〕二三朝不見，渾如隔了十數年。無一頓茶飯不挂牽，無一刻光陰不唱念，無一個更兒，將他來不夢見。

〔四門子〕無一個來人行，將他來不問過；害的人有似風顛，相識們見了重還勸。不由我記挂在心間，思量的眼前活現，作念的口中粘涎。襟領前，袖兒邊，泪痕湮遍。想從前我和他語在先，那時節嬌小當年。論聰明貫世何曾見？他敢真誠處有萬千。

〔刮地風〕憶咱家爲他情無倦，泪江河成眷戀。俺也曾坐并着膝，語并着肩。俺也曾菱荷香效他交頸駕。俺也曾把手兒行，共枕眠。天也，是我緣薄分淺！

〔水仙子〕非千是我自專，只覓的鶯膠續斷弦。憶枕上盟言，念神前發願，心堅石也穿。暗暗的禱告青天：若咱家負他前世緣，俏冤家不趁今生願，俺那世裡再團圓。

〔尾聲〕囑付你衷腸莫更變，要相逢則除是動載經年。則你那身去遠莫教心去遠！

話說唱完了，看看晚來。正是：金烏漸漸落西山，玉兔看看上畫闌。佳人款款來傳報，報道月移花影上紗窗。西門慶命收了家伙，使人請傅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

陳經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圍，安放兩張桌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檠菓盒，各樣肴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一答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邊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火，西門慶吩咐等堂客來家時放。先是六個樂工，抬銅鑼銅鼓，在大門首吹打，動起樂來。打一回銅鑼銅鼓，又清吹細樂（四）上來。李銘、王柱兩個小優兒，箏、琵琶上來彈唱燈詞〔畫眉序〕「花月滿春城」云云。那街上來往圍看的人，莫敢仰視。西門慶帶忠靖冠（五），絲絨鶴氅，白綾襖子。玳安與平安兩個，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各執欄杆，攔擋閑人，不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游人十分熱鬧。但見：

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游人隊隊踏歌聲，士女翩翩垂舞袖。鰲山結彩，巍峨百尺盡晴空；風禁縹香，縹紗千層籠綺陌。閑庭內外，溶溶寶月光輝；畫閣高低，燦燦花燈照耀。三市六街人鬧熱，風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後邊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背後扒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兩個在圍屏背後火盆上篩酒。原來玉簫和書童舊有私情，兩個常時戲狎。兩個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嗑，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烘烘望上騰起來，滿（六）了一地灰。起先，那玉簫還只顧嘻笑。被西門慶聽見，使下玳安兒來問：「是誰笑？怎的這等灰起？」那日春梅

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一徑揚聲罵玉簫：「好個怪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個把酒推倒了纔罷了，都還嘻嘻哈哈，不知笑的是甚麼。把火也瀰死了，平白落了人恁一頭灰！」那玉簫見他罵起來，唬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裡酒了。」那西門慶聽了，更不問其長短，就罷了。

先是那日賁四娘子打聽月娘不在，平昔知道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四個，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菓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個去他家裡散心坐坐。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李嬌兒說：「我燈草拐杖柱不定（七），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一發不敢承攬。看看挨到掌燈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會齊了往見李嬌兒，轉央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反罵玉簫等：「都是那沒見世面的行貨子！縱不見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有。一個個鬼撮搯（八）的也似，不知忙的是甚麼，你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齊整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破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們稟稟去！」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掩口附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們坐坐。姐教我來稟問爹，去不去？」西門慶聽了，吩

咐：「教你姐們收拾去，早些來，家裡没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慢慢纔往房裡勻施脂粉去了。不一時，四個都一答兒裡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進裡間。屋裡頂榻上點着綉毬紗燈，一張桌兒上，整齊菜肴、春盛（九）堆滿滿的。趕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教下人家另是一分菜蔬。當下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韓回子娘子打橫，長兒往來燙酒拿菜。按下這裡不題。

西門慶因叫過樂工來吩咐：「你們吹了一套『東風料峭』（好事近）與我聽。」正值後邊送上玫瑰元宵來，銀杏匙，衆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應佳節。李銘、王柱席前又拿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聲韻悠揚，疾徐合節。道：

東野翠烟消，喜遇芳天晴曉。惜花心性，春來又起得偏早。教人採取，問東君肯與我春多少？見丫鬟笑語回言道：昨夜海棠開了！

〔千秋歲〕杏花稍間着梨花雪，一點點梅豆青小。流水橋邊、流水橋邊，只聽的賣花人聲聲頻叫。鞦韆外，行人道。我只聽的粉牆內佳人歡笑。笑道春光好！我把這花籃兒旋簇，食椀高挑。

〔越恁好〕鬧花深處，滴溜溜的酒旗招。牡丹亭左側，尋女伴鬪百草。翠巍巍的



柳條，忒楞楞的曉鶯飛過樹梢；撲簌簌落紅，舞翩翩粉蝶兒飛過畫橋。一年景，四季中，惟有春光好。向花前暢飲，月下歡笑。

〔紅綉鞋〕聽一派鳳管鸞簫，見一簇翠圍珠繞。捧玉樽，醉頻倒。歌金縷，舞六么。任明月上花梢，月上花梢。

〔尾聲〕醉教酩酊眠芳草，高把銀燭花下燒。韶光易老，休把春光虛度了！

這裡彈唱飲酒不題。且說玳安與陳經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兩個排軍拿着兩個燈籠，竟往吳大妗子家接月娘眾人。正在明間和吳大妗、吳二妗子、吳舜臣媳婦兒正飲酒。郁大姐在傍彈唱着。見了陳經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裡坐。你大舅今日不在家，衛裡看着造冊哩。」一面放桌兒，拿春盛點心酒菜上來陪經濟。玳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們來了。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着頭裡惱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吳大妗子便叫來定兒：「拿些甚麼兒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和他一處兒吃罷。」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裡纔來乍到就與他吃罷。教他前邊站着，我們就起身。」吳大妗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怪人家？比來衆姑娘們在俺這裡，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開懷大坐坐兒。左右家裡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裡，怕怎的！老早就家去？是別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個好曲兒，伏侍他衆位娘。」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哩！說你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下席來

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姪奶奶這裡接我去，教我纔收拾闌闌（十）了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個好的與他聽，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妗子叫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把你二位姑娘和衆位娘的酒兒斟上。這一日還沒上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唱〔一江風〕道：

子時那，這淒涼如何過？羅幃錦帳和衣卧。歹哥哥，你許下我子丑時來，不覺寅時錯！痴心腸等他待如何？拋閃了我。願神靈降與他灾和禍。

卯時明，亂挽起烏雲髻，羞對菱花鏡。想多情，穿不的錦綉衣裳，戴不起翡翠珍珠，解不開心頭悶。辰時已過了，巳時不見影，奴家爲你憂成病。

午時牌，這相思真個害，害的我魂不在。想多才，你記的月下星前，誓海盟山，誰把你輕看待？他若是未時來，也把奴愁懷解，申時買個猪頭兒賽。

酉時下，不由人心牽挂，誰說幾句知心話。謊冤家，你在謝館秦樓倚翠偎紅，色膽天來大。戌時點上燭，早晚不見他，亥時去卜個龜兒卦。

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這一回子恁涼淒淒的起來？」來安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姐，你身上穿的不單薄？我倒帶了個綿披襖子來了，咱這一回

夜深不冷麼？」月娘道：「既是下雪，叫個小廝，家裡取皮襖來咱們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吩咐教人家去取娘們皮襖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裡伺候。」那琴童也不問，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想起金蓮的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就教他拿俺們的皮襖，他五娘沒皮襖，只取姐姐的來罷。」月娘道：「怎的家中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姐穿就是了。」月娘便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叫到跟前，吃月娘盡力罵了幾句好的：「好奴才！使你怎的不動？又遣將兒，使了那個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去了。但坐壇遣將兒，——怪不的，你做了大官兒！恐怕打動你展翅兒來（十二），就只遣他去！」玳安道：「娘錯怪了小的，頭裡娘吩咐若是教小的去，小的敢不去？來安下來，只說教一個家裡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吩咐你！俺們恁大老婆，還不敢使你哩！如今慣的你這奴才們想有些摺兒也怎的！一來主子烟薰的佛像挂在牆上（十二），有恁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戳舌，獻勤出尖兒，外合裡應，好懶貪饞，奸滑流水（十三），背地瞞官作弊，幹的那繭兒我不知道？頭裡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拿着氈包，你還劈手奪過去了。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你，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便就恁送他裡頭圖嘴吃去了，却使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

罵那個人了，你還說你不久慣牢成？」玳安道：「這個也沒人，就是畫童兒過的舌（十四）。爹見他抱着氈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姨去罷。』」使他進來對娘說。留丫頭不留丫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十五）哩！我可不這裡閑着，和你犯牙兒哩！你這奴才胳膊倒拗過腿了（十六）？我使着不動，要嘴兒（十七）！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他個爛羊頭也不算！」吳大妗子道：「玳安兒，還不快替你娘們取皮襖去！他惱了。」又道：「姐姐，你吩咐他拿那裡皮襖與他五娘穿？」潘金蓮接過來說道：「姐姐，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教他家裡捎了我的披襖子來我穿罷。人家當的知道好也歹也，黃狗皮也似的，穿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氣長（十八），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纔不是當的，倒是商人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十九）的皮襖。當的王招宣府裡那件皮襖，與李嬌兒穿了。」因吩咐玳安：「皮襖在大櫥裡，教玉簫尋與你，就把大姐的披襖也帶了來。」

那玳安把嘴谷都走出來。陳經濟問道：「你往那去？」玳安道：「精是攬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早晚又往家裡跑一遭。」徑走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主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往後走。

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裡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說道：「四個淫婦

今日都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裡，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窗外悄悄覷聽。只見賁四嫂說道：「大姑和二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上，菜兒也不揀一箸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春梅道：「四嫂，俺們酒够了。」賁四嫂道：「耶嚻！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又叫韓回子老婆：「你便是我的切鄰，就如副東一樣，三姑、四姑跟前酒，你也替我勸勸兒，怎的單板（二十）着像客一般？」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斟淺些兒罷。」蘭香道：「我自來（二二）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甚麼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個先生（二三）來唱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裡聽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俺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都不言語了。半日，只聽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簫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待笑，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怪雌牙兒，因問着你！看雌的那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們還在姁子家吃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玉簫道：「皮襖在外描金箱子裡不是？叫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也怎的？」春梅道：「你們有皮襖的，都打發與他。俺娘沒皮襖，只我不動身。」蘭香對琴童：「你三娘皮襖，問小鸞要。」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兒：「教綉春開裡間門拿與你。」

那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玉樓房中小鸞，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道：「你來家做甚麼？」玳安道：「你還說哩，爲你來了，平白教大娘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裡等着我，一答兒裡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畢，玳安來到上房，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臺烤火，口中嗑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原來你也來了？」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裡！」於是把月娘罵他一節，前後訴說一遍：「着琴童取皮襖，嗔我不來，說我遣將兒。因爲五娘沒皮襖，又教我來取，說大櫥裡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襖，教拿與他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裡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裡去取皮襖，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歇腿兒，烤烤火兒着。」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并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裡有酒，篩盞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若你下顧！」

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上，抽開抽屜，拿了一碟子臘鵝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個就摟着啞舌親嘴。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穿。」那琴童把氈包放下，走到賁四家叫玉簫。玉簫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不來，遞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白通不開鎖。又問那玉簫道：「不是那個鑰匙，娘櫥裡鑰匙在床褥子底

下哩。」小玉又罵道：「那淫婦釘子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教使我！」甫能開了，櫥裡又沒皮襖。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來回走的抱怨了：「就死也死三日三夜，以省合氣！又撞着恁瘟死鬼小奶奶兒們，把人魂也走沒了。」向玳安道：「你說此回去，又惹的娘罵。不說屋裡鎖，只怪俺們！」走去又對玉簫說：「裡間娘櫥裡尋，沒有皮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櫥裡。」到後邊，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二三），皮襖在這裡，却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皮襖包了，連大姐披襖，都交付與玳安、琴童兩個。拿到吳大妗子家，吳月娘又罵道：「賊奴才，你說回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又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鑲皮襖。」於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觀看，說道：「也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裡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新的皮襖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穿着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試試看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平白拾了人家舊皮襖來，披在身上做甚麼？」玉樓戲道：「好個不認業的（二四），人家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念佛。」於是替他穿上，見寬寬大大，潘金蓮纔不言語。

當下吳月娘是貂鼠皮襖，孟玉樓與李瓶兒俱是貂鼠皮襖，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妗

子、二娘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姪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娘子與了一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掏出一兩銀子與他，磕頭謝了。吳大娘子同二娘子、鄭三姐都還要送月娘衆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裡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問姪子這裡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娘子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裡兩個排軍打着燈籠，一簇男女跟了，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經濟路上放了許多花炮，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們送你到家。」月娘便問：「他家在那裡？」經濟道：「這條胡同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是他家。」那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娘們家去。」月娘道：「地下濕，銀姐家去了罷，頭裡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厮送你到家。」因叫過玳安：「你送送銀姐家去。」經濟道：「娘，我與玳安兩個去罷。」月娘道：「也罷，姐夫你與他兩個同送他送。」那經濟得不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

吳月娘衆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姐姐，你原說咱們送他他去，怎的又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着要子兒，你就信了。麗春院裡，那處是那裡，你我送去！」潘金蓮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裡嫖院來，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二五）？」月娘道：「你見來？待他爹到明日往院裡去，尋他尋試試，倒沒的教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看你那兩個眼兒哩！」說着，看看走到東街口



上，將近喬大户門首。只見喬大户娘子和他外甥媳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的見月娘這邊一簇男女過來，拉請月娘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户娘子那裡肯放，說道：「好親家，你怎的上門兒怪人家（三六）？」強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客位內挂着燈，擺設酒菓，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不題。

却說西門慶在家門首，與伯爵衆人飲酒，酒已將闌。先是伯爵與希大二人整吃了一日，頂額（二七）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椅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帶滅碟倒在袖子里，都收拾了個淨光，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又不敢往屋裡去，直陪着。西門慶打發了樂工酒來吃了，各都與了賞錢，打發出門，看着收了家伙，滅息了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叫道：「姐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春梅聽見，和迎春、玉簫等慌的往回跑，不顧辭拜了賁四嫂辭的，一溜烟跑了。只落下蘭香在後邊了，別了鞋趕不上，罵道：「你們都搶棺材奔命哩！把人的鞋都別了，白穿不上。」到後邊，打聽西門慶在李嬌兒房裡，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還說玉簫：「娘那裡使了小廝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管管兒？教我來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櫥門，甫能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外邊大櫥櫃裡尋出來。你放在裡頭，又搗昏了你不知道？姐姐們都吃够來了罷，也不曾見長出塊兒來？」那玉簫倒吃搶的臉飛紅，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狗過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

們使性兒？」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婦請！」大師父在傍勸道說：「姐姐們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裡聽着。只怕你娘們來家，炖下些茶兒伺候着。」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甌包來。玉簫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們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個纔不言語了。

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户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賁四娘子走出來廝見。陳經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纔進來。衆人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娥走來，向月娘跟前磕了頭，與玉樓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裡？」李嬌兒道：「剛纔在我那屋裡，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只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進來磕頭。李嬌兒便說：「今日前邊賁四嫂請了四個出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語，罵道：「恁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都放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道：「我的奶奶，恁四個上畫兒（二八）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上畫兒只畫的半邊兒（二九）！平白放出做甚麼，與人家喂眼兒（三十）？」孟玉樓見月娘說話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正是：香消燭冷樓臺夜，挑菜燒燈掃雪天。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個，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裡首站立，看見一個鄉裡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襖（三二）、藍布裙子，勒黑包頭（三三），背着搭襖，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廝叫進來，在二門裡鋪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們。」那老婆臥在地下磕了四個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個屬龍兒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兒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卦帖兒，上面畫着一個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都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己巳大林木，爲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看經布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活，替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足。正是喜樂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哄哄。別人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人早在堂前禁轉（三三）梅香洗銚鎗。雖是一時風火性（三四），轉眼却無心，就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宮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吃了你這心好，濟（三五）過來了。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婆子道：「休怪婆子說。兒女宮上有些貴，往後只好招個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不論隨你多少，也存不的。」玉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現做道士寄名哩。」月娘指着玉樓：「你也叫他卜卜。」玉樓道：「你卜個三

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撇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個男人，頭一個小帽商旅打扮，第二個穿紅官人，第三個是個秀才。也守着一庫金銀，有左右侍從人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已尅過了。」婆子道：「你爲人溫柔 and 氣，好個性兒，你惱那個人也不知，喜歡那個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爲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饒（三六）與人爲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雜，饒吃了還道你是。你心地好，□了去了；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玉樓笑道：「剛纔爲小厮討銀子，和他爹亂了這回子。亂將出來，是我吃了？確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奶，往後有子沒有？」婆子道：「濟得好，見個女兒罷了，子上不敢許。若說壽，倒盡有。」月娘道：「你卜卜這位奶奶。李大姐，你與他八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廿七歲，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兒，到命宮上砑磴（三七）住了。揭起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娘子，三個官人。頭個官人穿紅，第二個官人穿綠，第三個穿青。懷着個孩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個青臉獠牙紅髮的鬼。婆子道：「這位奶奶，庚午辛未路傍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爲人心地有仁義，金銀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賺了他的，他喜歡；不吃他不

賺他，倒惱。只是吃了比肩（三八）不和的虧，凡事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擾擾，轉眼無情就放刁。寧逢虎生三張咀，休遇人前兩面刀（三九）。奶奶你休怪我說，你盡好疋紅羅，只可惜尺頭短了些，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爲。」李瓶兒道：「今已是寄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年計都星（四十）照命，主有血光之灾（四一）。仔細七八月，不見哭聲纔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

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們都往前頭來了。」月娘道：「俺們剛纔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兒也罷了。」金蓮搖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好。想着前日道士打看，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影的（四二）。隨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說畢，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正是：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有詩爲證：

甘羅發早子牙遲，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丹家貧石崇富，算來各是只爭時。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當院——本院，指行院。 (二) 行記——行業，行幫，此處指行院。 (三) 子弟——此處作嫖客解。
- (四) 細樂——沒有大吹大插的管弦樂。 (五) 忠靖冠——明代官員家居常戴的帽子，冠頂方形，中間微起，三梁及邊用金綫綉。
- (六) 灑——水澆火上使灰飛揚而起。 (七) 燈草拐杖柱不定——燈草，油燈的燈芯。燈草做的拐杖是柱不住的，比喻拿不定主意，不可依靠。 (八) 攪撥——催促，慫恿。 (九) 春盛——游春時攜帶的食盒擔子，也泛指冷碟拼盆之類。 (十) 鬪鬪——掙扎，勉強支持。 (十一) 展翅兒——帽子兩邊平展兩根翅翼，這是一種文官的帽子。 (十二) 烟薰的佛像挂在牆上——佛像挂在牆上被烟薰黑弄髒，比喻做出壞的榜樣。
- (十三) 奸滑流水——形容奸滑難拿。 (十四) 過舌——背後搬弄口舌。 (十五) 說嘴——頂嘴。
- (十六) 胳膊倒拗過腿——俗語「胳膊拗不過大腿」，此反其意，謂奴才玳安反拗過主子月娘。 (十七) 耍嘴兒——嘴上耍花招。 (十八) 氣長——神氣，有氣慨。 (十九) 准折——折價結算。 (二十) 單板——呆板。
- (二一) 自來——從來。 (二二) 先生——此處指盲說唱藝人。 (二三) 搗昏——此處指白搗昏迷。罵人話，意謂糊塗。 (二四) 認業——知足，懂好歹。 (二五) 打成一鍋粥——猶言打得一塌糊塗。
- (二六) 上門兒怪人家——到人家裡來，又嫌棄人家。這是要求別人順從自己的一句客氣話。 (二七) 頂額——頂住嗓子眼，形容吃得過飽。 (二八) 上畫兒——形容儀容漂亮，可以畫到美女圖中去。 (二九) 半邊兒——左右是半邊，上下也是半邊。此「半邊兒」特指下身，穢詞。 (三十) 喂眼——讓別人看够。 (三一) 水合襖——即水田衣，用方形零布塊拼合而成的衣服，猶如水田相合，故名。 (三二) 包頭——婦女勒於額間的一種飾物，一般以烏綾或烏紗做成。 (三三) 禁轉——督促。又作禁張。 (三四) 風火性——性急，脾氣不好。 (三五) 濟——補救。 (三六) 饒——盡管，表示讓步。 (三七) 砑磴——亦作咯磴，象聲詞，多狀突然停止。

時的聲音。 (三八) 比肩——同類同性同輩的人。

計都星——凶星。計都星照命，意謂流年大不吉利。

(四二) 影影的——陰影籠罩的心理狀態。

(三九) 兩面刀——即兩面三刀，口蜜腹劍。 (四十)

(四一) 血光之灾——星命學術語，指有生命危險的灾難。





## 第四十七回

### 王六兒說事圖財

### 西門慶受贓枉法

風擁狂瀾浪正顛，孤舟斜泊抱愁眠。離鴻叫徹寒雲外，驛鼓清分旅夢邊。  
詩思有添池草綠，河船無約晚潮升。憑虛細數誰知己，惟有故人月在天。

此一首詩，單題塞北以車馬爲常，江南以舟楫爲便。南人乘舟，北人乘馬，蓋可信也。話說江南揚州廣陵城內，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床。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揚州大馬頭娼妓出身，天秀用銀三百兩娶來家，納爲側室，寵嬖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爲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游在此，訪善結緣。天秀聞之，不吝，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以完備此像。」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白氣，乃是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殃。你有如此善緣與我，貧僧焉可不預先說與你知？今後隨有甚事，切勿出境。戒

之，戒之！」言畢，作辭天秀而去。

那消半月，天秀偶游後園，見其家人苗青，——平日是個浪子，正與刁氏在亭側相倚私語，不意天秀猝至，躲避不及。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懼，轉央親鄰，再三勸留得免，終是切恨在心。不期有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揚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也。一日，差人寄了一封書來揚州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游玩，二者爲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不勝歡喜，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所萃，吾心久欲游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有以大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灾厄，囑付不可出門。且此去京都甚遠，況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女病妻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爲善。」天秀不聽，反加怒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遨游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況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何愁功名之不到手？此去表兄必有美事於我，切勿多言！」於是吩咐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箱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個安童并苗青三人，來上東京，謂取功名如拾芥，得美職猶唾手。遺囑妻妾守家，擇日起行。

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險惡：

萬里長洪水似傾，東流海島若雷鳴；滔滔雪浪令人怕，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陝灣，苗員外看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天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艄子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姓陳，名喚陳三，一個姓翁，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苗天秀，日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由，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與兩個艄子做一路，難得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我這一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情受的（二）。」正是：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這苗青由是與兩個艄子密密商量說道：「我家主皮箱中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緞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八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不瞞你說，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睡，苗青在櫓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苗天秀從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蕩裡。那安童正要走時，乞翁八一悶棍打落於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箱籠，取出一應財帛金銀，并其緞貨衣服，點數均分。二艄便說：「我等若留此貨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没人相疑。」因此二艄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外衣服之類分訖，依前撐船回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隻，載至臨清馬頭上，鈔關（二）上過了稅，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

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

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從僕之害，不得好死。雖則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艄子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沒蘆港，得上岸來，在於堤邊號泣連聲。看看天色微明之時，忽見上流有一隻漁船撐將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箬笠，身披短蓑。只聽得岸邊蘆荻深處有啼哭，移船過來看時，却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廝，滿身是水。問其始末情由，却是揚州苗員外家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翁帶下船，撐回家中，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乎，却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願隨公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過其日月。

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即密與漁翁說道：「主人之冤當雪矣！」漁翁道：「如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當下領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臟證，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劫殺人命等事，把狀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口，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於案，責問了口詞。二艄見安童在傍執證，也沒得動刑，一一招承了，供稱：「下手之時，還有

他家人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裡把三人監下，又差人訪拿苗青，拿到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問事。早有衙門首透信兒的人，悄悄把這件事兒報與苗青。苗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

這樂三就在獅子街石橋西首，韓道國家隔壁，門面一間，到底三層房兒居住。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所交極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坐。王六兒無事，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間壁韓家，就是提刑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說說。」這苗青聽了，連忙就下跪，說道：「但得除豁（三）了我身上沒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於是寫了說帖，封下五十兩銀子，兩套妝花緞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王六兒喜歡的了不得，把衣服和銀子并說帖都收下。單等西門慶，不見來。

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氈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裡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裡去來？」玳安道：「我跟了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在那裡，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四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這事？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裡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這幾兩銀子來，也不够打發脚下人的

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嬸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王六兒笑道：「怪油嘴兒，要飯吃，休要惡了火頭（四）！事成了，你的事甚麼打緊？寧可我們不要，也少不得了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不羞當面。先斷過（五），後商量。」王六兒當下預備幾樣菜，留玳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咱家去爹問，却怎的回爹？」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這裡來。」於是玳安只吃了一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你到家好歹累你說，我這裡等着哩。」

玳安一直上了頭口來家，交進氈包後邊，立等的西門慶房中睡了一覺出來，在厢房中坐的。這玳安慢慢走到跟前附耳說：「小的回來，韓大嬸叫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甚麼話？——我知道了。」說時，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官去了，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兩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客位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因前邊鋪子裡該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厨下整治，等候西門慶。一面丫鬢錦兒拿茶上來，婦人遞了茶。西門慶吩咐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裡去，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說哥兒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舍親吳大妗那裡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兒。論起來也還

不搬陪，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麼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往房裡坐去罷。」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椅兒，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店裡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拽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他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好歹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那禮物謝你？」王六兒向箱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麼？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為在船上與兩個船家商議，殺害家主，擄在河裡，圖財謀命。如今現打撈不着屍首。又當官兩個船家招尋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廝安童，又當官三口執證着要他。這一拿過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罪。兩個船家現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甚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厨下使了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禮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

那苗青不聽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腳底下。正是：驚駭六葉連肝膽，唬壞三魂七魄心。即請樂三一處商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即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屬打不動兩位官府，須得湊一千

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緝捕，再得一半，纔得够用。」苗青道：「況我貨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裡進禮去。」王六兒拿禮帖復到房裡與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吩咐原解且寬限他幾日拿他，教他即便進禮來。」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

西門慶見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房（六），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提問這件事。吩咐緝捕：「你休捉這苗青。」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擷掇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另加五十兩銀子，又另送他四套上色衣服。

且說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罈內，又宰一口猪，約掌燈已後時分，抬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禁子（七），與了十兩銀子纔罷。玳安在王六兒這邊，梯已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纔上來，抬至當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着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死生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個罪名。既是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禮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



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揚州那裡？」苗青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吩咐後邊拿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不曾說？」苗青道：「小的外邊已說停當了。」西門慶吩咐：「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並餘下幾疋緞子，都謝了樂三夫婦。五更替他雇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似漏網之魚。

不說苗青逃出性命，不題。單表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降到舍下一叙。」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門首同下了馬，進到廳上叙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上來吃了。書童、玳安上來，安放桌席擺設。夏提刑道：「不當（八）閑來打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臾，兩個小廝用方盒拿了小菜，就在傍邊擺下，各樣鷄、蹄、鵝、鴨、鮮魚下飯，就是十六碗。吃了飯，收了家伙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把鍾兒，銀臺盤兒，金鑲象牙箸兒。飲酒中間，西門慶慢慢提起苗青的事來：「這廝昨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禮在此。學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於是把禮帖遞與夏提刑。夏提刑看了，便道：「任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那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原告小廝安

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屍首，歸給未遲。禮還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此意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場，何得見讓於我？決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忙作揖謝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再辭，顯的迂闊了。盛情感激不盡，實爲多愧！」又領了幾杯酒，方纔告辭起身。這裡西門慶隨就差玳安拿了盒，還當酒抬送到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

常言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且說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升廳，那提控節級并緝捕觀察，都被樂三替苗青上下打點停當了。擺設下刑具，監中提出陳三、翁八，審問情由，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劫幫鑿漏，邀截客旅，圖財致命。現有這個小廝供稱，是你等持刀戮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現有你主人衣服存證，你如何抵賴別人？」因把安童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推在水中來？」安童道：「某日夜至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船艙觀看，被陳三一刀戮死，推在水中來。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纔得逃出性命。苗青并不知道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展轉得過？」於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榔頭，打的脛骨皆碎，殺豬也似叫動。他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

裡提刑連日做了文書，點過贓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依原行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只把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安童走到東京，投到開封府黃通判衙內，具訴苗青情奪了（九）主人家事，「使錢提刑，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黃通判聽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山東察院（十）裡投下。這一來，管教苗青之禍，從頭上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證：

善惡從來必有因，吉凶禍福并肩行。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情受——承受。  
(二) 鈔關——明清時徵收內地關稅的機關，因初期以紙鈔納稅，故稱鈔關。  
(三) 除豁——除去，豁免。  
(四) 火頭——伙夫，廚房大師傅。  
(五) 斷過——講定。  
(六) 坐了回房——坐房即行房，性交。又作坐個房兒。  
(七) 禁子——獄卒。  
(八) 不當——不該。  
(九) 情奪——奪取，賄受。  
(十) 察院——都察院的簡稱。



## 第四十八回

### 曾御史參劾提刑官

### 蔡太師奏行七件事

格言：

知危識險，終無羅網之門；譽善薦賢，自有安身之地。施恩布德，乃後代之榮昌；懷妒藏奸，為終身之禍患。損人利己，終非遠大之圖；害衆成家，豈是長久之計？改名異體，皆因巧語而生；訟起傷財，蓋為不仁之召。

說話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黃通判，往山東大道而來。打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察院住札，姓曾，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這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我在此等着放告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決斷。」於是早已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裡面打的雲板響（一），開了大門，二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第二面牌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姓戶婚田土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

了，方走在丹墀上跪下。兩邊左右是做甚麼的，這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聽公座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於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二）黃美端肅書奉

大柱史（三）少亭曾年兄（四）先生大人門下：

遠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難逢，勝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報瑤章華札，開軸啓函，捧誦之間，而神游恍惚，儼然長安對面時也。每有感愴，輒一歌之，足舒懷抱矣！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論。今茲出巡，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時，可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明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爲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訴，幸垂察。不宣。仲春望後一日具。

這曾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

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放出。這裡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鈐了關防（五），差人賫送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腳無措，即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為人剛而且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混」——明文下來，沿河查訪苗天秀屍首下落。

也是合當有事，不想這狄縣丞率領一行人，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正行之際，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哉！」遂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去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即拘了里老來，用鍬掘開岸土，深數尺，見一死屍，宛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件作檢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公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即令拘寺中僧行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燈兒（六），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爲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於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於是不由分說，先把長老一箍兩拶，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回覆曾公，再行報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既是此僧謀死，屍必棄於河中，豈反埋於岸上？」又說：「干礙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即令委官押安童

前至屍所，令其認視。這安童見其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於是檢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衆僧放回。一面查刷（七）卷宗，復提出陳三、翁八審問，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參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贓賣法。正是：

污吏贓官濫國刑，曾公判刷雪冤情。雖然號令風霆肅，夢裡輸贏總未真。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髻。用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晚教韓道國收用，不題。

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八），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西門慶吩咐王六兒：「如何教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你對他說，與我即便拆了！不然，我教地方吩咐他！」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鄰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爹，廟上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曬醬，下邊不拘做馬坊，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呸！賊沒算計的！比是搭月臺，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子（九），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倒不好了，是東子房子了（十）。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於是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了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差玳安抬了許多酒肉燒餅來，



與他家犒勞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

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員（十一）。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挂軸文（十二）慶賀，俱不必細說。

西門慶因墳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墳上祭祖。教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墳門，砌的明堂神路，門首栽桃柳，周圍種松柏，兩邊疊的坡峰。清明日上墳，要更換錦衣牌扁，宰猪羊，定桌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推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金釧、董嬌兒。官客請了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離守、賈地傳，并女婿陳經濟等約二十餘人。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妻段大姐，并家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奶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裡外也有二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教他往墳上去罷。一來還不曾過一周；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凶門（十三）還未長滿，膽兒小。這一到墳上，路遠，只怕唬着

他。依着我，不教他去。留下奶子和老馮在家，和他做伴兒。只教他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比來爲何？他娘兒兩個不到墳前與祖宗磕個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就是孩子凶門未長滿！教奶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裡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隨你。」

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一路無辭。出南門，到五里原祖墳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新蓋的墳門，兩邊坡峰上去，周圍石牆，當中甬路。明堂神臺、香爐、燭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墳門上新安的牌扁，大書：「錦衣武略將軍西門氏先塋。」墳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枝。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豬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客祭畢，堂客纔祭。響器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唬的在奶子懷裡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教奶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罷！你看唬的那腔兒！我說且不教孩兒來罷，恁強的貨，只當教抱了他來。你看唬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吩咐玳安且把鑼鼓住了，連忙攛掇：「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罷。」須臾祭畢，徐先生念了祭文，燒了紙。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由花園進去，兩邊松牆普築，竹徑欄杆，周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桃紅柳綠鶯梭織，都是東君造化。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兩個小優兒在前廳官客席前唱了一回，四個唱的輪番遞酒。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

客上邊執壺斟酒，就立在大姐桌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裡，打了回鞦韆。

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兩暗三間床炕房兒。裡邊鋪陳床帳，擺放桌椅、梳籠、抿鏡、妝臺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墳，在此梳妝歇息，或閑常接了妓者在此頑耍。糊的猶如雪洞般乾淨，懸挂的書畫，琴棋瀟灑。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在那灑金床炕兒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花兒。進屋裡，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簫在上邊哩。俺娘教我下邊來看哥兒，拿了兩碟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金蓮看見那邊桌上放着一碟子鵝肉，一碟蹄子肉，并幾個菓子。奶子見金蓮來，便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打起鑼鼓來，唬的不則聲，原來這等小膽兒！」於是一面解開藕絲羅襖兒、銷金衫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兒。

忽有陳經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鬪孩子頑耍，也鬪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兒，你也與姐夫個嘴兒。」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經濟不由分說，把孩子就摟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把人的鬢都抓亂了！」經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是我沒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婢子瞧科，便戲發訕將手中拿的

扇子，倒過把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經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十四）！」經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十五）惜些情兒（十六）。人身上穿着恁單衣裳，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如意兒見他頑的訕，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經濟兩個還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個圈兒，悄悄套在經濟帽子上。走出來，正值孟玉樓和大姐、桂姐三個從那邊來。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經濟取下來丟了，一聲兒也沒言語。

堂客前戲文，扮了四大摺。看看窗外日光彈指過，檐前花影座間移，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吩咐賁四，先把抬轎子的每人一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俵散停當。然後纔把堂客轎子起身，官客騎馬在後，來興兒與厨役慢慢的抬食盒煞後。玳安、來安、畫童、棋童兒跟月娘衆人轎子，琴童并四名排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着哥兒，用被裹得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畫童兒來叫他跟着奶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

且說月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衆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經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門就稟說：「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聽了，心中猶豫。到於廳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衣服。西門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麼話來？」書童道：

「他也没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墳上燒紙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說：「我到午上（十七）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中不定，心下轉道：「却是甚麼？」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坡巾（十八），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於廳上，叙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莊去來？」西門慶道：「今日先瑩祭掃。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恕罪！」夏提刑道：「敢來有一事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們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裡說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參本上東京，長官與學生，俱在參例。學生令人抄了個邸報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邸報來，燈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參劾貪肆不職武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昔《春秋》載天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民順矣，聖治明矣。臣自去歲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賢否，頗得其實。茲

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

皇上陳之。除參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參照山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闖茸（十九）之材，貪鄙之行，久干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着狼貪，爲同僚之所箝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詈，而政事不可知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丫頭」之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群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夤緣升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爲之不清；携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爲之有玷。至於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檢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爲掩飾，而贓迹顯著。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乖清議，一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

聖明垂聽，

敕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斥，則官常有賴，而裨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唬的面面相覷，默默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

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裡去。」於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拿了二百兩銀子，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裡是金鑲玉寶石鬧妝一條，三百兩銀子。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裡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修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個早雇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

且表官哥兒自從墳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下奶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周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獨強貨他生死不依，只說：『比來今日墳上祭祖，爲甚麼來？不教他娘兒兩個走走！』只像那裡攙了分兒一般，睁着眼和我兩個叫。如今却怎麼好？」李瓶兒正没法兒擺布。況西門慶又是因巡按御史參本參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月娘使小廝叫劉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亂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燒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薄荷燈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不驚哭吐奶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兒連忙拿出一兩銀子，教劉婆子備紙去。後晌帶了他老公，還和一個師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二十）。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裡，打聽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是抱怨如意兒，說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轎子裡唬了他

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裡將被兒裹得緊緊的，又沒攏着他。娘使回畫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摟着他睡。只進城內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個冷戰，到家就不吃奶，哭起來了。」

按下這裡家中燒紙與孩子下神（二二）。且說來保、夏壽一路趲行，只六日就趕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割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曾御史參本還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奏了七件事在這裡，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曾御史本到，等我對老爺說，教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裡差人再拿我的帖兒，吩咐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叫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於是把二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那裡等聽消息。

一日，蔡太師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抄了個邸報，帶回家與西門慶瞧。端的上面奏行那七件事？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陳愚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效，足財用，便民情，以降

聖治事。

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由學校升貢（二二）。

竊謂教化凌夷，風俗頹敗，皆由取士不得真才，而教化無以仰賴。《書》曰：



「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漢舉孝廉，唐興學校，我

國家始制考貢之法。各執偏陋，以致此輩無真才，而民之司牧何以賴焉？今皇上寤寐求才，宵旰圖治。治在于養賢，養賢莫如學校。今後取士，悉遵古由學校升貢。其州縣發解禮闈，一切罷之。每歲考試上舍，則差知貢舉，亦如禮闈之式，仍立八行取士之科。八行者，謂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士有此者，即免試，宰相補太學上舍。

二曰罷講議財利司（二三）。切惟

國初定制，都堂置講議財利司，蓋謂人君節浮費，惜民財也。今

陛下即位以來，不寶遠物，不勞逸民，躬行節儉以自奉。蓋天下亦無不可返之俗，亦無不可節之財。惟當事者以俗化爲心，以禁令爲信，不忽其初，不弛其後，治隆俗美，豐亨豫大，又何講議之爲哉？悉罷。

三曰更鹽鈔（二四）法。切惟鹽鈔乃

國家之課，以供邊備者也。今合無復遵祖宗之制鹽法者。詔雲中、陝西、山西三邊上納糧草，關領舊鹽鈔，易東南淮、浙新鹽鈔。每鈔折派三分，舊鈔搭派七分。令商人照所派產鹽之地，下場支鹽。亦如茶法，赴官秤驗、納息，請批引，限日行鹽之處販賣。如遇過限，并行拘收，別買新引。增販者俱屬私鹽。如此則

國課日增，而邊儲不乏矣。

四曰制錢法。切謂錢貨乃

國家之血脈，貴乎流通，而不可淹滯。如有扼阻淹滯不行者，則小民何以變通？而國課何以仰賴矣！自晉末鵝眼錢之後，至

國初瑣屑不堪，甚至雜以鉛鐵夾錫。邊人販于虜，因而鑄兵器，爲害不小。合無一切通行禁之也。以

陛下新鑄大錢崇寧、大觀通寶，一以當十。庶小民通行，物價不致于踴貴矣。

五曰行結糶俵糶（二五）之法。

切惟官糶之法，乃賑恤之義也。近年水旱相仍，民間就食，上始下賑恤之詔。近有戶部侍郎韓昶題覆

欽依：將境內所屬州縣，各立社會，行結糶俵糶之法。保之于黨，黨之于里，里之于鄉，倡之結也。每鄉編爲三戶，按上上、中中、下下。上戶者納糧，中戶者減半，下戶者遞派。糧數關支，謂之俵糶。如此則斂散便民之法得以施行，而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惟責守令，覈切舉行，其關係蓋匪細矣。

六曰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二六）。切惟我

國初，寇亂未定，悉令天下軍徭丁壯，集于京師，以供運餽，以壯國勢。今

承平日久，民各安業。合頒詔行天下州郡，每歲上納免夫錢。每名折錢三十貫，解赴京師，以資邊餉之用。庶兩得其便矣，而民力少蘇矣！

七曰置提舉御前人舡所（二七）。切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花石，皆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者。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致擾，有傷

聖治。

陛下節其浮濫，仍請作御前提舉人舡所。凡有用悉出內帑，差官取之。庶無擾于州郡。伏乞聖裁。奉

聖旨：卿言深切時艱，朕心嘉悅，足見忠猷。都依擬行。該部知道。

來保抄了邸報，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有日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耽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一遍：「府中見翟爹，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教你爹放心。現今巡按也滿（二八）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況他的參本還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參的怎麼重，只批了『該部知道』。老爺這裡再拿帖兒吩咐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關本事，也無妨。」西門慶聽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倒還不到？」來保道：「俺們一

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趕到京中，可知在他頭裡。俺們回來，見路上一簇響鈴驛馬過，背着黃包袱（二九），插着兩根雉尾（三十），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纜到了。」西門慶道：「倒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件好事，又打聽的兩樁好事來，報爹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事？」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例：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三一）；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三二），官糶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三三），派給鹽引支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倒好趁着蔡老爹巡鹽，下場支種了罷，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邸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前邊叫了陳經濟來念與他聽。陳經濟念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旋叫了書童兒來念。那書童倒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端的上面奏着那七件事云云。西門慶聽了喜甚。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已點了兩淮巡鹽（三四），心中不勝歡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名喪身。有詩爲證：

得失榮枯命裡該，皆因年月日時栽。胸中有志終須至，囊內無財莫論才。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雲板——報事的打擊樂器。金屬鑄板，上有雲形圖案，故名。  
(二) 年教生——科舉考試時，同年考中的自稱。  
(三) 大柱史——古人尊稱御史爲大柱史。  
(四) 年兄——對同年考中者的尊稱。  
(五) 關防——官印之一種。  
(六) 放水燈兒——浮燈於水上以追薦神鬼的一種風俗。  
(七) 查刷——檢查審閱。  
(八) 月臺——賞月的平臺，後泛指爲露天的平臺。  
(九) 厦子——靠正房牆壁搭出來的小屋。  
(十) 東子房子——東屋。一般認爲東屋西房都不好。  
(十一) 生員——凡經過本省各級考試取入府、州、縣學的學員，叫生員，即秀才。  
(十二) 掛軸文——張掛裝裱好的軸子，寫上賀詞，表示慶賀。  
(十三) 凶門——位於頭頂部前方正中，相當於額骨與左右頂骨聯結的部位。嬰兒因顱骨尚未長成合縫，用手捫摸，可以感覺腦血管跳動，這是身體尚未結實的一個標誌。  
(十四) 調嘴調舌——調戲，開玩笑。  
(十五) 摸量——估量，斟酌。  
(十六) 惜情——留情，顧惜情分。  
(十七) 午上——午間。  
(十八) 坡巾——東坡巾，一種四面有角的軟帽。相傳蘇東坡喜戴，故名。  
(十九) 闌茸——卑賤低劣。  
(二十) 跳神——巫師或巫婆假稱神靈附身，用念咒、舞蹈等方式爲人驅邪治病。  
(二十一) 下神——送神，退崇。  
(二十二) 升貢——提拔薦舉。  
(二十三) 講議財利司——主管發展鹽鐵生產和國家財政收支的最高經濟權力機關。宋代曾有此機構。  
(二十四) 鹽鈔——政府發給商人領鹽運銷的憑證。始於宋，稱鹽鈔，元明清時，爲使鹽鈔同錢鈔相區別，改稱鹽引。  
(二十五) 結糶依糶——結糶是糧食官賣以賑濟災民，依糶是在秋收前，官府預購糧食，秋後征收。宋神宗熙寧時始行結糶依糶之法，本意在利國便民，但在執

行中存在諸多問題，反而成爲官僚地主斂財的手段。（二六）免夫錢——宋代推行的准許當役民戶出錢雇人代役的

一種制度。（二七）提舉御前人舡所——職官名，爲御前人舡所的長官。御前人舡所是爲宋徽宗采辦花石及其他奢

侈品而專門設置的機構。舡，即船。（二八）滿——此處指任期已滿。（二九）黃包袱——指呈遞朝廷的重要

文件。（三十）雉尾——野鷄尾巴的羽毛，古時郵驛傳遞重要文書均插雉尾，以多寡識別緊急程度，保證快速運

行。（三一）開引種鹽——這是一種在內陸地區（主要在寧夏、陝西和山西等地）引有鹽分的清水入耕田，曬成食

鹽，供邊境缺鹽需要的辦法。（三二）義倉——官辦糧倉，由當地人管理，在收獲時向民戶徵糧積儲，以備荒年放

賑，叫義倉。（三三）倉鈔——民戶在義倉內貯糧的憑證。（三四）兩淮巡鹽——官名，全稱是兩淮巡鹽監察

御史，是兩淮鹽務的最高長官。

## 第四十九回

###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 永福寺錢行遇胡僧

寬性寬懷過幾年，人死人生在眼前。隨高隨下隨緣過，或長或短莫埋怨；自有自無休嘆息，家貧家富總由天。平生衣祿隨緣度，一日清閑一日仙。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即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托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没曾過爲，隨他說去便了。老爺那裡自有個明見。」一面在廳上放桌兒留飯，談笑至晚，方纔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裡理事，不在話下。

却表巡按曾公，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內多乖方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即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糶俵糶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鹽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猖言，阻撓國事。即時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聖寵，是學

士蔡攸之婦兄也。太師陰令聖寵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鍛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

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户外甥崔本，拿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爺那裡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菓品，預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舡到。

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宋御史舡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先來家通報。這裡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知府州縣及各衛有司官員，又早預備祇應人馬，鐵桶相似。來保從東昌府舡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舡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蹕傳道，鷄犬皆隱迹。鼓吹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鹽蔡爺來拜。」宋御史急令撤去公案，連忙整冠出迎。兩個叙畢禮數，分賓主坐下。少頃，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事期，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一），乃本處巨族。爲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問道：「是那個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現是本處提刑千



戶，昨日已參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遞的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峰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現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到此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峰分上，你我走走何害？」於是吩咐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彩棚（二），兩院樂人奏樂，叫海鹽戲并雜耍承應。

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幾隊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檐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抬起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獬豸綉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三），高頂方糖，定勝簾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叙禮。蔡御史令家人具贄見之禮：兩端湖紬，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面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宛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見邀，同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得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于按臨之

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蓽生光。」於是鞠躬展拜，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叙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階下簫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肴列珍羞，湯陳桃浪，酒泛金波。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西門慶知道手下跟從人多，階下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用說。

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够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便說：「年兄無事，再稍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都已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抬，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罈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緞紅，一副金臺盤（四），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杯，兩個銀折盃（五），一雙牙箸。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辭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之道。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乎侑觴而已，何爲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桌席已抬送出門矣。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來識荆，既擾盛席，又承厚貺，何以克當？餘容

圖報，不忘也！」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於是作辭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

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後坐。因吩咐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新安放桌席，擺設珍羞菓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荷管待盛席、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六）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裡他再三不來。被我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生那邊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峰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於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蹺蹊。」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蹺蹊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笑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舡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舡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錢。」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吩咐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

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吩咐：「即去院中，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裡用轎子抬了來，休教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因問：「老先生

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倒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禾論劾，將學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七），新點兩淮巡鹽。宋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他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裡？」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升了工部主事，往荊州催趲皇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叫海鹽子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吩咐：「你唱個〔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在傍唱道：

別後杳無書，不疼不痛病難除。恨淒淒，旅館有誰相知，魚沉不見雁傳書。三山美人知何處？眠思夢想，此情爲誰？慳慳憔悴，一似風中柳絮。知他幾時再得重相會！

〔皂羅袍〕滿目黃花初綻，怪淵明怎不回還。教人盼得眼睛穿，冤家怎不行方便。從伊別後，相思病纏，昏昏如醉，汪汪泪連。知他幾時再得重相見！

〔前腔〕我愛他桃花爲面，笋生成十指纖纖。我愛他春山淡淡柳拖烟，我愛他清俊一雙秋波眼。烏鴉堆鬢，青絲翠綰。玳鉤月鈞，丹霞襯臉。教人想得肝腸斷。〔前腔〕戍鼓寥寥初轉，聽樓頭畫角聲殘。捶床搗枕數千番，長吁短嘆千千遍。精神撩亂，語言倒顛；忘餐廢寢，和衣泪漣。終朝懔懔昏沉倦。

〔前腔〕我爲你終朝思念，在那裡要笑貪歡？忽然想起意懸懸，一番提起一番怨。

恩深如海，情重似山；佳期非偶，離別最難。常言道藕斷絲不斷！

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吩咐把轎子抬過一邊纔好。」玳安道：「抬過一邊了。」這西門慶走至上房，兩個唱的向前磕了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山子下扶持你蔡老爹。他如今現任巡鹽御史，你不可怠慢了他。用心扶持他，我另酬答你兩個。」那韓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吩咐，俺們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們休要扭手扭脚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裡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已定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裡水了？」這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經濟拿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趁着蔡老爹這回閑，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教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西門慶道：「你跟了來。」那來保跟到捲棚榻子外邊跪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提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吩咐，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那邊，在邊上納過些糧草，坐派了有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揚州支鹽。只是望乞到那裡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麼打緊（八）？」一面把來保叫至近前跪下，吩咐：「與你蔡爺磕

頭。」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逕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取你鹽一個月。」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足够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下山虎〕：

中秋將至，漸覺心酸。只見穿窗月，不見故人還。聽叮嚀砧聲滿耳，嘹唳雁南還，怎不教人心中慘然？料想相思，斷送少年。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前腔〕當初携手，月下并肩。說下山盟海誓，對天禱言：若有個負義忘恩，早歸九泉。一向如何音信遠，空教我卜金錢，廢寢忘餐，有誰見憐？黃昏後，更漏殘，把銀燈剔盡方眠。

〔尾聲〕蒼天若肯行方便，早遣情人到枕邊，免使書生獨自眠！

唱畢，當下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於是從花園裡游玩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裡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完備。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手下管待酒飯，與了二兩賞錢，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妝打扮，立於階下，向前花枝招颯磕頭。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香塵不動下階墀；時來水濺羅裙濕，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

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游（九），又何別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於是月下與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要留題。西門慶即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軒中文物尚依稀；雨過書童開藥圃，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鍾何急，詩到成時漏更催。此去又添新悵望，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教書童粘於壁上，以爲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兒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號薇仙。」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拍手歌唱〔玉芙蓉〕。唱道：

東風柳絮飄，玉砌蘭芽小，這春光艷冶巧鬪難描。牆頭紅粉佳人笑，蹴罷鞦韆香汗消。尋芳興，不辭路遙。我只見酒旗搖曳杏花梢。

唱畢，蔡御史贏了董嬌兒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回奉蔡御史。韓金釧兒這裡遞與西門

慶，陪飲一杯。書童又唱道：

風吹蕉尾翻，雨灑荷珠亂。見佳人盤鬢如蟬。湘紈半掩芙蓉面，彩袖輕飄賽小蠻。秋波臉，兩情牽好難。引的人意遲寂寞，淚闌干。

飲了酒，兩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杯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杯。書童又唱：

黃花遍地開，百草皆凋敗。小蛩吟唧唧空階。牛郎夜夜依然在，織女緣何不見來？慳慳害，糊突夢怎猜？我爲他泪滴濕表記鳳頭鞋。

唱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了。」於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於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時分，月色纔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未曾賞他一杯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此花下，立飲一杯。」於是韓金釧兒拿大金桃杯滿斟一杯，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書童拍手又唱第四個：

梨花散亂飛，不見游蜂翅。小窗前鵲踏枯枝。愁聞冒雪尋梅至，忽聽銅壺更漏遲。傷心事，把離情自思。我爲他寫情書閣不住筆尖兒。

蔡御史吃過，斟上一杯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於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懸。若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峰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



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倒不消介意！」那韓金釧兒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裡，月娘便問：「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姐兒了。我不來，只在那裡做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吩咐：「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廚役，跟了往門外永福寺去，那裡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誤了。」來興兒道：「家裡二娘上壽，没人看來。」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叫厨子後邊大竈上做罷。」

不一時，書童、玳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裡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拿着一把湘妃竹泥金面扇兒，上面水墨畫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題，就指着你這薇仙號。」於是燈下乘興，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嘩，一池月上浸窗紗。邂逅相逢天未晚，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裡睡。一宿晚景不題。

次日早晨，蔡御史與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紙大包封着。到於後邊，拿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裡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簽了（十）。」因教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早從後門打發他去了。書童舀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

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裡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叻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札下臨，只盛价有片紙到，學生無不奉行。」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於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興兒與厨役，早已安排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杯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於山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註誤（十二）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捉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十二）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又作揖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舡上。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曾公手裡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舡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正是：人事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有詩單表人情之有虧欠處。詩曰：

公道人情兩是非，人情公道最難爲。若依公道人情失，順了人情公道虧。

胡知府已受了西門慶夏提刑囑托，無不做分上。要說此係後事。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舡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

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遞茶，頭戴僧伽帽，身披袈裟，小沙彌拿着茶托。遞茶罷，合掌道了問訊。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鬚眉皎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五。」西門慶道：「倒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稱呼甚麼？」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西門慶道：「你這寺院倒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常住裡沒錢糧修理，丟得壞了。」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十三）！我見他家莊子不遠。不打緊處，你稟了你周爺，寫個緣簿（十四），一般別處也再化着，來我那裡，我也資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吩咐玳安兒，書袋內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長老這裡！」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爺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衣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便門。

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有許多雲游和尚，在那裡敲着木魚念經。西門慶不因不由，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搗搜：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鷄蠟箍兒，穿一領肉紅直裰；額下髭鬚亂拚，頭上有一溜光檐。就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把脖子縮到脖子裡，鼻口中流下玉箸來。西門慶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他，問他個端的。」於是揚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裡人氏，

何處高僧，雲游到此？」叫了頭一聲，不答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伸了伸腰，睜開一隻眼，跳將起來，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粗聲應道：「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腰峰寒庭寺下來的胡僧，雲游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話說？」西門慶道：「你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胡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不去？」胡僧道：「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即此就行。」那胡僧直豎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鐵拄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褡裢，褡裢內盛着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吩咐玳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着，我就來。」胡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一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吩咐玳安好歹跟着他同行。於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

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没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吩咐他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着。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裡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包髻兒小廝，問：「是那裡的？」那小廝三不知走到跟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說話。」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邊，恐

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裡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邊，對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回後邊去了。

不一時，玳安與胡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不了的。那胡僧體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不想大娘正送院裡李奶奶出來門首上轎，看見他冒冒勢勢走到跟前，與大娘磕頭。大娘問他，說『我是韓家的』。早是我在傍邊，拉過一邊。落後大娘問我，我說是韓夥計家的，使他來問他韓夥計幾時來，大娘纔不言語了。早是沒曾馮馮覺出來。等住回大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睁睁的（十五），只顧搵扇子：「今日造化低也怎的？平白爹叫我領了這賊秃囚來。好近道兒，從門外寺裡直走到家，路上通沒歇腳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爹教我雇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他便走着沒事没事的，難爲我這兩條腿了！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了，攢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道？他說問他討甚麼藥哩！」

正說着，只聞喝道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胡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裡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的。那胡僧睁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沉，門上挂的是龜背紋、蝦鬚織、抹綠珠簾，地下鋪獅子滾綉球毛絨毯，正當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

繚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周圍擺的都是泥鰍頭、楠木靶腫筋的校椅，兩壁挂的畫，都是紫竹杆兒綾邊瑪瑙軸頭。正是：鼉皮畫鼓振庭堂，烏木春枱盛酒器。胡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胡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吩咐小廝：「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

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厨下肴饌下飯都有。安放桌兒，只顧拿上來。先綽邊兒放了四碟菓子，四碟小菜，又是四碟案酒：一碟頭魚，一碟糟鴨，一碟烏皮鷄，一碟舞鱸公。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葱炒的核桃肉，一碟細切的餡餅樣子肉，一碟肥肥的羊貫腸，一碟光溜溜的滑鰍。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碗內兩個肉圓子，夾着一條花筋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西門慶讓胡僧吃了，教琴童拿過團靶鉤頭鷄脖壺來，打開腰州精制的紅泥頭，一股一股瀟出滋陰摔白酒來，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腳鍾內，遞與胡僧。那胡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隨即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一碟子腌臘鵝脖子。又是兩樣艷物與胡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一碟流心紅李子。落後又是一大碗鱈魚麪，與菜卷兒一齊拿上來，與胡僧打散。登時把胡僧吃的楞子眼兒，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可以够了。」西門慶叫左右拿過酒桌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胡僧道：「我有一枝藥，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於我，我與你幾丸罷。」於是向褡褳內取出葫蘆兒，傾出百十九。吩

附：「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下。」又揭開那一個葫蘆兒，捏取了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吩咐：「每次只許用二厘，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腿上只顧摔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搏節用之，不可輕泄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效？」胡僧說：

形如鷄卵，色似鵝黃。三次老君炮煉，王母親手傳方。外視輕如糞土，內覷貴乎玕琅。比金金豈換？比玉玉何償？任你腰金衣紫，任你大厦高堂，任你輕裘肥馬，任你才俊棟梁。此藥用托掌內，飄然身入洞房；洞中春不老，物外景長芳。玉山無頹敗，丹田夜有光。一戰精神爽，再戰氣血剛。不拘嬌艷寵，十二美紅妝。交接從吾好，徹夜硬如槍。服久寬脾胃，滋腎又扶陽。百日鬚髮黑，千朝體自強。固齒能明目，陽生姤始藏。恐君如不信，拌飯與猫嘗。三日淫無度，四日熱難當，白貓變爲黑，尿糞俱停亡。夏日當風臥，冬天水裡藏。若還不解泄，毛脫盡精光。每服一厘半，陽興愈健強。一夜歇十女，其精永不傷。老婦顰眉蹙，淫媚不可當。有時心倦怠，收兵罷戰場。冷水吞一口，陽回精不傷。快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贈與知音客，永作保身方！

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裡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

「後邊快取二十兩白金來！」遞與胡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胡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游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四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即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胡僧。胡僧方纔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吩咐：「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裢，拄定拐杖，出門揚長而去。正是：拄杖挑擎雙日月，芒鞋踏遍九軍州。有詩爲證：

彌勒和尚到神州，布袋橫拖拄杖頭。  
饒你化身千百億，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千兵——千戶之別稱。 (二) 照山彩棚——用彩色紙帛與松柏枝葉等扎成的彩牌樓，慶喜時用。
- (三) 吃看桌席——既可觀賞又可食用的豪華酒席，即其中一部分菜肴可吃，而另一部分菜肴只是裝飾，不可吃。
- (四) 臺盤——筵席用的大盤。 (五) 折盃——倒殘酒或漱口用的小盃。 (六) 公祖——鄉紳對知府以上地方官的尊稱。 (七) 西臺——御史之別稱。 (八) 打緊——要緊，大不了（多用於反詰）。 (九) 東山之游——晉代謝安曾隱居東山，携妓自娛。以此指携妓娛樂。
- 註誤——貽誤，連累。 (十二) 設使——假使。 (十三) 香火院——私自捐資供奉香火的寺院。 (十四) 緣簿——化緣簿。 (十五) 睜睜——形容發楞的樣子。



## 第五十回

### 琴童潛聽燕鶯歡

### 玳安嬉游蝴蝶巷

天與胭脂點絳唇，東風滿面笑欣欣。芳心自是歡情足，醉臉常含喜氣新。  
傾國有情偏惱客，向陽無語笑撩人。紅塵多少愁眉者，好入花林結近鄰。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庵王姑子請了蓮花庵薛姑子來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月娘聽薛師父來了，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着茶褐袈裟，剃的青旋旋頭兒，生的魁肥胖大，魚口豚腮（一），進來與月娘衆人合掌問訊。王姑子便道：「這個就是主家大娘，與列位娘。」慌的月娘衆人連忙磕下頭去。見他在人前鋪眉苦眼（二），拿班做勢（三），口裡咬文嚼字，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敬重他十分。那日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裡。月娘擺茶與他吃。整理素饌鹹食、菜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桌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都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小廝

畫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畫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妗子因問：「是那裡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裡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問他求甚麼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吃了這半日纔去了。」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倒還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這漢僧們那裡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這口他。」吳大妗聽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谷，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裡說話不題。

且說西門慶送了胡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向前說道：「頭裡韓大嬸那裡，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歹過去坐坐。」西門慶得了胡僧藥，心裡正要去和婦人試驗。不想他那裡來請，正中下懷。即吩咐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於是徑走到潘金蓮房裡，取了淫器包兒，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跟隨，徑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裡面，就吩咐：「留琴童兒在這裡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裡問，只說我在獅子街房子裡算帳哩。」玳安應諾：「小的知道！」說畢，騎馬回家去了。

王六兒出來，戴着銀絲鬚髻，金釵絲釵梳，翠鈿兒，二珠環子，露着頭，穿着玉色紗比甲兒，夏布衫子，白腰挑綫單拖裙子，與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

請爹過來散心坐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對簪兒來，就遞與他：「今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倒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吩咐：「你秤五分，交小廝有南燒酒，買他一瓶來我吃。」那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於是連忙稱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買去了。王六兒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裡坐的。親自洗手剔甲，剝菓仁兒，叫丫頭炖好茶，拿上來西門慶吃。在房內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按下這頭不題。

單表玳安回馬到家，辛苦了一日，——跟和尚走了來，——乏困了，走到前邊屋裡躺了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分，纔醒了。揉了揉眼，見天晚了，走到後邊要燈籠，要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裡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哩？」玳安沒的回答，說道：「爹没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子裡和保哥算帳哩。」月娘道：「就是算帳，沒的算恁一日！」玳安道：「算了帳，爹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没人陪他，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裡韓道國家小廝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麼鬼！」那玳安不敢多言。月娘叫小玉拿了燈籠與他：「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小玉一面拿了個燈籠，遞與玳安。來到前邊鋪子裡，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四）

上放着一瓶酒，兩雙鍾箸，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邊拿了兩瓶鮮來。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走來，把燈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見書童兒，戲道：「好淫婦，你在這裡做甚麼？教我那裡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裡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心裡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秫秫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合你的屁股！」於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五）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燈帽兒。」叫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躑了。」被書童拿過，往炕上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鬪了你鬪兒，你惱了？」不由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盡力向他口裡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撒了，流在水櫃上。傅夥計恐怕他濕了帳簿，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管情住回兩個頑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裡話，這等扭手扭腳？」那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耍便要，笑便笑，贖刺刺的屙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村秫秫，你今日纔吃屙？你從前已後，把屙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廝，不擺布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只一味乾粘！」

於是吃了酒，門班房內叫了個小伴當，拿着燈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

門，問琴童兒：「爹在那裡？」琴童道：「爹在屋裡睡哩！」於是關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廚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來。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向廚櫃裡拿了一盤驢肉，一碟臘燒鷄，兩碗壽麪，一素子（六）酒。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童吃酒，叫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下了，咱兩個噤（七）了這素子酒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子來了。」於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裡，與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嬸這裡，又與韓大嬸當家。等我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不對六娘說！」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裡說出來，就教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

這裡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窗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胡僧藥吃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上床和老婆行房。坐在床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銀托束在根下，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把胡僧與他的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銀盒兒內，捏了有一厘半兒來，安放在馬眼內（八）。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眼圓睜，橫筋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胡僧此藥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赤條條，坐在他懷裡，一面用手籠搭，說道：「怪道你要燒酒吃，原來幹這個營生！」因問：「你是那裡討來的藥？」西門慶急把胡僧與他的

藥，從頭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拿那話往裡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淫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淫興頗作，淺抽深送，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則淫心如醉，酥癱於枕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聲只叫：「大鬚鬚達達，淫婦今日可死也。」又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耍耍。」西門慶於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戶中，扶其股而極力擗礮，擗礮的連聲響亮。老婆道：「達達，你好生擗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拿過燈來，照着頑耍。」西門慶於是移燈近前，令婦人在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扳其股而就之，顫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教他往湖州織了絲綉來，好不好？」老婆道：「好達達，隨你教他那裡，只顧去，闲着王八在家裡做甚麼？」因問：「這鋪却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在家且替他管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裡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窗外聽個不亦樂乎。

玳安正從後邊來，見他在窗下聽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趁他還未起來，咱們去來。」琴童跟出到外邊，玳安道：「你不知，後面小胡同子裡，新來了兩個好丫頭子。我頭裡騎馬打那裡過，看見了來，在魯長腿屋裡。一個叫金兒，一個叫賽兒，都不上十六、七歲。教小伴當在這裡看着，咱往混一回子去。」一面吩咐小伴當：

「你在此聽着門，俺們往街上淨淨手去。等裡邊尋，你往小胡同口兒上那裡叫俺們去。」吩咐了，兩個月亮地裡走到小巷內。

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裡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九）吃衣飯的。那玳安一來也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王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燈下拿黃桿大等子稱銀子哩。見兩個凶神也似撞進來裡間屋裡，連忙把燈來一口吹滅了。王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讓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們聽，就走。」王八道：「管家，你來的遲行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了人了。」這玳安不由分說，兩步就攔進裡面。只見黑洞洞，燈也不點，炕上有兩個戴白氈帽子的酒太公（十），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脫裹腳，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裡來了？」玳安道：「我昏你娘的眼！」不防颯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只叫着「阿嚏」，裹腳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爬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燈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裡人！剛纔把毛搞淨了他的纔好，平白放了他去了！好不好拿到衙門裡去，且教他試試新夾棍着！」魯長腿向前掌上燈，拜了又拜，說：「二位官家哥哥息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沒曾做得準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幾碟都是鴨蛋、蝦米、熟鮓、鹹魚、豬頭肉、乾板腸兒之類。玳安便摟着賽

兒一處，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香袋兒，就拿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拿鍾兒斟上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唱，頓開喉音，就是〔山坡羊〕。下來，金兒就奉酒與琴童。唱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白不得清涼倒坐。逐日家迎賓待客，一家兒吃穿全靠着我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站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住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由人眼淚如梭；有日鐵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杯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唱道：

進房來，四下觀看，我只見粉壁牆上挂着那琵琶一面。我看琵琶上塵灰兒倒有，那一隻袖子裡掏出個汗巾兒來把塵灰揮散。抱在我懷中，定了定子弦。彈了個孤淒調，泪似湧泉。有我那冤家何等的歡喜，冤家去撇的我和琵琶一樣。有他在，同唱同彈哩來連！到如今，只剩下我孤單。不由人雨泪兒傷殘；物在存留，不知我人兒在那廂！

正唱在熱鬧處，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說：「俺們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纔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廚房內，玳安問老馮：「爹尋俺們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



語。」兩個坐在厨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教小伴當點上燈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婆道：「爹，好暖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到家可不吃了。」於是拿起酒兒，又吃了一鍾。老婆問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道：「我待的打發了他們起身，我纔來哩。」說畢，丫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送到門首，西門慶方上馬歸家。

却表潘金蓮同衆人在月娘房內，聽薛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到起更時分，纔回房來。想起頭裡月娘罵玳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鬼」，因是向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又沒了。叫春梅問，說不曾拿：「頭裡娘不在時，爹進屋裡來，向床背閣抽屉內，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包子放在那裡。」金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帶着小帽兒進屋裡來。我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一定拿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了，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燈籠，送到花園角門首，西門慶就往李瓶兒屋裡去了。琴童兒把燈籠還交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大姐并兩個姑子，正在上房坐着。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裡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裡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

裡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於是一力攛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裡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了，丟開了就罷了。

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腳兒，還趲到前邊李瓶兒房裡來。原來在王六兒那裡，因吃了胡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婆弄聳了一日，恰好還沒曾丟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鐵杵。進房教迎春脫了衣裳，上床就要和李瓶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睡下了，睡的甜甜兒的；我心裡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別人屋裡睡去不是，好來這裡纏！」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按着就親了個嘴，說道：「怪奴才，你達心裡要和你睡睡兒。」因把那話露出來，與李瓶兒瞧。唬的李瓶兒了不的，說道：「耶嚦！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大？」西門慶笑着告他，說吃了胡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道：「可怎樣的？我身上纔來了兩日還沒去。一發等等着兒，去了我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裡歇一夜兒，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個鷄兒，央及你央及兒。再不，你叫丫頭掇些水來洗洗，和我睡睡也罷了。」李瓶兒道：「我倒好笑起來。你今日那裡吃了酒？吃的恁醉醉兒的來家，恁歪斯纏！我就是

洗了，也不乾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污在男子漢身上，贖刺刺的也晦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於是乞逼勒不過，教迎春掇了水，下來澡牝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歡。可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只剛爬過這頭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醒了三次。李瓶兒教迎春拿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裡去了。這裡二人方纔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裡，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邊，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燈下窺見他那雪白的屁股兒，用手抱着，且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興不可遏。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拽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不容點毛髮。臍下毳毛，皆刺其股，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李瓶兒道：「達達慢着些，頂的奴裡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疼，我丟了罷。」於是向桌上取過茶來，呷了一口冷茶，登時精來，一泄如注。正是：四體無非暢美，一團都是陽春。西門慶方知胡僧有如此之妙藥。睡下時已三更天氣。

且說潘金蓮那邊，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歇了，自知他偷去淫器包和他耍頑，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咬銀牙，關門睡了。

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教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兒吃下去，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就是胎氣。不可教一人知道！」月娘連忙的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月娘向王姑子道：

「我正月裡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我還來見你老人家！我說一發等四月裡他二娘生日，會了薛師父，一答兒裡來罷。不想虧我這師父，好不費難尋了這件物兒出來。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可薛爺在那裡，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得了。拿在這裡，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鴦新瓦（十一），炮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拿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了薛爺和王師父。」於是兩個姑子，每人拿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緞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一擔真賣不得，一日賣三擔假倒賣了。正是：若教此輩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注釋：

- (一) 魚口豚腮——嘴巴下唇突出，胖臉腮。 (二) 鋪眉苦眼——擠眉弄眼故意做作。 (三) 拿班做勢——裝腔作勢。
- (四) 水櫃——櫃臺。 (五) 牙花——齒齦。 (六) 素子——小酒壺。
- 喝光。 (八) 馬眼——指男子陰莖頭上的孔眼，又稱蛙口。 (九) 坊子——私娼人家。 (十) 酒太公——造酒工人。 (十一) 鴛鴦新瓦——一塊仰瓦一塊合瓦的一對新瓦片，可以貯放東西。

第五十一回

月娘聽演金剛科

桂姐躲在西門宅

羞看鸞鏡惜朱顏，手托香腮懶去眠。瘦損纖腰寬翠帶，泪流粉面落金鈿。  
薄倖惱人愁切切，芳心撩亂恨綿綿。何時借得東風便，刮得檀郎到枕邊。

話說潘金蓮見西門慶拿了淫器包兒在李瓶兒房裡歇了，足惱了一夜沒睡，懷恨在心。到第二日，打聽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李瓶兒在屋裡梳頭，老早走到後邊，對月娘說：「李瓶兒背地好不說姐姐哩。說姐姐『會那等虔婆勢，喬作衙（一），別人生日，喬作家管。你漢子吃醉了進我屋裡來，我又不曾在前邊，平白對着人羞我，望着我丟臉兒（二）。教我惱了，走到前邊把他爹趕到後邊來。落後他怎的也不在後邊？還往我房裡來了！』咱兩個黑夜說了一夜梯己話兒，只有心腸五臟沒曾倒與我罷了。」這月娘聽了，如何不惱！因向大妗子、孟玉樓說：「早是你昨日也在跟前看着，我又沒曾說他甚麼！小厮交燈籠進來，我只問了一聲：『你爹怎的不進來？』小厮倒說往六娘屋裡去了。我便說：『你二娘這裡等着，恁沒槽道，却不進來。』論起來也不傷他，怎的說我虔婆勢，喬作衙？我是淫婦老

婆？我還把他當好人看承，原來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裡看人去！乾淨是個綿裡針、肉裡刺的貨！還不知背地在漢子跟前，架的甚麼舌兒哩！怪道（三）他昨日決烈（四）的就往前走。傻姐姐，那怕漢子成日在你那屋裡不出門，休想我這心動一動兒。一個漢子丟與你們，隨你們去，守寡的不過！想着一娶來之時，賊強人和我門裡門外不相逢，那等怎麼過來？」大娘子在傍勸道：「姑娘罷麼，都看着孩兒的分上罷。自古宰相肚裡好行船，當家人是個惡水缸兒（五），好的也放在你心裡，歹的也放在心裡。」月娘道：「不拘幾時，我也要對這兩句話！等我問着他：我怎麼虔婆勢，喬作衙？」金蓮慌的沒口子說道：「姐姐寬恕他罷！常言大人不責小人過，那個小人沒罪過？他在屋裡背地調唆漢子，俺們這幾個誰沒吃他排說（六）過？我和他緊隔着壁兒，要與他一般見識起來倒了不成。行動只倚違着孩子降人！他還說的好話兒哩，說他的孩兒到明日長大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俺們都是餓死的數兒，你還不知道哩！」吳大娘子道：「我的奶奶，那裡有此話說！」月娘一聲兒也沒言語。

常言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七）。不想西門大姐平日與李瓶兒最好，常沒針綫鞋面，李瓶兒不拘好綾羅緞帛就與之；好汗巾手帕兩三方背地與大姐，銀錢是不消說。當日聽了此話，如何不告訴他？李瓶兒正在屋裡，與孩子做那端午戴的那絨綫符牌兒（八），及各色紗小粽子兒，并解毒艾虎兒，只見大姐走來，李瓶兒讓他坐，同看做生活。李瓶兒教

迎春：「拿茶與你大姑娘吃。」一面吃了茶，大姐道：「頭裡請你吃茶，你怎的不來？」李瓶兒道：「打發他爹出門，我趕早涼兒，與孩子做這戴的碎生活兒來。」大姐道：「有椿事兒，我也不是舌頭，敢來告你說。學說你說俺娘虔婆勢，你沒曾惱着五娘？他在後邊對着俺娘如此這般，說了你一篇是非。如今俺娘要和你對話哩！你別要說我對你說，教他怪我。你須預備些話兒打發他。」這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針兒通拿不起來，兩隻胳膊都軟了，半日說不出話來。對着大姐掉眼淚，說道：「大姑娘，我那裡有一字兒閑話！昨晚我在後邊，聽見小厮說他爹往我這邊來了，我就來到前邊催他往後邊去了，再誰說一句話兒來？你娘恁覷我一場，莫不我恁不識好歹，敢說這個話？設使我就說，對着誰說來，也有個下落！」大姐道：「他聽見俺娘說不拘幾時要對這話，他如何就慌了？要着我，你兩個當面鑼，對面鼓（九）的對不是！」李瓶兒道：「我對的過他那嘴頭子？自憑天罷了！他左右晝夜算計的我。只是俺娘兒兩個，到明日裡料吃他算計了一個去，也是了當（十）！」說畢哭了。大姐坐着勸了一回，只見小玉來請六娘、大姑娘吃飯，就後邊去了。李瓶兒丟下針指，同大姐到後邊，也不曾吃飯，回來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門慶衙門中來家，見他睡，問迎春，迎春道：「俺娘一日飯也還沒吃哩！」慌了西門慶，向前問道：「你怎的不吃飯？你對我說。」又見他哭的眼紅紅的，只顧問：「你心裡怎麼的？對我說！」那李瓶兒連忙起來，揉了揉眼，說道：「我害眼疼，不怎的。今日

心裡懶待吃飯。」并不題出一字兒來。正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有詩爲證：

莫道佳人總是痴，惺惺伶俐沒便宜。只因會盡人間事，惹得閑愁滿肚皮！

大姐在後邊對月娘說：「我問他來，他說沒有此話，『我對着誰說來？』且是好不賭身罰咒，望着我哭哩。說娘這般看顧他，他肯說此話？」吳大妗子道：「我就不信。李大姐好個人兒，他原肯說這等謊？」月娘道：「想必兩個不知怎的有些小節不足，哄不動漢子，走來後邊戳無路兒（十二），沒的拿我墊舌根。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大妗子道：「大姑娘，今後你也別要虧了人。不是我背他說，潘五姐一百個不及他！爲人心地兒又好，來了咱家恁二三年，要一些歪樣兒也沒有。」

正說着，只見琴童兒藍布大包袱背進來。月娘問：「是甚麼？」琴童道：「是三萬鹽引（十二）。韓夥計和崔本纔從關上挂了號來。爹說打發飯與他二人吃。如今兌銀子打包，後日二十一好日子起身，打發他三個往揚州去。」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裡坐去罷。」剛說未畢，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屋裡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秃淫婦來我這裡做什麼？」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着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十三）！他把陳參政家小姐，七月十五日，吊在地藏庵兒裡，和一個小夥阮三偷奸。不想那阮三就死在女子身上。」



他知情，受了十兩銀子。事發拿到衙門裡，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教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拿到衙門裡，再與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神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麼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理。」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討我那没好口的罵你！」因問：「幾時打發他三個起身？」西門慶道：「我剛纔使來保會喬親家去了。他那裡出五百兩，我這裡出五百兩。二十是個好日子，打發他們起身去罷了。」月娘道：「綫鋪子却教誰開？」西門慶道：「且教賁四替他開着罷。」說畢，月娘開箱子拿出銀子。一面兌了出來，交付與三人——正在捲棚內看着打包。每人兌與他五兩銀子，叫他家中收拾衣裝行李，不在話下。

只見應伯爵走到捲棚裡，見西門慶看着打包，便問：「哥，打包做甚麼？」西門慶因把二十日打發來保等往揚州支鹽去一節，告訴一遍。伯爵舉手道：「哥，恭喜！此去回來，必有大利息。」西門慶一面讓他坐，喚茶來吃了。因問：「李三、黃四銀子幾時關？」應伯爵道：「也只不出這個月裡就關出來了。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如今關出這批的銀子，一分也不動，都抬過這邊來。」西門慶道：「倒是你看見，我這裡打發揚州去，還沒銀子，問喬親家那裡借了五百兩在裡頭。那討銀子來？」伯爵道：「他再三央及待我對你說，一客不煩二主。

你不接濟他這一步兒，教他又問那裡借去？」那西門慶道：「門外街東徐四鋪少我銀子，我那裡挪五百兩銀子與他罷。」伯爵道：「可知好哩！」

正說着，只見平安兒拿進帖兒來，說：「夏老爹家差了夏壽送來，請爹明日坐坐。」西門慶展開柬帖云云，道：「曉得了。」伯爵道：「我今敢來有椿事兒來報與哥。你知道院裡李桂兒勾當？他没來？」西門慶道：「他從正月去了，再幾時來？我并不知道甚麼勾當。」伯爵因說起：「王招宣府裡第三的，原來是東京六黃太尉侄女兒女婿，從正月往東京拜年，老公公賞了一千兩銀子與他兩口兒過節。你還不知，六黃太尉這侄女兒生的怎麼標致，上畫兒委的只畫半邊兒也沒恁俊俏相的！你只守着你家裡的罷了，每日被老孫、祝麻子、小張閑三四個標着（十四）在院裡撞，把二條巷齊家那小丫頭子齊香兒梳籠了，又在李桂兒家走。把他娘子兒的頭面都拿出來當了，氣的他娘子兒家裡上吊。不想前日，這月裡老公公生日，他娘子兒到東京，只一說，老公公惱了，將這幾個人的名字送與朱太尉。朱太尉批行東平府，着落本縣拿人。昨日把老孫、祝麻子與小張閑都從李桂兒家拿的去了。李桂兒便躲在隔壁朱毛頭家過了一夜。今日說來你這裡，央及你來了。」西門慶道：「我說正月裡都標着他走，這裡誑人家銀子，那裡誑人家銀子，那祝麻子還對着我搗鬼鬼（十五）！」說畢，伯爵道：「我去罷。等住回，只怕李桂兒來，你管他不管他，他又說我來串作你。」西門慶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哩。李三你且別要許他，等我們外

討銀子出來，和你說話去。」伯爵道：「我曉的。」剛走出大門首，只見李桂姐轎子在門首，又早下轎進去了。

西門慶正吩咐陳經濟，教他騎驢子往門外徐四家催銀子去，只見琴童兒走到捲棚內請西門慶，道：「大娘後邊請。有李桂姨來了。」這西門慶走到後邊，只見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不搽臉，用白挑綫汗巾子搭着頭，雲鬢不整，花容淹淡，與西門慶磕着頭哭起來，說道：「爹！可怎麼樣兒好，恁造化低的營生！正是關着門兒家裡坐，禍從天上來。一個王三官兒，俺們又不認的他，平白的祝麻子、孫寡嘴領了來俺家來討茶吃。俺姐姐又不在家，依着我說，別要招惹他。那些兒不是俺這媽，越發老的韶刀了。就是來宅裡與俺姑娘做生日的這一日，你上轎來了就是了，見祝麻子打旋磨兒跪着，從新又回去。對我說，姐姐，你不去待他鍾茶兒，却不難爲鬻了人了（十六）。他便往爹這裡來了，教我把門插了不出來。誰想從外邊撞了一夥人來，把他三個，不由分說都拿的去了。王三官兒便奪門走了，我便走在隔壁人家躲了。家裡有個人牙兒？纔使保兒來這裡接的他家去。到家，把媽唬的魂兒也沒了，只要尋死。今日縣裡皂隸，又拿着票喝囉了一清早，起身去了。如今坐名兒只要我往東京回話去。爹，你老人家不可憐見救救兒，却怎麼樣兒的？娘在傍邊也替我說說兒。」西門慶笑道：「你起來。」因問：「票上還有誰的名字？」桂姐道：「還有齊香兒的名字。他梳籠了齊香兒，在他家使錢着，便該當。俺家若見了他一個

錢兒，就把眼睛珠子掉了！若是沾他沾身子兒，一個毛孔兒裡生一個天庖瘡！」月娘對西門慶道：「也罷，省的他恁說誓刺刺的，你替他說說罷。」西門慶道：「如今齊香兒拿了不曾？」桂姐道：「齊香兒他在王皇親宅裡躲着哩。」西門慶道：「既是恁的，你且在我這裡住兩日。倘人來尋你，我就差人往縣裡替你說去。」於是就叫書童兒：「你快寫個帖兒，往縣裡見你李老爹，就說桂姐常在我這裡答應，看怎的免提他罷。」書童應諾，穿青絹衣服去了。

不一時，拿了李知縣回帖兒來。書童道：「李老爹說：多上覆你老爹，別的事無不領命，這個却是東京上司行下來批文，委本縣拿人。縣裡只拘的人在。——既是你老爹分上，我這裡且寬限他兩日。要免提，還往東京上司處說去。」西門慶聽了，只顧沉吟，說道：「如今來保一兩日起身，東京没人去。」月娘道：「也罷，你打發他兩個先去，存下來保，替桂姐往東京說了這勾當，教他隨後邊趕了去，也是不遲。你看唬的他那腔兒！」那桂姐連忙與月娘和西門慶磕頭。

西門慶隨使人叫將來保來，吩咐：「二十日你且不去罷，教他兩個先去。你明日且往東京，替桂姐說說這勾當來。見你翟爹，如此這般，好歹差人往衛裡說說。」桂姐連忙就與來保下禮。慌的來保頂頭相還，說道：「桂姨，我就去。」西門慶一面教書童兒寫就一封書，致謝翟管家，「前日曾巡按之事，甚是費心。」又封了二十兩折節禮銀子，連書交與

來保。桂姐便歡喜了，拿出五兩銀子來，與來保路上做盤纏，說道：「回來俺媽還重謝保哥。」西門慶不肯，還教桂姐收了銀子。教月娘另拿五兩銀子與來保盤纏。桂姐道：「也沒這個道理！我央及爹這裡說人情，又教爹出盤纏？」西門慶道：「你笑話我沒這五兩銀子盤纏了，要你的銀子？」那桂姐方纔收了，向來保拜了又拜，說道：「累保哥，明日好歹起身罷，只怕遲了。」來保道：「我明日早五更就走道兒了。」於是領了書信，又走到獅子街韓道國家。

王六兒正在屋裡替他縫小衣兒哩（十七），打窗眼看見是來保，忙道：「你有甚說話？請房裡坐。他不在家，往裁縫那裡討衣裳去了，便來也。」便叫錦兒：「還不往對過徐裁家叫你爹去！你說保大爺在這裡。」來保道：「我敢來說聲，我明日且去不成，又有椿業障鑽出來。當家的留下，教我往東京替院裡李桂姐說人情去哩。他剛纔在爹跟前再三磕頭禮拜央及我。娘和爹說：『也罷，你且替他往東京走一遭，說說這勾當。且叫韓夥計和崔大官兒先去。你回來再趕了去，也是不遲。』我明日早起身了，剛纔書也有了。」因問：「嫂子，你做的是甚麼？」王六兒道：「是他的小衣裳兒。」來保道：「你教他少帶衣裳。到那去處，是出紗羅緞絹的高兒裡，愁沒衣裳穿？」正說着，韓道國來了，兩個唱了喏，因把前事說了一遍。因說：「我到明日，揚州那裡尋你們？」韓道國道：「老爹吩咐，教俺們馬頭上投經紀王伯儒店裡下。說過世老爹曾和他父親相交，他店內房屋寬廣，下的客

商多，放財物不耽心。你只往那裡尋俺們就是了。」又說：「嫂子，我明日東京去，你沒甚鞋腳東西捎進府裡，與你大姐去？」王六兒道：「沒甚麼，只有他爹替他打的兩對簪兒，并他兩雙鞋，起動保叔捎進去與他。」於是用手帕包縫停當，遞與來保。一面教春香看菜兒篩酒，婦人連忙丟下生活，就放桌兒。來保道：「嫂子，你休費心，我不坐。我到家還收拾了褡裢，明日好起身。」王六兒笑嘻嘻道：「耶嚦，你怎的上門怪人家！夥計家，自恁與你餞行，也該吃鍾兒。」因說韓道國：「你好老實，桌兒不穩，你也撒撒兒（十八）讓保叔坐，只像沒事的人兒一般兒！」於是拿上菜兒來，斟酒遞與來保，王六兒也陪在傍邊，三人坐定吃酒。

來保吃了幾鍾，說道：「我家去罷。晚了，只怕家裡關門早。」韓道國問道：「你頭口雇下了不曾？」來保道：「明日早雇罷了。」因說：「鋪子裡鑰匙并帳簿，都交與賁四罷了，省的你又上宿去。家裡歇息歇息好走路兒。」韓道國道：「夥計說的是。我明日就交與他。」王六兒又斟了一甌子，說道：「保叔，你只吃這一鍾，我也不敢留你了。」來保道：「嫂子，你既要我吃，再篩熱着些。」那王六兒連忙歸到壺裡，交錦兒炮熱了，傾在盞內，雙手遞與來保，說道：「沒甚好菜兒與保叔下酒。」來保道：「嫂子好說，家無長禮。」拿起酒來，與婦人對飲，一吸而同乾，方纔作辭起身。王六兒便把女兒鞋腳遞與他，說道：「累保叔，好歹到府裡問聲孩子好不好，我放心些。」於是道了萬福，兩口兒齊送

出門來。不說來保到家，收拾行李，第二日起身東京去了，不題。

單表月娘上房擺茶與桂姐吃。吳大妗子、楊姑娘，兩個姑子，都做一處坐。有吳大舅前來對西門慶說：「有東平府行文書來，派俺本衛兩所掌印千戶管工修理社倉，題准旨意，限六月工完，升一級；違限，聽巡按御史查參。姐夫有銀子，借得幾兩工上使用。待關出工價來，一一奉還。」西門慶道：「大舅用多少，只顧拿去。」吳大舅道：「姐夫下顧，與二十兩罷。」一面進入後邊，見了月娘說了話，教月娘拿二十兩出來交與大舅，又吃了茶，出來。因後邊有堂客，不好坐的，月娘教西門慶留大舅大廳上吃酒。

正飲酒中間，只見陳經濟走來回話，說：「門外徐四家銀子，頂上爹，再讓兩日兒。」西門慶道：「胡說！我這裡等銀子使，再讓兩日兒？照舊還去罵那狗弟子孩兒！」經濟應諾。吳大舅讓：「姐夫坐的！」陳經濟作了揖，打橫坐了，琴童兒連忙安放了鍾箸。這裡前邊吃酒，不題。

且說後邊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伴桂姐在月娘房裡吃酒。先是郁大姐數了回《張生游寶塔》，放下琵琶。孟玉樓在傍斟酒布菜兒（十九）與他吃，說道：「賊瞎拽磨的（二十）唱了這一日，又說我不疼你！」那潘金蓮又大箸子夾腿肉，放在他鼻子上，戲弄他頑耍。桂姐因叫玉簫：「姐，你遞過那郁大姐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姑奶奶和大妗子聽。」月娘道：「桂姐，你心裡熱刺刺的（二一），不唱

罷。」桂姐道：「不妨事，等我唱。見爹娘替我說人情去了，我這回不焦了（二二）。」孟玉樓笑道：「李桂姐倒還是院中人家娃娃，做臉兒快（二三）。頭裡一來時，把眉頭忪繆着（二四），焦的茶兒也吃不下去。這回說也有，笑也有。」當下桂姐輕舒玉指，頓撥冰弦，唱了一回。

正唱着，只見琴童兒收進家活來。月娘便問道：「你大舅去了？」琴童兒道：「大舅去了。」吳大妗子道：「只怕姐夫進來，俺們活變活變兒（二五）。」琴童道：「爹不往後邊來了，往五娘房裡去了。」這潘金蓮聽見往他屋裡去了，就坐不住，趨趨（二六）着腳兒只要走，又不好走的。月娘也不等他動身，說道：「他往你屋裡去了，你去罷，省的你欠肚兒親家（二七）似的！」那潘金蓮嚷：「可可兒的起來！」口兒裡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

來到前邊，入房來，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教春梅脫了衣裳，在床上帳子裡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們剛纔在後邊陪大娘子、楊姑娘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個兒，黑影子裡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就走的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那春梅真個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撇了個嘴與春梅，那時春梅就知其意，那邊屋裡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裡面，洗了牝。向燈下摘了頭，止撇着一根金簪子。拿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



了些胭脂，口中噙着香茶，走過這邊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來。

這婦人便將燈臺挪近床邊桌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褪去紅褲，露見玉體。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個托子，一會弄的大大的，露出來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唬了一跳，一手摞不過來，紫巍巍，沉甸甸，約有虎二。便昵瞅了西門慶一眼，說道：「我猜你沒別的話，一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一會要來奈何老娘。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跟前試了新，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纔來我這屋裡來了？俺們是雌剩鬢髮合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裡，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裡去了。原來晚夕和他幹這個營生，他還對着人撇清搗鬼哩！你這行貨子，乾淨是個沒挽回的三寸貨。想起來，一百年不理你纔好！」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過來。你若有一本本事把他啞過了，我輸一兩銀子與你。」婦人道：「汗邪了你了，你吃了甚麼行貨子，我禁的過他！」於是把身子斜躡在衽蓆之上，雙手執定那話，用朱唇吞裏，說道：「好大行貨子！把人的口也撐的生疼的。」說畢，出入嗚啞，或舌尖挑弄蛙口，舐其龜弦（二八）；或開口噙着，往來哺摔；或在粉臉上偎攏，百般搏弄。那話越發堅硬搥崛起來，裂瓜頭凹眼圓睜，絡腮鬚挺身直豎。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于紗帳之內，纖手捧定毛都魯那話往口裡吞放，燈下一往一來動彈。不想傍邊蹲踞着一個白獅子貓兒，看

見動彈，不知當做甚物件兒，撲向前用爪兒來撾。這西門慶在上，又將手中拿的灑金老鴉扇兒只顧引鬪他耍子。被婦人奪過扇子來，把貓盡力打了一扇把子，打出帳子外去了。呢向西門慶道：「怪發訕的冤家，緊着這啞啞的不得人意，又引鬪他恁上頭上臉的，一時間過了人臉，却怎樣的？好不好我就不幹這營生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會張致死了！」婦人道：「你怎的不教李瓶兒替你啞來？我這屋裡，盡着教你掇弄！不知吃了甚麼行貨子，啞了這一日，一發啞了沒事沒事。」

西門慶於是向汗巾兒上小銀盒兒裡，用挑牙挑了些粉紅膏子藥兒，抹在馬口內，仰卧于上，教婦人騎在身上。婦人道：「等我擗着，你往裡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僅沒龜稜。婦人在上，將身左右捱擦，似有不勝隱忍之態。因叫道：「親達達，裡邊緊澀住了，好不難捱。」一面用手摸之。燈下窺見塵柄已被牝戶吞進半截，撐的兩邊皆滿，無復作往來。婦人用唾津塗抹牝戶兩邊，已而稍寬滑落，頗作往來，一舉一坐，漸沒至根。婦人因向西門慶說：「你每常使的顫聲嬌（二九），在裡頭只是一味熱癢不可當，怎如和尚這藥，使進去從子宮冷森森直掣到心上。這一回把渾身上下都酥麻了。我曉的，今日這命死在你手裡了，好難捱忍也！」西門慶笑道：「五兒，我有個笑話兒說與你聽，是應二哥說的。一個人死了，閻王就拿驢皮披在身上，教他變驢。落後判官查簿籍，還有他十三年陽壽，又放回來了。他老婆看見渾身都變過來了，只有陽物還是驢的，未變過來。那人道：

『我往陰間換去。』他老婆慌了，說道：『我的哥哥，你這一去，只怕不放你回來怎了？由他，等我慢慢兒的挨罷。』婦人聽了，笑將扇把子打了一下子，說道：「怪不得應二老婆捱慣了驢的行貨。磳說嘴的貨，我不看世界，這一下打的你！」

兩個足纏了一個更次，西門慶精還不過。他在下合着眼，由着婦人蹲踞在上，極力抽提，提的龜頭刮答刮答怪響。提够良久，又掉過身子去，朝向西門慶。西門慶雙足舉其股，沒稜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接目視，而猶如無物。良久，婦人情極，轉過身子來，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合伏在身上，舒舌頭在他口裡。那話直抵牝中，只顧揉搓，沒口子叫：「親達達，罷了！五兒的死了。」須臾一陣昏迷，舌尖冰冷，泄訖一度。西門慶覺牝中一股熱氣，直透丹田，心中翕翕然美快不可言也。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頭疊股，嗚啞其舌，那話通不拽出來。睡的没半個時辰，婦人淫情未足，爬上身去，兩個又幹起來。婦人一連丟了兩遭，身子亦覺稍倦。西門慶只是佯佯不睬，暗想胡僧之藥通神。看看窗外鷄鳴，東方漸白。婦人道：「我的心肝，你不過却怎樣的？到晚夕，你再來，等我好歹替你啞過了罷。」西門慶道：「就啞也不得過，管情只一樁事兒就過了。」婦人道：「告我說是那一樁兒？」西門慶道：「法不傳六耳，待我晚夕來對你說。」

早晨起來梳洗，春梅打發穿上衣裳，韓道國、崔本又早外邊伺候。西門慶出來，燒了

紙，打發起身，交付二人兩封書：「一封到揚州馬頭上，投王伯儒店裡下；這一封就往揚州城內，找尋苗青，問他的事情下落，快來回報我。如銀子不够，我後邊再教來保捎去。」崔本道：「還有蔡老爹書沒有？」西門慶道：「你蔡老爹書還不曾寫，教來保後邊捎了去罷。」二人拜辭，上頭口去了，不在話下。

西門慶冠帶了，就往衙門中來，與夏提刑相會，道及日昨多承見招之意。夏提刑道：「今日奉屈長官一叙，再無他客。」發放已畢，各分散來家。吳月娘又早上房擺下菜蔬，請西門慶吃粥。

只見一個穿青衣皂隸，騎着快馬，夾着氈包，走的滿面汗流，到大門首問平安：「此是問刑西門老爹家？」平安道：「你是那裡來的？」那人即便下了馬作揖，便道：「我是督催皇木的安老爹先差來送禮與老爹。俺老爹與管磚廠黃老爹，如今都往東平府胡老爹那裡吃酒，順便先來拜老爹這裡，看老爹在家不在。」平安道：「有帖兒沒有？」那人向氈包內取出，連禮物都遞與平安。平安拿進去與西門慶看，見禮帖上寫着：「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鏡一圓。」吩咐：「包五錢銀子，拿回帖打發來人，就說在家拱候老爹！」那人急急去了。

西門慶一面家中預備酒菜，等至日中，三位官員喝道而至，皆乘轎，張蓋甚盛。先令人投拜帖，一個是「侍生安枕拜」，一個是「侍生黃葆光拜」。都是青雲白鵬補子，烏紗皂

履，下轎揖讓而入。西門慶出大門迎接，至廳上叙禮，各道契闊之情，分賓主坐下。黃主事居左，安主事居右，西門慶主位相陪。先是黃主事舉手道：「久仰賢名，盛德芳譽，學生拜遲。」西門慶道：「不敢。辱承老先生先事枉駕，當容踵叩，敢問尊號？」安主事道：「黃年兄號泰宇，取『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之意。」黃主事道：「敢問尊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莊有四眼井之說。」安主事道：「昨日會見蔡年兄，說他與宋松原都在尊府打攪。」西門慶道：「因承雲峰尊命，又是敝邑公祖，敢不奉迎？小价在京，已知鳳翁榮選，未得躬賀。」又問：「幾時家中起身來？」安主事道：「自去歲尊府別後，學生到家續了親，過了年，正月就來京了。選在工部，備員主事，欽差督運皇木，前往荊州。回來道經此處，敢不奉謁？」西門慶又說：「盛儀感謝不盡！」說畢，因請寬衣，令左右安放桌席。黃主事就要起身，安主事道：「實告，我與黃年兄如今還往東平胡大尹那裡赴席。因打尊府過，敢不奉謁？容日再來取擾。」西門慶道：「就是往胡公處，去路尚許遠。縱二公不餓，其如從者何？學生不敢具酌，只備一飯在此，以犒手下從者。」於是先打發轎上攢盤。廳上安放桌席，珍羞異品，極時之盛；就是湯飯點心，海鮮美味，一齊上來。西門慶將小金鍾只奉了三杯，連桌兒抬下去，管待親隨家人、吏典。少頃，兩位官人拜辭起身，向西門慶道：「生輩明日，有一小柬到，奉屈賢公，到我這黃年兄同僚劉老太監莊上一叙，未審肯命駕否？」西門慶道：「既蒙寵招，敢不趨命！」說畢，送出

大門，上轎而去。

只見夏提刑差人來邀。西門慶說道：「我就去。」一面吩咐備馬。走到後邊換了衣服，出來上馬，玳安、琴童跟隨，排軍喝道，打着黑扇，逕往夏提刑家來。到廳上叙禮，說道：「適有工部督皇木安主政和磚廠黃主政來拜，留坐了半日去了。不然也來的早。」見畢禮數，接了衣服下來，玳安叫排軍褶了，連帶放在氈包內。見廳上面設放兩張桌席，讓西門慶居左，其次就是西賓倪秀才。座間因叙起來，問道：「老先生尊號？」倪秀才道：「學生賤名倪鵬，字時遠，號桂巖，現在府庠備數。在我這東主夏老先生門下設館，教習賢郎大先生舉業。友道之間，實有多愧。」說話間，兩個小優兒上來磕頭。吃罷湯飯，廚役上來割道。西門慶喚玳安拿賞賜賞了廚役，吩咐：「取巾來戴，把冠帶衣服送回家去，晚上來接罷。」玳安應諾，吃了點心，回馬家來不題。

且說潘金蓮從打發西門慶出來，直睡到晌午纔爬起來。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到後邊人說他，月娘請他吃飯也不吃，只推不好。大後晌纔出房門，來到後邊。月娘因西門慶不在，要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正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與王姑子兩個一對坐，妙趣、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邊，接念佛號。大妗子、楊姑娘、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一個不少，都在跟前，圍着他坐的，聽他演誦。先是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留。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綉閣，命盡有若風燈；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裘，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榜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終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吊者隨至。苦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點輪回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見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王姑子道：「當時釋伽牟尼佛，乃諸佛之祖，釋教之主。如何出家，願聽演說。」薛姑子便唱〔五供養〕：

釋伽佛，梵王子！捨了江山雪山去，割肉喂鷹鵲巢頂。只修的，九龍吐水混金身，纔成南無大乘大覺釋伽尊。

王姑子又道：「釋伽佛，既聽演說。當日觀音菩薩，如何修行，纔有莊嚴百億化身，有大道力，願聽其說。」薛姑子又道：

大莊嚴，妙善主！辭別皇宮香山住，天人送供跏趺坐。只修的，五十三參變化身，纔成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

王姑子道：「觀音菩薩，既聽其法。昔日有六祖禪師傳燈佛，教化行西域，東歸不立文字。如何苦功，願聽其詳。」薛姑子又道：

達磨師，盧六祖！九年面壁功行苦，蘆芽穿膝伏龍虎。只修的，隻履折蘆任往來，纔成了南無大慈大願毗盧佛。

王姑子道：「六祖傳燈，既聞其詳。敢問昔日有個龐居士，捨家私送寶船歸海，以成正果，如何說？」薛姑子道：

龐居士，善知識！放債來生濟貧苦，驢馬夜間私相語。只修的，拋妻棄子上法舡，纔成了南無妙乘法伽藍耶。

月娘正聽到熱鬧處，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巡按宋爺家，差了兩個快手、一個門子送禮來。」月娘慌了，說道：「你爹往夏家吃酒去了，誰人打發他？」正亂着，只見玳安兒放進氈包來，說道：「不打緊，等我拿帖兒對爹說去。教姐夫且讓那門子進來，管待他些酒飯兒着。」這玳安交下氈包，拿着帖子，騎馬雲飛般走到夏提刑家，如此這般說了：「巡按宋老爺送禮來。」西門慶看了帖子，上面寫着：「鮮猪一口，金酒二尊，公紙四刀，小書一部。」下書「侍生宋喬年拜」。連忙吩咐：「到家教書童快拿我的官銜雙摺手本回去。門子答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抬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玳安來家，到處尋書童兒，那裡得來？急的只牛回磨轉。陳經濟又不在，教傅夥計陪着人吃酒。玳安



旋打後邊樓房裡討了手帕銀子出來，又没人封，自家在櫃上彌封停當，教傅夥計寫了，大小三包。因問平安兒道：「你就不知他往那去了？」平安道：「頭裡姐夫在家時，他還在家來。落後姐夫往門外討銀子去了，他也不見了！」玳安道：「別要題，一定林林小廝在外邊胡行亂走的，養老婆去了！」正在急躁之間，只見陳經濟與書童兩個，疊騎着騾子纔來。被玳安罵了幾句，教他寫了官銜手本，打發送禮人去了。玳安道：「賊林林小廝，仰擗着掙了，合縫着丟（三十一）！爹不在，家裡不看，跟着人養老婆兒去了！爹又沒使你和姐夫門外討銀子，你平白跟了去做甚麼？看我對爹說不說！」書童道：「你說不是，我怕你？你不說，就是我的兒！」玳安道：「賊狗攬的林林小廝，你賭個兒真個！」走向前，一個潑脚撇翻倒，兩個就碯碌（三二）成一塊子。那玳安得手，吐了他一口唾沫，纔罷了。說道：「我接爹去。等我來家，和淫婦算帳！」騎馬一直去了。

月娘在後邊，打發兩個姑子吃了些茶食兒，又聽他唱佛曲兒，宣念佛子兒。那潘金蓮不住在傍，先拉玉樓不動，又扯李瓶兒，又怕月娘說。月娘便道：「李大姐，他叫你，你和他去不是，省的急的他在這裡恁有刮劃沒使處的！」那李瓶兒方纔同他出來。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拔了蘿蔔地皮寬（三三）。教他去了，省的他在這裡跑兔子一般。原不是那聽佛法的人！」

這潘金蓮拉着李瓶兒走出儀門，因說道：「大姐姐好幹這營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

教姑子家中宣起卷來了！都在那裡圍着他怎的？咱們出來走走，就看看大姐在屋裡做甚麼哩。」於是一直走出大廳來。只見廂房內點着燈，大姐和經濟正在裡面絮聒，說不見了銀子了。被金蓮向窗櫺上打了一下，說道：「後面不去聽佛曲兒，兩口子且在房裡拌的甚麼嘴兒？」陳經濟出來，看見二人，說道：「早是我沒曾罵出來！原來是五娘、六娘來了。請進來坐。」金蓮道：「你好膽子，罵不是？」進來見大姐正在燈下納鞋，說道：「這早晚，熱刺刺的還納鞋？」因問：「你兩口子嚷的是些甚麼？」陳經濟道：「你問他！爹使我門外討銀子去。他與了我三錢銀子，就教我替他捎銷金汗巾子來。想不到那裡，袖子裡摸銀子沒了，不曾捎得來。來家他說我那裡養老婆，和我嚷罵了這一日，急的我賭身發咒。不想丫頭掃地，地下拾起來。他把銀子收了不與，還叫我明日買汗巾子來。你二位老人家說，却是誰的不是？」那大姐便罵道：「賊囚根子，別要說嘴！你不養老婆，平白帶了書童兒去做甚麼？剛纔教玳安甚麼不罵出來。想必兩個打夥兒養老婆去來，去到這早晚纔來！你討的銀子在那裡？」金蓮問道：「有了銀子了不曾？」大姐道：「有了。銀子剛纔丫頭地下掃地拾起來，我拿着哩。」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賣銷金汗巾兒，也捎幾方兒與我。」經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花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便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一齊都替你帶來了。」李瓶兒道：

「我要一方老金黃銷金點翠穿花鳳汗巾。」經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汗巾兒；又是一方閃色芝麻花銷金汗巾兒。」經濟便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没銀子，只要兩方兒够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汗巾兒。」經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吃孝戴！」經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十樣錦，同心結，方勝地兒，一個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欄子兒都是纓絡珍珠碎八寶兒。」經濟聽了，說道：「耶嚻，耶嚻！再沒了？賣瓜子兒開箱子打啼噴，瑣碎一大堆（三三）！」那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拿出一塊銀子兒，遞與經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哩。」那金蓮搖着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一答兒的教姐夫捎來，你又起個窖兒（三四）？」經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着哩。」一面取等子稱了，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捎兩方來。」那大姐連忙道了萬福。金蓮道：「你六娘替大姐買了汗巾兒，把那三錢銀子拿出來，你兩口兒鬪葉兒（三五），賭個東道兒罷。少，便叫你六娘貼些兒出來，明日等你爹不在了，買燒鴨子白酒咱們吃。」經濟道：「既是五娘說，拿出來。」大姐遞與金蓮，金蓮交付與李瓶兒收着。拿出紙牌來，燈下大姐

與經濟鬪。金蓮又在傍替大姐指點，登時贏了經濟三桌。

忽聽前邊打門，西門慶來家，金蓮與李瓶兒纔回房去了。經濟出來迎接西門慶，回了話說：「徐四家銀子，後日先送二百五十兩來，餘者出月交還。」西門慶罵了幾句，酒帶半酣，也不到後邊，逕往金蓮房裡來。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何怕明朝花不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喬作衙——冒充做官坐衙的樣子，喻裝身分，耍威風。  
(二) 丟臉兒——給臉色看。  
(三) 怪道——難怪，怪不得。  
(四) 決烈——神態堅決而氣憤。  
(五) 惡水缸兒——泔水缸。比喻能忍受各種骯髒氣。  
(六) 排說——評說，此指非議。  
(七) 向燈向火——喻人各有偏向。  
(八) 絨綫符牌兒——端午節給小孩佩戴的避邪物。下「各色紗小粽兒，并解毒艾虎兒」同。  
(九) 當面鑼，對面鼓——意為面對面。  
(十) 了當——了結，停當。  
(十一) 戳無路兒——無中生有地戳舌兒。  
(十二) 鹽引——亦稱鹽鈔，政府發給商人領鹽運銷的憑證。  
(十三) 弄乾坤兒——耍花招，搗鬼。  
(十四) 標——粘合，纏住。  
(十五) 搗生鬼——活搗鬼。  
(十六) 囁人——羞人。  
(十七) 小衣兒——襯褲。  
(十八) 撒撒兒——撒，楔的借音字，撒撒兒，猶今謂墊一墊。  
(十九) 布菜兒——給人挾菜，敬菜。  
(二十) 瞎拽磨的——蒙住眼睛拉磨的驢子。此處為冒盲藝人語。  
(二一) 熱刺刺——即「熱辣辣」，形容心情煩躁。  
(二二) 焦——煩躁，焦灼。  
(二三) 做臉兒——面部變換各種表情。  
(二四) 乞縴——即「乞皺」，結聚的意思。  
(二五) 活變——乘機變動，這

裡指挪動位置。

(二六) 趨起——不斷蹉動雙脚，「坐不住」之狀。

(二七) 欠肚兒親家——喻焦急不安。舊

時有指腹爲婚，當對方已生養而自己尚未生產時，爲「欠肚兒」，頗焦急。

(二八) 龜弦——陰莖縫。

(二九)

顫聲嬌——又名閨艷聲嬌，參二十七回該條。

(三十) 仰擗着掙，合縫着丟——仰擗（雙腿分開）、合縫指男女性

交時的形態。掙，指女以賣淫而掙錢；丟，指男以嫖妓而丟錢。

(三一) 碓碌——又作「砧碌」，滾動貌。

(三二) 拔了蘿蔔地皮寬——比喻去了某人反倒更好。

(三三) 賣瓜子兒開箱打嘍嘍，瑣碎一大堆——比喻說話瑣

碎、囉嗦。

(三四) 起個窩兒——猶另起竈，多費事。

(三五) 鬪葉兒——玩一種叫「葉子」的紙牌遊戲。

金瓶梅詞話

## 第五十二回

### 應伯爵山洞戲春嬌

### 潘金蓮花園看蘑菇

海棠深院雨初收，苔徑無風蝶自由。百結丁香誇美麗，三眠楊柳弄輕柔；小桃酒膩紅尤淺，芳草寒餘綠漸稠。寂寂珠簾歸燕子，子規啼處一春愁。

話說那日西門慶在夏提刑家吃酒，宋巡按送禮與他，心中十分歡喜；夏提刑亦敬重不同往日，攔門勸酒，吃至二更天氣纔放回家。潘金蓮又早向燈下除去冠兒，露着粉面油頭，教春梅床上設放衾枕，搽抹涼蓆乾淨，薰香澡牝等候。西門慶進門接着，見他酒帶半酣，連忙替他脫了衣裳，春梅點茶來吃了，打發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光赤條身子，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生腿兒橫抱膝上纏腳，換了雙剛三寸、恰半杈大紅平底睡鞋兒。西門慶一見，淫心輒起，塵柄（一）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連忙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個托子都帶上，一手摟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今日要和你幹個後庭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瞅了一眼，說道：「好個沒廉耻冤家！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廝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

「怪小油嘴兒，罷麼！你若依了我，又稀罕小廝做甚麼？你不知，你達心裡好的是這椿兒。管情放到裡頭去，我就過了。」婦人被她再三纏不過，說道：「奴只怕挨不的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圈去了一個，我和你耍一遭試試。」西門慶真個除去硫黃圈，根下只束着銀托子，令婦人馬爬在床上，屁股高蹶，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晌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中咬汗巾子難捱，叫道：「達達慢着些！這個比不的前頭，撐得裡頭熱炙火燎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肝，你叫着達達，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妝花紗衣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的，那玉色綫掐羊皮金挑的油鵝黃銀條紗裙子倒好看，說是裡邊買的。他們都有，只我没這條裙子。倒不知多少銀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買。」一壁說着，在上頗作抽拽，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不已。婦人回首流眸叫道：「好達達，這裡緊着人疼的了不的，如何只顧這般動作起來了？我央及你，好歹快些丟了罷！」這西門慶不聽，且扶其股，玩其出入之勢，一面口中呼道：「潘五兒，小淫婦兒，你好生浪浪的叫着達達，哄出你達達屜兒來罷！」那婦人真個在下，星眼朦朧，鶯聲款掉，柳腰款擺，香肌半就，口中艷聲柔語，百般難述。良久，西門慶覺精來，兩手扳其股，極力而擽之。扣股之聲，響之不絕。那婦人在下邊，呻吟成一塊，不能禁止。臨過之時，西門慶把婦人屁股只一扳，塵柄盡沒至根，直抵于深異處，其美不可當。於是怡然感



之，一泄如注。婦人承受其精。二體假貼良久，拽出塵柄，但見猩紅染莖，蛙口流涎。婦人以帕抹之，方纔就寢。一宿晚景題過。

次日，西門慶早晨到衙門中回來，有安主事、黃主事那裡差人來下請書：「二十二日，在磚廠劉太監莊上設席，請早去。西門慶打發人去了，從上房吃了粥，正出廳來。只見篋頭的小周兒，趴倒地下磕頭，在傍伺候。西門慶道：「你來得正好，我正要尋你篋頭哩。」於是走到花園翡翠軒小捲棚內，西門慶坐在一張涼椅兒上，除了巾幘，打開頭髮。小周兒在後面桌上，鋪下梳篋家活，與他篋頭櫛髮，觀其泥垢，辨其風霜，跪下討賞錢，說：「老爹今歲必有大遷轉，髮上氣色甚旺！」西門慶大喜。篋了頭，又教他取耳，掐捏身上。他有滾身上一弄兒家活，到處都與西門慶滾捏過，又行導引之法，把西門慶弄的渾身通泰，賞了他五錢銀子，教他吃了飯，伺候與哥兒剃頭。西門慶就在書房內，倒在大理石床上，就睡着了。

那日楊姑娘起身，王姑子與薛姑子要家去。吳月娘將他原來的盒子，都裝了些蒸酥茶食，打發起身。兩個姑子，每人又是五錢銀子；兩個小姑子，與了他兩疋小布兒，管待出門。薛姑子又囑付月娘：「到壬子日，把那藥吃了，管情就有喜事。」月娘道：「薛爺，你這一去，八月裡到我生日，好歹走走，我這裡盼你哩！」薛姑子合掌問訊道：「打攪菩薩這裡！我到那日一定來。」於是作辭月娘，眾人都送到大門首。

月娘與大妗子回後邊去了，只有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李桂姐——穿着白銀條紗對衿衫兒，鵝黃縷金挑綫紗裙子，戴着銀絲鬚髻，翠水祥雲鈿兒，金釵絲簪子，紫英石墜子，大紅鞋兒，——抱着官哥兒，來花園裡游玩。李瓶兒道：「桂姐，你遞過來，等我抱罷。」桂姐道：「六娘，不妨事，我心裡要抱抱哥子。」孟玉樓道：「桂姐，你還沒到你爹新收拾書房兒瞧瞧來！」到花園內，金蓮見紫薇花開得爛熳，摘了兩朵與桂姐戴。於是順着松牆兒到翡翠軒，見裡邊擺設的床帳屏几，書畫琴棋，極其瀟灑。床上綃帳銀鈎，冰簾珊枕（二），西門慶正倒在床上，睡思正濃。傍邊流金小篆（三），焚着一縷龍涎。綠窗半掩，窗外芭蕉低映。那潘金蓮且在桌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椅兒上。西門慶忽翻過身來，看見衆婦人都在屋裡，便道：「你們來做甚麼？」金蓮道：「桂姐要看看你的書房哩，俺們引他來瞧瞧。」那西門慶見他抱着官哥兒，又引鬪了一回。忽見畫童來說：「應二爹來了。」衆婦人都亂走不迭，往李瓶兒那邊去了。

應伯爵走到松牆邊，看見桂姐抱着官哥兒，便道：「好呀，李桂姐在這裡！」故意問道：「你幾時來？」那桂姐走了走，說道：「罷麼，怪花子，又不關你事，問怎的？」伯爵道：「好小淫婦兒，不關我事？也罷，你且與我個嘴罷。」於是摟過來就要親嘴。被桂姐用手只一推，罵道：「賊不得人意，怪攘刀子！若不是怕唬了哥子，我這一扇把子打的你！」西門慶走出來，看見伯爵拉着桂姐，說道：「怪狗才，看唬了孩兒！」因教書童：

「你抱哥兒，送與你六娘去。」那書童連忙接過來。奶子如意兒正在松墻拐角邊等候，接的去了。伯爵和桂姐兩個站着說話，問：「你的事怎樣的？」桂姐道：「多虧爹這裡可憐見，差保哥替我往東京說去了。」伯爵道：「好好！也罷了，如此你放心些。」說畢，桂姐就往後邊去了。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你過來，我還和你說話。」桂姐道：「我走走就來。」於是也往李瓶兒這邊來了。伯爵與西門慶纔唱喏，兩個在軒內坐的。西門慶道：「昨日我在夏龍溪家吃酒，大巡宋道長那裡差人送禮，送了一口鮮豬。我恐怕放不的，今早旋叫了厨子來卸開，用椒料連豬頭燒了。你休去了，如今請了謝子純來，咱們打雙陸，同享了罷。」一面使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你說應二爹在這裡。」琴童兒應諾，一直去了。伯爵因問：「徐家銀子，討了來了？」西門慶道：「賊沒行止的狗骨禿！明日纔有，先與二百五十兩。你教他兩個後日來，少的我家裡湊與他罷。」伯爵道：「這等又好了。怕不的他今日買些鮮物兒來孝順你！」西門慶道：「倒不消教他費心。」說了一回。西門慶問道：「老孫、祝麻子兩個，都起身去了不曾？」伯爵道：「這咱哩！從李桂兒家拿出來，在縣裡監了一夜，第二日，三個一條鐵索都解上東京去了。那到裡，沒個清潔來家。你只說成日圖飲酒塊肉娼家串，好容易吃的菓子兒！似這等苦兒也是他受。路上這等大熱天，着鐵索扛着，又沒盤纏，有甚麼要緊！」西門慶笑道：「怪狗才，充軍擺站（四）的不過？誰教他成日跟着王家小厮只胡撞來？本亦他尋的苦兒他受！」伯爵道：「哥，你

說的有理。蒼蠅不鑽沒縫的鷄彈！他怎的不尋我和謝子純？清的只是清，渾的只是渾！」

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唱畢啣坐下，只顧搨扇子。西門慶問道：「你怎的走恁一臉汗？」希大道：「哥別題！大官兒去遲了一步兒，我不在家了。我剛出大門，可他就到了。今日平白惹了一肚子氣！」伯爵問道：「你惹的又是甚麼氣？」希大道：「大清早晨，老孫媽媽子走到我那裡。說我弄了他去！因主何故？恁不合理的老淫婦！你家漢子成日標着人在院裡頑，碗酒塊肉吃，大把家過了銀子錢家去，你過陰去來？誰不知道？你討保頭錢，分與那個一分兒使也怎的！教我扛了兩句，走出來，不想哥這裡呼喚。」伯爵道：「我剛纔這裡和哥不說，新酒放在兩下裡，清自清，渾自渾。當初咱們怎麼說來？我說跟着王家小廝，到明日必有一失。今日如何！撞到這網裡，怨恨不的人！」西門慶道：「王家那小廝，有甚大氣概？幾年兒了，腦子還未變全！養老婆，還不够俺們那咱撒下的，羞死鬼罷了。」伯爵道：「他曾見過甚麼大頭面，怎比哥那咱的勾當！提起來，把他唬殺了罷了。」說畢，小廝拿茶上來吃了。西門慶道：「你兩個打雙陸。後邊做着過水麪，等我叫小廝拿麪來咱們吃。」不一時，琴童來放桌兒，畫童兒用方盒拿上四個靠山小碟兒，盛着四樣小菜兒：一碟十香瓜茄，一碟五方豆豉，一碟醬油浸的鮮花椒，一碟糖蒜；三碟兒蒜汁，一大碗猪肉鹵，一張銀湯匙，三雙牙箸。擺放停當，西門慶走來坐下。然後拿上三碗麪來，各人自取澆鹵，傾上蒜醋。那應伯爵與謝希大，拿起箸來，只三扒兩咽，就是

一碗；兩人登時狼（五）了七碗。西門慶兩碗還吃不了，說道：「我的兒，你兩個吃這些！」伯爵道：「哥，今日這麪，是那位姐兒下的？又爽口，又好吃。」謝希大道：「本等鹵打的停當。我只是剛纔家裡吃了飯來了，不然，我還禁（六）一碗。」兩個吃的熱上來，把衣服脫了，搭在椅子上。見琴童兒收家活，便道：「大官兒，到後邊取些水來，俺們漱漱口。」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熱的燙的死蒜臭。」少頃，畫童兒拿茶至。三人吃了茶，出來外邊松牆外，各花臺邊走了一遭。只見黃四家送了四盒子禮來，平安兒掇進來與西門慶瞧，一盒鮮烏菱，一盒鮮荸薺，四尾冰湃的大鱈魚，一盒枇杷菓。伯爵看見，說道：「好東西兒！他不知那裡剝的送來，我且嘗個兒着。」一手過了幾個，遞了兩個與謝希大，說道：「還有活到老死，還不知此物甚麼東西兒哩！」西門慶道：「怪狗才，還沒供養佛，就先過了吃。」伯爵道：「甚麼沒供佛，我且入口無臟着。」西門慶吩咐：「交到後邊收了。問你二娘討三錢銀子賞他。」伯爵問：「是李錦送來？是黃寧兒？」平安道：「是黃寧兒。」伯爵道：「今日造化了這狗骨禿了，又賞他這三錢銀子。」這裡西門慶看着他兩個打雙陸不題。

且說姐姐和他乾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大姐，都在後邊上房明間內吃了飯，在穿廊下坐的。只見小周兒在影壁前，探頭舒腦的。李瓶兒道：「小周兒，你來的好，且進來與小大官兒剃剃頭，把頭髮都長長了。」小周兒連忙向前都磕了頭，說：

「剛纔老爹吩咐，教小的進來與哥兒剃頭。」月娘道：「六姐，你拿曆頭（七）看看。好日子歹日子，就與孩子剃頭！」這金蓮便教小玉取了曆頭來，揭開看了一回，說道：「今日是四月廿一日，是個庚戌日，金定婁金狗當直，宜祭祀、冠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月娘道：「既是好日子，教丫頭熱水，你替孩兒洗頭。教小周兒慢慢哄着他剃。」小玉在傍，替他用汗巾兒接着頭髮兒。那裡纔剃得幾刀兒下來，這官哥兒呱的聲怪哭起來。那小周連忙趕着他哭只顧剃。不想把孩子哭的那口氣憋下去，不言語了，臉便脹的紅了。李瓶兒也唬慌手脚，連忙說：「不剃罷，不剃罷！」那小周兒唬的收不迭家活，往外沒脚子跑。月娘道：「我說這孩子有些不長俊，護頭（八），自家替他剪剪罷。平白叫進來剃，剃的好麼？」天假其便，那孩子憋了半日氣，放出聲來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纔落地，只顧抱在懷裡，拍哄着他，說道：「好小周兒，恁大膽，平白進來把哥哥頭來剃了去了！剃的恁半落不合的，欺負我的哥哥！還不拿回來，等我打與哥哥出氣！」於是抱到月娘跟前。月娘道：「不長俊的小花子兒，剃頭要子，你便益了，這等哭？剩下這些，到明日做剪毛賊！」引鬪了一回，李瓶兒交與奶子。月娘吩咐：「且休與他奶吃，等他睡一回兒與他吃。」奶子抱的他前邊去了。只見來安兒進來取小周兒的家活，說：「門首唬的小周兒臉焦黃的。」月娘問道：「他吃了飯不曾？」來安道：「他吃了飯，爹賞他五錢銀子。」月娘教來安：「你拿一甌子酒出去與他。唬着

人家，好容易討這幾個錢！」小玉連忙篩了一盞，拿了一碟臘肉，教來安與他吃了，往家去了。

吳月娘因教金蓮：「你看看曆頭，幾時是壬子日？」金蓮看了，說道：「二十三是壬子日，交芒種五月節。」便道：「姐姐，你問他怎的？」月娘道：「我不怎的，問一聲兒。」李桂姐接過曆頭來看了，說道：「這二十四日苦惱，是俺娘的生日，我不得在家。」月娘道：「前月初十日，是你姐姐生日，過了。這二十四日，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原來你院中人家，一日害兩樣病，做三個生日：日裡害思錢病，黑夜思漢子的病；早晨是媽的生日，晌午是姐姐生日，晚夕是自家生日。怎的都擠在一塊兒？——趁着姐夫有錢，攛掇着都生日了罷！」桂姐只是笑，不做聲。只見西門慶使了畫童兒來請，桂姐方向月娘房中妝點勻了臉，往花園中來。

捲棚內又早放下八仙桌兒，前後放下簾櫳來。桌上擺設許多肴饌：兩大盤燒猪肉，兩盤燒鴨子，兩盤新蒸鮮鱒魚，四碟玫瑰點心，兩碟白燒筍鷄，兩碟炖爛鴿子雛兒。然後又是四碟臟子：血皮、豬肚、釀腸之類。衆人吃了一回，桂姐在傍拿鍾兒遞酒。伯爵道：「你爹聽着說，不是我索落你，事情兒已是停當了。你爹又替你縣中說了，不尋你了。虧了誰？還虧了我，再三央及你爹，他纔肯了。平白他肯替你說人情去了？隨你心愛的甚麼曲兒，你唱個兒我聽下酒，也是拿勤勞准折。」桂姐笑罵道：「怪砣花子，你蛇蚤兒好大

面皮兒！爹他肯信你說話？」伯爵道：「你這賊小淫婦兒，你經還沒念，就先打和尚起來！要吃飯，休要惡了火頭。你敢笑和尚沒丈母？我就單丁（九）擺布不起你這小淫婦兒？你休笑話，我半邊俏（十），還動的！」被桂姐拿手中扇把子，盡力向他身上打了兩下。西門慶笑罵道：「你這狗才，到明日論個男盜女娼，還虧了原問處。」笑了一回，桂姐慢慢纔拿起琵琶，橫擔膝上，啓朱唇，露皓齒，唱了個〔伊州三臺令〕：

思量你好辜恩，便忘了誓盟。遇花朝月夕良辰，好教我虛度了青春。悶懨懨把欄杆憑倚，凝望他怎生全無個音信？幾回自忖，多應是我分薄緣輕。

〔黃鶯兒〕誰想有這一程，〔伯爵道：「陽溝裡翻了缸，後十年也不知道。」〕減香肌，憔悴損。〔伯爵道：「愛好貪他，閃在人水裡。」〕鏡驚塵鎖無心整，脂粉懶勻，花枝又懶簪；空教我黛眉蹙破春山恨。〔伯爵道：「你記的說，接客千個，情在一人。無言對鏡長吁氣，半是思君半恨君。你兩個當初好，如今就為他耽些驚怕兒也罷，不抱怨了！」〕桂姐道：「汗邪了你，怎的胡說！」最難禁，〔伯爵道：「你難禁，別人却怎樣禁的？」〕誰樓上畫角，吹徹了斷腸聲！〔伯爵道：「腸子倒沒斷。這一回，來提你的斷了綫，你兩個休提了。」〕被桂姐盡力打了一下，罵道：「賊們攬的，今日汗歪（十一）了你，只鬼混人的！」

〔集賢賓〕幽窗靜悄月又明，恨獨倚幃屏。鶯聽的孤鴻只在樓外鳴，把離愁又還



題醒。更長漏永，早不覺燈昏香盡。眠未成，他那裡睡得安穩？」伯爵道：「傻小淫婦兒，他怎的睡不安穩？又沒拿了他去，落答的在家裡睡覺兒哩。你便在人  
家躲着，逐日懷着羊皮兒，直等東京人來，一塊石頭方落地。」桂姐被他說急了，  
便道：「爹，你看應花子來！不知怎的，只發訕纏我！」伯爵道：「你這回纔認  
得爹了？」桂姐不理他，彈着琵琶又唱：」

〔雙聲疊韻〕思量起，思量起，怎不上心？伯爵道：「揉着你那癢癢處，不由  
你不上心。」無人處，無人處，泪珠兒暗傾。伯爵道：「一個人慣溺床。那一  
日，他娘死了，守孝，打鋪在靈前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進來看見褲子  
濕，問：『怎的來？』那人沒的回答，只說：『你不知，我夜間眼泪打肚裡流出  
來了。』就和你一般，為他聲說不的，只好背地哭罷了。」桂姐道：「沒羞的孩  
兒，你看見來？汗邪了你哩！」我怨他，我怨他，說他不盡；伯爵道：「我  
又一件說，你怎的不怨天，知道得了他多少錢兒？今日躲在人家，把買賣都誤  
了！說他不盡，是左門神，白臉子，極古來子，不知道甚麼兒的，好哄他。」誰  
知道，這裡先走滾。伯爵道：「可知拿着到手中，還飛了哩！」只恨我，當初  
不合（十二）地認真！伯爵道：「傻小淫婦兒，如今年程，在這裡三歲小孩兒  
出來也哄不過，何況風月中子弟！你和他認真？你且住了，等我唱個〔南枝兒〕  
你聽：『風月事，我說與你聽！如今年程，論不的假真，個個人古怪精靈，個個

人久慣牢成，倒將計活埋把瞎缸暗頂。老虔婆只要圖財，小淫婦兒少不的拽着脖子往前掙！苦似投河，愁如覓井。幾時得把業罐子填完，就變驢變馬也不幹這個營生！」當下把桂姐說的哭起來了。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扇子，笑罵道：「你這謔斷了腸子的狗才，生生兒吃你人就嘔殺了！」因叫桂姐：「你唱，不要理他。」謝希大道：「應二哥，你好沒趣，今日左來右去，只欺負我這乾女兒！你再言語，口上生個大疔瘡！」那桂姐半日拿起琵琶，又唱：

〔簇御林〕人都道他志誠，「伯爵纔待言語，被希大把口按了，說道：『桂姐，你唱，休理他！』」李桂姐又唱道：「却原來廝勾引。眼睁睁，心口不相應。」希大放了手，伯爵又說：「相應倒好了，弄不出此事來了。心口裡不相應，如今虎口裡倒相應——不多，也只兩三炷兒。」桂姐道：「白眉赤眼，你看見來？」伯爵道：「我沒看見，在樂星堂兒裡不是？」連西門慶衆人都笑起來了。」山誓海盟，說假道真，險些兒不爲他錯害了相思病！「伯爵道：『好保蟲兒（十三），只有錯買了的，沒有錯賣了的。你院中人，肯把病兒錯害了？』」負心人，看伊家做作，如何教你有前程？「伯爵道：『前程也不敢指望。他到明日，少不了他個招宣襲了罷！』」

〔琥珀貓兒〕日疏日遠，無計再相逢，枉了奴痴心寧耐等。「伯爵道：『等到幾日？到明日東京了畢事，再回爐也是不遲。』」想巫山雲雨夢難成。薄情，猛拼今

生，和你鳳折鸞分！

〔尾聲〕冤家下得忒薄倖，割捨的將人孤另。那日裡恩情翻成做畫餅！

唱畢，謝希大道：「罷罷！叫畫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酬勞桂姐一杯酒兒！」伯爵道：「等我布菜兒。我本領兒不濟事，拿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拿手來摸挲。」當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酒。拉伯爵道：「咱們還有那兩盤雙陸，打了罷。」於是二人又打雙陸。西門慶遞了個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你往後邊去，捎些香茶兒出來。頭裡吃了些蒜，這回子倒反帳兒（十四），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裡得香茶兒來？」伯爵道：「哥，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着，你獨吃也不好。」西門慶笑的前後邊去了。那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石畔推掐花兒戴，也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畫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畫童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却往那去了？」因教謝希大：「你這裡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畫童兒兩個在書桌上下象棋。

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裡，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藏春塢雪洞兒裡，把門兒掩着，兩個坐在矮床兒上說話。原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吃了藥出來。把桂姐摟在懷中，坐于腿上，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唬了一跳，便問：「怎

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胡僧藥，告訴了一遍。先教他低垂粉頸，款啓猩唇，品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擱起他剛半扞，恰三寸，如錐靶、賽藕芽、步香塵、舞翠盤、千人愛、萬人貪兩隻小小金蓮來，跨在兩邊胳膊，——穿着大紅素緞白綾高底鞋兒，妝花金欄膝褲腿兒用紗綠綫帶扎着，——抱到一張椅兒上，兩個就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了一遭，尋不着，打滴翠岩小洞兒裡穿過去，到了木香棚，抹轉葡萄架，到松竹深處藏春塢邊，隱隱聽見有人笑聲，又不知在何處。這伯爵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見兩扇洞門兒虛掩，在外面只顧聽覷。聽見桂姐顫着聲兒，將身子只顧迎播着西門慶叫：「達達，快些了事罷，只怕有人來。」被伯爵猛然大叫一聲，推開門進來，看見西門慶把桂姐扛着腿子，在椅兒上正幹得好，說道：「快取水來，潑潑兩個攪心的，搜到一答裡了。」李桂姐道：「怪攪刀子，猛的進來，唬了我一跳！」伯爵道：「快些兒了事？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數兒是的。怕有人來看見，我就來了。且過來，等我抽個頭兒着（十五）！」西門慶便道：「怪狗才！快出去罷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廝來看見。」那應伯爵道：「小淫婦兒，你央及我央及兒，不然，我就吆喝起來，連後邊嫂子們都嚷的知道。你既認做乾女兒了，好意叫你躲住兩日兒，你又偷漢子？教你了不成！」桂姐道：「去罷，應怪花子。」伯爵道：「我去罷！我且親個嘴着。」於是按着桂姐，親訖一嘴，纔走出來。西門慶道：「怪狗才，還不帶上門哩！」伯爵一面走來，把門帶上，說道：「我兒，兩個盡着搗盡着搗。搗掉底

子，不關我事。」纔走到那個松樹兒底下，又回來說道：「你頭裡許我的香茶，在那裡？」西門慶道：「怪狗才，等住回我與你就是了，又來纏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個不得人意的攬刀子的！」這西門慶和桂姐兩個在雪洞內，足幹够約一個時辰，吃了一枚紅棗兒，纔得了事，雨散雲收。有詩爲證：

海棠枝上鶯梭急，綠竹陰中燕語頻；閑來付與丹青手，一段春嬌畫不成。

少頃，二人整衣出來。桂姐向他袖子內，掏出好些香茶來袖了。西門慶則使的滿身香汗，氣喘吁吁，走來馬纓花下溺尿。李桂姐腰裡摸出鏡子來，在月窗上攔着，整雲理鬢，往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洗洗手出來。伯爵問他要香茶，西門慶道：「怪花子，你害了痞（十六）？如何只鬼混人！」每人掐了一撮與他。伯爵道：「只與我這兩個兒！由他由他，等我問李家小淫婦兒要。」正說着，只見李銘走來磕頭。伯爵道：「李日新在那裡來？你沒曾打聽得他們的事怎麼樣兒了。」李銘道：「俺桂姐虧了爹這裡。這兩日縣裡也沒人來催，只等京中示下哩。」伯爵道：「齊家那小老婆子出來了？」李銘道：「齊香兒還在王皇親宅內躲着哩。桂姐在爹這裡好，誰人敢來尋？」伯爵道：「要不然也費手，虧我和你謝爹再三央勸你爹：『你不替他處處兒，教他那裡尋頭腦去？』」李銘道：「爹這裡不管，就了不成；俺三嬸老人家，風風勢勢的（十七），幹出甚麼事！」伯爵道：「我記的這幾時是他生日，俺們會了你爹，與他做做生日。」李銘道：「爹們不消了。」

到明日，事情畢了，三孀和桂姐愁不請爹們坐坐。」伯爵道：「到其間，俺們補生日就是了。」因叫他近前：「你且替我吃了這鍾酒着。我吃了這一日了，吃不的了。」那李銘接過銀把鍾來，跪着一飲而盡。謝希大教琴童又斟了一鍾與他。伯爵道：「你敢沒吃飯？桌上還剩了一盤點心。」謝希大又拿兩盤燒豬頭肉和鴨子遞與他。李銘雙手接的，下邊吃去了。伯爵用箸子又撥了半段鮭魚與他，說道：「我見你今年還沒食這個哩，且嘗新着。」西門慶道：「怪狗才，都拿與他吃罷了，又留下做甚麼？」伯爵道：「等住回吃的酒闌上來，餓了，我不會吃飯兒？你們那裡曉得，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兒裡，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說，就是朝廷還沒吃哩！不是哥這裡，誰家有？」正說着，只見畫童兒拿出四碟鮮物兒來：一碟烏菱，一碟荸薺，一碟雪藕，一碟枇杷。西門慶還沒曾放到口裡，被應伯爵連碟子都擱過去，倒的袖了。謝希大道：「你也留兩個兒我吃。」也將手擱一碟子烏菱來，只落下藕在桌子上。西門慶拍了一塊放在口內，別的與了李銘吃了。吩咐畫童後邊再取兩個枇杷來賞李銘。李銘接的袖了，「到家我與三媽吃！」李銘吃了點心上來，拿筍過來纔彈唱了，伯爵道：「你唱個『花藥欄』俺們聽罷。」李銘調定箏弦，拿腔唱道：

新綠池邊，猛拍欄杆，心事向誰論？花也無言，蝶也無言，離恨滿懷縈牽。恨東君不解留去客，嘆舞紅飄絮，蝶粉輕沾。景依然，事依然，悄然不見郎面。

〔塞鴻秋〕俺相別時節正逢春，海棠花初綻蕊，微斥間現。不覺的榴花噴，紅蓮放，沉冰菓，避暑搖紈扇。霎時間，菊花黃金風動，敗葉飄梧桐變。逡巡見臘梅開，冰花墜，暖閣內把香膠旋。四季景偏多，思想心中戀。不知俺那俏冤家，冷冷清清獨自個悶懨懨何處耽耽寂怨？

〔金殿喜重重〕嗟怨。自古風流誤少年，那堪暮春天！生怕到黃昏，愁怕到黃昏，獨自個悶不成歡。換寶香薰被誰共宿？嘆夜長枕冷衾寒。你孤眠，我孤眠，但只是魂夢裡相見。

〔貨郎兒〕有一日稱了俺平生心願，成合了夫妻謝天。今生一對兒好姻緣，冷清清耽耽寂寞，愁沉沉受熬煎。

〔醉太平煞尾〕只爲俺多情的業冤，今日恨惹情牽。想當初，說山盟言海誓在星前，擔閣了風流少年。有一日，朝雲暮雨成姻眷，畫堂歌舞排歡宴；有一日，羅帷錦帳永團圓，花燭洞房成連理，休忘了受過熬煎有萬千！

當日三個吃至掌燈時候，還等着後邊拿出綠豆白米水飯來，吃了纔去。伯爵道：「哥，明日不得閑？」西門慶道：「我明日往磚廠劉太監莊子上，安主事、黃主事兩個昨來請我吃酒，早去了。」伯爵道：「李三、黃四那事，我後日會他來罷！」西門慶點頭兒，吩咐：「教他那日後晌來，休來早了。」二人也不等送就去了。西門慶教書童看着收家活，

就歸後邊孟玉樓房中歇去了，一宿無話。

到次日，西門慶早起，也沒往衙門中去，吃了粥，冠帶着，騎馬拿着金扇，僕從跟隨，出城南三十里，逕往劉太監莊上來赴席。那日書童與玳安兩個都跟去了，不在話下。潘金蓮趕西門慶不在家，與李瓶兒計較，將陳經濟輸的那三錢銀子，又教李瓶兒添出七錢來，叫來興兒買了一隻燒鴨，兩隻鷄，一錢銀子下飯，一罈金華酒，一瓶白酒，一錢銀子裏餡涼糕，教來興兒媳婦整理端正。金蓮對着月娘說：「大姐那日鬪牌（十八），贏了陳姐夫三錢銀子。李大姐又添七錢，今治了東道兒，請姐姐在花園裡吃。」吳月娘就同孟玉樓、李嬌兒、孫雪娥、大姐、桂姐，先在捲棚內吃了一回。然後拿了酒菜兒，往山子上，一個最高的卧雲亭兒上，那裡下棋投壺耍子。孟玉樓便與李嬌兒、大姐、孫雪娥都往玩花樓上去，憑欄杆望下看，那山子前面牡丹畦、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玫瑰樹，端的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景。觀了一回下來。小玉、迎春却在卧雲亭上，侍奉月娘斟酒下菜。月娘猛然想起：「今日倒不請陳姐夫來坐坐！」大姐道：「爹又使他今日往門外徐家催銀子去了，也待好來也。」

不一時，陳經濟來到，穿着玄色練絨紗衣，脚下涼鞋淨襪，頭上纓子瓦楞帽兒，金簪子。向月娘衆人作了揖，就拉過大姐，一處坐下，向月娘說：「徐家銀子討了來了。共五封，二百五十兩，送到房裡，玉簫收了。」於是傳杯換盞，酒過數巡，各添春色。月娘與



李嬌兒、桂姐三個下棋；玉樓、李瓶兒、孫雪娥、大姐、經濟便向各處游玩觀花草。惟有金蓮在山子後那芭蕉叢深處，將手中白紗團扇兒，且去撲蝴蝶爲戲。不防經濟驀地走在背後，猛然叫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等我與你撲！這蝴蝶就和你老人家一般，有些毬子心腸，滾上滾下的走滾大。」那金蓮扭回粉頸，斜睨秋波，對着陳經濟笑罵道：「你這少死的賊短命！誰要你撲？待人來聽見，敢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怕死了，搗了幾鍾酒兒，在這裡來鬼混！」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那經濟笑嘻嘻，向袖子中取出，一手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裡了。」又道：「汗巾兒捎了來，你把甚來謝我？」於是把臉子挨向他身邊，被金蓮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并奶子如意兒跟着，從松墻那邊走來，見金蓮和經濟兩個在那裡嬉戲，撲蝴蝶，李瓶兒忙叫道：「你兩個撲個蝴蝶兒，與官哥兒耍子！」慌的經濟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去山子裡邊。那潘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子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於是兩個坐在花臺石上，打開兩個分了。

金蓮見官哥兒脖子裡圍着條白挑綫汗巾子，手裡把着個李子往口裡吮，問道：「是你的汗巾子？」李瓶兒道：「是剛纔他大媽媽，見他口裡吮李子，流下水，替他圍上這汗巾子。」兩個只顧坐在芭蕉叢下，李瓶兒說道：「這答兒裡到且是蔭涼，咱在這裡坐一回兒

罷！」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裡取孩子的小枕頭兒帶涼蓆兒，放在這裡躺躺兒。就取骨牌來，我和五娘在這裡抹回牌兒，你就在屋裡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躺着，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教迎春往屋裡炖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卧雲亭欄杆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話兒來。」那李瓶兒撇下孩子，教金蓮看着：「我就來！」那金蓮記挂經濟在洞兒裡，那裡又去顧那孩子？趕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叫經濟，說：「没人，你出來罷！」經濟就叫婦人進去瞧瞧：「裡面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哄的婦人入到洞裡，就折跌腿（十九）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兩個正摟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李瓶兒走到亭子上，吳月娘說：「孟三姐和桂姐投壺輸了，你來替他投兩壺兒。」李瓶兒道：「底下没人看孩子哩！」玉樓道：「左右有六姐在那裡，怕怎的？」月娘道：「孟三姐，你去替他看看罷！」李瓶兒道：「三娘，累你，一發抱了他來罷。」叫小玉：「你去，就抱他的蓆和小枕頭兒來。」那小玉和玉樓走到芭蕉叢下，孩子便躺在蓆上，登手登脚的怪哭，并不知金蓮在那裡。只見傍邊大黑貓，見人來，一滾烟跑了。玉樓道：「他五娘那裡去了？耶嚶！耶嚶！把孩子丟在這裡，吃貓唬了他了！」那金蓮便從傍邊雪洞兒裡鑽出來，說道：「我在這裡淨了淨手，誰往那去來？那裡有貓來唬了他，白眉赤眼兒的！」那玉樓也更不往洞裡看，只顧抱了官哥兒拍哄着他，往卧雲亭兒上去了。小

玉拿着枕蓆跟的去了。金蓮恐怕他學舌，隨屁股也跟了來。月娘問：「孩子怎的哭？」玉樓道：「我去時，不知是那裡一個大黑貓，蹲在孩子頭跟前。」月娘說：「乾淨唬着孩兒！」李瓶兒道：「他五娘看着他哩。」玉樓道：「六姐往洞兒裡淨手去來。」金蓮走上來說玉樓：「你怎的恁白眉赤眼兒的，我在，那裡討個貓來？他想必餓了，要奶吃哭，就賴起人了！」李瓶兒見迎春拿上茶來，就使他叫奶子來喂哥兒奶。那陳經濟見無人，從洞兒鑽出來，順着松墻兒，抹轉過捲棚，一直行前邊角門往外去了。正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

月娘見孩子不吃奶，只是哭，吩咐李瓶兒：「你抱他到屋裡，好好打發他睡罷。」於是也不吃酒，衆人都散了。原來陳經濟也不曾與潘金蓮得手，做不成燕侶鶯儔，只得做了個蜂頭花嘴兒（二十），事情不巧。歸到前邊厢房中，有些咄咄不樂。正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有〔折桂令〕爲證：

我見他斜戴花枝，笑撚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逐日相逢，似有情兒，未見情兒。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未是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既相逢，我反相思。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塵柄——塵拂的柄，指男性陽具。

(二) 冰簟珊瑚——冰涼的篾蓆，用珊瑚制作或裝飾的枕頭。

(三) 流金小篆——古代將繚繞的香烟比喻為「篆」，將「篆」借喻為香爐，故「流金小篆」實為鑲金銅質的小香爐。

(四) 擺站——刑罰名，指充當驛站中的驛卒。

(五) 狠——此處指發狠地、拼命地幹某事。

(六) 禁——此處指禁受得住，承受得下。

(七) 曆頭——即曆日，日曆本。

(八) 護頭——(小孩)不讓人剃頭。

(九) 單丁——單個，獨自。

(十) 半邊俏——因左邊的隱指男陰，此猶言左邊翹，隱指陽物能勃舉。參見第五回

「左邊的」條。

(十一) 汗歪——同汗邪，胡言亂語。

(十二) 不合——不該。

(十三) 保蟲兒——保兒

(妓院中供使役的男子)的諛稱。

(十四) 倒反帳兒——此指反胃，胃裡的東西倒反上漲。

(十五) 抽個頭兒——原意設賭局以一定比例抽成，此謂沾光，揩油。

(十六) 害痞——生了痞塊，得了頑症。

(十七) 風風勢——形容舉止冒失不穩重。

(十八) 鬪牌——打牌，玩牌。

(十九) 折跌腿——跪倒。

(二十) 蜂頭花——蜜蜂吸吮花蜜，比喻男女親嘴。

嘴兒——蜜蜂吸吮花蜜，比喻男女親嘴。

## 第五十三回

### 吳月娘承歡求子息

### 李瓶兒酬願保兒童

人生有子萬事足，身後無兒總是空。產下龍媒須保護，欲求麟種貴陰功！  
禱神且急酬心願，服藥還教暖子宮。父母好將人事盡，其間造化聽蒼穹。

話說吳月娘與李嬌兒、桂姐、孟玉樓、李瓶兒、孫雪娥、潘金蓮、大姐混了一場，身子也有些不耐煩，徑進房去睡了。醒時約有更次，又差小玉去問李瓶兒道：「官哥沒怪哭麼？叫奶子抱得緊緊的，拍他睡好，不要又去惹他哭了。奶子也就在炕上吃了晚飯，沒待下來又丟放他在那裡！」李瓶兒道：「你與我謝聲大娘道，自進了房裡，只顧呱呱的哭，打冷戰不住。而今纔住得哭，磕伏在奶子身上睡了。額子上有些熱刺刺的。奶子動也不得動，停會兒，我也待換他起來吃夜飯淨手哩。」那小玉進房，回覆了月娘。月娘道：「他們也不十分當緊的。那裡一個小娃兒丟放在芭蕉腳下，徑到別的，走開吃貓唬了，如今纔是愁神哭鬼的！定要弄壞了，纔住手。」那時說了幾句，也就洗了臉，睡了一宿。

到次早起來，別無他話，只差小玉問官哥下半夜有睡否，還說：「大娘吃了粥，就待

過來看官哥了。」李瓶兒對迎春道：「大娘就待過來，你快要拿臉水來我洗個臉。」那迎春飛搶的拿臉水進來，李瓶兒急攘攘的梳了頭，教迎春慌不迭的燒起茶來，點些安息香在房裡。三不知小玉來報說：「大娘進房來了。」慌得李瓶兒撲起（一）的也似接了，月娘就到奶子床前，摸着官哥道：「不長俊的小油嘴，常時把做親娘的，平白地提在水缸裡（二）。」這官哥兒呱的聲怪哭起來，月娘連忙引鬪了一番，就住了。月娘對如意兒道：「我又不得養，我家的人種便是這點點兒。休得輕覷着他，着緊用心纔好！」奶子如意兒道：「這不消大娘吩咐。」月娘就待出房，李瓶兒道：「大娘來，泡一甌子茶在那裡，請坐坐去。」月娘就坐定了，問道：「六娘，你頭鬢也是亂蓬蓬的。」李瓶兒道：「因這冤家作怪搗氣（三），頭也不得梳。又是大娘來，倉忙的扭一挽兒，胡亂磕上鬚髻，不知怎模樣的做笑話！」月娘笑道：「你看是有槽道的麼！自家養的親骨肉，倒也叫他是冤家。學了我，成日要那冤家也不能够哩！」李瓶兒道：「是便這等說，沒有這些鬼病來纏擾他便好。如今不得三兩日安靜，常時一病：前日墳上去，鑼鼓唬了；不幾時，又是剃頭哭得了不的；如今又吃貓唬了。人家都是好養，偏我這東西是燈草一樣脆的！」說了一場，月娘就走出房來，李瓶兒隨後送出。月娘道：「你莫送我，進去看官哥去罷！」李瓶兒就進了房。

月娘走過房裡去，只聽得照壁後邊賊燒紙的說些甚麼。月娘便立了聽着，又在板縫裡瞧着，一名是潘金蓮，與孟玉樓兩個同靠着欄杆，嗽（四）了聲氣，絮絮答答（五）的講說

道：「姐姐好沒正經！自家又沒得養，別人養的兒子，又去強遭魂（六）的捏相知（七）、呵卵脬（八）。我想窮有窮氣，賤有賤氣，奉承他做甚的？他自長成了，只認自家的娘，那個認你！」只見迎春走過去，兩個閃的走開了，假做尋貓兒喂飯，到後邊去了。月娘不聽也罷，聽了這般言語，怒生心上，恨落牙根。那時即欲叫破（九）罵他，又是爭氣不窮（十）的事，反傷體面，只得忍耐了，一徑進房，睡在床上。又恐丫鬟們覺着了，不好放聲哭得，只管自埋自怨，短嘆長吁。真個：在家不敢高聲哭，只恐猿聞也斷腸。那時日當正午，還不起身。小玉立在床邊，「請大娘起來吃飯。」月娘道：「我身子不好，還不吃飯。你掩上房門，且燒些茶來吃。」小玉捧了茶進房去，月娘纔起來，悶悶的坐在房裡，說道：「我没有兒子，受人這樣懊惱。我求天拜地，也要求一個來，羞那些賊淫婦的秘臉！」於是走到後房，大櫃梳匣內取出王姑子整治的頭胎衣胞來（十一），又取出薛姑子送的藥，看小小封筒上面，刻着「種子靈丹」四字，有詩八句：

姮娥喜竊月中砂，笑取斑龍頂上芽。漢帝桃花敕特降，梁王竹葉誥曾加。  
須臾餌驗人堪羨，衰老還童更可誇。莫作雪花風月趣，烏鬚種子在些些。

後有贊曰：

紅光閃爍，宛如碾就之珊瑚；香氣沉濃，彷彿初燃之檀麝。噙之口內，則甜津湧起于牙根；置之掌中，則熱氣貫通于臍下。直可還精補液，不必他求玉杵

霜（十二）；且能轉女爲男，何須別覓神樓散（十三）！不與爐邊鷄犬，偏助被底鴛鴦。乘興服之，遂入蒼龍之夢（十四）；按時而動，預徵飛燕之祥（十五）。求子者一投即效，修真（十六）者百日可仙。

後又曰：

服此藥後，凡諸腦損腦，諸血敗血，皆宜忌之。又忌蘿蔔葱白。其交接單日爲男，雙日爲女，惟心所願。服此一年，可得長生矣。

月娘看畢，心中漸漸的歡喜，見封袋封得緊，用纖纖細指緩緩輕挑，解包開看。只見烏金紙三四層，裹着一丸藥，外有飛金硃砂，妝點得十分好看。月娘放在手中，果然臍下熱起來；放在鼻邊，果然津津的滿口香唾。月娘笑道：「這薛姑子果有道行，不知那裡去尋這樣妙藥靈丹！莫不是我合當得喜，遇得這個好藥，也未可知。」把藥來看玩了一番，又恐怕藥氣出了，連忙把麪漿來依舊封得緊緊的，原進後房，鎖在梳匣內了。走到步廊下，對天長嘆道：「若吳氏明日壬子日，服了薛姑子藥，便得種子，承繼西門香火，不使我做無祀的鬼，感謝皇天不盡了！」那時日已近晚，月娘纔吃了飯。話不再煩。

西門慶到劉太監莊上，投了帖兒。那些役人報了，黃主事、安主事一齊迎住。都是冠帶，好不齊整！叙了揖坐下。那黃主事便開言道：「前日仰慕大名，敢爾輕造，不想就擾執事，太過費了！」西門慶道：「多慢爲罪！」安主事道：「前日要赴敝同年胡大尹召，



就告別了。主人情重，至今心領。今日都要盡歡達旦纔是。」西門慶道：「多感盛情！」門子低報道：「酒席已完備了。」就邀進捲棚，解去冠帶，安席，送西門慶首坐。西門慶假意推辭，畢竟坐了首席。歌童上來，唱一隻曲兒，名喚「錦橙梅」：

紅馥馥的臉襯霞，黑髭髭的鬢堆鴉。料應他必是個中人，打扮的堪描畫。顫巍巍的插着翠花，寬綽綽的穿着輕紗。兀的不風韻煞人也！嗒，是誰家，我不住個偷睛兒抹！

西門慶贊好。安主事、黃主事就遞酒與西門慶。西門慶答遞過了，優兒又展開檀板，唱一隻曲，名喚「降黃龍袞」：

鱗鴻無便，錦箋慵寫。腕鬆金，肌削玉，羅衣寬徹。泪痕淹破，胭脂雙頰。寶鑿愁臨，翠鈿羞貼。

等閑孤負，好天良夜。玉爐中，銀臺上，香消燭滅。風幃冷落，鴛衾虛設。玉笋頻搓，綉鞋重襯。

那時吃到酉後，傳杯換盞，都不絮煩。

却說那潘金蓮在家，因昨日雪洞裡不曾與陳經濟得手，此時趁西門慶在劉太監莊上與黃主事、安主事吃酒，吳月娘又在房中不出來，奔進奔出的，好像熬盤上蟻子一般。那陳經濟在雪洞裡跑出來，睡在店中，那話兒硬了一夜。此時西門慶不在家中，只管與金蓮兩

個眉來眼去。直至黃昏時候，各房將待掌燈，金蓮躡足潛踪，踮（十七）到捲棚後面。經濟三不知走來，隱隱的見是金蓮，遂緊緊的抱着了。把臉子挨在金蓮臉上，兩個親了十來個嘴。經濟道：「我的親親，昨夜孟三兒那冤家打開了我們，害得咱硬幫幫撐起了一宿。今早見你妖妖嬈嬈搖颯的走來，教我渾身兒酥麻了。」金蓮道：「你這少死的賊短命，沒些槽道的，把小丈母（十八）便揪住了親嘴，不怕人來聽見麼！」經濟道：「若見火光來，便走過了。」經濟口裡只顧叫親親，下面單裙子內却似火燒的一條硬鐵，隔了衣服只顧挺將進來。那金蓮也不由人把身子一聳，那話兒都隔了衣服熱烘烘對着了。金蓮正忍不過，用手掀開經濟裙子，用力捏着陽物。經濟慌不迭的替金蓮扯下褲腰來，劃的一聲，却扯下一個裙襠兒。金蓮笑罵道：「蠢賊奴！還不曾偷慣食的，恁小着膽！就慌不迭倒把裙襠兒扯掉了。」就自家扯下褲腰，剛露出牝口，一腿蹺在欄杆上，就把經濟陽物塞進牝口。原來金蓮鬼混了半晌，已是濕答答的，被經濟用力一挺，便撲的進去了。經濟道：「我的親親，只是立了不盡根，怎麼處？」金蓮道：「胡亂抽送抽送，且再擺布。」經濟剛待抽送，忽聽得外面狗子都嗥嗥的叫起來，却認是西門慶吃酒回來了，兩個慌得一滾烟（十九）走開了。却是書童、玳安兩個，拿着冠帶金扇進來，亂嚷道：「今日走死人也！」月娘差小玉出來看時，只見兩個小廝都是醉模糊的。小玉問道：「爺怎的不歸？」玳安道：「方纔我們恐怕追馬不及，問了爺，先走回來，他的馬快，也只在後邊來了。」小玉進去回覆了。

不一時，西門慶已到門外，下了馬，本待到金蓮那裡睡，不想醉了，錯走入月娘房裡來。月娘暗想：「明日二十三日，乃是壬子日。今晚若留他，反挫明日大事。又是月經還來日子，也至明日潔淨。」對西門慶道：「你今晚醉昏昏的，不要在這裡鬼混。我老人家月經還未淨，不如在別房去睡了，明日來罷！」把西門慶帶笑的推出來。走到金蓮那裡去了，捧着金蓮的臉道：「這個是小淫婦了！方纔待走進來，不想有了幾杯酒，三不知走入大娘房裡去！」金蓮道：「精油嘴的東西，你便說明日要在姐姐房裡睡了。碇說嘴的，在真人前赤巴巴（二十）調謊，難道我便信了你？」西門慶道：「怪油嘴，專要歪斯纏人！真正是這樣的，着甚緊調着謊來？」金蓮道：「且說姐姐怎地不留你住？」西門慶道：「不知道。他只管道我醉了，推了出來，說明晚來罷！我便急急的來了。」金蓮正待澡牝，西門慶把手來待摸他。金蓮雙手掩住，罵道：「短命的，且沒要動彈！我有些不耐煩在這裡。」西門慶一手抱住，一手插入腰下，竟摸着道：「怪行貨子，怎的夜夜乾卜卜的，今晚裡面有些濕答答的。莫不想着漢子，騷水發哩？」原來金蓮想着經濟，還不曾澡牝。被西門慶無心中打着心事，一時臉通紅了，把言語支吾，半笑半罵，就澡牝洗臉，兩個宿了一夜，不題。

却表吳月娘次早起來，却正當二十三壬子日了，便思想薛姑子臨別時，千叮嚀萬囑付，叫我到壬子日吃了這藥，管情就有喜事。今日正當壬子，正該服藥了。又喜昨夜天然

湊巧，西門慶飲醉回家，撞入房來，回到今夜。因此月娘心上暗自喜歡，清早起來，即便沐浴梳妝完了，就拜了佛，念一遍《白衣觀音經》。——求子的最是要念他，所以月娘念他；也是王姑子教他念的。那日壬子日，又是個緊要的日子，所以清早閉了房門，燒香點燭，先誦過了，就到後房，開匣取藥來，叫小玉炖起酒來。也不用粥，先吃了些乾糕餅食之類，就雙手捧藥，對天禱告。先把薛姑子一丸藥用酒化開，異香觸鼻，做三兩口服完了。後見王姑子製就頭胎衣胞，雖則是做成末子，然終覺有些生疑（二二），有些焦刺刺的氣子（二三）難吃下口。月娘自忖道：「不吃他，不得見效；待吃他，又只管生疑。也罷！事到其間，做不得主了，只得勉強吃下去罷。」先將符藥一把罨（二三）在口內，急把酒來大呷半碗，幾乎嘔將出來，眼都忍紅了，又連忙把酒過（二四）下去。喉舌間只覺有些膩格格的（二五），又吃了幾口酒，就討溫茶來漱淨口，睡向床上去了。西門慶正走過房來，見門關着，叫小玉開了。問道：「怎麼悄悄的關上房門？莫不道我昨夜去了，大娘有些二十四麼（二六）？」小玉道：「我那裡曉得來。」西門慶走進房來，叫了幾聲。月娘吃了早酒，向裡床睡着去，那裡答應他。西門慶向小玉道：「賊奴才，現今叫大娘只是不應，怎的不是氣我！」遂沒些趣向（二七），走出房去。

只見書童進來，說道：「應二爹在外邊了。」西門慶走出來，應伯爵道：「哥，前日到劉太監莊上赴黃、安二公酒席，得盡歡麼？直飲到幾時分纔散了？」西門慶道：「承兩

公十分相愛，他前的下顧，因欲赴胡大尹酒席，倒坐不多時。我到他那裡，却情投意合，倒也被他多留住了灌了好幾杯酒，直到更次。歸路又遠，醉又醉了，不知怎的了。」應伯爵道：「別處人倒也好情分，還該送些下程與他。」西門慶道：「說的有理。」就叫書童寫起兩個紅禮帖來，吩咐裡面辦一樣兩副盛禮：桂圓桃棗，鵝鴨羊腿鮮魚，兩罈南酒，又寫二個謝宴名帖。就叫書童來吩咐了，差他送去。書童答應去了。應伯爵就挨在西門慶身邊來坐近了：「哥，前日說的，曾記得麼？」西門慶道：「記甚的來？」應伯爵道：「想是忙的都忘記了。便是前日同謝子純在這裡吃酒，臨別時說的。」西門慶呆登登想了一會，說道：「莫不就是李三、黃四的事麼！」應伯爵笑道：「這叫做檐頭雨滴從高下，一點也不差！」西門慶做攢眉道：「教我那裡有銀子？你眼見我前日支鹽的事沒有銀子，與喬親家挪得五百兩湊用，那裡有許多銀子放出去！」應伯爵道：「左右生利息的，隨分箱子角頭，尋些湊與他罷。哥說門外徐四家的，昨日先有二百五十兩來了，這一半就易處了。」西門慶道：「是便是，那裡去湊？不如且回他，等討徐家銀子一總與他罷。」應伯爵正色道：「哥，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哥前日不要許我便好，我又與他們說了，千真萬真道今日有的了，怎好去回他？他們極服你做人慷慨。值甚麼事，反被這些經紀人背地裡不服你！」西門慶道：「應二爹如此說，便與他罷。」自己走進去，收拾了二百三十兩銀子。又與玉簫討昨日收徐家二百五十兩，兩項一總彈（二八）準四百

八十兩。走出來對應伯爵道：「銀子只湊四百八十兩，還少二十兩。有些緞疋作數，可使得麼？」伯爵道：「這個却難。他就要現銀去幹香的事。你好的緞疋，也都沒放；你剩這些粉緞，他又幹不得事。不如湊現物（二九）與他，省了小人脚步。」西門慶道：「也罷，也罷！」又走進來，稱了廿兩成色銀子，叫玳安通共掇出來。那李三、黃四却在間壁人家坐久，只待伯爵打了照面，就走進來。謝希大適值進來，李三、黃四叙揖畢了，就見西門慶。行禮畢，就道：「前日蒙大恩，因銀子不得關出，所以遲遲。今因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敢再挪五百兩，暫濟燃眉之急。如今關出這批銀子，一分也不動，都畫這邊來，一齊算利奉還。」西門慶便喚玳安鋪子裡取天平，請了陳姐夫，先把他討的徐家廿五包彈準了。後把自家二百五十兩彈明了，付與黃四、李三，兩人拜謝不已，就告別了。西門慶欲留應伯爵、謝希大再坐一回，那兩個那有心想坐，只得出去與李三、黃四分中人錢了。假意說有別的事，急急的別去了。那玳安、琴童都擁住了伯爵，討些使用，買菓子吃。應伯爵搖手道：「沒有，沒有。這是我應得的，不到得來送你這些狗弟子的孩兒！」徑自去了。只見書童走得進來，把黃主事、安主事兩個謝帖，回話說：「兩個爺說，不該受禮，恐拂盛意，只得收了。回去多致意你爺。」力錢二封，西門慶就賞與他。又稱出些，把雇來的挑盤人打發了。

天色已是掌燈時分，西門慶走進月娘房裡坐定。月娘道：「小玉說你曾進房來叫我，

我睡着了，不得知你叫。」西門慶道：「却又來，我早認你有些不快我哩。」月娘道：「那裡說起不快你來？」便叫小玉泡茶，討夜飯來吃了。西門慶飲了幾杯，身子連日吃了些酒，只待要睡。因幾時不在月娘房裡來，又待奉承他，也把胡僧的膏子藥來用了些，脹得陽物來鐵杵一般。月娘見了，道：「那胡僧這樣沒槽道的，唬人的弄出這樣把戲來！」心中暗忖道：「他有胡僧的法術，我有姑子的仙丹，想必有些好消息也。」遂都上床去，暢美的睡了一夜。次日起身，都至日午時候。那潘金蓮又是顛唇簸嘴（三十），與孟玉樓道：「姐姐前日教我看幾時是壬子日，莫不是揀昨日與漢子睡的，爲何恁的湊巧？」玉樓笑道：「那有這事？」正說話間，西門慶走來。金蓮一把扯住西門慶道：「那裡人家睡得這般早，起得恁的晏！日頭也沉沉的待落了，還走走那裡去？」西門慶被他鬼混了一場，那話兒又硬起來。徑撇了玉樓，玉樓自進房去。西門慶按金蓮在床口上，就戲做一處，春梅就討飯來，金蓮同吃了，不題。

却說那月娘自從聽見金蓮背地講他愛官哥，兩日不到官哥房裡去看。只見李瓶兒走進房來，告訴道：「孩子日夜啼哭，只管打冷戰不住，却怎麼處？」月娘道：「你做一個擺布，與他弄好了便好。把些香願也許許，或是許了賽神（三一），一定減可些。」李瓶兒道：「前日身上發熱，我許拜謝城隍土地，如今也待完了心願。」月娘道：「是便是，你的心願也還，該再請劉婆來商議商議，看他怎地說。」李瓶兒正待走出來，月娘道：「你

道我昨日成日的不得看孩子，着甚緣故不得進來？只因前日我來看了孩子，走過捲棚照壁邊，只聽得潘金蓮在那裡和孟三兒說我自家沒得養，倒去奉承別人，扯淡得沒要緊！我氣了半日的，飯也吃不下。」李瓶兒道：「這樣怪行貨，歪刺骨，可是有槽道的？多承大娘好意，惹着他甚的，也在那裡搗鬼！」月娘道：「你只記在心，防了他，也沒則聲。」李瓶兒道：「便是這等。前日迎春說，大娘出房，後邊迎春出來，見他與三姐立在那裡說話。見了迎春就尋貓去了。」

正說話間，只見迎春氣吼吼的（三三）走進來，說道：「娘快來！官哥不知怎麼樣，兩隻眼不住反看（三三）起來，口裏捲些白沫出來！」李瓶兒唬得頓口無言，攢眉欲淚。一面差小玉報西門慶，一面急急歸到房裡。見奶子如意兒都失色了。剛看時，西門慶也走進房來，見了官哥放死放活（三四），也吃了一驚，就道：「不好了，不好了！怎麼處？婦人平日不保護他好，到這田地就來叫我！如今怎好？」指如意兒道：「奶子不看好他，以致今日。若萬一差池起來，就搗爛你做肉泥，也不當稀罕！」那如意兒慌得口也不敢開，兩泪齊下。李瓶兒只管看了暗哭。西門慶道：「哭也沒用，不如請施灼龜（三五）來與他灼一個龜板。不知他有甚禍福崇脉（三六），與他完一完再處。」就問書童討單名帖，飛請施灼龜來。坐下，先是陳經濟陪了吃茶，琴童、玳安點燭燒香。舀淨水，擺桌子。西門慶出來相見了。就拿龜板對天禱告作揖，進入堂中，放龜板在桌上。那施灼龜雙手接着，放



上龜藥，點上了火，又吃一甌茶。西門慶正坐時，只聽一聲響。施灼龜看了，停一會不開口。西門慶問道：「吉凶如何？」施灼龜道：「問甚事？」西門慶道：「小兒病症。大象怎的，有祟脉也沒有？」施灼龜道：「大象目下沒甚事，只怕後來反覆牽延，不得脫然全愈。父母占子孫，子孫爻不宜晦了。又看朱雀爻大動，主獻紅衣神道城隍（三七）等類，要殺猪羊去祭他。再領三碗羹飯，一男殤，一女殤（三八），草船送到南方去。」西門慶就送一錢銀子謝他。施灼龜極會諂媚，就千恩萬謝，蝦也似打躬去了。

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說道：「方纔灼龜的說大象牽延，還防反覆（三九）。只是目下急急的該獻城隍老太。」李瓶兒道：「我前日原許的，只不曾獻得，孩子只管駁雜（四十）。」西門慶道：「有這等事！」即喚玳安叫慣行燒紙的錢痰火來。玳安即便出門。西門慶和李瓶兒擁着官哥道：「孩子，我與你賽神了。你好了些，謝天謝地！」說也奇怪，即時孩子就放下眼，磕伏着自睡起來了。李瓶兒對西門慶道：「好不作怪麼，一許了獻神道，就減可了大半！」西門慶心上一塊石頭，纔得放了下來。月娘聞得了，也不勝歡喜。又差琴童去請劉婆子的來，劉婆急波波的，一步高一步低走來。西門慶不信婆子的，只爲愛着官哥，也只得信了。那劉婆子一徑走到廚房下去摸竈門（四一），迎春笑道：「這老媽敢汗邪了！官哥倒不看，走到厨下去摸竈門則甚的！」劉婆道：「小奴才，你曉得甚的，別要掉嘴說！我老人家一年也大你三百六十日哩。路上走來，又怕有些邪氣，故來竈

門前走走。」迎春把他做了個臉。聽李瓶兒叫，就同劉婆進房來。劉婆磕了頭。西門慶要吩咐玳安稱銀子買東西，殺豬羊獻神，走出房來。劉婆便問道：「官哥好了麼？」李瓶兒道：「便是凶得緊，請你來商議。」劉婆道：「前日是我說了，獻了五道將軍就好了。如今看他氣色，還該謝謝三界土（四二）便好。」李瓶兒道：「方纔施灼龜說，該獻城隍老太（四三）。」劉婆道：「他慣一不着的（四四），曉得甚麼來！這個原是驚，不如我收驚倒好。」李瓶兒道：「怎地收驚？」劉婆道：「迎春姐，你去取些米，舀一碗水來，我做你看。」迎春取了米、水來。劉婆把一隻高脚瓦鍾，放米在裡面，滿滿的。袖中摸出舊綠絹頭來，包了這鍾米，把手捏了，向官哥頭面上下手足，虛空運來運去的戰。官哥正睡着，奶子道：「別要驚覺了他。」劉婆搖手低言道：「我曉得，我曉得。」運了一陣，口裡唧唧噥噥的念，不知是甚麼。中間一兩句響些，李瓶兒聽得是念「天驚地驚」、「人驚鬼驚」、「貓驚狗驚」。李瓶兒道：「孩子正是貓驚了起的！」劉婆念畢，把絹兒抖開了，放鍾子在桌上。看了一回，就從米搖實下的去處，撮兩粒米，投在水碗內，就曉得「病在月盡好。也是一個男殤，兩個女殤，領他到東南方上去。只是不該獻城隍，還該謝土纔是。」那李瓶兒疑惑了一番，道：「我便再去謝謝土也不妨。」又叫迎春出來，對西門慶說：「劉婆看水碗（四五）說該謝土。左右今夜廟裡去不及了，留好東西，明早志誠些去。」西門慶就叫玳安：「把拜廟裡的東西及豬羊收拾好了，待明早去罷。」再買了謝土東西，炒米羹團，

土筆土墨，放生麻雀鰍鱔之類，無物不備，件色整齊。那劉婆在李瓶兒房裡，走進來，到月娘房裡坐了，月娘留他吃了夜飯。

却說那錢痰火到來，坐在小廳上，琴童與玳安忙不迭的扶持他謝土。那錢痰火吃了茶，先討個意旨。西門慶叫書童寫與他。那錢痰火就帶了雷圈板巾（四六），依舊著了法衣（四七），仗劍執水（四八），步罡（四九）起來，念《淨壇咒》。咒曰：

洞中玄虛，晃朗太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靈寶符命，普告九天。乾羅答那，洞罡太玄。斬妖縛邪，殺鬼萬千。中山神咒，元始玉文。持誦一遍，却病延年。按行五嶽，八海知聞。魔王束手，侍衛我軒。凶穢消散，道氣常存。云云。

「請祭主拈香！」西門慶淨了手，漱了口，著了冠帶，帶了兜膝。孫雪娥、孟玉樓、李嬌兒、桂姐都幫他著衣服，都嘖嘖的贊好。西門慶走出來拈香拜佛，安童背後扯了衣服，好不冠冕氣象。錢痰火見主人出來，念得加倍響些。那些婦人便在屏風後，瞧着西門慶，指着錢痰火，都做一團笑倒。西門聽見笑得慌，跪在神前又不好發話，只顧把眼睛來打抹（五十）。書童就覺着了，把嘴來一掬，那衆婦人便覺，住了些。

金蓮獨自後邊出來，只見轉一拐兒，驀見了陳經濟，就與他親嘴摸奶，袖裡拿出一把菓子與他，又問道：「你可要吃燒酒？」經濟道：「多少用些也好。」遂吃金蓮乘衆人忙的時分扯到屋裡來。叫春梅閉了房門，連把幾鍾與他吃了，就說：「出去罷！恐人來，我

便死也。」經濟又待親嘴，金蓮道：「砵短命，不怕婢子瞧科！」便戲發訕打了恁一下，那經濟就慌跳走出來。金蓮就叫春梅先走，引了他出去了。正是：雙手撥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那時金蓮也就走外邊瞧了，不在話下。

那西門慶拜了土地，跪了半晌，纔得起來，只做得開啓功德。錢痰火又將次拜懺（五一）。西門慶走到屏風後邊，對衆婦人道：「別要嘻嘻的笑，引的我幾次忍不住了。」衆婦人道：「那錢痰火是燒紙的火鬼，又不是道士的，帶了板巾，著了法衣，這赤巴巴沒廉耻的，嘍嘍嘍（五二）的臭涎唾，也不知倒了幾斛出來了！」西門慶道：「敬神如神在，不要是這樣的寡舌薄嘴，調笑的他苦。」錢痰火又請拜懺。西門慶走到氈單上，錢痰火通陳（五三）起頭，就念入懺科文，遂念起「志心朝禮」來。看他口邊涎唾捲進捲出，一個頭得上得下（五四）好似磕頭蟲一般，笑得那些婦人做了一堆。西門慶那裡趕得他拜來？那錢痰火拜一拜是一個神君，西門慶拜一拜，他又拜過幾個神君了。於是也顧不得他，只管亂拜。那些婦人笑得了不得。適值小玉出來請李桂姐吃夜飯，說道：「大娘在那裡冷清清，和大姐、劉婆三個坐着講閑話，這裡來這樣熱鬧得狠！」嬌兒和桂姐即便走進屋裡來。衆人都要進來。獨那潘金蓮，還要看後邊。看見都待進來，只得進來了。吳月娘對大姐道：「有心賽神，也放他志誠些。這些風婆子都擁出去，甚緊要的？有甚活獅子相咬？去看他！」纔說得完，李桂姐進來，陪了月娘、大姐三個吃夜飯不題。

却說那西門慶拜了滿身汗，走進裡面，脫了衣冠靴帶，就走入官哥床前，摸着說道：「我的兒，我與你謝土了。」對李瓶兒道：「好呀！你來摸他額上，就涼了許多，謝天謝天！」李瓶兒笑道：「可霎作怪，一從（五五）許了謝土，就也好些。如今熱也可些，眼也不反看了。冷戰也住些了，莫道是劉婆沒有意思！」西門慶道：「明日一發去完了廟裡的事，便好了。」李瓶兒道：「只是做爺的吃了勞碌了。你且揩一揩身上，吃夜飯去。」西門慶道：「這裡恐唬了孩子，我別的去吃罷。」走到金蓮那裡來，坐在椅上，說道：「我兩個腰子，落出也似的痛了！」金蓮笑道：「這樣孝心，怎地痛起來？如今叫那個替你拜拜罷。」西門慶道：「有理有理。」就叫春梅喚琴童：「請陳姐夫替爺拜拜，送了紙馬（五六）。」誰想那經濟，在金蓮房裡灌了幾鍾酒出來，恐怕臉紅了，小廝們猜道出來，只得買了些淡酒，在鋪子裡又吃了幾杯。量原不濟，一霎地醉了，齣齣的睡着了。琴童那裡叫得起來，一脚箭走來回覆西門慶道：「睡在那裡，再叫不起。」西門慶便惱將起來，道：「可是個有槽道的！不要說一家的事，就是鄰佑人家，還要看看，怎的就早睡了？」就叫春梅來大娘房裡對大姐說：「爺拜酸了腰子，請姐夫替拜送紙馬。問怎的再不肯來，只管睡着！」大姐道：「這樣沒長俊的，待我去叫他，」徑走出房來。月娘就叫小玉，到鋪子裡叫起經濟來。經濟揉一揉眼，走到後邊見了大姐道：「你怎的忙不迭的叫命？」大姐道：「叫你替爺拜土送馬去。方纔琴童來叫，你不應，又來與我歪斯纏。如今娘叫小玉

來叫你，好歹去拜拜罷麼。」遂半推半攙的擁了經濟到廳上，大姐便進房去了。小玉回覆了月娘，又回覆了西門慶。西門慶吩咐琴童、玳安等伏侍錢痰火完了事，就睡在金蓮床上，不題。

却說那陳經濟走到廳上，只見燈燭輝煌，纔得醒了。挣着眼，見錢痰火正收散花錢（五七），遂與叙揖。痰火就待領羹飯，教琴童掌燈，到李瓶兒房首，迎春接香進去，遞與如意兒，替官哥呵了一呵，就遞出來。錢痰火捏神捏鬼的念出來，到廳上就待送馬。陳經濟拜了一回，錢痰火就送馬發檄，發了乾卦（五八），說道：「檄向天門，一兩日就好的。縱有反覆，沒甚事。」就放生，燒紙馬，奠酒辭神，禮畢。那痰火口渴肚饑，也待要吃東西了。那玳安收家活進去了，琴童擺下桌子，就是陳經濟陪他散堂。錢痰火千百聲謝去了，經濟也進房去了。李瓶兒又差迎春送菓子福物到大姐房裡來，大姐謝了，不題。

却說劉婆在月娘房裡謝了出來，剛出大門，只見後邊錢痰火提了燈籠，醉醺醺的撞來。劉婆便道：「錢師父，你們的散花錢可該送與我老人家麼？」錢痰火道：「那裡是你本事！」劉婆道：「是我看水碗作成你老頭子，倒不識好歹哩！下次落我頭，也不薦你了。」錢痰火再三不肯道：「你精油嘴老淫婦，平白說嘴！你那裡薦的我？我是舊主顧，那裡說起分散花錢？」劉婆指罵道：「餓殺你這賊火鬼纔來求我哩！」兩個鬼混的鬪口一場去了，不題。

却說西門慶次早起來，吩咐安童跟隨上廟。挑豬羊的挑豬羊，拿冠帶的拿冠帶，徑到廟裡。慌得那些道士連忙鋪單讀疏。西門慶冠帶拜了，求了籤（五九），交道士解說。道士接了籤，送茶畢，即便解說：「籤是中吉（六十）。解云：病者即愈，只防反覆，須宜保重些。」西門慶打發香錢歸來了。剛下馬進來，應伯爵正坐在捲棚底下。西門慶道：「請坐，我進去來。」遂走到李瓶兒房，說求籤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徑走到捲棚下，對伯爵道：「前日中人錢盛麼？你可該請我一請。」伯爵笑道：「謝子純也得了些，怎的獨要我請？也罷，買些東西與哥子吃也罷。」西門慶笑道：「那個真要吃你的？試你一試兒。」伯爵便道：「便是，你今日豬羊上廟，福物盛得十分的，小弟又在此，怎的不散福（六一）？」西門慶道：「也說得有理。」喚琴童：「去請謝爹來同享。一面吩咐厨下，整理菜蔬出來，與應二爹吃酒。」那應伯爵坐了，只等謝希大到，那得見來？便道：「我們先坐了罷！等不得這樣喬做作的。」西門慶就與應伯爵吃酒。琴童歸來說：「謝爹不在家。」西門慶道：「怎去得恁久？」琴童道：「尋得了不的。」應伯爵遂行口令（六二），都是祈保官哥的意思，西門慶不勝歡喜。應伯爵道：「不住的來擾宅上，心上不安的緊（六三）。明後日待小弟做個薄主，約諸弟兄陪哥子一杯酒何如？」西門慶笑道：「賺得些中錢（六四），又來撒漫了。你別要費，我有些豬羊剩的，送與你湊樣數。」伯爵就謝了道：「只覺忒相知了些。」西門慶道：「唱的優兒，都要你身上完備哩。」應伯爵道：「這却不消說起，只是沒

人伏侍，怎的好？」西門慶道：「左右是弟兄，各家人都使得的。我家琴童、玳安將就用罷。」應伯爵道：「這却全副了。」吃了一回，遂別去了。正是：百年終日醉，也只三萬六千場。

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撲起——驟然而起。 (二) 提在水缸裡——將人浸入水缸中，全身發冷，比喻突然受到驚嚇。 (三) 搗氣——淘氣，惹氣。 (四) 噉——即熬，壓低聲音。 (五) 絮絮答答——絮絮叨叨，說話連續不斷。 (六) 強遭魂——猶言強作多情地，鬼迷心竅地。 (七) 揜相知——拉近乎，硬充朋友。吳方言稱強給人物曰揜。 (八) 呵卵脬——卵脬即陰囊。呵卵脬，猶吮舐癰痔，拍馬屁。 (九) 叫破——說穿。 (十) 爭氣不窮——爭論不清，無法解決。 (十一) 頭胎衣胞——頭生孩子的胎盤。 (十二) 玉杵霜——用美玉制杵白搗成的仙藥，服後可長生。典出《太平廣記》卷五十引裴劍《傳奇·裴航》。 (十三) 神樓散——《漢武內傳》中所記的仙藥名。 (十四) 蒼龍之夢——《史記·外戚世家》載漢文帝母曾夢蒼龍據腹，後因為生貴男之兆。 (十五) 飛燕之祥——《開元天寶遺事》載唐宰相張說母曾夢玉燕投懷，後因為生貴男之兆。 (十六) 修真——修習為真人。道家稱存養本性的得道之人為真人。 (十七) 蹣——用腳尖着地輕聲行走。 (十八) 小丈母——女婿稱岳父的妾。 (十九) 一滾烟——一溜烟，形容跑得飛快。 (二十) 赤巴巴——赤裸裸。 (二一) 生疑——懷疑其功效。 (二二) 氣子——氣味。 (二三) 罨——同喃，把東西送入口中。 (二四) 過——此處指用另一物搭着一起吃下去。 (二五) 膩格格——有點惡心的感覺。 (二六) 二十四——氣的歇後語，因一年有二十



四個節氣。(二七)沒趣向——自覺沒趣，沒意思。(二八)彈——這裡指將銀子放在天平上稱。(二九)

現物——這裡指現錢。(三十)顛唇簸嘴——撥唇弄舌，撥弄是非。(三一)賽神——古代迷信者報祭神祇叫

賽神，常以儀仗、簫鼓、雜戲等迎神。(三二)氣吼吼——大口喘氣的樣子。(三三)反看——猶俗語翻白

眼。(三四)放死放活——似死似活，要死不活的樣子。(三五)灼龜——一種占卜的方法。即以焚烤龜板，

視其裂紋以占凶吉。(三六)祟脉——脉同紋，祟脉，灼龜出現邪祟作怪的裂紋。(三七)紅衣神道城隍——

據載杭州城隍周新常穿紅衣，這是紅衣城隍的由來。(三八)一男癆，一女癆——舊時巫婆、神漢、卜筮者所用的

祝誦術語，意指有夭亡的小口作祟。(三九)大象牽延，還防反覆——這是對龜象的解釋，意謂從徵象來看，病症

雖無凶險，但一時難好，還要防止反覆發作。(四十)駁雜——這裡指多病多災，老是攪纏着人。(四一)摸

竈門——一種避邪活動。中國民間認為竈神全權管理一家之事，且察看人之善惡。(四二)謝三界土——這裡指拜

謝各方土地神。(四三)城隍老太——即城隍廟中的城隍夫人。(四四)慣一不着——說話一貫不準確。

(四五)看水碗——一種將米投入水碗中占卜的方法。(四六)雷圈板巾——道士所戴的平頂冠。《三才圖會》：

「其制頗類儒巾，惟腦後綴片帛，更有軟帶二條。」(四七)法衣——這裡指道士作法時所穿的道服，一般上面綉有

八卦、九宮一類圖案。(四八)執水——拿着符水。符水即將符籙燒成灰後溶於水中而成。(四九)步罡——

道士行法時所用的步法，一般就斗宿、魁星之象，或九宮八卦之圖，按步踏之。(五十)打抹——用眼光示意。

(五一)拜懺——請僧道念經禮拜，以消災納福或超度亡靈。(五二)啾啾嘍——即薄流流。(五三)通陳

——即祝告。(五四)得上得下——謂頭抬上低下。(五五)一從——自從。(五六)紙馬——又作甲

馬，神馬、月光馬兒，是一種紙質塗色的神像，祭祀完畢後焚化，稱拜送紙馬。(五七)散花錢——用以酬謝道士

等作法事的費用。(五八)乾卦——原是《周易》八卦之一，象徵天，故發送紙馬，檄向天門。(五九)求籤

——一種占卜方式，常用抽或搖的方式，從竹筒中求出一竹籤以示吉凶。(六十)中吉——抽到吉籤。(六

（一）散福——祭祀完畢後散布供品。 （六二）行口令——這裡指念一些贊語、頌詞。

（六三）緊——這裡是

「很」的意思。 （六四）中錢——中人錢，做中人所得的酬金。

## 第五十四回

### 應伯爵郊園會諸友

### 任醫官豪家看病症

來日陰晴未可商，常言極樂起憂惶。浪游年少耽紅陌，薄命嬌娥怨綠窗。

乍入杏村沽美酒，還從橋井（一）問奇方。人生多少悲歡事，幾度春風幾度霜。

話說西門慶在金蓮房裡起身，吩咐琴童、玳安：「送豬蹄羊肉到應二爹家去。」兩個小斯正送去時，應伯爵正邀客回來，見了就進房，帶邀帶請的寫一張回字：「昨擾極。茲復承佳惠，謝謝！即刻屈吾兄過舍，同往郊外一樂。」寫完了，走出來，將交與玳安。玳安道：「別要寫字去了。爹差我們兩個在這裡伏侍，也不得去了。」應伯爵笑道：「怎好勞動你兩個親油嘴，折殺了你二爹哩！」就把回字來袖過了。玳安道：「二爹，今日在那筵兒（二）吃酒？我們把桌子也擺擺麼，還是灰塵的哩！」伯爵道：「好人呀，正待要抹抹。先擺在家裡，吃了便飯，然後到郊園上去頑耍。」琴童道：「先在家裡吃飯，也倒有理，省得又到那裡吃飯，徑把攢盒、酒、小碟兒拿去罷。」伯爵道：「你兩個倒也聰明，正合二爹的粗主意。想是日夜被人鑽掘，掘開了聰明孔哩！」玳安道：「別要講閑話，就

與你收拾起來。」伯爵道：「這叫做接連三個觀音堂——妙妙妙（三）！」

兩個女童剛收拾得七八分，只見搖搖擺擺的走進門來，却是白來創。見了伯爵拱手，又見了琴童、玳安，道：「這兩個小親親，這等奉承你二爹？」伯爵道：「你莫待撻酸哩（四）！」笑了一番。白來創道：「哥請那幾客？」伯爵道：「只是弟兄幾個坐坐，就當會茶，沒有別的新客。」白來創道：「這却妙了！小弟極怕的，是外面沒相識的人同吃酒。今日我們弟兄輩小叙，倒也好吃酒頑耍。只是席上少不得唱的，和李銘、吳惠兒彈唱彈唱，倒也好吃酒。」伯爵道：「不消吩咐，此人自然知趣。難道悶昏昏的吃了一場便罷了？你幾曾見我是恁的來？」白來創道：「停當，停當！還是你老幫襯。只是停會兒，少罰我的酒。因前夜吃了火酒，吃得多了，嗓子兒怪疼的了不得，只吃些茶飯粉湯兒罷。」伯爵道：「酒病酒藥醫，就吃些何妨？我前日也有些嗓子痛，吃了幾杯酒，倒也就好了，你不如依我這方，絕紗。」白來創道：「哥，你只會醫嗓子，可會醫肚子麼？」伯爵道：「你想是沒有用早飯？」白來創道：「也差不遠。」伯爵道：「怎麼處？」就跑的進去了，拿一碟子乾糕，一碟子檀香餅，一壺茶出來，與白來創吃。那白來創把檀香餅一個一口，都吃盡了，贊道：「這餅却好！」伯爵道：「糕亦頗通。」白來創就嘩嘩聲都吃了。只見琴童、玳安收送家活，一霎地明窗淨几。白來創道：「收拾恁的整齊了，只是弟兄們還未齊。早些來多頑頑也得，怎地只管縮在家裡，不知做甚的來？」

伯爵正望着外邊，只見常時節走進屋裡來。琴童正掇茶出來，常時節拱手畢，便瞧着琴童道：「是你在這裡？」琴童笑而不答。吃茶畢，三人剛立起散走，白來創看見厨上有一副棋枰，就對常時節道：「我與你下一盤棋。」常時節道：「我方走了熱刺刺的，正待打開衣帶搨搨扇子，又要下棋？也罷麼，待我胡亂下局罷。」就取下棋枰來下棋。伯爵道：「賭個東道兒麼？」白來創道：「今日擾兄了，不如着入己的，倒也徑捷些兒，省得虛脾胃，吃又吃不成。倒不如入己的有實惠！」伯爵道：「我做主人，不來。你們也着東道來湊湊麼？」笑了一番。常時節道：「如今說了，着甚麼東西，還是銀子？」白來創道：「我不帶得銀子，只有扇子在此，當得二三錢銀子起的，慢慢的贖了罷。」常時節道：「我是贏別人的絨綉汗巾在這裡，也值許多。就着了罷。」一齊交與伯爵。伯爵看看，一個是詩畫的白竹金扇，却是舊做骨子；一個是簇新的綉汗巾，說道：「都值的，徑着了罷。」伯爵把兩件拿了，兩個就對局起來。琴童、玳安見家主不在，不住的走到椅子後邊來看下棋。伯爵道：「小油嘴，有心央及你來，再與我泡一甌茶來。」琴童就對玳安暗暗裡做了一個鬼臉，走到後邊燒茶了。

却說白來創與常時節棋子原差不多，常時節略高些，白來創極會反悔。正着時，只見白來創一塊棋子，漸漸的輸倒了。那常時節暗暗決他要悔，那白來創果然要拆幾着子。一手撇去常時節着的子，說道：「差了差了，不要這着。」常時節道：「哥子來，不好了！」

伯爵奔出來道：「怎的鬧起來？」常時節道：「他下了棋，着了三四着後，又重待拆起來，不算帳。哥做個明府（五），那裡有這等率性的事？」白來創面色都紅了，太陽裡都是青筋綻起了，滿面涎唾的嚷道：「我也還不曾下，他又撲的一着了。我正待看個分明，他又把手來影來影去（六），混帳得人眼花撩亂了。那一着方纔着下，手也不曾放，又道我悔了。你斷一斷，怎的說我不是？」伯爵道：「這一着便將就着了，也還不叫悔，下次再莫待恁的了。」常時節道：「便罷，且容你悔了這着。後邊再不許你『白來創』我的子了！」白來創笑道：「你是『常時節』輸慣的，倒來說我！」正說話間，謝希大也到了。琴童掇茶吃了，就道：「你們自去完了棋，待我看着。」正看時，吳典恩也正走到屋裡來了。都叙過寒溫，就問：「可着甚的來？」伯爵把二物與衆人看，都道：「既是這般，須着完了。」白來創道：「九阿哥，完了罷，只管思量甚的？」常時節正在審局（七），吳典恩與謝希大旁賭。希大道：「九弟勝了。」吳典恩道：「他輸了，怎地倒說勝了？賭一杯酒。」常時節道：「看看區區叨勝了。」白來創臉都紅了，道：「難道這把扇子是送你的了？」常時節道：「也差不多。」於是填完了官着，就數起來。白來創着了五塊棋頭，常時節只得兩塊。白來創又該找還常時節三個棋子，口裡道：「輸在這三着了。」連忙數自家棋子，輸了五個子。希大道：「可是我決着了。」指吳典恩道：「記你一杯酒，停會（八）一準要吃還我。」吳典恩笑而不答。伯爵就把扇子并原綉汗巾送與常時節。常時節把汗巾原袖了，

將扇子拽開賣弄，品評詩畫，衆人都笑了一番。

玳安外邊奔進來報，却是吳銀兒與韓金釧兒兩個相牽相引，嬉笑進來了，深深的拜見衆位。白來創意思還要下盤，却被衆人笑止了。伯爵道：「罷罷，等大哥一來，用了飯，就到郊園上去。着到幾時，莫要着了！」於是琴童忙收棋子，都吃過茶。伯爵道：「大哥此時也該來了，莫待弄晏了，頑耍不來。」剛說時，西門慶來到，衣帽齊整，四個小廝跟隨。衆人都下席迎接，叙禮讓坐，兩個妓女都磕了頭。李銘、吳惠都到來磕頭過了。伯爵就催琴童、玳安拿上八個靠山小碟兒，盛着十香瓜茄、五方豆豉、醬油浸的花椒、醃醋滴的苔菜，一碟糖蒜，一碟糟筍乾，一碟辣菜，一碟醬的大通姜，一碟香菌，擺放停當。兩個小廝見西門慶坐地，加倍小心，比前越覺有些馬前健（九）。伯爵見西門慶看他擺放家活，就道：「虧了他兩個，收拾了許多事，替了二爹許多力氣。」西門慶道：「恐怕也伏侍不來。」伯爵道：「忒會了些。」謝希大道：「自古道，強將手下無弱兵。畢竟經了他們，自然停當。」那兩個小廝擺完小菜，就拿上大壺酒來，不住的拿上廿碗下飯菜兒：蒜燒荔枝肉，葱白椒料桂皮煮的爛羊肉，燒魚、燒鷄、酥鴨、熟肚之類，說不得許多色樣。原來伯爵在各家吃轉來，都學了這些好烹庖了，所以色色俱精，無物不妙。衆人都拿起箸來，嗒嗒聲，都吃了幾大杯酒，就奉上飯來吃了。那韓金釧吃素，再不用葷，只吃小菜。伯爵道：「今日又不是初一月半，喬作衙甚的？當初有一個人，吃了一世素，死去見了閻

羅王，說：『我吃了一世素，要討一個好人身。』閻王道：『那得知你吃不，且割開肚子驗一驗。』割開時，只見一肚子涎唾。原來平日見人吃葷，咽在那裡的。』衆人笑得翻了。金釧道：『這樣搗鬼，是那裡來！可不怕地獄拔舌根麼（十）？』伯爵道：『地獄裡只拔得小淫婦的舌根，道是他親嘴時會活動哩。』都笑一陣。伯爵道：『我們到郊外去一游何如？』西門慶道：『極妙了！』衆人都說妙。伯爵就把兩個食盒，一罈酒，都夾及玳安與各家人抬在河下，喚一隻小舡，一齊下了。又喚一隻空舡載人。衆人逐一上舡，就搖到南門外三十里有餘，徑到劉太監莊前。伯爵叫灣了舡，就上岸，扶了韓金釧、吳銀兒兩個上岸。西門慶問道：『到那一家園上走走倒好？』應伯爵道：『就是劉太監園上也好。』西門慶道：『也罷，就是那箇也好。』衆人都到那裡，進入一處廳堂，又轉入曲廊深徑，茂林修竹，說不盡許多景致。但見：

翠柏森森，修篁簌簌。芳草平鋪青錦褥，垂楊細舞綠絲絛。曲砌重欄，萬種名花紛若綺；幽窗密牖，數聲嬌鳥弄如簧。真同閬苑風光，不減清都景致。散淡高人，日涉之以成趣；往來游女，每樂此而忘疲。果屬奇觀，非因過譽。

西門慶携了韓金釧、吳銀兒手，走向各處，飽玩一番。到一木香棚下，蔭涼的緊，兩邊又有老大長的石凳琴臺，恰好散坐的，衆人都坐了。伯爵就去教琴童、兩個舡上人，拿起酒盒、菜蔬、風爐、器皿等上來，都放在綠蔭之下。先吃了茶，閑話起孫寡嘴、祝麻子



的事。常時節道：「不然，今日也在這裡。那裡說起！」西門慶道：「也是自作自受。」伯爵道：「我們坐了罷。」白來創道：「也用得着了。」於是就擺列坐了。西門慶首席坐下，兩個妓女就坐在西門慶身邊。李銘、吳惠立在太湖石邊，輕撥琵琶，漫擊檀板，唱一隻曲，名曰「水仙子」：

據着俺老母情，他則待祆廟火（十一）刮刮匠匠（十二）烈焰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生分開交頸；疏刺刺沙鞞雕鞍撒了鎖鞞；厮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箏弦斷了不續碧玉箏；咕叮叮噹精軋上摔碎菱花鏡；撲通通窰井底下墜了銀瓶。

唱畢，又移酒到水池邊，鋪下氈單，都坐地了。傳杯弄盞，猜拳賽色，吃得恁地熱鬧。西門慶道：「董嬌兒那個小淫婦，怎地不來？」應伯爵道：「昨日我自去約他，他說要送一個漢子出門，約午前來的。想必此時曉得我們在這裡頑耍，他一定趕來也。」白來創道：「這都是二哥的過，怎的不約實了他來？」西門慶就向白來創耳邊說道：「我們與那花子賭了。只說過了日中董嬌兒不來，各罰主人三大碗。」白來創對應伯爵說了。伯爵道：「便罷。只是日中以前來了，要罰列位三大碗一個。」賭便一時賭了，董嬌兒那得見來？伯爵慌的只管笑。白來創與謝希大、西門慶、兩個妓女，這般這般，都定了計。西門慶假意淨手，起來吩咐玳安，教他假意嚷將進來，只說董姑娘在外來了，如此如此。玳安

曉得了。停一會時，伯爵正在遲疑，只見玳安慌不迭的奔將來道：「董家姐姐來了！不知那裡尋的來。」那伯爵嚷道：「樂殺我老太婆也！我說就來的。快把酒來，各請三碗一個。」西門慶道：「若是我們贏了，要你吃你怎的就肯吃？」伯爵道：「我若輸了，不肯吃，不是人了！」衆人道：「是便是了，你且去叫他進來，我們纔好吃。」伯爵道：「是了。好人口裡的言語呢！」一走出去，東西南北都看得眼花了，那得董嬌兒的魂靈？望空罵道：「賊淫婦，在二爺面上這般的拔短梯（十三）、喬作衙哩！」走進去，衆人都笑得了不的，擁住道：「如今日中過了，要吃還我們三碗一個。」伯爵道：「都是小油嘴哄我，你們倒做實（十四）了我的酒了，怎的擺布？」西門慶不由分說，滿滿捧一碗酒，對伯爵道：「方纔說的，不吃不是人了。」伯爵接在手，謝希大接連又斟一碗來了，吃也吃不完，吳典恩又接手斟一大碗酒來了，慌得那伯爵了不的，嚷道：「不好了，嘔出來了。拿些小菜我過過便好。」白來創倒取甜東西去。伯爵道：「賊短命，不把酸的，倒把甜的來，混帳！」白來創笑道：「那一碗就是酸的來了。左右醃酸苦辣，都待嘗到罷了。且沒慌着！」伯爵道：「精油嘴，磬誇口得好！」常時節又送一碗來了，伯爵只待奔開暫避，西門慶和兩個妓女擁住了，那裡得去？伯爵叫道：「董嬌兒，賊短命小淫婦，害得老子好苦也！」衆人都笑做一堆。那白來創又教玳安拿酒壺，滿滿斟着。玳安把酒壺嘴支入碗內一寸許多，骨都都（十五）只管篩，那裡肯住手。伯爵瞧着道：「痴客勸主人，也罷，那賊

小淫婦慣打鬧的（十六）。怎的把壺子都放在碗內了？看你一千年，我二爺也不攬掇你討老婆哩！」韓金釧、吳銀兒各人斟了一碗送與應伯爵。伯爵道：「我跪了殺鷄罷！」韓金釧道：「都免禮，只請酒便了。」吳銀兒道：「怎的不向董家姐姐殺鷄，求他來了？」伯爵道：「休見笑了，也够吃了。」兩個一齊推酒到嘴邊，伯爵不好接一頭，兩手各接了一碗，就吃完了。連忙吃了些小菜，一時面都通紅了。叫道：「我被你們弄了。酒便慢慢吃還好，怎的灌得悶不轉的！」衆人只待斟酒。伯爵跪着西門慶道：「還求大哥說個方便，饒恕小人窮性命，還要留他陪客。若一醉了，便不知天好日暗，一些興子也沒有了。」西門慶道：「便罷。這兩碗一個，你且欠着，停斟了罷。」伯爵就起來謝道：「一發蠲免了罷，足見大恩！」西門慶道：「也罷，就恕了你。只是方纔說我們不吃不是個人。如今你漸有些没人氣了！」伯爵道：「我倒灌醉了。那淫婦不知那裡歪斯纏去了！」吳銀兒笑伯爵道：「咳，怎的大老官人在這裡做東道頑耍，董嬌姐也不來來？」伯爵假意道：「他是上枱盤的名妓，倒是難請的。」韓金釧兒道：「他是趕勢利去了。成甚的行貨，叫他是名妓！」伯爵道：「我曉得，你想必有些吃醋的宿帳哩！」西門慶認是蔡公子那夜的故事，把金釧一看，不在話下。

那時伯爵已是醉醺醺的。兩個妓女又不是耐靜的，只管調唇弄舌，一句來一句去歪斯纏，倒吃得冷淡了。白來創對金釧道：「你兩個唱個曲兒麼？」吳銀兒道：「也使得。」

讓金釧先唱。常時節道：「我勝那白阿弟的扇子，倒是板骨的，倒也好打板（十七）。」金釧道：「借來打一打板。」接去看看道：「我倒少這把打板的扇子。不如作我贏的棋子，送與我罷。」西門慶道：「這倒好。」常時節吃衆人揷掇不過，只得送與他了。金釧道：「吳銀姐在這裡，我怎的好獨要？我與你猜色，那個色大的，拿了罷。」常時節道：「這却有理。」就猜一色，是吳銀兒贏了。金釧就遞與銀兒了。常時節假冠冕道：「這怎麼處？我還有一條汗巾，送與金釧姐，補了扇罷。」遂送過去。金釧接了道：「這却撒漫了。」西門慶道：「我可惜不曾帶得好川扇兒來，也賣富賣富（十八）。」常時節道：「這是打我一下了。」那謝希大驀地嚷起來道：「我幾乎忘了！又是說起扇子來！」教玳安斟了一大杯酒，送與吳典恩道：「請完了旁賭的酒。」吳典恩道：「這罷了。停了幾時纔想出來，他們的東西都花費了，那在一杯酒？」被謝希大逼勒不過，只得呷完了。那時金釧就唱一曲，名喚〔茶蘼香〕：

記得初相守，偶爾間因循成就，美滿效綢繆。花朝月夜同宴賞，佳節須酬，到今日一旦休。常言道好事天慳，美姻緣他娘間阻，生拆散鸞交鳳友。坐想行思，傷懷感舊。辜負了星前月下深深咒。願不損，愁不煞，神天還佑。他有日不測相逢，話別離，情取一場消瘦。

唱畢，吳銀兒接唱一曲，名〔青杏兒〕：

風雨替花愁，風雨過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朝花謝，明朝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兩三甌，揀溪山好處追游。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選甚春秋？

唱畢，李銘、吳惠排立，謝希大道：「還有這些伎藝，不曾做哩。」只見彈的彈，吹的吹，琵琶簫管，又唱一隻〔小梁州〕：

門外紅塵滾滾飛，飛不到魚鳥清溪。綠陰高柳聽黃鸝，幽栖意，料俗客幾人知。

山林本是終焉計，用之行舍之藏兮。悼後世，追前輩：五月五日，歌楚些，吊湘纍。

唱畢，酒興將闌。那白來創尋見園廳上架着一面小小花框羯鼓（十九），被他馱在湖山石後，又折一枝花來，要催花擊鼓。西門慶叫李銘、吳惠擊鼓。一個眼色，他兩個就曉得了。從石孔內瞧着，到會吃的面前，鼓就住了。白來創道：「畢竟賊油嘴有些作弊！我自己去打鼓。」也弄西門慶吃了幾杯。

正吃得熱鬧，只見書童搶進來，到西門慶身邊，附耳低言道：「六娘身子不好的緊，快請爹回來。馬也備在門外接了。」西門慶聽得，連忙走起告辭。那時酒都有了，衆人都起身。伯爵道：「哥，今日不曾奉酒，怎的好去？是這些耳報法，極不好。」便待留住。西門慶以實情告訴他，就謝了上馬來。伯爵又留衆人。一個韓金釧霎眼挫（二十）不見了，

伯爵躡足潛踪尋去，只見在湖山石下撒尿，露出一條紅綫，拋却萬顆明珠。伯爵在隔籬笆眼，把草戲他的牝口。韓金釧撒也撒不完，吃了一驚，就立起，禪腰都濕了。罵道：「碜短命，恁尖酸的沒槽道！」面都紅了，帶笑帶罵出來。伯爵與衆人說知，又笑了一番。西門慶原留琴童與伯爵收拾家活。琴童收拾風爐食具下缸，都進城了。衆人謝了伯爵，各散去訖。伯爵打發兩隻缸錢，琴童送進家活，伯爵就打發琴童吃酒。都不在話下。

却說西門慶來家，兩步做一步走，一直走進六娘房裡。迎春道：「俺娘了不得病，爹快看看他。」走到床邊，只見李瓶兒啞啞的叫疼，却是胃脘作疼。西門慶聽他叫得苦楚，連忙道：「快去請任醫官來看你。」就叫迎春：「喚書童寫帖，去請任太醫。」迎春出去說了，書童隨寫侍生帖去請任太醫了。西門慶擁了李瓶兒坐在床上，李瓶兒道：「恁的酒氣！」西門慶道：「是胃虛了，便厭着酒氣。」又對迎春道：「可曾吃些粥湯？」迎春回道：「今早至今，一粒米也沒有用，只吃了兩三甌湯兒。心口肚腹兩腰子，都疼得異樣的。」西門慶攢着眉，皺着眼，嘆了幾口氣。又問如意兒：「官哥身子好了麼？」如意兒道：「昨夜還有頭熱，還要哭哩！」西門慶道：「恁的悔氣！娘兒兩個都病了，怎的好？留得娘的精神，還好去支持孩子哩！」李瓶兒又叫疼起來了。西門慶道：「且耐心着，太醫也就來了。待他看過脉，吃兩鍾藥，就好了的。」迎春打掃房裡，抹淨桌椅，燒香點茶。又支持奶子，引鬪得官哥睡着。此時有更次了，外邊狗叫得不迭，却是琴童歸來。不一

時，書童拿了燈照着，任太醫四角方巾，大袖衣服，騎馬來了。進門坐在軒下。書童走進來說：「請了來了，坐在軒下了。」西門慶道：「好了，快拿茶出去。」玳安即便掇茶，跟西門慶出去迎接任太醫。太醫道：「不知尊府那一位看脉？失候了，負罪實多！」西門慶道：「昏夜勞動，心切不安。萬惟垂諒！」太醫着地打躬道：「不敢！」吃了一鍾熏豆子的撒的茶，就問：「看那一位尊恙？」西門慶道：「是第六個小妾。」又換一鍾鹹櫻桃的茶，說了幾句閑話。玳安接鍾，西門慶道：「裡面可曾收拾？你進去話聲，掌燈出來照進去。」玳安進到房裡去話了一聲，就掌燈出來回報。

西門慶就起身打躬，邀太醫進房。太醫遇着一個門口，或是階頭上，或是轉彎去處，就打一個半啞的躬，渾身恭敬，滿口寒溫。走進房裡，只見沉烟繞金鼎，蘭火蒸銀缸。錦帳重圍，玉鈎齊下。真是繁華深處，果然別一洞天。西門慶看了太醫的椅子，太醫道：「不消了。」也答看了西門慶椅子，就坐下了。迎春便把綉褥來襯起李瓶兒的手，又把錦帕來攤了玉臂，又把自己袖口籠着他纖指，從帳底下露出一段粉白的臂來，與太醫看脉。太醫澄心定氣，候得脉來，却是胃虛氣弱，血少肝經旺，心境不清，火在三焦，須要降火滋榮。就依書據理，與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道：「先生果然如見，實是這樣的。這個小妾，性子極忍耐得。」太醫道：「正爲這個緣故，所以他肝經原旺，人却不知他。如今木尅了土，胃氣自弱了。氣那裡得滿？血那裡得生？水不能載火，火都升上截來，胸膈作飽作

疼，肚子也時常作疼。血虛了，兩腰子渾身骨節裡頭，通作酸痛，飲食也吃不下了，可是這等的？」迎春道：「正是這樣的。」西門慶道：「真正任仙人了！貴道裡望、聞、問、切，如先生這樣明白脉理，不消問的，只管說出來了，也是小妾有幸！」太醫深打躬道：「晚生曉得甚的？只是猜多了。」西門慶道：「太謙遜了些。」又問：「如今小妾該用什麼藥？」太醫道：「只是降火滋榮，火降了，這胸膈自然寬泰；血足了，腰脅自然不作疼了。不要認是外感，一些也不是的，都是不足之症。」又問道：「經事來得勻麼？」迎春道：「便是不得準。」太醫道：「幾時便來一次？」迎春道：「自從養了官哥，還不見十分來。」太醫道：「元氣原弱，產後失調，遂致血虛了——不是壅積了要用疏通藥，要逐漸吃些丸藥，養他轉來纔好。不然，就要做癆病了。」西門慶道：「便是，極看得明白。如今先求煎劑，救得目前痛苦。還要求些丸藥。」太醫道：「當得。晚生返舍，即便送來。没事的，只要知此症乃不足之症；其胸膈作痛，乃火痛，非外感也；其腰脅怪疼，乃血虛，非血滯也。吃了藥去，自然逐一好起來，不須焦躁得。」西門慶謝不絕口。剛起身出房，官哥又醒覺了，哭起來。太醫道：「這位公子好聲音。」西門慶道：「便是也會生病，不好得緊。連累小妾，日夜不得安枕。」一路送出來了。

却說書童對琴童道：「我方纔去請他，他已早睡了。敲得半日門，纔有人出來。那老子一路揉眼出來，上了馬，還打盹不住，我只愁突了（三二）下來。」琴童道：「你是苦差



使。我今日游玩得了不的，又吃了一肚子酒。」正在閑話，玳安掌燈，跟西門慶送出太醫來。到軒下，太醫只管走。西門慶道：「請寬坐，再奉一茶，還要便飯點心。」太醫搖頭道：「多謝盛情，不敢領了。」一直走到出來。西門慶送上馬，就差書童掌燈送去。別了太醫，飛的進去。教玳安拿一兩銀子，趕上隨去討藥。直到任太醫家，太醫下了馬，對他兩個道：「阿叔們，且坐着吃茶，我去拿藥出來。」玳安拿禮盒，送與太醫道：「藥金請收了。」太醫道：「我們是相知朋友，不敢受你老爺的禮。」書童道：「定求收了，纔好領藥。不然，我們藥也不好拿去。恐怕回家去，一定又要送來，空走脚步。不如作速收了，候的藥去便好。」玳安道：「無錢課不靈，定求收了。」太醫只得收了。見藥金盛了，就進去簇起煎劑，連瓶內丸子藥，也倒了淺半瓶。兩個小廝吃茶畢，裡面打發回帖出來與玳安、書童，徑閉了門。

兩個小廝回來。西門慶見了藥袋厚大的，說道：「怎地許多！」拆開看時，却是丸藥也在裡面了。笑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方纔他說先送煎藥，如今都送了來！也好，也好。」看藥袋上是寫着：「降火滋榮湯。水二鍾，姜不用，煎至捌分，食遠服，渣再煎。忌食麩麪、油膩、炙博等物。」又打上「世醫任氏藥室」的印記。又一封筒，大紅票簽，寫着「加味地黃丸」。西門慶把藥交迎春，先吩咐煎一帖起來。李瓶兒又吃了些湯。迎春把藥熬了，西門慶自家看藥濾清了渣出來，捧到李瓶兒床前，道：「六娘，藥在此了。」

李瓶兒翻身轉來，不勝嬌顫。西門慶一手拿藥，一手扶着他頭頸，李瓶兒吃了叫苦，迎春就拿滾水來過了口。西門慶吃了粥，洗了足，就伴李瓶兒睡了。迎春又燒些熱湯護着，也連衣服假睡了。說也奇怪，吃了這藥，就有睡了。西門慶也熟睡去了。官哥只管要哭起來，如意兒恐怕哭醒了李瓶兒，把奶子來教他吃，後邊也寂寂的睡了。

到次早，西門慶將起身，問李瓶兒：「昨夜覺好些兒麼？」李瓶兒道：「可霎作怪！吃了藥，不知怎地睡的熟了。今早心腹裡，都覺不十分怪疼了。學了（二二）昨的下半晚，真要痛死人也！」西門慶笑道：「謝天謝天！如今再煎他二鍾吃了，就全好了。」迎春就煎起第二鍾來吃了。西門慶一個驚魂，落向爪哇國去了。怎見得？有詩爲證：

西施時把翠蛾顰，幸有仙丹妙入神；  
信是藥醫不死病，果然佛度有緣人。

畢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橘井——《神仙傳》載：蘇仙公成仙前告其母，明年有疫，可取橘葉井水療之。井址在今湖南郴州蘇仙嶺下。
- (二) 那箇兒——同那答兒。哪裡，什麼地方。
- (三) 接連三個觀音堂——妙妙妙——意謂極妙。妙與廟諧音。
- (四) 撻酸——猶今言吃醋，心懷妒意。
- (五) 明府——原爲漢代對郡守的尊稱，唐以後多用以稱縣令。這裡是作公正裁判的意思。
- (六) 影來影去——影子來回晃動。
- (七) 審局——下棋時考慮盤面的形勢。

- (八) 停會——即停一會、等一會。 (九) 馬前健——在上司或主人面前格外賣力。 (十) 地獄拔舌根——佛教認爲，生前惡語亂言，積下口孽，死後將墮拔舌地獄。 (十一) 沃廟火——拜火教沃神之廟稱沃廟。其教信奉火，認爲火爲善的象徵。 (十二) 刮刮匝匝——烈火燃物聲。 (十三) 拔短梯——吳語俗語，指中途無端毀約害人。 (十四) 做實——把事情弄得實實在在，無可推脫。 (十五) 骨都都——篩酒聲。 (十六) 打鬧閨——肛交隱語。 (十七) 打板——打拍子。 (十八) 賣富——誇富，顯示其富有。 (十九) 羯鼓——打擊樂器。兩端均可敲擊的長圓形鼓。 (二十) 霎眼挫——即霎眼錯，一轉眼間出現了問題。 (二十一) 突了——出溜，往下滑動。 (二十二) 學了——表假設用，意同「假如像……那樣」。



第五十五回 西門慶東京慶壽旦 苗員外揚州送歌童

千歲蟠桃帶露携，携來黃閣祝期頤。八仙下降稱觴日，七鳳圍花織錦時。

六合五溪輸賀軸，四夷三島獻珍奇。羲和莫遣兩丸速，願壽中朝帝者師。

却說任醫官看了脉息，依舊到廳上坐下。西門慶便開言道：「不知這病症看得何如？沒的甚事麼？」任醫官道：「夫人這病，原是產後不慎調理，因此得來。目下惡露不淨，面帶黃色，飲食也沒些要緊，走動便覺煩勞。依學生愚見，還該謹慎保重。大凡婦人產後，小兒痘後，最難調理，略有些差池，便種了病根。如今夫人兩手脉息，虛而不實，按之散大，却又軟不能自固。這病症，都只爲火炎肝腑，土虛木旺，虛血妄行。若今番不治，他後邊一發了不的了。」說畢，西門慶道：「如今該用甚藥纔好？」任醫官道：「只是用些清火止血的藥，黃柏、知母爲君，其余只是地黃、黃岑之類，再加減些。吃下若住，就好了。」西門慶聽了，就叫書童封了一兩銀子，送任醫官做藥本。任醫官作謝去了。不一時，送將藥來。李瓶兒屋裡煎服，不在話下。

且說西門慶送了任醫官去，回來與應伯爵坐地。想起東京蔡太師壽旦已近，先期曾差玳安往杭州買辦龍袍錦綉、金花寶貝上壽禮物，俱已完備，即日要自往東京拜賀。算來日期已近，自山東來到東京，也有半個月日路程，連夜收拾行李進發，剛剛正好，再遲不了。便進房來和月娘說知，如此這般。月娘道：「這早時不說，如今忙匆匆的。你擇定幾時起身？」西門慶道：「明日起身也纔够到哩，還得十幾個日頭（一）。」西門慶說畢，就走出外來，吩咐琴童、玳安、書童、畫童，打點衣服行李，明日跟隨東京走一遭。四個小廝各收拾行李不迭。月娘便教小玉：「去請你各房娘，都來收拾你爹行李。」當下只有李瓶兒，一來有了孩子，二來服了藥，不出房來。其餘各房孟玉樓、潘金蓮一齊都到，走來的都動手，把皮箱、涼箱裝了蟒衣、龍袍、緞匹、上壽等物，共有二十多扛，又整頓了應用冠帶衣服等件，一齊完了。晚夕，三位娘子擺設酒肴和西門慶送行，席上西門慶各人叮囑了幾句，自進月娘房裡宿歇。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發出門。又發了一張通行馬牌（二）：「仰經過驛遞，起夫馬迎送。」各各停當，然後進李瓶兒房裡來，看了官哥兒，與李瓶兒說了幾句話，教他好好調理，「我不久便來家看你。」那李瓶兒閣着泪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廳來，和月娘、玉樓、金蓮打夥兒送出了大門。

西門慶乘了涼轎，四個小廝騎了頭口，望東京進發。迤邐行來，却走了百里路程。那時日已傍晚，西門慶吩咐駐扎。驛官廝見，送供應，過了一宵。明日天早，西門慶催趲人

馬，扛箱快行。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午牌時，打中火（三），又行。路上相遇的，無非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旦的，也有進生辰槓的，不計其數。又行了十來日，算前途路已不多，趨到剛剛湊巧。宿了一晚，又行够兩日，早到東京，進了萬壽城門。那時天色將晚，趕到龍德街牌樓底下，就投翟家屋裡去住歇。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忙的出來迎接，各叙寒暄。吃了茶，西門慶叫玳安專管行李，一一交盤進了翟家裡來。翟謙教府幹收了，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桌（四）上列着幾十樣大菜，幾十樣小菜，都是珍饈美味，燕窩魚翅，絕好下飯，只沒有龍肝鳳髓；其餘奇巧富麗，便是蔡太師自家受用，也不過如此。當直的拿着通天犀杯（五）斟上麻姑酒兒，遞與翟謙。接過滴了天（六），然後又斟上來，把盞與西門慶。西門慶也回敬了。兩人坐下，糖菓、熱碟、按酒之物，流水也似遞將上來。酒過兩巡，西門慶便對翟謙道：「學生此來，單爲老太師慶壽，聊備些微禮，孝順太師，想不見却。只是學生向有相攀的心，欲求親家預先稟過，但拜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也不枉了一生一世。不知可以啓口帶携的學生麼？」翟謙道：「這個有何難哉？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却也極好奉承。今日見了這般盛禮，自然還要升選官爵，不惟拜做乾子，定然允哩！」西門慶聽說，不勝之喜。飲够多時，西門慶便推：「不吃酒罷！」翟管家道：「再請一杯，怎的不吃了？」西門慶道：「明日有正經事，却不敢多飲。」再四相勸，只得又吃了一杯。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吩咐叫把牲口牽到後槽去。

當下收過了家活，就請西門慶到後邊書房裡安歇。早安排下好描金暖床（七），絞綃帳兒，把銀鈎挂起，露出一床好錦被，香噴噴的。一班小廝，扶持西門慶脫衣脫襪上床。獨宿孤眠，西門慶一生不慣，那一晚好難捱過也。巴（八）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門戶重掩着，那裡討水來淨臉？直挨到巳牌時分，纔有個人把匙鑰一路開將出來。隨後一個小廝拿着手巾，一個捧着銀面盆，傾了香湯，進書房來。西門慶梳洗完畢，戴上忠靖冠，穿着外蓋衣服，一個在書房裡坐。只見翟管家出來，和西門慶廝見了坐下，當直的托出一個朱紅盒子，裡邊有三十來樣美味，一把銀壺。斟上酒來，吃早飯。翟謙道：「請用過早飯，學生先進府去，和主翁說過，然後親家搬禮物進來。」西門慶道：「多勞費心。」酒過數杯，就拿早飯來吃了，收過家活。翟管家道：「且權坐一回，學生進府去便來。」翟謙去不多時，忙跑來家向西門慶說：「老爺正在書房梳洗，外邊滿朝文武官員，都各伺候拜壽，未得廝見哩。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如今先進去拜賀，省的住會混雜，學生也隨後便到了。」西門慶不勝歡喜，便教跟隨人拉同翟家幾個伴當，先把那二十扛金銀緞疋，抬到太師府前，一行人應聲去了。西門慶冠帶乘了轎來，只見亂哄哄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西門慶遠遠望見一個官員，也乘着轎進龍德坊來。西門慶仔細一認，倒是揚州苗員外。却不想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了。兩個同下轎作揖，叙別來寒溫。原來這苗員外是第一個財主，他身上也現做個散官（九）之職。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那時也來上壽，



恰遇了故人。當下兩個忙匆匆路次話了幾句，問了寓處，分手而別。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但見：

堂開綠野，彷彿雲霄；閣起凌烟，依稀星斗。門前寬綽堪旋馬，闕闕嵬峨好豎旗。錦綉叢中，風送到畫眉聲巧，金銀堆裡，日映出琪樹花香。旂檀香，截成梁棟；醒酒石（十），滿砌階除。左右肉屏風（十一），一個個夷光紅拂；滿堂羅寶玩，一件件周鼎商彝。明晃晃懸挂着明珠十二，黑夜裡何用燈油；貌堂堂招致得珠履三千（十二），彈短鋏（十三）盡皆名士。任他九州四海大小官員，都來慶賀；就是六部尚書三邊總督，無不低頭。正是：除却萬年天子貴，只有當朝宰相尊。

西門慶恭身進了大門，只見中門關着不開，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西門慶便問：「爲何今日大事，却不開大門？」翟管家道：「原來中門曾經官家行幸（十四），因此人不敢打這門出入。」西門慶和翟管家進了幾重門，門上都是武官把守，一些兒也不混亂。見了翟謙，一個個都欠身問：「管家從何處來？」翟管家答道：「舍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說罷，又走過幾座門，轉幾個彎，無非是畫棟雕梁，金張甲第（十五）。隱隱聽見鼓樂之聲，如在上天的一般。西門慶又問道：「這裡民居隔絕，那裡來的鼓樂喧嚷？」翟管家道：「這是老爺教的女樂。一班共二十四人，也曉得天魔舞（十六）、霓裳舞（十七）、觀音舞（十八），凡老爺早膳、中飯、夜燕，都是奏的。如今想是早膳了。」西門慶聽言未了，

又鼻子裡覺得異香馥馥，樂聲一發近了。翟管家道：「這裡老翁書房將到了，脚步兒放鬆些。」轉個回廊，只見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前仙鶴孔雀，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曇花、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燦燦，應接不暇。西門慶還未敢闖進，教翟管家先進去了，然後挨挨排排（十九），走到堂前。堂上虎皮太師交椅上，坐一個大猩紅蟒衣的，是太師了。屏風後列有二三十個美女，一個個都是宮樣妝束，執巾執扇，捧擁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邊。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師也起身，就狨毯上回了個禮。這是初相見了。落後翟管家走近蔡太師耳邊，暗暗說了幾句話下來。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師便不答禮。這四拜是認乾爺了。因受了四拜，後來都以父子相稱。西門慶開言道：「孩兒沒甚孝順爺爺，今日華誕，家裡備的幾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爺比南山！」蔡太師道：「這怎的生受！」便請坐下。當直的拿了把椅子上來，西門慶朝上作了個揖，道：「告坐了。」就西邊坐地，吃茶。

翟管家慌跑出門來，叫抬禮物的都進來。二十來扛禮物，揭開了涼箱蓋，呈上一個禮目：大紅蟒袍一套、官綠龍袍一套、漢錦二十疋、蜀錦二十疋、火浣布二十疋、西洋布二十疋、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疋，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攢花爵杯八隻，明珠十顆；又梯己黃金二百兩，送上蔡太師做贄見的禮。蔡太師看了禮目，又瞧了抬上二十來扛，心下十分歡喜，連聲稱「多謝」不迭。便教翟管家：「收進庫

房去罷。」一面吩咐擺酒款待。西門慶因見忙冲冲，推事故辭別了蔡太師。太師道：「既然如此，下午早來罷。」西門慶作個揖起身，蔡太師送了幾步，便不送了。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翟管家府內有事，也作別進去。

西門慶徑回到翟家來，脫下冠帶，又整的好飯吃了一頓。回到書房，打了個瞌睡，恰好蔡太師差舍人邀請赴席。西門慶謝了些扇金，着先去：「隨後就來了。」便重整冠帶，預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做一拜旺盛了，跟隨着四個小廝，乘轎望太師府來，不題。

且說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各各請酒。自次日爲始，分做三停（二十）：第一日是皇親、內相；第二日是尚書顯要衙門官員；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只有西門慶一來遠客，二來送了许多禮物，蔡太師倒十分歡喜他。因此就是正日，獨獨請他一個。見說請到了新乾子西門慶，忙走出軒下相迎。西門慶再四謙遜，讓爺爺先行，自家屈着背，輕輕跨入檻內。蔡太師道：「遠勞駕從，又損隆儀，今日略坐，少表微忱。」西門慶道：「孩兒戴天履地，全賴爺爺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挂懷！」兩個喁喁笑語，真似父子一般。二十個美女一齊奏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西門慶力辭不敢，只領的一盞，立飲而盡，隨即坐了筵席。西門慶教書童取過一隻黃金桃杯，斟上一杯滿滿，走到蔡太師席前，雙膝跪下道：「願爺爺千歲！」蔡太師滿面歡喜道：「孩兒起來。」接過便飲個完。西門慶纔起身，依舊坐下。那時相府華筵，珍奇萬狀，都不必說。西門慶

直飲到黃昏時候，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纔作謝告別道：「爺爺貴冗，孩兒就此叩謝，後日不敢再來求見了。」出了府門，仍到翟家安歇。

次日，要拜苗員外，着玳安跟尋了一日，却在皇城後李太監房中住下。玳安拿着帖子通報了，苗員外來出迎道：「學生一個兒坐着，正想個知心的朋友講講，恰好來得湊巧。」就留西門慶筵燕。西門慶推却不過，只得便住了。當下山肴海錯，不記其數。又有兩個歌童，生的眉清目秀，開喉音唱幾套曲兒。西門慶指着玳安、琴童、書童、畫童，向苗員外說道：「那班蠢材，只顧吃酒飯，却怎地比的那兩個！」苗員外笑道：「只怕伏侍不的老先生。若愛時，就送上也何難！」西門慶謙謝，不敢奪人之好。飲到更深，別了苗員外，依舊來翟家歇。

那幾日內，相府管事的，各各請酒，留連了八九日。西門慶歸心如箭，便叫玳安收拾行李。那翟管家苦死留住，只得又吃了一夕酒，重叙姻親，極其眷戀。次日，早起辭別，望山東而行。一路水宿風餐，不在話下。

且說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姊妹們眼巴巴望西門慶回來，多有懸挂。在屋裡做些針指，通不出來閑耍。只有那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喬模喬樣，在丫環夥裡，或是猜枚，或是抹牌，說也有，笑也有，狂的通沒些成色，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只想着與陳經濟勾搭，便心上亂亂的焦躁起來。多少長吁短嘆，托着腮兒呆登登。本待要等經濟回來，

和他做些營生，又不道經濟每日在店裡沒的閑。欲要自家出來尋着他，又有許多丫頭，往來不方便。日裡便似熬盤上蟻子一般，跑進跑出，再不坐在屋裡。那一日正是風和日暖，那金蓮身邊帶着許多麝香合香，走到捲棚後面，只望着雪洞裡。那經濟日在店裡，那得脫身進來？望了一回不見，只得來到屋裡，把筆在手，吟哦了幾聲，便寫一封書，封着，叫春梅：「逕送與陳姊夫。」經濟接着，拆開從頭一看，却不是書，——一個曲兒。經濟看罷，慌的丟了買賣，跑到捲棚後面看。只見春梅回房，去對潘金蓮說了。不一時也跑到捲棚下，兩個遇着，就如餓眼見瓜皮（二二）一般，禁不的一身直鑽到經濟懷裡來，捧着經濟臉，一連親了幾個嘴，啞的舌頭一片聲響，道：「你負心的短命賊囚！自從我和你在屋裡，被小玉撞破了去後，如今一向都不得相會。這幾日你爺爺上東京去了，我一個兒坐炕上，泪汪汪只想着你，你難道耳根兒也不熱的（三三）？我仔細想來，你恁地薄情，便丟着也索罷休。只到了其間，又丟你不的。常言痴心女子負心漢，只你也全不留些情！」正在熱鬧間，不想那玉樓冷眼瞧破。忽然抬頭看見，順手一推，險些兒經濟跌了一跤，慌忙驚散，不題。

那日吳月娘、孟玉樓、李瓶兒同一處坐地，只見玳安慌慌的跑進門來，見月娘磕了個頭，道：「爹回來了。小的一路騎頭口，拿着馬牌先行，因此先到家。爹這時節也差不多二十里遠近了。」月娘道：「你曾吃飯沒有？」玳安道：「從早上吃來，却不曾吃中飯。」

月娘便教玳安厨下吃飯去。又教整飯待大官人回來，自和六房姊妹同夥兒到廳上迎接。正是：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時燕燕忙。四人閑話多時，却早西門慶到門前下轎了。衆妻妾一齊相迎進去。西門慶先和月娘厮見畢，然後孟玉樓、李瓶兒、潘金蓮依次見了。西門慶和六房妻小，各叙寒溫。落後書童、琴童、畫童也來磕了六房的頭，自去厨下吃飯。西門慶把路上辛苦，并到翟家住下多日，蔡太師厚情，與內相日日吃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時好麼？你身子怎地調理？吃的任醫官藥，有些應驗麼？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丟不下家事哩！店裡又不知怎樣，因此急忙回來。」李瓶兒道：「孩子也没甚事，我身子吃藥後，略覺好些。」月娘一面教衆人收好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到晚，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西門慶晚就在月娘房裡歇了，兩個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歡愛之情，都不必說。次日，陳經濟和大姐來厮見了，說了些店裡的帳目。應伯爵和常時節打聽的大官人來家，都來望。西門慶出門厮見畢，兩個一齊說：「哥哥一路辛苦。」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及太師管待情分，備細說了一遍，兩人只顧稱羨不已。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常時節臨起身，向西門慶道：「小弟有一事相求，不知哥哥可照顧麼？」說着只是低了臉，半含半吐。西門慶道：「但說不妨。」常時節道：「實爲住的房子不方便，待要尋間房子安身，却没有銀子，因此要求哥哥周濟些兒。日後少的加些利錢，送還哥哥。」西門慶道：「相處中說甚利錢！我如今忙忙地，

那討銀子？且待到韓夥計貨船來家，自有個處。」說罷，常時節、應伯爵作謝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會在太師府前，便請了一席酒，席上又把兩個歌童許下了。那一日，西門慶歸心如箭，却不曾作別的他，徑自歸來了。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伴當來翟家問着，那翟家說：「三日前西門大官人家去了。」伴當回話，苗員外纔曉的，却付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不送去罷，他不和我合着氣？只後邊說不的話了。」便叫過兩個歌童，吩咐道：「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大官人，席上把你兩個許下他。如今他離東京回家去了，我目下就要送你們過去。你們早收拾包裹，待我捎下書打發你們。」那兩個歌童一齊跪告道：「小的們伏侍的員外多年了，却爲何今日閃的小的們不好？又不知西門大官人性格怎地，今日還要員外做主。」員外道：「你們却不曉得，西門大官人家裡豪富潑天，金銀廣布，身居着右班武職」(二三)，現在蔡太師門下做個乾兒子。就是內相、朝官，那個不與他心腹往來？家裡開着兩個綾緞鋪，如今又要開個標行，進的利錢也委的無數。況兼他性格溫柔，吟風弄月，家裡養着七八十個丫頭，那一個不穿着襖？後房裡擺着五六房娘子，那一個不插珠挂金？那些小優們、戲子們，個個借他錢鈔，服他差使；平康巷、青水巷這些角伎(二四)，人人受他恩惠，這也不消說的。只是咱前日酒席之中，已把小的子(二五)許下他了。如今終不成改個口哩？」那歌童又說道：「員外這幾年上不知費盡

多少心力，教的俺們彈唱哩。如今纔曉得些弦索，却不留下自家歡樂，怎地倒送與別人快活？」說罷，不覺地撲簌簌哩掉下泪來。那員外也覺慘然不樂，說道：「小的子，你也說的是，咱也何苦定要是這等？只是『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那孔聖人說的話，怎麼違得？如今也由不得你。待咱修書一封，差個伴當送你去，教他把隻眼兒好生看覷你們。你到那邊快活，也強似在我這裡一般。」就叫那門館先生寫着一封通候的八行書信，後面又寫那相送歌童、求他青目的語兒；又寫個禮單兒，把些尺頭書帕做個通問的禮兒。差了苗秀、苗實，齋擎書信，護送兩個歌童。一霎時拴上了頭口，帶了被囊行李，直到山東西門慶家來。

那兩個歌童當時忍不住腮邊泪滴，又是主命難違，只得插燭也似磕了幾個頭，謝辭了員外，翻身上馬。迤邐行來，見那青山環馬首，綠水繞行鞭，酒簾深樹裡，草舍落霞前。止爲那邊行雲歌聲絕代，不覺的辭恩主跋涉風烟。這兩個，思鄉念主，把那些檀板風流陽春白雪兒都忘却。這兩個，忙投急趁（二六），止思量早完公事披星戴月的夜忘眠。正是：朝爲苗府清歌客，暮作西門侑酒人。遠遠望見綠樹林中，挂着一個望子（二七）。那歌童道：「哥，走了這一日了，肚裡有些饑了，且吃盃酒兒去。」只見四個人兒滾鞍下馬，走入店中。那招牌上面寫的好，說：「神仙留玉佩，卿相解金貂。」真是好酒店也！四人坐下，喚過賣打上兩角酒來，擡個葱兒蒜兒，大賣肉兒，豆腐菜兒，鋪上幾碟，正待舒懷



暢飲。忽地裡回頭看時，止見粉壁上飛白字寫着兩行，說道：「千里不爲遠，十年歸未遲；總在乾坤內，何須嘆別離！」正對着兩個歌童眼兒，不覺的藥賣有病（二八）的了，動人心處撲簌簌流下兩行汨來，說道：「哥，我們隨着員外，指望一蒂兒到底（二九）。誰想酒席中間，一言兩句，竟把我們送與別人。人離鄉賤，未知去後若何？」那苗秀、苗實把好言知慰了一番，吃了飯，上馬又走。四個牲口，十六個蹄兒，端的是走的好。不多幾個日頭，就到東平府清河縣地面。四人拴了牲口，下馬訪問端的，一直地竟到紫石街西門慶家府裡投下。

却說那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每日忙不迭送禮的請酒的，日日三朋四友。既要與大娘兒接風，又要與各房兒纏綿，朝朝殢雨尤雲，以此不曾到衙門裡去走，連那告假的帖兒也不曾消的。那日清閑無事，且到衙門裡升堂畫卯，把那些解到的人犯，也有好情的、鬪毆的、賭博的、竊盜的，一一重問一番。又把那些投到文書，一一押到日（三十）。僉押了一會，乘了一乘涼轎，幾個牢子喝道子簇擁來家。只見那苗秀、苗實與那兩個歌童已是候的久了，就跟着西門慶的轎子，隨到前廳，雙膝跪下稟說：「小的是揚州苗員外家人，有書拜候老爺。」磕個頭起在一邊。那西門慶舉個手說道：「起來。」就把苗員外別來的行徑，寒喧的套語，問了一會。就叫書童把那銀剪子剪開護封，拆了內函封袋，打開副啓細細看時，只見那苗秀、苗實依先跪下，奉過那許多禮物說道：「這是俺員外一點孝心，求老爹

俯納。」西門慶喜之不勝，連忙叫玳安收起禮物，請起苗秀、苗實，說道：「我與你員外千里相逢，不想就蒙員外情投意合，十分相愛，就把歌童相許。那時酒中說話，咱也忘却多時。因爲那歸的忙促，不曾叩府辭別。正在想着，不意一諾千金，遠蒙員外記憶。我記得那古人交誼，止有那范張結契（三三），千里相從，古今以爲美談。如今你們那個員外，委的也是難得！」稱長道好，細細又感謝了一番。只見那兩個歌童，從新走過又磕幾個頭，說道：「員外着小的們伏侍老爺，萬求老爺青目。」西門慶見兩個兒生得清秀，真真嫵媚媚，雖不是兩節穿衣的婦人，却勝似那唇紅齒白的妮子。歡天喜地，就請四位管家前廳茶飯。一面整辦厚禮，綾羅細軟，修書答謝員外，一面收拾房間，就叫兩個歌童在于書房伺候着。

只見那應伯爵諸人聞知此事，通來探望。西門慶就叫玳安裡邊討出菜蔬、嘎飯、點心、小酒，擺着八仙桌兒，就與諸人燕飲，就叫兩個歌童前來唱。只見捧着檀板，拽起歌喉，唱一個：

〔新水令〕小園昨夜放江梅，另一番動人風味。梨花迎笑臉，楊柳妒腰圍。試問茶蘼，開到海棠未？

〔駐馬聽〕野徑疏籬，陣陣香風來燕子；小園幽砌，紛紛晴雨過林西。芳心不與蝶潛知，暗香未許蜂先覺。闌遍倚，不知多少傷心處！

〔雁兒落帶得勝令〕我則見碧陰陰西施鎖眉翠，紅點點鶉鳩拋珠泪；舞仙仙研光帽上簪，虛飄飄金谷樓前墜。尚兀是芳氣襲人衣，艷質易沾泥。落處魚堪驚，飛來蝶欲迷。尋思，憑誰寄？還悲，花源未可期。

那西門慶點着頭道：「果然唱得好！」那兩個歌童打個半跪兒，跪將下去道：「小的們還學得些小詞兒，一發歌與老爹聽。」西門慶說道：「這却更好。」便教歌詞：

試裂齊紈，施鉛槧、爰圖春牧。草淺淺、細鋪平野，散騎黃犢。一卷殘書牛背穩，數聲短笛烟光綠。想按圖、題咏賦新詞，勞心曲。文章妙，傳芸局；音調促，諧絲竹。倚清歌追和，〔陽春〕難續。一代風流誇好事，可堪膾炙人爭錄。美先生、想像賦《高唐》，情詞足。

又：

畫出耕圖，郊原外、東阡西陌。町疇曲，群山環翠，岸塍聯絡。綠遍田疇多黍稌，麥旂纂纂蠶盈箔。仿佛有、溪水繞柴門，山如削。扶藜杖，徑丘壑；穿林藪，聽猿鶴。子耕耘妻媪，服勞耕作。喬木陰森流憩處，皤然捫腹舒雙足。美先生、想像咏《幽風》，村田樂。

又：

寫就丹青，新圖好、溪山環繞。隱隱遍，沙汀水岸，綠蘋紅蓼。一派秋光連浦

淑，短蓑箬笠烟波渺。看此時、網得幾鮮鱗，鱸魚小。漁唱起，飛鴻杳；江月白，歸雲少。倚蓬窗試覓，舊盟鷗鳥。借問忘機當日事，何如此際心情悄。美先生、想像咏《滄浪》，起塵表。

又：

四野雲垂，冰花碎、平鋪茅屋。紅爐暖，妻煨山芋，自斟醪醕。課僕採薪去外戶，呼兒引鶴翻平陸。攬此景、寫入畫圖中，娛心目。鍾貴富，天之祿；懼盛滿，吾之欲。騁妍奇攄寫，好詞盈軸。愧我倡酬才思澀，輸他文采機關熟。美先生、想像樂桑榆，顏如玉。

果然是聲遏行雲，歌成《白雪》，引的那後邊娘子們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來聽着，十分歡喜。齊道：「唱的好。」只見潘金蓮在人叢裡，雙眼直射那兩個歌童，口裡暗暗低言道：「這兩個小夥子不但唱的好，就他容貌也標致的緊。」心下便已有幾分喜他了。當下西門慶打發兩個歌童東廂房安下，一面叫擺飯與苗秀、苗實吃，一面整頓禮物回書，答謝苗員外。

畢竟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日頭——這裡指晴天。  
(二) 通行馬牌——簡稱馬牌，係官府發給的馬駝通行證，供於驛站宿歇和調換人夫馬匹等。  
(三) 打中火——吃午飯。  
(四) 剔犀官桌——剔犀是一種漆工技法，用兩種或三種色漆逐層塗漆之後，再用刀剔刻圖案花紋。官桌，即當時官衙中的長方形的辦公桌。  
(五) 通天犀杯——用通天犀角製成的杯子。  
(六) 滴了天——古代儀禮名，指用酒杯望空灑酒，以祭奠上天，祈天佑福。  
(七) 暖床——該床上有頂，下有墊，後及兩旁俱實板作門，三面鑲密，紙糊其縫，設帳於內，更置幔遮於帳前，故稱暖床。入夏則門可卸，不礙其涼爽。  
(八) 巴——盼，盼望。  
(九) 散官——原為閑散而無職事之官，宋代則用以表示官階等級，其中有些人別有實職，有些人則無。小說中的苗員外即屬後者。  
(十) 醒酒石——唐宰相李德裕建平泉別墅，有醒酒石，醉則踞其上。這裡借指石之奇貴。  
(十一) 肉屏風——唐宰相楊國忠冬月選肥胖婢妾列前以遮風，號肉陣，亦稱肉屏風。這裡喻蔡京生活淫奢。  
(十二) 珠履三千——《史記》載春申君賓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比喻蔡京賓客眾多奢豪。  
(十三) 彈短鈇——孟嘗君賓客馮諼曾彈鈇而歌，故此用以指賓客。  
(十四) 官家行幸——這裡的「官家」指皇帝。行幸，駕臨。  
(十五) 金張甲第——漢代金日磾家，七世為內侍；張湯後世，為侍中、中常侍者十餘人，後因以金、張為功臣世族的代稱。  
(十六) 天魔舞——唐代就有的由十六美女扮成天魔女所作的舞蹈。此與下霓裳舞、觀音舞均泛指名舞。  
(十七) 霓裳舞——唐代名舞，在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詩等有詳細描繪。  
(十八) 觀音舞——元明時代流行的一種以觀音為形象的舞蹈。  
(十九) 挨挨排排——慢慢地、一點一點地移動脚步。  
(二十) 停——這裡作量詞用。總數分成幾部分，其中一部分叫一停。  
(二一) 餓眼見瓜皮——形容欲望急切。  
(二二) 耳根兒不熱——舊說被情人或親人叨念，抑或被人背後議論時，

都會有所感應，耳根會發熱。不熱，猶言無反應，無動於衷。

(二三) 右班武職——提刑官屬錦衣衛，武職，故向

兵部掛號。古代武官居於朝班之右，故稱右班或西班。

(二四) 角伎——即角妓，風流美貌，能歌善舞的妓女。

(二五) 小的子——小孩子。

(二六) 忙投急趁——急急忙忙地趕。

(二七) 望子——古代店鋪懸掛在外的

標志。

(二八) 藥賣有病——比喻正觸着人的隱痛。

(二九) 一帶兒到底——一直到底。

到日——批閱積壓文件時，一一按「到日」日期簽署日期，以冒充處理公務及時。

(三一) 范張——東漢時范式與

張劭友善，為後世生死之交的模範。

## 第五十六回

### 西門慶周濟常時節

### 應伯爵舉薦水秀才

斗積黃金侈素封，蘧蘧莊蝶夢魂中。曾聞郿塢光難駐（一），不道銅山運可窮（二）。此日分蘊推鮑子（三），當年沉水笑龐公（四）。悠悠末路誰知己，惟有夫君尚古風。

這八句單說人生世上，榮華富貴，不能常守。有朝無常到來，恁地堆金積玉，出落空手歸陰。因此西門慶仗義疏財，救人貧難，人人都是贊嘆他的，這也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祇候，若遇有呼喚，不得有違。兩人應諾去了。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些銀錢。苗實、苗秀磕頭謝了，出門。後來兩個歌童，西門慶畢竟用他不着，都送太師府去了。正是：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却說常時節自那日席上求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個到手，房主又日夜催逼了不的。恰遇西門慶自從在東京來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來日，只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個不見，却告訴誰？每日央了應伯爵，只走到大官人門

首，問聲說不在，就空回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沒問住，吃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人，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瓶落水（五）？」說的常時節有口無言，呆登登不敢做聲。到了明日，早起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只見小小茅檐兒，靠着一灣流水，門前綠樹陰中露出酒望子來。五七個火家，搬酒搬肉不住的走。店裡橫着一張櫃檯，掛幾樣鮮魚鵝鴨之類，倒潔淨可坐。便請伯爵店裡吃三杯去。伯爵道：「這却不當生受。」常時節拉了到店裡坐下，量酒打上酒來，擺下一盤薰肉，一盤鮮魚。酒過兩巡，常時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這幾日通不能夠會面，房子又催逼的緊。昨晚被房下聒絮了半夜，耐不的，五更抽身，專求哥趁早，——大官人還沒出門時慢慢地候他。不知哥意下如何？」應伯爵道：「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好歹要大官人助你些就是了。」兩個又吃過幾杯。應伯爵便推：「早酒不吃罷。」常時節又勸一杯。算還酒錢，一同出門，逕奔西門慶屋裡來。

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薦爽。西門慶連醉了幾日，覺精神減了幾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園藏春塢游玩。原來西門慶後園那藏春塢，有的是果樹鮮花兒，四季不絕。這時雖是新秋，不知開着多少花朵在園裡。西門慶無事在家，只是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個在花園裡頑耍。只見西門慶頭戴着忠靖冠，身穿柳綠縹羅直身，粉頭靴兒。月娘上穿柳綠杭絹對衿襖兒，淺藍水紬裙子，金紅鳳頭高底鞋兒。孟



玉樓上穿鴉青緞子襖兒，鵝黃紬裙子，桃紅素羅羊皮金滾口高底鞋兒。潘金蓮上穿着銀紅縐紗白絹裡對衿衫子，豆綠沿邊金紅心比甲兒，白杭絹畫拖裙子，粉紅花羅高底鞋兒。只有李瓶兒上穿素青杭絹大衿襖兒，月白熟絹裙子，淺藍玄羅高底鞋兒。四個妖妖嬈嬈，伴着西門慶尋花問柳，好不快活。

且說常時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裡，歡的坐着。等了好半日，却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抬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廳上歇下。應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裡？」書童道：「爹在園裡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依舊抬着進去了。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出來。」兩人坐着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地。伯爵道：「連日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却怎的在家裡？」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整日被人家請去飲酒，醉的了不得，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裡抬來的？」西門慶道：「這目下交了秋，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的，還做不完，纔够一半哩。」常時節伸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一疋布也難的。恁做着許多綾絹衣服，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和應伯爵都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怎地還不見到？不知他買賣貨物何如？這兩日不知李三、黃四的銀子，曾在府裡頭關了些送來

與哥麼？」西門慶道：「貨船不知在那裡擔閣着，書也沒捎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又說在出月纔關。」應伯爵挨到身邊坐下，乘間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情，一向哥又沒的空，不曾說的。常二哥被房主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哥只麻做一團（六），沒個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上皮襖兒又當在典鋪裡。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須救急時無。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裡絮絮叨叨。況且尋的房子住着，人走動，也只是哥的體面。因此常二哥央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周濟他罷。」西門慶道：「我當先曾許下他來。因為東京去了這番，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韓夥計到家，和他理會，要房子時，我就替他兌銀子買。如今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不的他嫂子聒絮，只得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躇了半晌，道：「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少房子纔够住了？」伯爵道：「他兩口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間床房，一間厨竈；四間房子是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個多銀子。哥只早晚湊些，交他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拿去，買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攬（七）過來。待尋下房子，我自兌銀與你成交，可好麼？」兩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大娘說，皮匣內一包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去了。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對常時節道：「這一包碎銀，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你拿走好雜用。」打開與常時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時節

接過放在衣袖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只等你尋下房子，一攪果（八）和你交易。你又沒曾尋的。如今即忙便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兌去便了。」常時節又稱謝不迭。三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幾個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閥，把祖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慳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九）！」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怎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有詩爲證：

積玉堆金始稱懷，誰知財寶禍根荄。一文愛惜如膏血，仗義翻將笑作呆。

親友人人同陌路，形存心死定堪哀。料他也有無常日，空手伶仃到夜臺。

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了。常時節作謝起身，袖着銀子歡的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那渾家鬧炒炒嚷將出來，罵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裡，尚兀自千歡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耳朵裡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任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裡銀子摸將出來，放在桌兒上，打開瞧着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響噹噹的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咽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幾場合氣了！」那婦人明明看見包裡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要在老公手裡奪去。常二道：「你生世要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明日把銀子去買些衣服穿，好自去別處過活，却

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裡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量停當（十），買房子安身，却不好？倒恁地喬張智（十一）！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十二），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瞅不睬，自家也有幾分慚愧了，禁不的掉下淚來。常二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耕不織，把老公恁地發作！」那婦人一發掉下淚來。兩個人都閉着口，又沒個人勸解，悶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在。我今日有了銀子，不睬他，人也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耍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忍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在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杯，一同往大官人宅裡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曾去吃酒。多虧了應二哥，不知費許多唇舌，纔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一頓（十三）兌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又不要花費開了，尋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冷（十四）。」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有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惟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載不生塵。

常二與婦人兩個說了一回，那婦人道：「你那裡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沒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常二取栲栳（十五）望街上便走。不一時，買了米，栲栳上又放着一大塊羊肉兒，笑哈哈跑進門來。那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二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幾個請你。」那婦人笑指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親哥，饒我小淫婦罷。』」我也只不饒你哩！試試手段看。」那婦人聽說，笑的走井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桌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在大官人屋裡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

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領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紬裙子，月白雲紬衫兒，紅綾襖子兒，白紬子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件鵝黃綾襖子，丁香色紬直身兒，又有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着來到家中，教婦人打開看看。那婦人忙打開來瞧着，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買來。」婦人道：「雖沒的便宜，却值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歡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掉在東洋大海去了，不在話下。

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時節出門，依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個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的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柬，流水也似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都不得料理。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在屋裡，好教他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我須尋間空房與他住下，每年算還幾兩束修與他養家。却也要是你心腹之友便好。」伯爵道：「哥不說不知。你若別樣却有，要這個倒難。怎的要這個倒沒？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沒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若只是平平才學，又做慣搗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祖父相處一個朋友生下來的孫子，他現是本州一個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胸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他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的。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他好。却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不中，禁不的髮白鬢斑。如今他雖是飄零書劍，家裡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整的潔淨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够用了，却怎的肯來人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算甚麼數！」伯爵道：「這果是算不的數了。只他一個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纔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美貌渾家，那肯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專要偷

漢，跟了個人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柬、詩詞、歌賦，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哩。人看了時，都道西門大官人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纔說這兩樁都是調謊。我却不信你的調謊。你有記的他些書柬兒，念來我聽。若好時，我便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尋個好日子，便請他也罷。」伯爵道：「曾記得他捎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略記的幾句，念與哥聽。」

〔黃鶯兒〕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求方便。美如椽，往來言疏，落筆起雲烟。

西門慶聽畢，呵呵大笑將起來道：「他滿心正經，要和你他尋個主子，却怎的不捎封書來，倒寫着一隻曲兒！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疏，人品散誕哩。」伯爵道：「這倒不要作難他。只爲他與我是三世之交，小弟兩三歲時節，他也纔够四五歲，那時就同吃糖糕餅菓之類，也沒些兒爭論。後來大家長大了，上學堂讀書寫字，先生也道：『應二學生子和水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一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妒忌。日裡同行同坐，夜裡有時也同一處歇。到了戴網子（十六），尚兀自相厚的。因此是一個人一般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我一見了，也有幾分着惱。後想一

想，他自托相知，纔敢如此，就不惱罷了。況且那隻曲兒，也到做的有趣。哥却看不出來。第一句說『書寄應哥前』，是啓口，就如人家寫『某人見字』一般，却不好哩？第二句說『別來思，不待言』，這是叙寒溫了，簡而文，又不好哩？第三句是『滿門兒托賴都康健』，這是說他家沒事故了，後來一發好的緊了！」西門慶道：「第五句是甚麼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館』字？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薦，因此說『有時定要求方便』。『羨如椽』，他說自家一筆如椽，做人家往來的書疏，筆兒落下去，雲烟滿紙，因此說『落筆起雲烟』。哥，你看他詞裡，有一個字兒是閑話麼？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裡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了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只得對伯爵道：「你既說他許多好處，且問你有甚正經的書札，拿些我看看，我就請了他。」伯爵道：「他做的詞賦也有在我處，只是不曾帶得來哥看。我還記的他一篇文章，做得甚好。就念與哥聽着：

一戴頭中心甚歡，豈知今日誤儒冠。別人戴你三五載，偏戀我頭三十年。  
要戴烏紗求閣下，做篇詩句別尊前。此番非是吾情薄，白髮臨期太不堪！  
今秋若不登高第，踹碎冤家學種田。

維歲在大比之期，時到揭曉之候。訴我心事，告汝頭巾：為你青雲利器望榮身，誰知今日白髮盈頭戀故人。嗟乎！憶我初戴頭巾，青青子襟；承汝枉顧，昂昂氣



忻。既不許我少年早發，又不許我久屈待伸；上無公卿大夫之職，下非農工商賈之民。年年居白屋，日日走黌門。宗師案臨，膽怯心驚；上司迎接，東走西奔。思量爲你，一世驚驚嚇嚇受了若干苦辛；一年四季零碎碎被人賴了多少束修銀。告狀助貧分谷五斗，祭下領票支肉半斤。官府見了，不覺怒嗔；皂快通稱，盡道廣文。東京路上，陪人幾次；西齋學霸，惟吾獨尊。你看我兩隻皂靴穿到底，一領藍衫剩布筋。埋頭有年，說不盡艱難淒楚；出身何日，空歷過冷淡酸辛。賺盡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沾恩命，數載猶懷霄漢心。嗟乎哀哉，哀此頭中！看他形狀，其實可矜；後直前橫，你是何物？七穿八洞，真是禍根。嗚呼！冲霄鳥兮未垂翅，化龍魚兮已失鱗。豈不聞久不飛兮一飛登雲；久不鳴兮一鳴驚人。早求你脫胎換骨，非是我棄舊憐新。斯文名器，想是通神。從茲長別，方感洪恩。短詞薄奠，庶其來歆。理極數窮，不勝具懇。就此拜別，早早請行！

伯爵念罷，西門慶拍手大笑道：「應二哥把這樣才學就做了班揚了！」伯爵道：「他

人品比才學又高，如今且說他人品罷。」西門慶道：「你且說來。」伯爵道：「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裡坐館。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小厮，也一個個都標致龍陽的（十七）。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厮，見是一個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括（十八）他。那水秀才又極好

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哄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憑你許多丫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麼？再不亂的！」西門慶道：「他既前番被主人趕了出門，一定有些不停當哩。二哥雖與我相厚，那樁事不敢領教。前日敝僚友倪桂岩老先生，曾說他有個姓溫的秀才，且待他來時再處。」

畢竟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郟塢光難駐——董卓曾築塢於郟（今陝西眉縣北），高與長安城相等，積谷可供三十年之用，而不久即被殺身死。比喻富貴難久長。
- (二) 銅山運可窮——漢文帝曾以四川嚴道銅山賜鄧通，得自鑄錢，於是鄧氏錢布天下。後景帝立，鄧通被抄家，餓死。
- (三) 分贏推鮑子——管仲與鮑叔共同經商，贏利所得，鮑叔多推讓給管仲，因為管家貧有老母。
- (四) 沉水笑龐公——唐代龐蘊，舉家信佛，曾將其家所有沉入水中，以售賣手編竹器為生。
- (五) 瓶落水——比喻沒有回音和結果。
- (六) 麻作一團——像麻一樣亂作一團。比喻心慌意亂，手足失措。
- (七) 盤攪——日常開銷、花費。
- (八) 一攪果——一總，一并。
- (九) 天道好還——意謂上天所行之道是作好還報的，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 (十) 停當——這裡指妥當、穩當。
- (十一) 喬張智——同喬張致，虛假的樣子。
- (十二) 失花兒——閃失。這裡指輪身，婦女失節。
- (十三) 一頓——一并，一總。
- (十四) 耐冷——忍受寒冷。
- (十五) 栲栳——用柳條編成的圓形容器。
- (十六) 戴網子——明人戴冠，內須先用網巾束

髮，故亦稱戴冠爲戴網子。此指男子二十歲行冠禮的年齡。  
龍陽，號龍陽君。後因稱男色爲龍陽。  
（十七）龍陽——戰國時有人事魏王以男色得寵，食邑  
（十八）括——同刮，勾引。

金瓶梅詞話

## 第五十七回 道長老募修永福寺 薛姑子勸捨陀羅經

本性圓明道自通，翻身跳出網羅中。修成禪那非容易，煉就無生豈俗同。  
清濁幾番隨運轉，避開數劫任西東。逍遙萬億年無計，一點神光永注空。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迴老祖。怎麼叫做萬迴老祖？因那老師父七八歲的時節，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因此上那老娘兒思想那大的孩兒，掉不下的心腸，時常在家啼哭。忽一日，那孩子問着母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孩兒們又沒的打攪你；頓頓兒小米飯兒，咱家也盡挨的過。怎地的，你時時掉下泪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哩。」那老娘兒就說：「小孩子，你還不知道老人家的苦哩！自從你老頭兒（一）去世，你大哥兒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他信兒也不捎一個來家，不知他死生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丟的下？」說了又哭起來。那孩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裡？咱做弟郎的早晚間走去，找着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

道：「怪呆子！說起你哥在甚地，若是那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面，去此一萬餘里。就是那好漢子，也走得了不的，直要四五個月纔到哩。笑你孩兒家怎麼去的？」那孩子就說：「噯！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個天上！我去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把鞞鞋（二）兒繫好了，把直裰兒整一整，望着婆兒拜個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愁悶。也有鄰舍街坊婆兒婦女，挨肩擦背，拿湯送水，說長道短，前來解勸。也有說的是的，說道：「孩兒小怎去的遠？早晚間却回也。」因此婆婆也收着兩眶眼淚，悶悶的坐地。

看看紅日西沉，東鄰西舍，一個個燒湯煮飯，一個個上榻關門。那婆婆探頭探腦，那兩隻眼珠兒一直向外，恨不的趕將上去。只見遠遠的，望見那黑魃魃影兒裡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着日月三光，若得俺小的子兒來也，也不虧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迴老祖一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炕哩，咱已到遼東找着哥兒，討的平安家信來也。」婆婆笑道：「孩兒，你不去的正好，免教你老人家挂心。只是不要調着謊哄着老娘。那裡有一萬里路程朝暮往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不信麼？」一直裡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那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的，也是那個婆婆親手縫紉的，毫厘不差。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迴」。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迴長老。果然是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那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

鐵針兒；又在那梁武皇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三顆。因此敕建那永福禪寺，做那萬迴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少錢糧。正是：神僧出世神通大，聖天尊隆聖澤深。

不想那歲月如梭，時移事改。只見那萬迴老祖歸天圓寂（四），那些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都化去了。只見有幾個憊賴（五）的和尚，撇賴（六）了百丈清規（七），養婆兒，吃燒酒，咋（八）事兒不弄出來？打哄哄（九），燒苦葱（十），咋勾當兒不做？却被那些潑皮賴虎（十一），常常作酒撈錢抵當：不過一會兒，把架袋也當了，鐘兒、磬兒都典了，殿上椽兒賣了，没人要的燒了，磚兒、瓦兒換酒吃了。弄得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了；荒荒涼涼，燒香的也不來了。主顧門徒、做道場的、薦亡的，都是關大王賣豆腐，鬼兒也沒的上門了。一片鐘鼓道場，忽變做荒烟衰草！驀地裡三四十年，那一個扶衰起廢？

原來那寺裡有個道長老，原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發心要到上方行脚。打從那流沙河、星宿海、淮兒水地方，走了八九個年頭，纔到中華區處。迤邐來到山東地方，卓錫（十二）在這個破寺院裡面。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真個是：佛法原無文字障，工夫好向定中尋。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兒坍塌的這模樣了。你看這些蠢頭村腦的禿驢，止會吃酒噎飯（十三）。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白地（十四）豈不可惜！那一個尋得一磚半瓦，重整家風？常記的古人說得好：人傑地靈。事到今日，咱不做主，那個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況且前日山東有個西門大官人，官居錦衣之職。他私家私

巨萬，富比王侯，家中那一件沒有？前日餞送蔡御史，曾在咱這裡擺設酒席。他因見咱這裡寺宇傾頹，就有個舍錢布施、鼎建重新的意思。咱那時口雖不言，心窩裡已存下幾分了。今日呵，若得那個檀越（十五）爲主作倡，管情早晚間把咱好事成也就！咱須辦，自家去走一遭。」當時間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敲起鼓，舉集大衆，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怎生打扮？只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雙環挂耳是黃金；手中錫杖光如鏡，百八胡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繩，提起凡夫夢亦醒；龐眉紺髮銅鈴眼，道是西天老聖僧。

那長老宣揚已畢，就教行者拿過文房四寶，磨起龍香劑（十六），飽搯鼠鬚筆（十七），展開烏絲欄（十八），寫着一篇疏文（十九）。先叙那始末根由，後勸人捨財作福。寫的行行端正，字字清新。好長老，真個是古佛菩薩現身，從此辭了大衆，着上了禪鞋，戴上個斗篷笠子，一壁廂（二十）直奔到西門慶家府裡來。

且說西慶門辭別了應伯爵，轉到後廳，直到捲棚下卸了衣服。走到吳月娘房內，把那應伯爵薦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的時節，多虧那些親朋齊來與咱把盞。如今少不的也要整辦些兒小酒回答他。倒今日空閑，沒件事體，就把這事兒完了也罷。」當下就叫了玳安拿了籃兒，到十市街坊買下些時鮮菜品，猪羊魚肉，腌臘鷄鵝嘎飯之類。吩咐了當，就吩咐小廝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月娘一同走到李瓶兒房裡來看



官哥。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了月娘，西門慶道：「娘兒來看孩子哩。」李瓶兒就叫奶子抱出官哥。只見眉目稀疏，就如粉塊裝成一般，笑欣欣直攢到月娘懷裡來，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地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兒，長大起來，怎地奉養老娘哩？」那李瓶兒就說：「娘說那裡話？假饒（二二）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娘，那鳳冠霞帔穩穩兒先到娘哩，好生奉養老人家！」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二三）出身。雖有興頭，却没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那潘金蓮正在外邊聽見，不覺的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没廉耻弄虚脾（二三）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哩！也不曾經過三個黃梅四個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水的泡，與閻羅王合養在這裡的，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我那怪賊囚根子，没廉耻的貨，怎地就見的要他做個文官，不要像你？」正在嘵嘵叨叨，喃喃嚶嚶（二四），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那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說道：「爹在那裡？」潘金蓮便罵：「怪尖嘴的賊囚根子，那個曉的你什麼爹在那裡！爹怎的到我這屋裡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養他的在那裡，那裡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二五），說：「是了。」望六娘房裡便走。走到房門前打個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廳上。」西門慶道：「應二爹纔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自家出去便

知。」

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仍到那捲棚下面，穿了衣服，走到外邊迎接伯爵。正要動問，只見那募緣的道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老爹門首麼？那個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個撒漫好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喜，也要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廝也通曉得，並不嗔道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教他進來看。」只見管家的三步挪來兩步走，就如兒子（二六）活佛的一般，慌忙請了長老。那長老進到花廳裡面，打了個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脚到東京汴梁，卓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為那殿宇傾頹，琳宮倒塌。貧僧想的起來，為佛弟子，自然應的為佛出力，總不然趨到那個身上去，因此上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餞行各位老爹時，悲憫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的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主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故此特叩高門，不拘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帊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雙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廝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

伏以白馬馱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啓宗門。大地衆生，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皆蘭若莊嚴。看此瓦礫傾頽，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賢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焚修福地，啓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迴祖師。規制恢弘，仿佛那給孤園黃金鋪地；雕鏤精製，依稀似祇洹舍（二七）白玉爲階。高閣摩空，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亘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兩翼羗峨，盡是琳宮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鐘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國；只這緇流濟楚，却也像塵界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地時移事異。莽和尚縱酒撒潑，首壞清規；獸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寞，斷絕門徒。以致淒涼，罕稀瞻仰。兼以鳥鼠穿蝕，那堪風雨漂搖？棟宇摧頽，一而二，二而三，支撐靡計；墻垣坍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朱紅檀榻，拾來煨酒煨茶；合抱梁檻，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雨打彌陀化作塵。吁嗟乎，金碧焜炫，一旦爲灌莽榛荆。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之廢敗，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興惻隱。梁柱椽楹，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豐贏，投櫃日疏簿標名。仰仗着佛祖威靈，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厚祿高官。瓜瓞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奕，煌煌金阜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

破慳心。謹疏。

看畢，西門慶就把冊葉兒（二八）收好，裝入那錦套裡頭，把插銷兒銷着，錦帶兒拴着，恭恭敬敬放在桌兒上面，又手而言，對長老說：「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個人家，也有幾萬產業。忝居武職，交游世輩盡有。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房下們也有五六房，只是放心不下，有意做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累，生下孩子。咱萬事已是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頹，有個捨財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西門慶那敢推辭？」拿着兔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那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侄兒發願，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體！」西門慶拿着筆，哈哈的笑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哈哈的笑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只是我們佛家的行徑，都要隨緣（二九）喜捨，終不強人所難。隨分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又說道：「還是老師體諒，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閣了兔毫筆。那長老打個問訊謝了。西門慶又說：「我這裡內官太監，府縣倉巡，一個個都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拿疏簿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教與老師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慈悲作善豪家事，保福消灾父母心。又有一首詞，單道那些施主的事體：

佛法無多止在心，種瓜種菓是根因。珠和玉珀寶和珍，誰人拿得見閻君？  
積善之人貧也好，豪家積業枉拋銀。若使年齡財可買，董卓還應活到今！

却說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二哥，我正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因往東京，多虧衆親友們與咱把個盞兒。今日吩咐小的買辦，你家大嫂安排小酒與衆人回答，要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那伯爵就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二哥，你又幾曾做施主來的？疏簿又是幾時寫的？」應伯爵笑道：「咦！難道我出口的不是施主不成？哥，你也不曾見佛經過來？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纔是財施。難道我從傍擻掇的，不當個心施的不成？」西門慶又笑道：「二哥，只怕你有口無心哩！」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來。」

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裡頭。只見那潘金蓮啐啐唔唔，沒瞅沒睬，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幾個噴嚏，走到房中，倒在象牙床上，一忽地睡去了。那李瓶兒又爲孩子啼哭，自與那奶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喜笑。只有那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伴當在那裡整辦啜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地，就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己開疏的事，備細對月娘說了一番。又把那應伯爵耍笑打趣的說話，也說了一番。歡天喜地，大家嘻嘻笑了一會。只

見那吳月娘，畢竟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不思不想，說下幾句話兒，倒是西門慶頂門上針（三十）。正是：妻賢每致鷄鳴警，款語常聞藥石言。畢竟那說話怎麼講？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由沒正經、養婆兒沒搭煞（三一）、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樁兒也好。攢下些陰功，與那小的子也好。」西門慶笑道：「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刺刺胡搗（三二）亂扯歪斯纏做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三三）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爲善事，就使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三四），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月娘笑道：「笑哥狗吃熱屎（三五），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掉在牙兒內，怎生改得（三六）？」

正在笑間，只見那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一個盒子，直闖進來，飛也似朝月娘道個萬福，又向西門慶拜了拜，說：「老爹，你倒在家裡！我自前日別了，因爲有些小事，不得空，不曾來看你老人家。心子裡丟不下，今日同這薛姑子來看你！」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居住，賣蒸餅兒生理。不料生意淺薄，那薛姑子就有些不尷不尬（三七），專一與那些寺裡的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來眼去，說長說

短。弄的那些和尚們的懷中個個是硬幫幫的。乘那丈夫出去了，茶前酒後，早與那和尚們刮上了四五六個。也常有那火燒、波波（三八）、饅頭、栗子，拿來進奉他，又有那付應錢與他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裹腳。他丈夫那裡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熟，這等就做了個姑子，專一在些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懺。又有那些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牽引和尚進門，他就做個馬泊六兒，多得錢鈔。聞的那西門慶家裡豪富，見他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那西門慶也不曉的，三姑六婆，人家最忌出入。正是：

當年行徑是窠兒，和尚開黎鋪。中間打扮念彌陀，開口兒就說西方路。尺布裹頭顱，身穿直裰繫個黃絛，早晚捱門傍戶。騙金銀猶自可，心窩裡畢竟胡塗。算來不是好姑姑，幾個清名被點污。

又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個光頭好像師父、師兄并師弟，只是鏡鉢緣何在裡床？

那薛姑子坐下，就把那個小盒兒揭開，說道：「咱們沒有什麼孝順，拿得施主人家幾個供佛的菓子兒，權當獻新。」月娘道：「要來竟自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那潘金蓮睡覺，聽得外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聽看。那李瓶兒在房中弄孩

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一同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不曾曉的，又把那道長老募緣，與那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求福的事情，重新又說一番。不想道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噥噥，一溜烟竟自去了。只見那薛姑子站將起來，合掌着手，叫聲：「佛阿！老爹，你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費不甚多，更自獲福無量。咦！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迦葉尊散髮鋪地，二祖可投崖飼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的你功德哩！」西門慶笑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麼功果，我便依你。」那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經》，專一勸人法西方淨土的。佛說那三禪天、四禪天（三九）、忉利天、兜率天（四十）、大羅天（四一）、不周天（四二），急切不能即到。唯有西方極樂世界，這是阿彌陀佛出身所在，沒有那春夏秋冬，也沒有那風寒暑熱，常常如三春時候融和天氣，也沒有夫婦男女。其人生在七寶池中，金蓮臺上……」西門慶道：「那一朵蓮花有幾多大？生在上邊，一陣風擺，怕不骨碌碌掉在池裡麼？」薛姑子道：「老爹，你還不曉的。我依那經上說，佛家以五百里爲一由旬（四三），那一朵蓮花好生利害，大的緊，大的緊，大的五百由旬。寶衣隨願至，玉食自天來；又有那些好鳥和鳴，如笙簧一般，委的好個境界！因爲那肉眼凡夫不知去向，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人專心念佛，竟往西方見了阿彌陀佛。自此一世二世，以至



百千萬世，永永不落輪回。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頌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萬人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裡面，又有護諸童子經咒。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灾去福來。如今這付經板見在，只没人印刷施行。老爹，你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幾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釘工夫？多少印刷？有個細數，纔好動彈。」薛姑子又道：「老爹，你一發呆了，說那裡話去，細細算將起來？止消先付九兩銀子，交付那經坊裡，要他印造幾千幾萬卷。裝釘完滿，以後一攪果算還他工食紙札錢兒就是了，却怎地要細細算將出來！」

正說的熱鬧，只見那陳經濟要與西門慶說話，跟尋了好一回不見，問那玳安，說在月娘房裡。走到捲棚底下，剛剛湊巧，遇着了那潘金蓮，憑欄獨惱。猛然抬起頭來，見了經濟，就是個貓兒見了魚鮮飯，一小心要啖他下去了。不覺的把一天愁悶，都改做春風和氣。兩個乘着沒有人來，執手相偎，做剝嘴啞舌頭。兩下肉麻，好生兒頑了一回兒。因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那算帳的事情也不吆呼，兩隻眼又像老鼠兒見了貓來，左顧右盼提防着，又沒個方便，一溜烟自出去了。

且說西門慶聽罷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心上打動了一片善念。就叫玳安取出拜匣，把汗巾上的小鑰匙兒開了，取出一封銀子，準準三十兩足色松紋，便交付薛姑子與那王姑

子：「即便同去，隨分那裡經坊，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算帳，找他。」

正話間，只見那書童忙忙的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都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大舅、謝希大、常時節這一班，都各齊齊整整一齊到。西門慶忙的不迭，即便整衣出外迎接，升堂，就叫小廝擺下桌兒，放下小菜兒。請吳大舅上坐了，衆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叙長幼，各各坐地。那些醃臘煎熬、大魚大肉、燒鷄燒鴨、時鮮菓品，一齊兒都捧將出來。西門慶又叫道：「開那麻菇酒兒燙來。」只見酒逢知己，形迹都忘。猜枚的，打鼓的，催花的，三拳兩謊的，歌的歌，唱的唱。談風月，盡道是杜工部、賀黃門乘春賞玩；掉文袋，也曉的蘇玉局、黃魯直赤壁清游。投壺的定要那正雙飛、拗雙飛、八仙過海；擲色的又要那正馬軍、拗馬軍、鰍入菱窠。輪酒的要喝個無滴，不怕你玉山頹倒；贏色的又要去挂紅，誰讓你倒着接羅（四四）。頑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裡日月。正是：

秋月春花隨處有，賞心樂事此時同。百年若不千場醉，碌碌營營總是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老頭兒——這裡猶言老子，父親。

(二) 鞞鞋——草鞋。

(三) 舍利——佛教名詞。相傳釋迦牟尼

遺體火化後結有珠狀物，後世高僧骨灰中也有此珠狀物，這種珠狀物就叫舍利。

(四) 圓寂——佛教對於僧尼死亡

的一種美稱。(五) 憊賴——即無賴。(六) 撇賴——拋棄，丟開。(七) 百丈清規——原稱唐高僧懷海

禪師居洪州百丈山所撰的《禪門規式》為《百丈清規》，後泛指佛家清規戒律。(八) 咋——甚麼。(九) 打

哄哄——又作打開鬧，肛交隱語。(十) 燒苦葱——肛交隱語。(十一) 潑皮賴虎——流氓，無賴。

(十二) 卓錫——又作拄錫，卓是拄立的意思，錫是僧人所用的錫杖，故卓錫是指僧人所居之處。(十三) 噲飯

——貪婪無節制地吃飯。(十四) 赤白白——空白，精光。(十五) 檀越——佛家術語，即施主。(十六)

龍香劑——《輟耕錄》：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這裡泛指佳墨。(十七) 鼠鬚

筆——用老鼠胡鬚制成的毛筆。晉王羲之《筆經》已載有鼠鬚作筆。(十八) 烏絲欄——指有黑格欄綫的絹素或箋

紙。(十九) 疏文——這裡指僧道化緣募捐時陳述緣起的文字。或焚拜於神前的祝詞亦稱疏文。(二十) 一壁

廂——一邊，一面。廂，吳語常用詞尾。(二十一) 假鏡——即使，縱使。(二十二) 西班——指武官。因古代朝

會時文官列於東，武官列於西。(二十三) 弄虚脾——耍弄虛情假意。虛脾，即虛情。古人認為五臟中脾最虛。

(二十四) 喃喃嚶嚶——又作喃喃洞洞，不停地自言自語。(二十五) 不是路——不對頭。(二十六) 子——吳方

言，相當於「了」。(二十七) 祇洹舍——佛教傳說，祇陀太子林附近多泉池，花菓蔚茂，須達長者在此所造精舍，

稱祇洹舍。(二十八) 冊葉兒——折疊成冊的紙葉，這裡指疏簿。(二十九) 隨緣——佛家語，謂人生際遇，悉起

於因緣，應其緣而動作，稱隨緣。(三十) 頂門上針——頂門，頭頂正中處。頂門扎針，喻擊中要害，使人清醒。

(三一) 沒搭煞——不謹慎，不理智。(三二) 生刺刺擱擱——生硬撮合。(三三) 楮鏹——錢鈔。宋、

金、元時發行的紙幣，多用楮皮紙做成，故稱楮幣。鏹，錢貫，引申為錢。(三四) 許飛瓊——古代神話中西王母

的侍女。(三五) 狗吃熱屎——狗愛吃屎，就認為是香甜的。比喻由卑下的本性所決定的。(三六) 生血掉在

牙兒內，怎生改得——喻本性難改。清王有光《吳下諺聯》釋「生血落來牙齒裡」謂：生血為獸相食之血，食後留於牙

齒縫中，吮之不盡，啞之有餘，後遇此等血食，即縱其凶，難禁其惡，終不能改其殘忍。(三七) 不尷不尬——這

裡指行爲不正。

(三八) 波波——即餠餠，麪制塊狀食品。

(三九) 三禪天、四禪天——佛教稱修習禪定所產

生的四種境界爲初禪天、二禪天、三禪天、四禪天。

(四十) 切利天、兜率天——佛教稱不離食欲和淫欲的六重天

國中的第二、第四天爲切利天、兜率天。

(四一) 大羅天——道教所說最高的天國名。

(四二) 不周天——此

天國名不見於佛經，疑由傳說中的不周山附會而來。

(四三) 由旬——計里程的單位。

(四四) 倒着接離——

接離，古時的一種頭巾。《世說新語·任誕》載，山簡常醉酒而倒着白接離。後因以此形容醉態。

## 第五十八回

### 懷妒忌金蓮打秋菊

### 乞臘肉磨鏡叟訴冤

綉幃寂寂思惓惓，萬種新愁日夜添。一雁叫群秋度塞，亂蛩吟苦月當檐。  
藍橋失路悲紅線，金屋無人下翠簾。何似湘江江上竹，至今猶被泪痕沾。

話說當日西門慶前廳陪親朋飲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裡來。雪娥正顧竈上看收拾家伙，聽見西門慶往後邊去，慌的兩步做一步走。先前郁大姐正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攛掇他往月娘炕屋裡和玉蕭、小玉一處睡去了。原來孫雪娥在後邊，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了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在房中揩抹涼蓆，收拾床鋪，薰香澡牝。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攙扶進房中，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

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後生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報與西門慶。西門慶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裡？」這胡秀遞上書帳，悉把「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緞絹貨物，現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

兩。討了銀兩，方纔納稅起腳，裝載進城」具稟一遍。這西門慶一面看了書帳，心中大喜。吩咐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教他往喬親家爹那裡見去。不一時，胡秀吃畢飯去了。西門慶進來對吳月娘說：「如此這般，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使了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裡，尋夥計，收拾裝鑲土庫，開鋪子發賣。」月娘聽了，便說：「你上緊尋着。也不早了，還要慢慢的？」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教他上緊尋覓。」不一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在廳上陪着他坐，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却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這緞子行賣手，連年運拙，閑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正是當年漢子。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算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現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請他見我。」

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先來，趴在地下磕頭，起來旁邊站立。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厢房中打發吃飯，就把桌子擺下，與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同吃。只見答應的節級拿票來回話：「小的叫了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鴿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的往宅裡唱去了。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怎的你妹

子我這裡叫他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你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就拿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吩咐：「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拿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是我這裡請幾位客人吃酒，這鄭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放了他來。倘若推辭，連那鴿子都與我鎖了，墩（一）在門房兒裡！這等可惡，叫不得來就罷了？」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裡叫，怕不的還沒收拾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怎的將就教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宅裡去了，等我拿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與你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們不知道他性格。他從夏老爹宅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了。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後邊走着。

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鄭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裡叫他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的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再無有出在他上的了。」李銘道：「二爹，你還沒見愛月兒哩。」伯爵道：「我跟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倒沒曾見，

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故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妝飾。唱曲也會，怎生趕的上桂姐的一半兒唱。爹這裡是那裡，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知輕重。」

只見胡秀來回話：「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爺示下。」西門慶教陳經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來。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與你鈔關上錢老爹，教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須臾，陳經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稟道：「小的往韓大叔家歇去。」便領了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節級起身，不在話下。

忽聽喝的道子響，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即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蓋蟒衣，上面設兩張校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關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要笑（二）的應先兒（三）麼？」那應伯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府裡周爺差人拿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教老爹這裡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大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上坐休等他哩，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上面只見兩個小廝上來，一邊一個打扇。



正說話之間，王經拿了兩個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侍生倪鵬」、一個「溫必古」。西門慶就知倪秀才舉薦了他同窗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着衣巾進來。且不看倪秀才，觀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明眸皓齒，三牙鬚；丰姿灑落，舉止飄逸。未知行藏何如，先觀動靜若是。有幾句道得他好：

雖抱不羈之才，慣游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并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身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耻爲重。峨其冠，博其帶，而眼底旁若無人；席上闊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銜杯，遁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

西門慶讓至廳上叙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而坐。西門慶問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名必古，字日新，號葵軒。」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魁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初學《易經》。一向久仰尊府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我這敝同窗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不敢。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筆。前者因在我這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岩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贖，感激不盡。」

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繆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進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位垂首坐下。

正叙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叙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答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道：「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是王皇親那裡不是？」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拴他鴿子墩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答兒來了。」西門慶即出來，到廳臺基上站立。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花枝颯招，綉帶飄搖，都插燭也似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綫裙子，頭上鳳釵半卸，寶髻玲瓏，腰肢嫵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萬種風流無處買，千金良夜實難消。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拿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衆人一直往後邊去了。

到後邊，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俺們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們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那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兒，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月娘道：「可倒好

個身段兒。」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桌兒擺茶與衆人吃。那潘金蓮且只顧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脚看，說道：「你們這裡邊的樣子，只是忒直尖了，不像俺外邊的樣子趨。俺外邊尖的停勻，你裡邊的后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百勝（四），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撇杖兒來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們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們到後邊就來。」

這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草，就往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官哥心中又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奶去。李瓶兒在屋裡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的。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我打發他面朝裡床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請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厮快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的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們都在這裡，却教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在那裡，咱們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們四個在後邊，做甚麼這半日纔來？」洪四兒道：「俺們在後邊四娘房裡吃茶來，坐了這一回。」

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說的是四娘來？」董嬌兒道：「他留俺們在房裡吃茶來，他們問來：『還不曾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金蓮道：「沒廉耻的小婦人，別人稱道你便好，誰家自己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興你？誰數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裡睡了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染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裡有他大妗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便有銀姐在這裡，我那屋裡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裡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晨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裡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替他尋丫頭子與他。說你爹昨日到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完，問他到底怎麼。那小淫婦做勢兒對你爹說：『我白日不得個閑收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裡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丫頭子與你使便了。』真個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他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等閑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們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俺們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每人一盞菓仁泡茶。正吃間，忽聽前邊鼓樂響動，荆都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坐。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

那日喬大户沒來。先是雜耍百戲（五），吹打彈唱；隊舞（六）吊罷，做了個笑樂院本。

割切（七）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叙禮。任醫官令左右氈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纔說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八）多謝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道：「不消了，剛纔已見過禮就是了。」一面脫了衣服，安在左手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攢盤。任醫官道：「多謝了。」令僕從領下去，告坐坐下。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各分頭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到劉、薛二內相席前，令揀一段「韓湘子度陳半街」《升仙會》雜劇。纔唱得一摺，只聽喝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稟報：「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冠帶迎接，未曾相見，就先請「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非爲別務，要與四泉把一盞。」薛內相向前來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於是二人交拜。又道：「我學生來遲，恕罪，恕罪！」叙畢禮數，方寬衣解帶，纔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箸，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一道添換拿上來。席前打發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舉手謝道：「忒多了。」令左右上來領下去，然後坐下。一面劉、薛二內相，每人送周守備一大杯。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錦簇飲酒。正是：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

吃至日暮時分。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夫人貴恙

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都搬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修，以備菽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盛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觀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衆人聽。

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家伙都收了，鮮菓殘饌，都令手下人分散吃了。吩咐從新後邊拿菓碟兒上來，教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拿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歡。」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兒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畫童兒拿上添換菓碟兒來，都是蜜餞減碟、榛松菓仁、紅菱雪藕、蓮子荸薺、酥油鮑螺、冰糖霜梅、玫瑰餅之類。這應伯爵看見酥油鮑螺，渾白與粉紅兩樣，上面都沾着飛金。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灑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肯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說道：「老舅，你也請個兒。」於是揀了

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

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教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轎錢四錢，他只唱了兩套。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了。在後邊唱與姘子和娘們聽哩，便來。」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哩？還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使着你們都不去，等我去罷。」於是就往後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趁早休進去。後邊有狗哩，好不利害，只咬大腿。」伯爵道：「若咬了我，我直賴到你娘那炕頭子上。」玳安纔入後邊。

良久，只聽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搭着頭出來。伯爵看見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俺們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梭兒米，買一石七八斗。够你家鴿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洪四兒道：「大爺，這早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們去罷了。」齊香兒道：「俺們明日還要起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檐底下開門兒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他連累你那場事，多虧你爹爹這裡人情，替李桂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遭，雀兒不在那窩兒罷了。」齊香兒笑罵道：「怪老油嘴！汗邪了

你，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那些兒放着老？我半邊俏，把你這四個小淫婦兒還不够擺布！」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九）不怎麼的，光一味好撇（十）！」伯爵道：「我那兒，到跟前看手段還錢。」又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老座子兒，百不言語（十一），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挂着那孤老兒在家裡？」董嬌兒道：「他剛纔聽見你說，在這裡有些怯床（十二）。」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拿樂器來，每人唱一套，你們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們叫兩個遞酒，兩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兒琵琶，齊香兒彈箏，坐在床兒，兩個輕舒玉指，款跨絞綃，啓朱唇，露皓齒，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鬪鶴鶉）「夜去明來，倒有個天長地久」。當下董嬌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翠袖殷勤，金杯激盪。正是：

朝赴金谷宴（十三），暮伴綺樓娃，休道歡娛處，流光逐落霞。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教春鴻上來唱南曲與大舅聽。吩咐棋童：「備馬來，拿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天色晚了。」西門慶道：「無是理。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當下唱了一套，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道：「深擾姐夫。」西門慶送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上心，約會了那位甘夥計來見了，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



房子。一兩日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吩咐，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大舅同行，棋童打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裡房子？」伯爵悉把「韓夥計貨船到，無人發賣，他心內要開個緞子鋪，收拾對門房子，教我替他尋個夥計」一節，對大舅說了。大舅道：「幾時開張？咱們親朋會定，少不的具菓盒花紅來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伯爵小胡同口上。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叔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分路回家。棋童便送大舅去了。

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唱錢，關門，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出身，穿青衣走來拜見，講說了回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户那邊收拾房子卸貨，修蓋土庫、門面，擇日開張舉事。喬大户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計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立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譬如得利十分爲率，西門慶分五分，喬大户分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份均分。一面收卸磚瓦木石，修蓋土庫，裡面裝畫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貨物。後邊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士夫。每月三兩束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畫童兒小廝伏侍他半晚，替他拿茶飯，舀硯水。他若出門望朋友，跟他拿拜帖匣兒。西門慶家中常筵客，就請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

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晨，就請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討藥。又在對門看着

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午間煮了，來在後邊院內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衆人都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住了奶奶。」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桌兒、鋪氈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那個輸一牌，吃一大杯酒。孫雪娥吃衆人贏了七八鍾酒，又不敢久坐，坐一回又去了。西門慶在對門房子內，看着收拾打掃，和應伯爵、崔本、甘夥計吃酒，又使小廝來家要菜兒。慌的雪娥往厨下打發，只拿李嬌兒頂缺。金蓮教吳銀兒、桂姐：「你唱『慶七夕』俺們聽。」當下彈着琵琶，唱〔商調·集賢賓〕：

暑纔消，大火即漸西，斗柄往坎宮移。一葉梧桐飄墜，萬方秋意皆知。暮雲閑，聒聒蟬鳴；晚風輕，點點螢飛。天階夜涼清似水，鵲橋圖高挂偏宜。金盆內種五生，瓊樓上設筵席。

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歇了一夜，早晨請任醫官又來看他，都惱在心裡。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躡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大紅緞子新鞋兒上，滿幫子都展污了。登時柳眉剔豎（十四），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

角門關了。拿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那邊使過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教五娘這邊休打狗罷。」這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了，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論起這早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裡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打發他出去，教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躡了恁一鞋幫子屎！知道了我來，你與我點個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聾妝啞裝憨兒？」春梅道：「我頭裡纔對他說，你趁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關到後邊院子裡去罷。他佯打耳聾（十五）的不理我，還拿眼兒瞞着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膽大萬殺的奴才！怎麼恁把屁股兒懶待動彈？我知道你在這屋裡成了把頭，便說你恁久慣牢頭（十六），把這打來不作理。」因叫他到跟前，叫春梅：「拿過燈來，教他瞧瞧的我這鞋上的齷齪！我纔做的恁雙心愛的鞋兒，就教你這奴才遭塌了我的！」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十七）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搵着擦血。那秋菊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教春梅：「與我採過跪着。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算！」春梅於是扯了他衣裳。婦人教春梅把他手拴住，兩點般鞭子輪起來，打的這丫頭殺豬也似叫。那邊官哥纔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不打他罷。」

只怕唬醒了哥哥。」

那潘姥姥正歪在裡間屋裡炕上，聽見金蓮打的秋菊叫，一砧碌子爬起來，在旁邊勸解。見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兒罷。惹的他那邊姐姐說，只怕唬了哥哥。爲驢紂棍不打緊，倒沒的傷了紫荊樹。」金蓮緊自心裡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擻上把火一般。須臾，紫強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跤。便道：「怪老貨，你不知道，與我過一邊（十八）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麼臊子！甚麼紫荊樹，驢紂棍，單管外合裡應！」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裡應？我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頓摔（十九）我！」金蓮道：「你明日就與我夾着那老毯走！恒是他家不敢拿長鍋煮吃了我。」那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訃（二十）他，走那裡邊屋裡嗚咽嗚咽哭起來了。由着婦人打秋菊，打够約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蓋了十欄杆，打得皮開肉綻，纔放起來。又把他的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捂着孩子耳朵，腮頰淌淚，敢怒而不敢言。

不想那日西門慶在對門房子裡吃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見動靜，夜間又着驚唬，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家去，來對月娘說，向房中拿出他壓被（二一）

的銀獅子一對來，要教薛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八月十五日岳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拿着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廝叫將賁四來，替他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鋪裡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咱們捨多少，到幾時有，纔好。你教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過來？」月娘道：「你也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你去瞧瞧，賁四來家不曾？你叫了他來。」來安兒一直去了。不一時，賁四來到。向月娘衆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兌了，重四十一兩伍錢。月娘吩咐同薛師父往經鋪，講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即叫孟玉樓：「咱送他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裡做鞋哩。」兩個携着手兒，往前邊來。賁四同來安兒、薛姑子、王姑子往經鋪裡去了。

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前，來東廂房門首，見大姐正守着針綫筐兒，在檐下納鞋。金蓮拿起來看，却是沙綠潞紬子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綫子，爽利着藍鎖綫兒却不老作些（二二）？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三三）。」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跟子的。這個我心裡要藍提跟子，所以使大紅綫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裡吃了兩鍾酒，在屋裡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說：「剛纔若不是我在傍邊說着，李大姐恁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拿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腳蟹行貨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裡尋他去？早是我

說，叫將賁四來，同他去了。」金蓮道：「你看麼！你教我幹，恁有錢的姐姐，不賺他些兒是傻子。只像牛身上拔一根毛了！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正是饒你有錢拜北斗，誰人買得不無常（二四）？如今這屋裡，只許人放火，不許俺們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三五），偏你會那等輕狂百勢（二六），大清早晨，刁蹬（二七）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他的，俺們又不管。每當在人前，會那等撇清兒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看孩子，雌着和我睡。誰耐煩？教我就撇撥往別人屋裡睡去了。』俺們自恁的罷了，背地還嚼說俺們。那大姐姐偏聽他一面詞兒說話。不是俺們爭這個事，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看孩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在那屋裡和吳銀兒睡了一夜去了。一徑顯你那乖覺，教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姐就沒的話兒說了。昨日晚夕，人進屋裡躑了一鞋狗屎，打丫頭趕狗，也嗔起來。使丫頭過來說，唬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捏他那嘴吃（二八），教他拿小買住（二九），走來勸甚麼的驢紂棍傷了紫荆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他又來我跟前說長話短，教我墩了他兩句，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教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比是恁地快使性子（三十），到明日不要來他家。怕他拿長鍋煮吃了我？隨我和他家纏去。」玉樓笑道：「你這個沒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兒，你這等訐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腸子了！單管黃貓

黑尾，外合裡應，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三二）。得不的人家一個甜棗兒，千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躡到那泥裡頭還躡！今日怎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生出病來了！我只說日頭常晌午，如何也有個錯了的時節兒！」

正說着，只見賈四和來安兒往經鋪裡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們閃閃兒，賈四來了。」金蓮道：「怪囚根子！你教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來安說了，賈四於是低着頭，一直到後邊見月娘、李瓶兒，把上項說了：「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講定印造綾殼《陀羅經》五百部，每部五分；絹殼經一千部，每部三分。算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三兩五錢。準在十四日早抬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裡取出一個銀香毬來，教賈四上天平兌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拿了去。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們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賈四於是揩香毬出門。月娘使來安送賈四出去。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賈四躬着身說道：「小人不取。」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鋪了？」賈四道：「已交付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給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那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毬。」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賈

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像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榔頭也椿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你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麼繭兒幹不出來。剛纔不是我說着，把這些東西就托他拿的去了。這等着咱家個人兒去，却不好？」金蓮道：「縱然他背地落，也落不多兒。」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們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因問大姐：「你不去？」大姐道：「我不去。」

這潘金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從昨日，爹看着都打掃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樓底下要裝鑲三間土庫攔緞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鋪子門面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地下墁磚（三三），鑲地平，打架子，要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吩咐，把後邊堆放的那一張涼床子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桌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

正說着，只聽見遠遠一個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驚閨葉（三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們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吩咐你這囚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們出來站了多大回，怎的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見兩個婦人在門裡首，向前唱了兩個喏，立



在傍邊。金蓮便問玉樓道：「你也磨？都教小廝帶出來，一答兒裡磨了罷。」於是使來安兒：「你我去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吩咐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拿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裡又抱着四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賊小囚兒，你拿不了，做兩遭兒拿，如何恁拿出來？一時叮嚀（三四）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裡的？」金蓮道：「是鋪子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亮，安在屋裡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的大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俺春梅姐的，捎出來也教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擱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睜磨（三五）的耀眼爭光。婦人拿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爲證：

蓮萼菱花共照臨，風吹貌動影沉沉。一池秋水芙蓉現，好似嫦娥入月宮。

翠袖拂塵霜暈退，朱唇呵氣碧雲深，從教粉蝶飛來撲，始信花香在畫中。

那磨鏡老子須臾將鏡子磨畢，交與婦人看了，付與來安兒收進去了。玉樓便令平安問鋪子裡傅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兒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

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泪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痴長六十一歲。老漢前妻丟下個兒子，二十二歲，尚未娶妻，專一狗油（三六），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便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要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他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三七），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了他兩句，他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找尋他，不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況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無人送老。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銜冤，沒處告訴，所以這等泪出痛腸。」玉樓教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娶婆婆兒是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痴長五十五歲了，男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纔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走了十數條街巷，白討不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嘆人子！」玉樓笑道：「不打緊處，我屋裡抽替內，有塊臘肉兒哩。」即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教他拿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道：「怎的不吃？那裡有？可知好哩！」金蓮於是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捎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拿兩個醬瓜茄出來，與他媽媽兒吃。」那來安去不多時，拿出半腿臘肉，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個醬瓜茄，叫

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三八）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擔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揚長挑着擔兒，搖着驚閨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誑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這街上走過去不是，幾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的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閑來無事倚門楣，正是驚閨一老來；不獨纖微能濟物，無緣滴水也難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一) 墩——這裡同「敦鎖」，關押。(二) 快要笑——好戲要調笑。(三) 先兒——猶先生。(四)

好百勝——處處爭強好勝。(五) 雜耍百戲——雜耍，雜技。百戲，古代歌舞雜技的總稱。(六) 隊舞——多

人組成一隊的歌舞形式。(七) 割切——指菜肴。(八) 外日——前日。(九) 行頭——圓社行語，指氣

毬，引申為球技、本領。這裡隱指行房事的本領。(十) 撇——原指踢球的一種技法。這裡隱指性事無能。

(十一) 吃了糖五老座子兒，百不言語——糖五老座子，糖製五老坐像，當然「百不開口」。五老，神話傳說中五星之

精。(十二) 怯床——怯怕男子性能太強而同上床。(十三) 金谷宴——晉代豪富石崇築園於金谷澗。這裏泛

指盛宴。(十四) 剔堅——直堅。(十五) 佯打耳聾——假裝沒聽見。(十六) 久慣牢頭——猶經久的霸

頭。 (十七) 鞋拽巴——鞋幫後跟處縫上的布條，用來提鞋。亦稱「提跟子」。

(十八) 一邊——這裡是旁邊

的意思。

(十九) 頓摔——頂撞，作踐。

(二十) 扛——同扛，頂撞。

(二一) 壓被——此指私蓄，私房

錢。 (二二) 老作——老氣，不鮮艷。

(二三) 提跟子——即鞋拽巴。

(二四) 饒你有錢拜北斗，誰人買

得不無常——意為再富貴也不能不死。錢拜北斗，猶錢高北斗，形容錢極多。

(二五) 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即

再，白色織物最易着色，再染白就顯不出來，喻勞而無功，弄巧反拙。

(二六) 輕狂百勢——輕狂得奇出怪樣。

(二七) 刁蹬——刁難，麻煩。

(二八) 撻嘴吃——同「撻嘴吃」，騙東西吃。

(二九) 拿小買住——用小

恩小惠籠絡住。

(三十) 快使性子——愛使性子。

(三一) 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意謂得了人家的好

處，就得受人支配。

(三二) 墁磚——用磚鋪地。

(三三) 驚閨葉——一種販賣婦女用品的響器，搖動起來，

聲驚閨房，故名。

(三四) 叮嚀——本為鏡子被打碎時的聲音，此作動詞用，乃打碎之意。

(三五) 睜磨——

打磨得光亮。 (三六) 狗油——油滑浪蕩，不務正業。

(三七) 打寒——「打寒牌」的簡詞，意即發瘧疾。

(三八) 害孩子——妊娠反應。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摔死雪獅子 李瓶兒痛哭官哥兒

日落水流西復東，春風不盡折何窮。巫城廟裡低含雨，宋玉門前斜帶風。  
莫將榆莢共爭翠，深感杏花相映紅。灞上漢南千萬樹，幾人游宦別離中。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徑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裡。」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裡吃酒去了。收拾了，教卸在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一時，陳經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裊教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纔到。經濟拿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脚子（一）領籌搬運，貨一箱箱堆卸在樓上。十大車緞貨，連家用酒米，直卸到掌燈時分。崔本也來幫扶照管。堆卸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腳錢出門。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

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鍾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悉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緞箱兩箱并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二）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錢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攔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那錢老爹！」於是吩咐陳經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拿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

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王經替他馱行李搭襖來家，連忙接了行李，因問：「你姐夫來了麼？」王經道：「俺姐夫看着卸行李，還等着見俺爹纔來哩。」這婦人吩咐丫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襖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己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門外店裡，慢慢發賣了銀子來家。老婆滿心歡喜，道：「聽見王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們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鋪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立莊置貨。老爹一定還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材料，自古能者多勞。你若不會做買賣，那老爹托你麼？常言：不將辛苦藝，難得世人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得去，

等我對老爹說了，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閑。」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杯闊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歡娛無度，不必用說。次日却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西門慶教同崔本、甘夥計在房子內看着收卸磚瓦木石，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

却說西門慶卸完貨物，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鴿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了禮物，沒口子向玳安道：「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裡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吩咐玳安收拾着涼轎（三），頭上戴着坡巾，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出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然後起身。坐上涼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着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月兒家來。正是：

天仙執手整香羅，入午光涵雪一窩。不獨桃源能問渡，却來月窟伴嫦娥。

却說鄭愛香兒頭戴着銀絲鬚髻，梅花鈿兒，周圍金釵絲簪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花容月貌；上着藕絲裳，下着湘紋裙，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裡首迎接進去。到于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吩咐小廝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

跟轎家去不題，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良久，只見鴿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老爹家中悶的慌，來這裡自恁散心走走罷了！如何多計較又見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鴿子道：「俺們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們都有了禮，只俺們姐兒沒有。若早知時也不答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裡去了。老爹那裡叫唱在後，咱姐兒纔待收拾起身，只見王家人來，把姐兒的衣包拿的去。落後老爹那裡又差了人來，他哥哥鄭奉又說：『你若不去，一時老爹動意，怒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攙掇姐兒，打後門起身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已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的說？」鴿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梳籠了，那裡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唬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纔起來！老身該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早晚。」不一時，丫鬢拿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鴿子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原來鄭愛香兒家，門面四間，到底五層房子。轉過軟壁，就是竹檜籬，三間大院子，兩邊四間廂房。上首一明兩暗，三間正房，就是鄭愛月兒的房。——他姐姐愛香兒的房，在後邊第四層住。——但見簾櫳香靄，進入明間內，供養着一軸海潮觀音；兩旁挂四軸美人，按春、夏、秋、冬；惜



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上面挂着一聯：「捲簾邀月入，諧瑟待雲來。」上首列四張東坡椅，兩邊安二條琴光漆（四）春凳。西門慶坐下，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

坐了半日，忽聽簾櫳響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髮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攢，梳的黑鬢鬢光油油的烏雲；露着四鬢，雲鬢堆縱猶若輕烟密霧，都用飛金巧貼；帶着翠梅花鈿兒，周圍金累絲簪兒齊插，後鬢鳳釵半卸；耳邊帶着紫瑛石墜子；上着白藕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翠紋裙，脚下露一雙紅鴛鳳嘴；胸前搖瑯璫寶玉玲瓏；正面貼三顆翠面花兒，越顯那芙蓉粉面；四周圍香風縹緲，偏相襯楊柳纖腰。正是：若非道子觀音畫，定然延壽（五）美人圖。望上不當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灑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兒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丫鬢又拿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茶過來，抹去盞邊水漬，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托去，請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入粉頭房中。但見：

瑤窗以素紗罩，淡月半浸；綉幕以夜明懸，祥光高燦。正面黑漆縷金床，床上帳懸綉錦，褥隱華裯；旁設褪紅小几（六），几上博山小篆（七），靄沉檀香。文錦囊挂樓鼻壁上，象密瓶插紫笋其中。床前設兩張綉墊矮椅，旁邊放一對鮫綃錦悅。

雲母屏，模寫淡濃之筆；鴛鴦榻，高閣古今之書。

西門慶坐下，但覺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迹不可到者也。彼此攀話之間，語言調笑之際，只見丫鬟進來安放桌兒。四個小翠碟兒，都是精製銀絲細菜，割切香芹、鱈絲、鯉鮓、鳳脯、鸞羹。然後拿上兩箸賽團圓、如明月、薄如紙、白如雪、香甜爽口、酥油和蜜餞麻椒鹽荷花細餅。鄭愛香兒與鄭愛月兒親手揀攢各樣菜蔬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旁邊燒金翡翠甌兒，斟上苦艷艷（八）桂花木樨茶。須臾，姊妹二人陪吃了餅，收下家伙去。揩抹桌席，鋪茜紅（九）氈條，床几上取了一個沉香雕漆匣，內盛象牙牌三十二扇，兩個與西門慶抹牌。當下西門慶出了個天地分——劍行十道，那愛香兒出了個地牌（十）——花開蝶滿枝，那愛月兒出了個人牌（十一）——搭梯望月。須臾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堆異菓，酒泛金波。桌上無非是鵝鴨鷄蹄，烹龍炮鳳。珍菓人間少有，佳肴天上無雙。正是：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遏行雲遮楚館。鴛鴦杯，翡翠盞，飲玉液，泛瓊漿。姊妹二人遞上酒去，在旁筭排雁柱，款跨鮫綃。當下鄭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繞梁之聲。唱畢，又是十二碟菓仁減碟，細巧品類。姊妹兩個，促席而坐，拿骰盆兒，二十個骰兒，與西門慶搶紅（十二）猜枚。

飲够多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是西門慶向袖中

取出白綾雙欄子汗巾兒，上一頭栓着三事挑牙兒（十三），一頭束着金穿心盒兒（十四）。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裡面，只用紙包兒包着。」於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這邊袖子里掏。又掏出個紫縐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拿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兒都拿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內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摟在懷中，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啞舌，無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向他身上摸弄他香乳兒，緊緊就就，賽麻團滑膩。一面攤開衫兒觀看，白馥馥猶如瑩玉一般。揣摩良久，淫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搭。粉頭見其偉長粗大，唬的吐舌害怕。雙手摟定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親，你我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罷；若都放進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恁怪刺刺兒的，紅赤赤、紫強強，好碜人子！」西門慶笑道：「我的兒，你下去替我品品。」愛月兒道：「慌怎的，往後日子多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說畢，西門慶欲與他嬉歡。愛月兒道：「你不吃酒了？」西門慶道：「我不吃了，咱睡罷。」愛月兒便叫丫鬢把酒桌抬過一邊，與西門慶脫靴。打發先上床睡；炷了香，放在薰籠內。他便就往後邊更衣。

澡牝去了。西門慶脫靴時，還賞了丫頭一塊銀子。良久婦人進房，問西門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道：「我不吃。」一面掩上房門，放下綾綃來，將絹兒安在褥下，解衣上床。兩個枕上鴛鴦，被中鸚鵡。西門慶見粉頭脫了衣裳，肌膚纖細，牝淨無毛，猶如白麪蒸餅一般，柔嫩可愛。抱了抱，腰肢未盈一掬，誠爲軟玉溫香，千金難買。於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般嫩腿兒，夾在兩邊腰眼間。那話上使了托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濡攪半晌，方纔沒稜。那鄭月兒把眉頭縳在一處兒，兩手攀閣在枕上，隱忍難挨，朦朧着星眼，低聲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罷。」西門慶於是扛起他兩隻金蓮于肩膀上，肆行抽送，不勝歡娛。正是：得多少春點碧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腰。有詩爲證：

帶雨籠烟匝樹奇，妖嬈身勢似難支。紅推西國無雙色，春占河陽第一枝。

濃艷正宜吟鄭子，功夫何用寫王維。含情欲把芳心束，留住東風不放歸。

當下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家送生日禮去：四樣鮮肴，一罈酒，一疋金緞。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早晚纔來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繭兒！」玳安止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去的。」月娘道：「不是那裡，却是誰家？」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緞匣，送禮去了。潘金蓮道：「娘，你

不消問這賊囚根子，他也不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他爹去來。你只叫了蠻小廝來問他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你爹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十五），都用鋸齒兒鑲了。門裡立着個娘娘，打扮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個院裡半門子也認不的了，趕着粉頭叫娘娘起來！」金蓮問道：「那個娘娘怎麼模樣？你認的他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生的像菩薩樣，也像娘們頭上戴着這個假殼。進入裡面，一個年老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大後邊，竹籬笆進去，又是一位年小娘娘出來，不戴假殼。生的銀盆臉，瓜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們都在那裡坐來？」春鴻道：「我和俺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陪着俺們吃酒并肉兜子（十六）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認的？」春鴻道：「那一個好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也沒竹槍籬。」金蓮道：「只怕你不知道，你家新安的半門子是。」

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

却說潘金蓮房中，養活的一隻白獅子貓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

「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兒，拾扇兒。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着他在被窩裡睡。又不撒尿尿在衣服上。婦人吃飯，常蹲在肩上喂他飯，呼之即至，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半斤，調養得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雞蛋。甚是愛惜他，終日抱在膝上摸弄。不是生好意；因李瓶兒官哥兒平昔怕貓，尋常無人處，在房裡用紅絹裹肉，令貓撲而過食。

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略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緞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鋪着小褥子兒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拿着碗吃飯。不料金蓮房中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撲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被風搖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摟抱在懷，只顧唾噉（十七），與他收驚（十八）。那貓還來趕着他要過，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

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搖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常連（十九），一陣不了一陣搖起來。李瓶兒人在後邊。一面使迎春：「後邊請娘去！哥兒不好了，風搖着哩，叫娘快來！」那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正是驚損六葉連肝肺，唬壞三毛七孔心，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走，徑撲到房中。見孩子搖的兩隻眼直往上吊，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呶呶猶如小鷄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槍刺一般，連忙摟抱起來，臉搵着他嘴兒，大哭

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麼的搗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五娘房裡貓所唬一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緊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裡的貓唬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看這老婆子這等張睛（二十）！俺貓在屋裡好好兒的卧着不是？你們亂道怎的！把孩子唬了，沒的賴人起來。瓜兒只揀軟處捏，俺們這屋裡是好纏的！」月娘道：「他的貓，怎得來這屋裡？」迎春道：「每常也來這邊屋裡走跳。」那金蓮接過來道：「早是你說，每常怎的不過他？可今日兒就搗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二二）六說白道的！將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三三）了，可可兒俺們是恁沒時運來！」於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裡去了。

看官聽說：常言道，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怎保不懷毒？這潘金蓮平日見李瓶兒從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每日爭妍競寵，心中常懷嫉妒不平之氣。今日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貓，必欲唬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于己。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一般（三三）。正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休道眼前無報應，古往今來放過誰？

月娘衆人見孩子只顧搗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

婆子來到，看了脉息，只顧跌脚，說道：「此遭驚唬重了，是驚風，難得過來。」急令快熬燈心薄荷金銀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二四）來，向鍾兒內研化。見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拔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劉婆道：「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主家奶奶，必須要灸幾蘸纔好。」月娘道：「誰敢耽？必須還等他爹來，問了他爹。不然灸了，惹他來家吆喝。」李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了。若是他爹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隨你灸，我不敢張主。」當下劉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脖根、兩手關尺（二五）并心口，共灸了五蘸，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藥錢，一溜烟從夾道內出去了。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怎的風搐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說。西門慶又見官哥兒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中焦躁。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貓驚唬之事說了：「劉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得過來。若等你來，又恐怕遲了。他娘母子主張，教他灸了孩兒身上五蘸。才放下他睡了，這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臟氣沖，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由分說，尋着貓，提溜着脚，走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響亮一聲，腦漿迸萬朵桃



花，滿口牙零噙碎玉。正是：不在陽間擒鼠耗，却歸陰府作狸仙。那潘金蓮見他拿出猫去摔死了，坐在炕上風紋也不動（二六）。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裡喃喃呐罵道：「賊作死的強盜，把人裝出去殺了纔是好漢！一個猫兒礙着你味屎，凶神也似走的來摔死了。他到陰司裡，明日還問你要命，你慌怎的！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

這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因說奶子、迎春：「我教你好生看着孩兒，怎的教猫唬了他，把他手也過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孩子灸的恁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拿到衙門裡，與他個兩拶！」李瓶兒道：「你看孩兒緊自不得命，你又是恁樣的！孝順是醫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當下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灸返于內，變爲慢風，內裡抽搐的腸肚兒皆動，屎尿皆出，大便屙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睜忽閉，終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二七），皆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跳神。又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却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噴涕，還看得；若無噴涕出來，則看陰鷲守他罷了。」於是吹下去，茫然無知，并無一個噴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

看看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了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

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吊錢買紙馬香燭，十五日同陳經濟早往岳廟裡進香紙。把經來看著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醫來看，說道：「這個變成天吊客忤（二八），治不得了。」白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來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響。李瓶兒通衣不解帶，晝夜只摟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裡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

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桌上點着銀燈。丫鬢、養娘都睡熟了。覷着滿窗月色，更漏沉沉，見那孩兒只是昏昏不省人事，一晌愁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磕睡多。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窗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雁聲嘹亮，孤眠才子  
夢魂驚；蛩韻淒涼，獨宿佳人情緒苦。誰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鼓，別院寒砧，  
千搗將殘千搗起。畫檐前叮嚀鐵馬，敲碎仕女情懷；銀臺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  
長嘆。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怪夢多。

當下李瓶兒卧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二九）我財物與西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花子虛一頓，

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裡扯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連喊了幾口，道：「怪哉，怪哉！」一聽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這李瓶兒唬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起來。到次日西門慶進房來，把夢中之事，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裡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你休害怕，如今我使小廝拿轎子接了吳銀兒，晚夕來與你做伴兒；再把老馮叫來，伏侍你兩個。」玳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

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裡，只搗氣兒了。慌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看，哥哥這黑眼睛珠兒只往上翻。口裡氣兒，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的！」這李瓶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丫頭：「快請你爹去，你說孩子待斷氣也！」可好常時節又走來說話，告訴：「房子兒尋下了，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聽見後邊官哥兒重了，就打發常時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改日我使人拿銀子和你看去。」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連吳銀兒、大妗子，都在房裡瞧着。那孩子在娘懷裡，把嘴一口口搗氣兒。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只長吁短嘆。那消半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三日申時也，只活了一年零兩個月。合家大小，放聲號哭。

那李瓶兒搗耳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纔甦省。摟着他大放聲哭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答兒裡死了罷！我也不久活於世上了！」

我的拋閃殺人的心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奶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西門慶即令小廝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寬凳，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抬出去那裡挺放（三十）。那李瓶兒躺在孩兒身上，兩手摟抱着，那裡肯放。口口聲聲直叫：「沒救星的冤家，嬌嬌的兒，生摘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費辛苦，乾生受一場，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眾人哭了一回，在旁勸他不住。西門慶走來，見他把臉抓破了，滾的寶髻鬚鬆，烏雲散亂，便道：「你看蠻的！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兒女，乾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聲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不完？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緊。如今抬出去，好叫小廝請陰陽來看。那是甚麼時候？」月娘道：「這個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裡怎麼說來，他管情還等他這個時候纔回去。原是申時生，還是申時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廝們伺候兩旁要抬他，又哭了。說道：「慌抬他出去怎麼的？大媽媽，你伸手摸摸，他身上還熱的。」叫了一聲：「我的兒，你教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倒在地下，放聲哭道——有〔山坡羊〕為證：

叫一聲，青天你，如何坑陷了奴性命！叫一聲我的嬌兒呵，恨不的一聲兒就要把你叫應！也是前緣前世那世裡少欠下你冤家債不了，輪着我今生今世為你眼淚也拋流不盡。每日家吊膽提心，費殺了我心！從來我又不曾坑人陷人，蒼天如何恁

不睜眼？非是你無緣，必是我那些兒薄倖。撇的我四不着地，樹倒無陰來呵，竹籃打水勞而無功。叫了一聲痛腸的嬌生，奴情願和你陰靈路上一處兒行！

當下李瓶兒哭了一回，把官哥兒抬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裡，并他師父廟裡說聲去。」西門慶道：「他師父廟裡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拿出十兩銀子與賁四，教他快抬了一副平頭杉板，今匠人隨即趨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喬宅那裡一聞來報，隨即喬大戶娘子就坐轎子來，進門就哭。月娘衆人都陪着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請了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吩咐出來，教與他看看黑書（三二）。徐先生掐指尋紋，又檢閱了陰陽秘書，瞧了一回，說道：「哥兒生時八字，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喪，本家却要忌忌哭聲。親人不忌。入殮之時，蛇龍鼠兔四生人避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宮（三三），下臨齊地。他前生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刀奪人財物，吃酒落魄，不敬天地六親，橫事牽連，遭氣寒之疾，久卧床席，穢污而亡。今生爲小兒，亦患風癩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司太歲（三三），先亡攝去魂死，托生往鄭州王家爲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去！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墳上埋了

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三四）。宜正午時掩土。」批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釘了長命釘，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去了。

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得知，早晨衙門散時，就來吊問，致賄慰懷。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吳道官廟裡并喬大戶家，俱備折桌三牲（三五）來祭奠。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韓姨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桌來燒紙。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韓道國、甘出身、賁地傳、李智、黃四都鬪了分資，晚夕來與西門慶伴宿。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提偶的（三六），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桌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情來上紙。

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黃懨懨，連茶飯兒都懶待吃。提起來只是哭泣，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拙智（三七），白日裡吩咐奶子、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解冤咒》，勸他：「休要哭了，經上不說的好，改頭換面輪回去，來世機緣莫想他。當世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冤家債主，托生來化財化物，騙劫財物。或一歲而亡，二歲而亡，三六九歲而亡。一日一夜，萬死萬生。《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

婦人，常持《佛頂心陀羅經》，日以供養不缺。乃於三生之前，曾置毒藥，殺害他命。此冤家不曾離于前後，欲求方便，致殺其母。遂以托蔭此身，向母胎中，抱母心肝，令母至生產之時，分解不得，萬死千生。及至生產下來，端正如法。不過兩歲，即便身亡。母思憶之，痛切號哭。遂即把他孩兒，拋向水中。如是三遍，托蔭此身，向母腹中，欲求方便，致殺其母。至第三遍，準前得生，向母胎中，百千計較，抱母心肝，令其母千生萬死，悶絕叫喚。準前得生下，特地端嚴，相貌具足。不過兩歲，又以身亡。母既見之，不覺放聲大哭，是何惡業因緣？準前抱孩兒直至江邊，已經數時，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遂化作一僧，身披百衲，直至江邊。乃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是你男女，是你三生前冤家，三度托生，欲殺母不得。爲緣你常持誦《佛頂心陀羅經》，并供養不缺，故殺汝不得。若你要見這冤家，但隨貧僧手指看之。』道罷，以神通力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來，我今故來報冤。蓋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故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爲冤。』道畢，沉水中不見。此女人兩淚交流，禮拜菩薩。歸家益修善事，後壽至九十七歲而終，轉女成男。不該我貧僧說，今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下，化物化財，要惱害你身。爲緣你供養修持，即時捨了此經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他投害你不得。今此離身，到明日再生下來，才是你兒女。」這李瓶兒聽了，終是愛緣不斷，但提起

來，輒流涕不止。

須臾過了五日光景，到廿七日早晨，雇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棺輿旛幢（三八）、雲蓋（三九）、玉梅（四十）、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旌（四一），題着「西門冢男之柩」。吳道官廟裡，又差了十二衆青衣小道童兒來，繞棺轉咒生神玉章（四二），動清樂送殯。衆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纔上頭口。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墳上悲慟，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裡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姐、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往山頭去。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那李瓶兒見不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到大門首，趕着棺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嘍！」叫的連聲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頭磕傷，金釵墜地。慌了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攙扶（四三）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挂在床頭上。一面想將起來，拍了桌子，由不的又哭了。（山坡羊）前腔爲證：

進房來，四下靜，由不的我悄嘆。想嬌兒，哭的我肝腸兒氣斷。想着生下你來我受盡了千辛萬苦，說不的偎乾就濕成日把你耽心兒來看。教人氣破了心腸，和我兩個結冤。實承望你與我做生兒，團圓久遠。誰知道天無眼又把你殘生喪了，撇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明知我不久也命喪在黃泉來呵，咱娘兒兩個鬼門關上一



處兒眠。叫了一聲我嬌嬌的心肝！皆因是前世裡無緣，你今生壽短！

那吳銀兒在旁，一面拉着他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閃了你去了，那裡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嘆，休要只顧煩惱了。」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裡牆有縫，壁有眼，俺們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己身。誰不知他氣不忿你養這孩子？若果是他害了哥哥，來世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止你，我也被他活埋了幾遭哩！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四四）。早是前者你們都知道，漢子等閑不到我後邊。到了一遭兒，你看背地都亂唧喳成一塊。對着他姐兒們說我長，道我短。那個紙包兒裡包着哩！俺們也不言語，每日洗着眼兒看着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也！和他也爭執不得了，隨他罷！」正說着，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和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裡投奔？」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說：「我有那冤家在一日占用他一日，他豈有此話說？」便道：「怪老婆，你放心，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恁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教你出門。往後你大娘身子若是生下哥兒小姐來，你就接了奶，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些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這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前腔：

想嬌兒，想的我，無顛無倒。盼嬌兒，除非是夢兒中來到。白日裡睹物傷情如刀剗了肺腑，到晚間睡醒來再不見你在我這懷兒中抱，由不的珍珠望下拋！你再不來在描金床兒上睡着頑耍，你再不來在我手掌兒上引笑。你再不來相靠着我胸膛兒來呵，生把這熱突突心肝割上一刀。奴爲你乾生受枉費了徒勞，稱願了別人，撇的我無有個下梢！

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在旁解勸了一回，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兒，這般只顧哭不完！」一面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桌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咽得下去？只吃了半甌兒，就丟下不吃了。

西門慶在墳上，教徐先生畫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户山頭并衆親戚，都有祭祀。就在新蓋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户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户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你家姐姐做了望門寡（四五），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那喬大户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孩兒們各人壽數，誰人保得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們又不老，往後愁沒子孫？須得慢慢來，親家也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西門慶在前廳教徐先生灑掃，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四六），「死者煞（四七）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游神（四八）冲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勿避。」西門慶拿出

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跟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令迎春拿到後邊去了。正是：

思想嬌兒晝夜啼，寸心如割命懸絲。世間萬般哀苦事，除非死別共生離。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小脚子——脚伏，搬運工。  
(二) 馬牙香——一種名貴香料。  
(三) 涼轎——一種用竹簾當轎帷的轎子。  
(四) 琴光漆——又名退光漆，是用一種專門煎製的光漆。油漆乾後，再用老羊皮蘸麻油拭擦生光，古琴多用此漆漆製，故名。  
(五) 延壽——漢元帝時為後宮畫美人圖的毛延壽。  
(六) 褪紅小几——褪紅，即「剔紅」，雕紅漆。几，一種長方形的家俱，當時多用於放置古玩陳設、書籍等。  
(七) 博山小篆——即「博山爐」，一種銅製香爐，象海中博山。篆，指香爐。參見第五十二回「流金小篆」條。  
(八) 苦艷艷——即苦醞醞，茶濃，苦水重。  
(九) 茜紅——即大紅。古代將茜草作紅色染料，故名。  
(十) 地牌——骨牌花色之一。上下各一紅點。又稱長么。  
(十一) 人牌——骨牌名。牌面八點，上四下四，皆紅色。  
(十二) 搶紅——骰子四點為紅色，擲得此點者為勝。  
(十三) 三事挑牙兒——用金銀等做成的三件一套的牙簪。  
(十四) 金穿心盒——可結挂在汗巾上的金製小盒子。  
(十五) 半截門兒——當時妓院門多設半扉，其上截吊起，妓女輩立於內，露半身以窺客。  
(十六) 肉兜子——一種塞滿肉餡的食品。  
(十七) 唾噀——吐唾沫以避邪。  
(十八) 收驚——安撫

受驚嚇的孩子。(十九)常連——連續不斷。(二十)張晴——此意爲白張大了眼睛。(二一)張眉瞪眼

——形容人爭吵或發怒的樣子。(二二)把弓兒扯滿——喻把事情做絕。(二三)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

一般——春秋晉靈公時奸臣屠岸賈，養惡犬「神獒」，揚言能識反臣，於朝上放出撲向丞相趙盾，武士提彌明打死惡犬，救趙盾丞相出逃。(二四)金箔丸——此指金箔鎮心丸，以紫河車等藥研末成丸，金箔爲衣，治心神不寧等。

(二五)關尺——經脉部位名。(二六)風紋不動——即紋風不動，一點不動。(二七)打卦——用某種占具

取得兆象後判斷吉凶的術數。(二八)天吊客忤——星命用語，指沖犯了煞星邪祟，病不能癒。(二九)抵盜

——私下偷盜。(三十)挺放——(屍體)停放。(三一)黑書——星命類書，專講死者身後命運和殮埋死者

對生者親屬命運的書。古以陽爲白，陰爲黑，因此書專事陰界之事，故稱黑書，亦稱陰陽秘書。(三二)寶瓶宮

——古代天文學所分黃道十二宮的第十一宮，原居寶瓶座而得名。(三三)土司太歲——民間傳說中的凶神。

(三四)合家本命都不犯——指這天殮葬不會沖犯惡煞而對全家親屬帶來災難。(三五)三牲——牛、羊、豬三種

祭品，又稱大牢。(三六)提偶——表演提綫木偶戲。(三七)尋拙智——尋短見，自殺。(三八)幡幢

——兩種古代儀仗中常用儀物。幡，這裡是指長幅白帛做成的窄長的千秋幡。幢是以羽毛爲飾的一種旗幟。(三

九)雲蓋——綉有雲紋的傘蓋。(四十)玉梅——與下「雪柳」均爲用帛或紙製作的假花名。(四一)大紅銘

旌——用紅帛制成的書寫死者身份、姓名的旗幡。(四二)生神玉章——道教經名，全稱《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

玉章經》。(四三)搗扶——搗扶。(四四)氣生氣死——氣得死去活來。(四五)望門寡——已訂婚女

子，未婚夫亡，守寡不嫁，稱望門寡。(四六)辟非黃符——道家辟邪用的黃色符籙。(四七)煞——凶神。

(四八)日游神——凶神名。

## 第六十回

### 李瓶兒因暗氣惹病

### 西門慶立緞鋪開張

赤繩緣盡再難期，造化無端敢恨誰！殘泪驚秋和葉落，斷魂隨月到窗遲。  
金風拂面思兒處，玉燭成灰墮泪時。任是肝腸如鐵石，不生悲也自生悲。

話說當日孫雪娥、吳銀兒兩個，在旁邊勸解了李瓶兒一回云云，到後邊去了。那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李瓶兒死了生兒，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的稱快。指着丫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斑鳩跌了彈，也嘴答谷了（一）；春凳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鴿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裡分明聽見，不敢聲言，背地裡只是掉泪。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之煩惱憂戚，漸漸心神恍惚，夢魂顛倒，且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墳上葬埋了官哥兒回來，第二日吳銀兒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十三歲丫頭來，賣與孫雪娥房中使喚，要了五兩銀子，改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舊時病症，又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一遍，討將藥來，

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藥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頓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

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淅淅。李瓶兒夜間獨宿在房中，銀床枕冷，紗窗月浸。不覺思想孩兒，歔噓長嘆，似睡不睡，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櫺響。李瓶兒呼喚丫鬢，都睡熟了不答。乃自下床來，倒鞞弓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仿佛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這李瓶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去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直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愛，着相自家迷。有詩爲證：

織織新月照銀屏，人在幽閨欲斷魂。益悔風流多不足，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車稅銀兩。西門慶這裡寫書，差榮海拿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緞禮物謝錢主事，就說：「此船貨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鋪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菓盒挂紅者約有三十多人。喬大户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裡，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個看銀子，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不拘經紀，買主進來，讓進去，每人飲酒二杯。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着。燒罷紙，各親友都遞菓盒，把盞畢，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桌席；五菓五菜，三湯

五割，重新遞酒上坐，鼓樂喧天。那日夏提刑家差人送禮花紅來，西門慶回了禮物，打發去了。在座者有喬大户、吴大舅、吴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吴道官、倪秀才、温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還有李智、黃四、傅自新等衆夥計主管，并街坊鄰舍，都坐滿了席面。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襖〕「混元初生太極」云云。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邊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當日應伯爵、謝希大飛起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衆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吴大舅、沈姨夫、倪秀才、温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桌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鋪面，把甘夥計、韓夥計、傅夥計、崔本、賁四連陳經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良久，把吹打樂工打發去了，止留下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

那應伯爵坐了一日，吃的已醉上來。出來前邊解手，叫過李銘，問李銘：「那個扎包髻兒的清俊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不知道？」因掩口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裡邊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真個？怪道前日上紙送殯都有他！」於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招了小舅子了。」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杯酒。」伯爵向吴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麼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才一個

出位妄言！」那伯爵低頭想了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得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個兒我聽，我纔罷了。」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箏兒，只唱個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一個曲兒，吃一鍾酒。」於是玳安旋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按銀箏，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牆，春筍彈珠泪。喚梅香：趕他去別處飛。

鄭春唱了個「請酒！」伯爵剛纔飲訖，那玳安在旁連忙又斟上一杯酒。鄭春又唱道：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茶藤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宵話。笑吟吟，掐將花片兒打。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就打發的了。」謝希大道：「傻花子，你吃不的，推于我來，我是你家有毬的蠻子？」伯爵道：「傻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到明日只好做個韶武（二）。」伯爵笑道：「傻孩兒，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讓與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拿磕瓜（三）來打這賊花子。」那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響瓜



兒（四），說道：「你這花子，溫老先生在這裡，你口裡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生他斯文人，不管這閑事。」溫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老先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

座上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請大舅上席還行個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幾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拿起骰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令，說差了，罰酒一杯。先用一骰，后用兩骰，遇點飲酒。」

- 一——百萬軍中捲白旗；
- 二——天下豪傑少人知；
- 三——秦王斬了余元帥；
- 四——罵得將軍無馬騎；
- 五——唬得吾今無口應；
- 六——袞袞街頭脫去衣；
- 七——皂人頭上無白髮；
- 八——分屍不得帶刀歸；
- 九——一丸好藥無人點；
- 十——千載終須一撇離。

吳大舅擲畢，遇有兩點，飲過酒。該沈姨夫起令，說道：「用一骰六擲，遇點飲酒。」說道：

天象六色地象雙，人數推來中二紅；三見巫山梅五出，算來能有幾人通？

當下只遇了個四紅，飲過一杯，過盆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遇點要一

花名，名下接《四書》一句頂真：

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二擲并頭蓮，蓮漪戲彩鴛；三擲三春柳，柳下不整冠；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褻服（五）；五擲臘梅花，花迎劍珮星初落；六擲滿天星，星辰之遠也。

溫秀才只遇了一鍾酒，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個字也不識，行個急口令兒罷」：

一個急急脚脚（六）的老小（七），左手拿着一個黃豆巴斗（八），右手拿着一條綿花叉口（九），望前只管跑走。撞着一個黃白花狗，咬着那綿花叉口。那急急脚脚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黃白花狗。不知手鬪過那狗，狗鬪過那手？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謫斷了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鬪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教他不拿個棍兒來！我如今抄花子（十）不見了拐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架（十一），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個令。謝子純，你行罷。」謝希大道：「我這令兒比他更妙。說不過來，罰一鍾」：

牆上一片破瓦，牆下一匹騾馬。落下破瓦，打着騾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騾馬，

不知是那騾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劉大姐就是個騾馬，我就是個破瓦。俺兩個破磨對癩騾。」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蠻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教豬拱（十二），狗也不要他！」兩個人鬪了回嘴，每人罰了一鍾。該傅自新行令。傅自新道：「小人行個江湖令（十三），遇點飲酒，先一後二」：

一舟二櫓，三人搖出四川河；  
五音六律，七人齊唱八仙歌。  
九十春光齊賞玩，  
十一十二慶元和。

擲畢，皆不遇。吳大舅道：「總不如傅夥計這個令兒行得切實些。」伯爵道：「太平鍾（十四），也該他喝一杯兒。」於是親下席來，斟了一杯與傅自新吃。如今該韓夥計。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你們行過，等我行罷。」於是韓道國道：「頭一句要天上飛禽，第二句要菓名，第三句要骨牌名，第四句要一官名，俱要貫串，遇點照席飲酒。」說：

天上飛來一仙鶴，落在園中吃鮮桃，  
却被孤紅（十五）拿住了，將去獻與一提學。

天上飛來一鷄鷹，落在園中吃朱櫻，  
却被二姑拿住了，將去獻與一公卿。

天上飛來一老鶴，落在園中吃菱芡，  
却被三綱拿住了，將去獻與一通判。

天上飛來一斑鳩，落在園中吃石榴，  
却被四紅拿住了，將來獻與一戶侯。

天上飛來一錦鷄，落在園中吃苦株，却被五岳拿住了，將來獻與一尚書。  
天上飛來一淘鵝，落在園中吃蘋婆，却被綠暗拿住了，將來獻與一照磨（十六）。」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只擲四擲，遇點飲酒」。

六口載成一點霞，不論春色見梅花，樓抱紅娘親個嘴，拋閃鶯鶯獨自嗟。

擲到遇紅一句，果然擲出個四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高轉加官，主有慶事。」於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面喚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看着收了家伙。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吩咐仔細門戶，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

却說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關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够還人，只挪了這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銀子關出來再找完，不敢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把銀子教陳經濟來拿天平兑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五兩銀子就賣了。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了，我心裡正亂着哩，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乃郎不好，他自亂亂的，有甚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提就是了。」西門慶聽了便道：「也罷，你吃了飯，拿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

下的，教常二哥門面開個小本鋪兒，月間賺的幾錢銀子兒，够他兩口兒盤攪過來就是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放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拿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裡還教個大官，和我兩個拿這銀子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小事去。實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晨我送了些禮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教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我教大官兒好來回你。」說罷，西門慶道：「若是恁說，教王經跟了你去罷。」一面叫了王經，跟伯爵去了。

到了常時節家，常時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裡面坐。伯爵拿出銀子來與常時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教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得閑，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所以叫大官兒跟了我來，成了房子，我不回他爹話去，教他回回便了。」常時節連忙叫渾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畢茶，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吩咐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的銀，教與常時節收了。他便與常時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你常二叔收了。」不在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濟人須濟急時無。一切萬般皆下品，誰知陰德是良圖。

正是：三光有影遺誰翳？萬事無根只自生。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斑鳩跌了彈，也嘴答谷了——歇后語。斑鳩跌碎了窠中所孵的蛋，失意地撇起了嘴。 (二) 韶武——明代教坊司管樂舞的官職名。
- (三) 磕瓜——戲曲表演中用的一種道具，用皮革裹斫成瓜形，有柄，用以打人聲響而不甚痛。
- (四) 響瓜兒——把手掌撮成中空狀打人，響而不痛，叫響瓜兒。
- (五) 紅紫不以爲褻服——語出《論語·鄉黨》，言孔子家居不穿紅紫色衣服，因其顏色貴重，當在典禮上服用。
- (六) 急急脚脚——猶言匆忙奔走。
- (七) 老小——老婆、妻子。
- (八) 巴斗——一種用荊條編成的戽斗，可盛糧食等物，也可用戽水。
- (九) 叉口——口袋。
- (十) 抄花子——即叫花子，乞丐。
- (十一) 倒架——倒下了架子，即降低了身份。
- (十二) 拱——原指豬吃食，這裡隱罵只配與豬交配。
- (十三) 江湖令——這裡指一種嵌字體的民間小令。
- (十四) 太平鐘——行酒令時不是受罰而喝的酒。
- (十五) 孤紅——此指骰子面上的點數，紅色。下「二姑」、「三綱」、「四紅」、「五岳」、「綠暗」分別指二、三、四、五、六點。
- (十六) 照磨——官名，主要掌收發文移、磨勘卷宗等事。

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

去年九日愁何限，重上心來益斷腸。秋色夕陽俱淡薄，泪痕離思共淒涼。  
征鴻有隊全無信，黃菊無情却有香。自覺近來消瘦了，頻將鸞鏡照容光。

話說一日，韓道國晚夕鋪中散了，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你我被他照顧，此遭掙了恁些錢，就不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兒？休說他又丟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也請他坐半日。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些。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就到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裡也是這等說。明日是初五日，月忌（二）不好。到初六日，叫個廚子，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鋪子裡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甚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嫂家，常走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兒的，打扮又風流，又會唱時興的小曲兒，倒請將他來唱唱罷。等晚夕酒闌上來，老爹若進這屋裡來，打發他過去就是了。」韓道國道：「你說的是。」一宿晚景題過。

到次日，這韓道國走到鋪子裡，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走到對門宅內，親見西門慶。聲喏畢，說道：「老爹明日沒事，小人家裡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那韓道國作辭出門，來到鋪子做買賣。

到次早，拿銀子叫後生胡秀，拿籃子往街上買鷄蹄鵝鴨鮮魚嘎飯菜蔬；一面叫廚子在家整理割切。使小廝早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水，客座內打掃收拾桌椅乾淨，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罈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底皂靴。韓道國接迎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來酒！」正面獨獨安放一張校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頭上銀絲鬚髻，翠藍縐紗羊皮金滾邊的箍兒，周圍插碎金草蟲啄針兒；白杭絹對衿兒，玉色水緯羅比甲兒，鵝黃挑綫裙子；脚上老鴉青光素緞子高底鞋兒，羊皮金緝的雲頭兒；耳邊金丁香兒；打扮的十分精致。與西門慶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紅漆描金托子，拿了兩盞八寶青豆木樨泡茶，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旁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蒙老爹看顧，王經又蒙抬舉，叫在宅中答應，感恩不淺。今日與媳婦兒商議，無甚孝順，治



了一杯水酒兒，請老爹過來坐坐。前日因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裡，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裡吊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教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旁邊小杌兒坐下。因向韓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曾？」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門慶問道：「是甚麼？」王六兒道：「他今日心裡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恐怕老爹計較，又不敢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姓申，名喚申二姐，諸般大小樣曲兒連〔數落〕（二）都會唱。我前日在宅裡，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教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裡去，唱與他娘們聽。他也常在各人家走。若叫他，預先兩日定下他，他并不敢誤了。」西門慶道：「既是有女兒，一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

不一時，韓道國教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桌席，胡秀拿菓菜案酒上來，無非是鴨臘、蝦米、海味、燒骨禿之類。當下王六兒把酒打開，燙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上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他：高髻雲鬟，插着幾枝稀稀花翠；□□□□□□□□□□，淡淡釵梳。綠衫紅裙，顯一對金蓮趂趂；桃腮粉臉，描兩道細細春山。青石墜子耳邊垂，糯米銀牙噙口內。望上花枝招颯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

問：「你記得多少小唱？」申二姐道：「小的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那申二姐向前行畢禮，方纔坐下，先拿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吩咐：「把箏拿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能彈擅唱，一面輕搖羅袖，款跨鮫綃，頓開喉音，把弦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坡羊〕：

一向來，不曾和冤家面會，肺腑情難捐難寄。我的心誠想着你，你爲我懸心挂意。咱兩個相交不分個彼此，山盟海誓心中牢記。你比鶯鶯重生而再有，可惜不在那蒲東寺。不由人一見了眼角留情來呵，玉貌生春你花容無比。叫了聲嬌姿，你教人目斷東牆，把西樓倦倚。

意中人，兩下裡懸心挂意，意兒裡不得和你兩個眉來眼去。去了時強挨孤枕，枕兒寒衾兒冷刺瑤琴獨對。病體如柴瘦損了腰肢。知道你夫人行應難離，倒等的我寸心如醉。最關心伴着這一盞寒燈來呵，又被風弄竹聲只道多情到矣。急忙忙出離了書幃，不想是花影輕搖，月明如水。

唱了兩個〔山坡羊〕，叫了斟酒。那韓道國教渾家篩酒上來，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個兒與老爹聽。」那申二姐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髮鬢兩朵烏雲，紅馥馥一點朱唇；臉賽天桃，手如嫩笋。若生在畫閣蘭堂，端的也有個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够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枝一捻堪描，俏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願席上樽前，淺斟低唱相偎抱。一覩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然是半霎歡娛，權且將悶減愁消。

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贊他叫了個賞音。王六兒在旁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慢兒的消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兒，他還記得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閑了，拿轎子接了，唱與他娘們聽。」又說：「宅中那位唱姐兒（三）？」西門慶道：「那個是常在我家走的郁大姐，這好些年代了。」王六兒道：「管情申二姐到宅裡，比他唱的高。爹到明日呼喚他，早些兒來對我說。我使孩子早拿轎子去接他，送到宅內去。」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裡話，但呼喚小的，怎敢違阻？」西門慶聽見他會說話兒，心中大喜。不一時，交杯換盞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教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教小厮招弟兒，送過他那邊樂三嫂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子，賞賜與他買弦。那申二姐連忙花枝招颯，向西門慶磕頭

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那王六兒道：「爹只教王經來對我說，等這裡教小廝送他去。」那申二姐拜辭了韓道國夫婦，招弟領着往隔壁去了。

那韓道國打發申二姐去了，與老婆說知，就往鋪子裡睡去了。只落下老婆在席上，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往後邊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個頂門頑耍。王經便把燈燭拿出來，在前半間內，和玳安、琴童兒三個做一處飲酒。那後生胡秀，不知這多咱時分，在後邊廚下偷吃多幾碗酒，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兒隔壁半間供奉佛、祖先堂兒內，地下鋪着一領蓆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原來與那邊卧房止隔着一層板壁兒，忽聽婦人房裡聲喚起來。這胡秀只見板壁縫兒透過燈亮兒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取下來，刺破板縫中糊的紙，打一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裡兩個正幹得好。伶伶俐俐，看見把老婆兩隻腿却是用腳帶吊在床頂上，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綾襖兒，下身赤露，就在床沿上，兩個一來一往，一動一靜，擗打的連聲響亮。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淫聲艷語，通做成一塊。良久，只聽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裡揀着那塊，只顧燒，淫婦不敢攔你。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顧的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裡的噴是的。」老婆道：「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膽，他敢噴？他靠着那裡過日子哩！」西門慶道：「你既是一心在我身上，到明日等賣下銀子，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

身，一發留他長遠在南邊立莊，做個買手。家中已有甘夥計發賣，那裡只是缺少個買手，看着置貨。」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回來，却教他去。省的閑着在家做甚麼！他說道倒在外邊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他江湖從小兒走過。甚麼買賣客貨中事兒不知道？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裡替他尋下一個。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我安插在那裡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兒，你快休賭誓！」這裡兩個一動一靜，都被這胡秀聽了個不亦樂乎。

那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鋪子裡睡去了。走到緞子鋪裡，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裡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這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蓆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用腳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鋪子裡睡去，你原來在這裡挺的好覺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楞楞睁睁（四），跟道國往鋪子裡去了。

西門慶弄老婆，直弄够有一個時辰，方纔了事。燒了王六兒心口裡，并毯蓋子上、尾停骨兒上共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教丫鬟打發盥水，淨了手。重篩暖酒，再上佳肴，情話攀盤，又吃了幾鍾，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個跟着。

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酣酣兒的（五）

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悉言：「韓道國家請我。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家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數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廝拿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們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自心裡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丫頭火上替我煎着藥哩。你往別人屋裡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游氣兒在這裡，還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裡捨不的你，只要和你睡，如之奈何？」李瓶兒瞟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又道：「一發等我好好兒，你再進來和我睡，也是不遲。」那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着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裡正等的你火裡火發。你不去，却忙惚兒來我這屋裡纏！」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那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麼！」於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這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拿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從香腮邊滾下泪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那盞藥。正是：心中無限傷心事，付與黃鸝叫幾聲。

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于潘金蓮房裡。金蓮纔教春梅罩了燈，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行（六）！那陣風

兒刮你到我這屋裡來？」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夥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了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却照顧了他老婆了。」西門慶道：「夥計家，那裡有這道理！」婦人道：「夥計家，有這個道理！齊腰拴着根錢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你還搗鬼哄俺們哩，俺們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時，賊淫婦他沒在這裡？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黃貓黑尾偷與他，却教他戴了來這裡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個沒看見？乞我相問着，他那臉兒上紅了，他没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裡去了，賊沒廉耻的貨，你家、外頭還少哩！也不知怎的，一個大摔瓜長淫婦，喬眉喬樣，描的那水鬢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像人家那血毯。甚麼好老婆，一個大紫膛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嗔道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却一早一晚教他好往回捎話兒。」那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管只胡說！那裡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七），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賺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只好四十里聽銃響罷了！」見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人探出手來把褲子扯開，摸見那話軟叮嚀的，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臘鴨子煮到鍋裡，身子兒爛了嘴頭兒還硬，現放着不語先生（八）在這裡強道！和那淫婦怎麼弄聳（九），聳到這早晚纔來家？弄的恁軟如鼻涕濃瓜醬的，嘴頭

兒還強哩！你賭個兒誓，我教春梅舀一瓶子涼水，你只吃了，我就算你好膽子。論起來，鹽也是這般鹹，醋也是這般酸，禿子包網巾，饒這一抿子兒（十）也罷了！若是信着你意見，把天下老婆都要遍了罷。賊没羞的貨，一個大眼裡火行貨子！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白遍巷，屬皮匠的，縫着的就綯。」幾句說的西門慶睁睁的（十一）。

上的床來，教春梅篩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藥，拈了一粒，放在口裡咽下去。仰臥在枕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替你達品品，品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一徑做喬張致，便道：「好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窟窿裡鑽了來，教我替你啞，可不贖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管胡說白道的，那裡有此勾當？」婦人道：「那裡有此勾當，你指着肉身子賭個誓麼？」亂了一回，教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旋向袖子裡掏出通花汗巾來，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纔用朱唇裹沒，嗚啞半晌，登時啞弄的那話奢稜跳腦，暴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塵柄自後插入牝中，兩手兜其股，蹲踞而提之，肆行擗打，連聲響亮。燈光之下，窺玩其出入之勢。婦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湊者久之。西門慶興猶不愜，將婦人仰臥朝上，那話上使了粉紅藥兒，頂入去，執其雙足，舉腰沒稜露腦掀騰者將二三百度。婦人禁受不了，瞑目顫聲，沒口子叫：「達達，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也罷了！」西門慶口中呼叫道：「小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無禮不敢？」婦人道：「我的達達，罷麼。你將就我些兒，我再不敢了。達達慢慢提，看提撒



了我的頭髮。」兩個顛鸞倒鳳，又狂了半夜，方纔體倦而寢。

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家前日請我，席上唱的一個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琵琶箏都會。我使小廝接他去。等接了他來，留他兩日，教他唱與你們聽。」於是吩咐廚下，收拾酒菓肴饌。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桌席，放下簾來，合家宅眷在那裡飲酒，慶賞重陽佳節。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衆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倒會不多。若題諸般小曲兒〔山坡羊〕、〔鎖南枝〕兼〔數落〕，倒記的有百十來個。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教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設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才請了來，恰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好生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教申二姐唱個曲兒你聽。」玉樓道：「你說與他，教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那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裡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教人拿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了些禮來謝我的意思。」

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些甚麼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裡吩咐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叫申二姐道：「你好歹唱個好曲兒，與他六娘聽。」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裡說個甚麼曲兒，教申二姐唱個你聽就是了！辜負他爹的心。比來爲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的。」於是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個『紫陌紅徑』俺們聽罷。」那申二姐道：「這個不打緊，我有。」於是取過箏來，排開雁柱，調定冰弦，頓開喉音，唱〔折腰一枝花〕：

紫陌紅徑，丹青妙手難畫成。觸目繁華如鋪錦，料應是春負我，我非是辜負了春。爲着我心上人，對景越添愁悶。

〔東甌令〕花零亂，柳成陰，正是蝶困蜂迷鶯倦吟。方纔眼睜，心兒裡忘了想。啾啾唧唧呢喃燕，重將舊恨舊恨又題醒，撲撲簌簌，淚珠兒暗傾。

〔四圍花〕悄悄的庭院深，默默的情挂心。涼亭水閣，果是堪宜宴飲。不見我情人，和誰兩個開樽？把絲弦再理，將琵琶自撥，是奴欲寬悶情，怎如倦聽！

〔東甌令〕榴如火，簇紅中，有焰無烟燒碎我心。懷羞向前，欲待要摘一朵。觸觸拈拈不敢戴，怕奴家花貌不似舊時容。伶伶仃仃，怎宜樣簪？

〔梧桐樹〕梧葉兒飄，金風動，漸漸害相思，落入深深井。一日一日夜長，夜長難捱孤枕。懶上危樓望我情人，未必薄情與奴心相應。知他在那裡，那裡貪歡戀

飲。

〔東甌令〕菊花綻，桂花零，如今露冷風寒秋意漸深。鶯聽的窗兒外，幾聲孤飛雁。悲悲切切如人訴，最嫌花下砌畔小蛩吟。咕咕聒聒，惱碎奴心。

〔浣溪沙〕風漸急，寒威凜，害相思最恐怕黃昏。沒情沒緒對着一盞孤燈，窗櫺兒數遍還再輪。畫角悠悠聲透耳，一聲聲哽咽難聽。愁來把酒強重斟，酒入悶懷珠淚傾。

〔東甌令〕長吁氣，兩三聲，斜倚定幃屏兒思量那個人。一心指望夢兒裡，略略重相見。撲撲簌簌雪兒下，風吹檐馬把奴夢魂驚。叮叮噹噹，攪碎了奴心。

〔尾聲〕為多情，牽挂心。朝思暮想淚珠傾，恨殺多才不見影！

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你好甜酒兒吃上一鍾兒。」那李瓶兒又不敢違阻了月娘，拿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強打着精神兒與衆人坐的。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裡去了。

不說這裡內眷。單表西門慶到于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伯爵與常時節在松墻下正看菊花。原來松墻兩邊，擺放二十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鵝毛菊、鴛鴦花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時節即喚跟來人把盒兒掇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

道：「常二哥蒙你厚情，成了房子。無甚麼酬答，教他娘子製造了這螃蟹鮮，并兩隻爐燒鴨兒，邀我來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個心做甚麼？你令正病纔好些，你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恐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淨了的，裡邊釀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兒（十二）、團粉裹就，香油燻、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熟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掇進去。吩咐：「拿五十文錢賞拿盒人。」因向常時節謝畢。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軒坐的。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裡尋的？」西門慶道：「是管磚廠劉太監送我這二十盆。」伯爵道：「連這盆？」西門慶道：「就連這盆都送與我了。」伯爵道：「花倒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窰雙箍澄漿盆（十三），又吃年代（十四），又禁（十五）水漫。都是用絹羅打，用腳跣過泥，纔燒造這個物兒。與蘇州澄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裡尋去？」

誇了一回，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那家子已是尋下房子，兩三日就搬了。昨見好日子，買刮（十六）了些雜貨兒，門首把鋪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鋪兒裡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們幾時買些禮來，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裡整理菜兒抬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兒。叫兩個妓者，咱們替他暖暖房（十七），要一日。」常時節

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算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恐怕哥受屈馳。」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裡又費你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即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你鄭月娘和洪四兒去。洪四兒令打掇鼓兒，唱慢〔山坡羊〕兒。」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個肉佞賊（十八）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也攜帶你走走。你月娘兒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慣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才，不要惡識（十九）他便好！」

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們已搬過去了。咱每人隨意出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裡整治停當，教小廝抬了他府上，我還助兩個妓者，咱耍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吩咐每人出多少分資，俺們都送哥這裡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没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够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裡沒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裡來坐。」

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與西門慶叙禮坐下。小廝拿茶上

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於後邊月娘房裡。月娘還在捲棚內，與衆姊妹吃酒聽唱。聽見小廝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邊坐着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裡纔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廩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纔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軍政（二十）在邇，還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於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來前邊坐。」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話說。」西門慶道：「沒甚麼話。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兒來謝我。節間留他們坐坐，不想大舅來的正好。」於是讓至前邊坐下。月娘連忙教厨下打發菜兒上去。

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桌席端正，拿上小菜菓酒上去。西門慶旋教開庫房，拿出一罈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打開碧甃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攙一瓶涼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後貯於布甌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數葡萄酒。教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啜飯肴品擺將

上來，堆滿桌上。先拿了兩大盤玫瑰菓餡蒸糕，蘸着白砂糖，衆人趁熱搶着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釀螃蟹，并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做的，這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來的。」大舅道：「我空痴長了五十二歲，并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兒不曾？」西門慶道：「房下們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爲我這常嫂，也這般好手段兒。」常時節笑道：「賤累還恐整理的不堪口，教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

應伯爵忽聽大捲棚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有李桂姐在這裡？不然，如何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看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謔。倒是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是申二姐，年小哩，好個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個這等好？哥怎的不牽出來，俺們瞧瞧，又唱個兒俺們聽。」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們，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才耳朵尖，聽的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朵似竹簽兒也似（一一），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他出來，俺們見見。俺們不打緊，教他只當唱個兒與老舅聽也罷了，休要執古（二二）了。」西門慶乞他

逼迫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校床兒（二三），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個。」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够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拿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你唱與大舅聽！」吩咐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跨鮫綃，微開檀口，唱〔羅江怨〕道：

恹恹病漸濃，甚日消融？春思夏想秋又冬，滿懷愁悶訴與天公。也。天有知呵，怎不把恩情送？恩多也是個空，情多也是個空，都做了南柯夢。

伊西我在東，何日再逢？花箋慢寫封又封，叮嚀囑付與鱗鴻。也。他也不中，不把我這音書送。思量他也是空，埋怨他也是空，都做了巫山夢。

恩情逐曉風，心意懶慵。伊家做作無始終，山盟海誓一似耳邊風。也。不記當初，多少恩情重。虧心也是空，痴心也是空，都做了蝴蝶夢。

惺惺似懵懂，落伊套中。無言暗把珠泪湧，口心誰想不相同。也。一片真心，將我厮調弄。得便宜也是空，失便宜也是空，都做了陽臺夢。

不說前邊彈唱飲酒。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邊似尿也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的，向前一頭拾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攙扶



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擱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使綉春連忙快對大娘說去。那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俺娘在房中暈倒了。」這月娘撇了酒席，與衆姊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攙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裡，端的怎麼來就不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唬了一跳，說道：「此是他剛纔只怕吃了酒，助趕的他這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幾曾大好生吃酒來？」一面煎燈心姜湯灌他。半晌甦省過來，纔說出話兒來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前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由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教他請任醫官來看你。」那李瓶兒又嗔教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月娘吩咐迎春：「打鋪教你娘睡罷。」月娘於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吩咐收拾了家伙，都歸後邊去了。

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蠟渣黃了，扯着西門慶衣袖哭泣。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裡坐榻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恁甚麼就顧不的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丫頭都在那裡，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

大丫頭都在跟前，和奶子搗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得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日還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看。」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

次日早晨，没往衙門裡去，旋使琴童騎頭口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裡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到房中。診畢脉，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些。七情感傷，肝火太盛，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復使大官兒後邊問去，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希望，不然難為矣！」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厚間，又是明川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即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歸脾湯，乘熱而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冲血管，熱入血室。亦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

月娘兒前邊亂着請太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雲絹比甲兒并花翠，裝了個盒子，打發他坐轎子去了。花子由自從開張那日吃了酒去，聽見李瓶兒不好，至是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盒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慳慳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裡大哭了一回。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的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指

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侄媳婦月經不通，是他看來。老爹這裡差人，請他來看看六娘，管情就好！」西門慶於是就使琴童同王經兩個，疊騎着頭口，往門外請趙太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在廂房坐的，和他商議：「第六個房下，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子貴恙，說好些，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一向着了憂戚，把病來又犯了。昨日重陽，我說接了申二姐，節間你們打夥兒散悶頑耍。他又沒大好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不好，暈起來一跤跌倒在地，把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脉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越發血盛了。」伯爵道：「哥，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慶道：「胡太醫說是氣沖了血管，吃了他的藥，也不見動靜。今日韓夥計說，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厮騎頭口請去了。一向把我焦愁的了不得！生生爲這孩子不好，是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人家，又不知個回轉，勸着他，又不依你，教我無法可處！」

正說着，平安來報：「喬親家爹來了。」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坐。叙禮已畢，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家母有些不安，昨日舍甥到家，請房下便來奉看。」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他着了憂戚，身上原有些不調，又感發起來了。蒙親家挂心。」喬大戶道：「也曾請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

的行醫何老人，大小方脉俱精。他兒子何岐軒，現今上了個冠帶醫士（二四）。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等小价請了趙龍崗來看了脉息，看怎的說，再請他來不遲。」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見，如今請了何老人來看了親家母脉息，講說停當，安在廂房內坐的。待盛价門外請將趙龍崗來，看他診了脉怎麼說，教他兩個細講一講，就論出病源來了。然後下藥，無有個不效之理。」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拿我拜帖兒，和喬通去請縣門前行醫何老人來。」玳安等應諾去了。西門慶請伯爵到廳上，與喬大戶相見，同坐一處吃茶。

那消片晌之間，何老人到來。進門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肆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閑。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痴長八十一歲。」叙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脉息。旋擲扶起來，坐在炕上。挽着香雲，阻隔三焦（二五），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看減褪丰標，漸漸消磨精彩。胸中氣急，連朝水米怕沾唇；五臟膨脹，盡日藥丸難下腹。隱隱耳虛聞磬響，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脉沉，東岳判官催命去；一靈縹緲，西方佛子喚同行。喪門吊客已臨身，扁鵲盧醫

難下手。

那何老人看了看脉息，出來外邊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户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神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細思當初得病之由，看是也不是？」西門慶道：「是便是，你老人家如何治療？」正相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門外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脉息出來，你老人家和他兩個相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趙太醫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叙禮畢，然後與衆人相見。何、喬二老居中，讓他在左，應伯爵在右，西門慶主位相陪。來安兒拿上茶來吃了，收下盞托去。此人便問：「二位尊長貴姓？」喬大户道：「俺二人一位姓何，一位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敢問先生高姓，尊寓何處，治何生理？」其人答道：「不敢。在下小子，家居東門外，頭條巷二郎廟三轉橋四眼井住的，有名趙搗鬼便是。平生以醫爲業。家祖現爲太醫院院判（二六），家父現充汝府良醫。祖傳三輩，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二七），東垣勿聽子（二八），《藥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脉訣》、《加減十三方》、《千金奇效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無書不看。藥用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裡（二九），定關格（三十）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芤石（三一）之脉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吻，不能細陳。聊有

幾句，道其梗概。」便道：

我做太醫姓趙，門前常有人叫。只會賣杖搖鈴，那有真材實料。

行醫不按良方，看脉全憑嘴調。撮藥治病無能，下手取積不妙。

頭疼須用繩箍，害眼全憑艾醮。心疼定教刀刺，耳聾宜將針掏。

得錢一味胡醫，圖利不圖見效。尋我的少吉多凶，到人家有哭無笑。

正是：半積陰功半養身，古來醫道通仙道。

衆人聽了，都呵呵笑了。何老人道：「你門裡出身，門外出身？」趙太醫道：「門裡出身怎的說？門外出身怎的說？」何老人道：「你門裡出身，有父傳子接脉理之良法。若是門外出身，只可問病下藥而已。」趙太醫道：「老先生你就不知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巧。學生三輩門裡出身，先問病，後看脉，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同子平兼五星，還要觀手相貌纔看得準，庶乎不差！」何老人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看去。」西門慶即令琴童後邊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

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又搗扶起來，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醫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叫：「老夫人抬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教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西門慶便問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抬頭看了一眼，便低聲說道：「他敢是太

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死不成，還認的人哩！」西門慶笑道：「趙先生你用心看，我重謝你。」一面看視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診其脉息，非傷寒則爲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診一診。」先生道：「敢是飽悶傷食，飲饌多了？」西門慶道：「他連日飯食，通不十分進。」趙先生又道：「莫不是黃病？」西門慶道：「不是。」趙先生道：「不是，如何面色這等黃？」又道：「多管是脾虛泄瀉。」西門慶道：「也不是泄疾。」趙先生道：「不泄瀉，却是甚麼？怎生的害個病也教人摸不着頭腦！」坐想了半日，說道：「我想起來了。不是便毒魚口（三三），定然是經水不調勻。」西門慶道：「女婦人，那裡便毒魚口來？你說這經事不調，倒有些近理。」趙先生道：「南無佛耶，小人可怎的也猜着一樁兒了！」西門慶問：「如何經事不調勻？」趙先生道：「不是乾血癆，就是血山崩。」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此這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你有甚急方，合些好藥與他吃，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不打緊處，小人有藥。等我到前邊寫出個方來，好配藥去。」西門慶一面同他來到前廳。喬大户、何老人還未去，問他：「甚麼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聽我說：

甘草、甘遂與礪砂，藜蘆、巴豆與芫花。人言調着生半夏，用烏頭、杏仁、天

麻。這幾味兒齊加，葱蜜和丸只一搗，清晨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這等藥吃了，不藥殺人了？」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若早得摔手伶俐，強如只顧牽纏。」西門慶道：「這厮俱是胡說。」教小厮：「與我找出去！」喬大戶道：「夥計既舉保來一場，醫家休要空了他。」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前邊鋪子裡稱二錢銀子，打發他去罷。」那趙太醫得了二錢銀子往家，一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

西門慶見打發趙太醫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麼。」何老人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裡曉的甚脉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貼藥來。遇緣，若服畢經水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飲食再不進，就難爲矣！」說畢起身。

西門慶這裡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拿盒兒討將藥來，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其分毫動靜。吳月娘道：「你也省可裡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兒？只顧拿藥淘渌他。前者那吳神仙算他二十七歲有血光之灾，今年却不整廿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教替他打算算，這祿馬數（三三）上看如何。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這裡旋差人拿帖兒往周守備府裡問去。那裡說：「吳神仙雲游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裡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算命，真武廟外有個



黃先生，打的好數。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去。一生前後事，都如眼見。」西門慶隨即使陳經濟拿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找尋。看黃先生家門上貼着「妙算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星」。陳經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算。」說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算子一打，就說：「這女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壬午時，理取印綬之格（三四），借四歲行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廿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三五），歲傷日干（三六），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三七），災殺作耗。夫計都者，乃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而無頭，變異無常。大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灾有損，暗傷財物，小口凶殃。小人所算，口舌是非，主失財物；若是陰人（三八），大為不利。斷云：」

計都流年臨照，命逢陸地行舟。必然家主皺眉頭，切記胎前產後。靜裡躊躇無奈，閑中悲慟無休。女人犯此問根由；必似亂絲不久。

其數曰：

莫道成家在晚時，止緣父母早先離。芳姿嬌媚生來美，百計周全更可思。

傳揚伉儷當龍至（三九），應合屠羊看虎威（四十）。可憐情熱因情失，命入鷄宮葉落裡（四一）。」

打畢數，封付與經濟拿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經濟抄了數來，拿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命中多凶少吉。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眉頭搭上三黃鎖（四二），腹內包藏萬斛愁。正是：

高貴青春遭夭喪，伶俐惺然却受貧。年月日時該載定，算來由命不由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月忌——元周密《齊東野語》：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之。 (二) 數落——當時民間流行的一種曲調。 (三) 唱姐兒——賣唱的女藝人。 (四) 楞楞睁睁——目光發呆發直的樣子。
- (五) 酣酣兒的——醉醺醺的。 (六) 稀行——少見，難得有機會來往。 (七) 又放羊、又拾柴——此喻放任妻妾在外淫亂而得到好處。放羊，舊時稱爲了某種目的放任妻妾在外野合叫放羊。「柴」與「財」諧音。 (八) 不語先生——男子陽具的隱語。又稱「不語兵」。據宋·文瑩《玉壺佳話》載，稱放水淹敵爲「不語兵」。陽具也有「放水」功用，故爲隱語。 (九) 弄聾——此指性交。聾，行淫動作，猶同「合」。 (十) 禿子包網巾，饒這一振子兒——猶言免你這一次算了。禿子包網巾，是用不着先用梳子攏頭的。 (十一) 睁睁——眼光發直發呆的樣子。
- (十二) 姜蒜米兒——即姜蒜糜兒。 (十三) 官窰雙箍澄漿盆——雙箍，燒盆時的一種工藝，使盆成兩截狀。澄漿，將瓷料或磚料等和水成漿后，以腳踏之，使之糖潤粘合，這樣燒出來的瓷器或磚瓦就細膩光滑。 (十四) 吃年代——能經久，歷時長。 (十五) 禁——耐。 (十六) 買刮——買辦，購買。 (十七) 暖房——《輟耕錄》

卷十一：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鄰里釀金治具，過主人飲，謂曰暖屋，或曰暖房。（十八）肉佞賊——軟中有硬不好

對付的人。（十九）惡識——冒犯，惹惱。又作「惡訕」。（二十）考選軍政——明制每五年對武官進行考核，

并予甄選。軍政，猶軍務。（二一）兩耳朵似竹簽兒也似——竹簽兒也似，喻「尖」。在一些方言中將聽覺、視覺、

嗅覺等靈敏叫做「尖」。（二二）執古——即固執。（二三）校床兒——即交椅。（二四）冠帶醫士——

在衙門中任職的醫士。（二五）三焦——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稱。上焦在心下膈，胃上口，中焦在胃中脘；下焦

當膀胱上口。（二六）太醫院院判——太醫院為掌管醫療的官署，院判為其次官。（二七）王叔和——魏晉間

著名醫學家。（二八）東垣勿聽子——金著名醫學家李東垣，名杲，字明子。（二九）七表八裡——中醫術

語。《脈訣》把二十四脈分為七表、八裡、九道三類。（三十）關格——病症名，小便不通名關，嘔吐不已名格。

（三一）弦洪芤石——中醫四種脈象名。（三二）便毒魚口——腹股溝淋巴結腫大稱便毒，潰後流膿，不易收

口，稱魚口。（三三）祿馬數——星命家術語。祿指官，馬指財。財官是「六神」中最重要吉神，這裡借代算命。

數指運氣。祿馬數，意為算一下命。（三四）印綬之格——星命家術語。印綬即正印、偏印，在五相生尅中屬於相

生的關係。（三五）比肩用事——星命家術語。「比肩」是算命中「六神」之一，指和生日天干同類同性的年、月、

運、時的天干。「用事」，指流年或大運中的干支對生日天干的相生、相尅或比助的關係。（三六）歲傷日干——星

命家術語。歲指流年所值的天干，也稱太歲。日干指命中生日所值的天干。遇到歲傷日干是有禍殃的。（三七）喪

門五鬼——星命家術語。喪門、五鬼是算命時出現凶神。（三八）陰人——指女人。（三九）傳揚伉儷當龍至

——龍指龍年。十二生肖中辰屬龍。李瓶兒於政和二年壬辰嫁花子虛。（四十）應合屠羊看虎威——羊、虎均指生

肖。李瓶兒生於元祐辛未，屬羊。西門慶生於元祐丙寅，屬虎。按民間迷信說法，虎食羊。此句謂李瓶兒為西門慶尅

死。（四一）命入鷄宮葉落裡——十二宮西屬鷄。李瓶兒死於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正合「命入鷄宮葉落裡」，

「裡」字有誤，疑作「枝」。（四二）三黃鎖——黃，當作鑊。三鑊鎖是古代的一種銅鎖，這裡借來形容眉頭緊鎖。



##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祭燈壇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閑中點檢平生事，靜裡思量日所爲：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理不相虧。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百般醫治無效，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閉關（一）着梳頭洗臉，還自己下炕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下邊流之不止，那消幾時，把個花朵般人兒，瘦弱的不好看，也不起的炕了，只在裊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進來嫌穢惡，教丫頭燒下些香在房中。西門慶見他胳膊兒瘦的銀條兒相似，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便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誤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虧。若得止住不流了，再把口裡放開，吃下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住你在房中，守着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又不死，——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又道：「我要對你說也沒與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没人在房裡，心中只害怕，恰似

影影綽綽有人在我跟前一般。夜裡要便夢見他，恰似好時的拿刀弄杖，和我廝嚷。孩子也在他懷裡，我去奪，反被他推我一跤。說他那裡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又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人死如燈滅。這幾年知道他往那裡去了！此是你病的久了，下邊流的你這神虛氣弱了。那裡有甚麼邪魔魍魎、家親外祟？我明日往吳道官廟裡討兩道符來，貼在這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話中間，走到前邊，即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

玳安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忙下頭口。因問：「你爹在家裡？」玳安道：「爹在家裡。」又問：「你往那裡去？」玳安道：「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

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唬了一跳，敬來問安。這兩日較好些？」西門慶告訴道：「身上瘦的通不像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却怎生樣好！孩子死了，隨他罷了，成夜只是哭，生生憂慮出病兒來了。勸着又不依你，教我有甚法兒處！」伯爵道：「哥，你又使玳安往廟裡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房中無人害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廝問吳道官那裡討兩道符來，貼在房中，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裡有甚麼邪魔魍魎來！」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做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請他來，看看嫂子房裡有甚邪祟，他就知道。你就

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裡住，沒奈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伯爵和希大吃了茶，起身自勾當去了。

玳安兒討了符來，貼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纔和兩個人來拿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邪，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他說門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遣。」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請他早來。那廝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來拿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廝拿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叫他，只怕誤了他家裡勾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裡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與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歹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二爹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俱不在話下。

次日，只見觀音庵王姑子挎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搗扶起來坐的。王姑子道了問訊，李瓶兒請他坐下，道：「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兒？」王姑子道：

「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他大娘使了大官兒到庵裡，我纔曉得的。又說印經來，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趕了網兒（二）。背地裡和印經家打了五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爲他氣的我不好了，把大娘的壽日都誤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受生的經都誤了。」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敢誤了他的經？在家整誦了一個月受生，昨日纔圓滿了。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粳米和些十香瓜茄，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教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與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那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吩咐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屋裡吃了茶。煎些粥米，我看着你吃些粥兒。」不一時，迎春安放桌兒，擺了四樣茶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乳餅，兩盞粳米粥。一雙小牙筷迎春拿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拿着甌兒，喂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拿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爲命。恁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的下去



是的。」迎春便把吃茶的桌兒掇過去。

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唬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得恁樣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爹請了太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驚唬不好，娘晝夜憂戚，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着了那哭，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裡，就是鐵石人也禁不住的，怎的不把病又犯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哩！」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奶子道：「王爺，你不知道誰氣着他？」因使綉春：「外邊瞧瞧，看關着門不曾。路上說話，不備草裡有人。俺娘都因爲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邊貓撾了哥兒手，生生的唬出風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纔把那貓來摔殺了。他還不承認，拿俺們煞氣！八月裡哥兒死了，他每日那邊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稱快。俺娘這屋裡分明聽見，有個不惱的？左右背地裡氣，只是抹眼泪！因此這樣暗氣暗惱，纔致了這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裡，歹也在心裡。姊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的別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三）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地不道是。」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像五娘那邊，

潘姥姥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這屋裡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李瓶兒聽見，便嗔如意見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已是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卑。」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道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下看着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我心裡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我這罪業。還不知墮多少罪業哩！」王姑子道：「我的菩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天可憐見，到明日假若好了是的。你好心人，龍天自有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吩咐把房內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走走去。」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

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由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大官兒去說，纔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裡去了。花子由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公公老爺，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藥，曾吃來不曾？不拘婦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

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裡有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日本府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得了個方兒，棕灰與白鷄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由道：「這個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他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作辭去了。

奶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紙在身底下，只見馮媽媽來到，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兒道：「馮媽媽貴人，怎的不來看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來，說你鎖着門。往那裡去來？」馮婆子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裡修法，早晨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偏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有這些和尚？早是没王師父在這裡！」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子，單管只撒風！」如意兒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幾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退灾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裡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坐榻子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鬧闌俺們攙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換兩三遍。」如意兒道：「本等没吃甚麼大食力，怎禁的這等流！」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媽，說

道：「老馮，你也常來這邊瞧瞧，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醃菜的時候，拚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裡，遇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閑錢買菜兒與他吃？」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莊子上起菜，撥兩三畦與你也够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老馮過那邊屋裡去了。

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薰蕪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裡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晨吃了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不上兩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剛纔應二哥、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騎頭口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廝但合上眼，只在我跟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管情請了他，替你把這邪祟遣遣，再服他些藥兒，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這個拙病，那裡好甚麼！若好，只除非再與你兩世爲人是的。奴今日無人處，和你說些話兒：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死了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拋閃了你了。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咽再哭不出聲來。那西門慶亦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屋裡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答應的稟爹：明日十五，衙門裡拜牌，畫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

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拿我帖兒，回你夏老爹，自家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誤了，你公事要緊。我知道幾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不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他花大舅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冲（四）你冲，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憨錢。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五），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旁，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六），也方便些。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如刀剜肝膽，劍挫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是那裡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

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拿着一小盒兒鮮蘋婆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妗子那裡，送蘋婆兒來與你吃。」因令迎春：「你洗淨了，拿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妗子挂心！」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西門慶與月娘在旁看着，拈喂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裡，就睡了。

西門慶與月娘都出來外邊商議。月娘便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不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來預備着他，直到那臨時到節熱亂，又亂不出甚麼好板來，馬捉老鼠一般，

不是那幹營生的道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我略與他提了提兒，他吩咐：『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拾副熟板兒罷。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一發請潘道士來看了，再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沒分曉，一個人的形也脫了，關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來，還妄想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旗（七）。幸的他若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同月娘到後邊。使小廝叫將賁四來，在廳上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拿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幾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即令陳經濟：「你後邊問你娘要五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經濟少頃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地傳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回話。西門慶問：「怎的這咱纔來？」他二人回說：「到陳千戶家看了幾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回到路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尚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八），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墻磕、底、蓋、堵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們過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幾兩銀子使，也還捨不得賣這副板。還看咱這裡要，別人家，定要三百五十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兌三百二十兩拾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九）的了。」陳經濟道：「他那裡收了咱二百五

十兩，還找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雪花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黃昏時分，只見許多閑漢，用大紅氈條裹着，抬板進門，放在前廳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叫匠人來鋸開，裡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看了滿心歡喜。又旋尋了伯爵一道來看，向伯爵道：「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口不住只顧喝采，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十）。大抵一物還有一主。嫂子嫁哥一場，今日情受這副材板够了！」吩咐匠人：「你用心，只要做的好，你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廳七手八腳，連夜趲造棺槨不題。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陪西門慶晚夕在前廳看着做材。到一更時分，纔家去了。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

却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裡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裡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裡齷齪齷齪的，他們都在這裡，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裡，遂過那邊金蓮房中去了。李瓶兒教迎春把角門關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燈，打開箱子，取出幾件衣服銀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了他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等我死後，你好歹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忒多慮了。天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

「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只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理會了。」於是把銀子和紬子接過來了。又喚過馮媽媽來，向枕頭邊也拿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我如今死了去，也沒甚麼，這一套衣服，并這件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十二）。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本兒。你放心，那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攆你不成！」馮媽媽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的說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那裡歸着！」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紬子襖兒、藍紬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擲上奶（十二）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也不打發你出去了，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物，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娘又這般病的不得命！好歹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裡答應了，出去投奔那裡？」說畢，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旁邊，只顧揩眼淚。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綉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



顧不得你們了。你們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兩枝金  
花兒，做一念兒。那大丫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裡拘管  
着。這小丫頭綉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十三）去罷，省的觀眉說眼（十四），  
在這屋裡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來了。你伏侍別人，還像在我手裡那  
等撒嬌撒痴、好也罷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綉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  
也不出這個門！」李瓶兒道：「你看傻丫頭，我死了，你在這屋裡伏侍誰？」綉春道：  
「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  
出去。」綉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這綉春還不知甚  
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說不出來。正是：流洟眼觀流洟  
眼，斷腸人送斷腸人。

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  
來了沒有？」西門慶道：「從昨日就抬了板來，在前邊做材哩，且沖你沖。你若好了，情  
願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往後還過日子哩！」西  
門慶道：「沒多，只給了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放着。」那  
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着做材去了。

只見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心裡却怎樣

的？」李瓶兒攆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裡，你和俺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麼話說？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又沒曾虧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冤家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了！我死之後，房裡這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房裡伏侍娘。小丫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的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又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着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十月已滿，生下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月娘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身上。說凶得吉，你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罷。如今二娘房裡丫頭不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教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没投奔，咱家那裡占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小廝，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旁便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抬舉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教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頭。那月娘由不得眼淚出。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不必細記。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衆人都出去了，獨月娘在屋裡守着他。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說道：「娘到明日生下哥兒，好生看養

着，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心粗，吃人暗算了！」月娘道：「姐姐，我知道！」看官聽說：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李瓶兒臨終這句話。正是：惟有感恩并積恨，千年萬載不成塵。

正說話中間，只見琴童吩咐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伺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與衆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裡聽覷。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冠，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彩絲絛，背上橫紋古銅劍。兩隻脚穿雙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扇。八字眉，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絡腮鬚。威儀凜凜，相貌堂堂。若非霞外雲游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只見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恰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爾語數四，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而立。運雙睛，努力以慧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內，掐指步罡，念念有辭，早知其意。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符，喝道：「值日神將，不來等甚！」嘸了一口法水去，見一陣狂風所過，一黃巾力士現於面前，但見：

黃羅抹額，紫綉羅袍。獅蠻帶緊束狼腰，豹皮禪牢拴虎體。常游雲路，每歷罡風。洞天福地片時過，岳瀆鄴都撚指到。業龍作孽，向海底以擒來；妖魅爲殃，

劈山穴而提出。玉皇殿上，稱爲符使之名；北極車前，立有天丁之號。常在壇前護法，每來世上降魔。胸懸雷部赤銅牌，手執宣花金蘸斧。

那位神將，拱立階前，大言：「召吾神那廂使令？」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李氏陰人不安，投告于我案下。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言訖，其神不見。

須臾，潘道士瞑目變神，端坐于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久久乃止。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便說：「此位娘子，惜乎爲宿世冤愆所訴于陰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麼？」潘道士道：「冤家債主，須得本人可捨則捨之，雖陰官亦不能強。」因見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十五），看他命燈（十六）何如。」西門慶問：「幾時祭？用何香紙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以黃絹圍之，鎮以生辰壇斗，祭以五谷棗湯。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上浮以華蓋之儀，餘無他物。官人可齋戒青衣，在壇內俯伏行禮，貧道祭之。鷄犬皆關去，不可入來打攪。」這西門慶都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內，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换了淨衣。那日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陪潘道士吃齋饌。

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臺華蓋，周列十二宮辰，下首纔是本命燈，共合二十七盞。先宣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階下。左右盡皆屏去，再無一人在左右。燈燭熒煌，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望天罡，取真炁，布步訣，躡瑤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見晴天星月朗燦，忽然一陣地黑天昏；捲棚四下皆垂着簾幕，須臾起一陣怪風所過，正是：

非千虎嘯，豈是龍吟。彷彿入戶穿簾，定是摧花落葉。推雲出岫，送雨歸川。雁迷失伴作哀鳴，鷗鷺驚群尋樹杪。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

大風所過三次，一陣冷氣來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刮滅，惟有一盞復明。那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裡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唬的慌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已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本命燈已滅，豈可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而已了。」那西門慶聽了，低首無語，滿眼落淚，哭泣哀告：「萬望法師搭救則個！」潘道士道：「定數難逃，難以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強之，因令左右捧出布一疋，白金三兩，作經襯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

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就作辭而行。囑咐西門慶：「今晚官人切記不可往病人房裡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言畢，送出門，拂袖而去。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同伯爵坐的，不覺眼中泪出。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強求不得，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說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厮拿燈籠送你去。」即令來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來。

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哀慟，口裡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戒我休往房裡去，我怎生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須得厮守着，和他說句話兒。」於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裡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過身來，便道：「我的哥哥，你怎的就不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的燈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燈上不妨事。」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還哄我哩。剛纔那厮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跟前鬧了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拿我也。」西門慶聽了，兩泪交流，放聲大哭道：「我的姐姐，你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幾日，誰知你又拋閃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雙手摟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嗚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聲，說道：「我的哥

哥，奴承望和你并頭相守，誰知奴家今日死去也！趁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幾句話兒。你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那一冲性兒（十七）。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了他的。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個官，今後也少要往那裡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只顧的苦口說你？」西門慶聽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挂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裡絕緣短倖，今世裡與你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也！」李瓶兒又說：「迎春、綉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靈！回個神主子（十八），過五七七兒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

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早晚了！」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屋裡守你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裡穢惡，薰的你慌。他們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吩咐丫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裡，對月娘說，悉把祭燈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纔我到他房中，我觀他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了也不見得！」月娘道：「眼眶兒也塌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麼？」

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得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月娘亦止不住落淚。

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裡略倒倒兒。」因問道：「天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鷄還未叫，有四更天了。」叫迎春替他鋪墊了身底下草紙，擗他朝裡，蓋被停當，睡了。衆人都熬了一夜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那邊屋裡鎖着。迎春與綉春在面前地坪上搭着鋪，那裡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付：「你們看家，我也去。」忽然驚醒，見桌上燈尚未滅。向床上視之，還面朝裡，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惜一個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場春夢！正是：閻王教你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

迎春慌忙推醒衆人，點燈來照，果然見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慌了手脚，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見面容不改，體尚微溫，脫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胸兒。這西門慶也不顧的甚麼身底下血漬，兩隻手抱着他，香腮親着，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星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



麼！」在房裡離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吳月娘亦搵泪哭涕不止。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小丫鬟養娘，都抬起房子來也一般哀聲動地哭起來。月娘向李嬌兒、孟玉樓道：「不知晚夕多咱死了，恰好衣服兒也不曾得穿一件在身上。」玉樓道：「娘，我摸他身上還溫溫兒的，也纔去了不多回兒。咱不趁熱腳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娘因見西門慶磕伏在他身上，搵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坑陷了你了！」月娘聽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韶刀，哭兩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臉搵着臉兒哭。倘忽口裡惡氣撲着你怎的！他沒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來？人死如燈滅，半晌時不借，留的住他倒好！各人壽數到了，誰人不打這條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你兩個拿鑰匙，那邊屋裡尋他裝綁（十九）的衣服出來，咱眼看着與他穿上。」又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替他整理整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了去。」月娘吩咐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緞遍地錦襖兒、柳黃遍地金裙，并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雲紬妝花衫、翠藍寬拖子裙，并新做的白綾襖、黃紬子裙出來罷。」當下迎春拿着燈，孟玉樓拿鑰匙，開了床屋裡門，拔步床上第二個描金箱子裡，都是新做的衣服。揭開箱蓋，玉樓、李嬌兒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件綁身紫綾小襖兒，一件白紬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并白綾女襪兒，妝花

膝褲腿兒。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裡與月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燈下替他整理頭髻，用四根金簪兒綰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勒停當。李嬌兒因問：「尋雙甚麼顏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姐，他心裡只愛穿那雙大紅遍地金鸚鵡摘桃白綾高底鞋兒，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那雙鞋出來，與他穿了去罷。」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上陰司裡好教他跳火坑。你把前日門外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也是扣的鸚鵡摘桃鞋，尋出來與他裝綁了去罷。」這李嬌兒聽了，走來向他盛鞋的四個小描金箱兒找，約百十雙鞋，翻遍了都沒有。迎春說：「俺娘穿了來，只放在這裡，怎的沒有？」走來厨下問綉春。綉春道：「我看見娘包放在坐厨裡。」扯開坐厨子尋，還有一大包，都是新鞋。尋出來了，衆人七手八脚都裝綁停當。

西門慶率領衆小廝，在大廳上收捲書畫，圍上幃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抬出，停于正寢。下鋪錦褥，上覆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燈來。專委兩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燒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綁衣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了，只留炕屋裡，交付與丫頭養娘。那馮媽媽見沒了主兒，哭的三個鼻頭，兩個眼泪。王姑子且口裡喃喃吶吶，替李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冤經》、《楞嚴經》并《大悲中道神咒》，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西門慶在前廳，手拍着胸膛，由不的撫尸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呼啞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好性兒有

仁義的姐姐」不住。

比及亂着，鷄就叫了。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于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打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分沒了。」徐先生道：「此是第幾位奶奶？」西門慶道：「乃是第六的小妾。生了個拙病，淹淹纏纏，也這些時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燈，來廳上揭開紙被，觀看手掐丑更（二十），說道：「正當五更二點徹，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這徐先生向燈下打開青囊，取出萬年曆通書來觀看，問了姓氏并生時八字，批將下來：「已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於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於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重喪之日。煞高一丈，向西南方而去。遇太歲，煞冲迴，斬之吉。避本家，忌哭聲，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鷄、蛇四生人外，親人不避。」

吳月娘使出玳安來，教徐先生看看黑書上，往那方去了。這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觀看，說道：「今日丙子日，乃是己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爲女人屬羊，稟性柔婉，自幼少陰謀之事。父母雙亡，六親無靠。先與人家作妾，受大娘子氣。及至有夫主，又不相投，犯三刑六害。中年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氣疾，肚腹流血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

汴梁開封府袁指揮家爲女，艱難不能度日。後耽閣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中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看畢黑書，衆婦女聽了皆各嘆息。

西門慶教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爹，停放幾時？」西門慶哭道：「熱突突怎麼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七纔好。」徐先生道：「五七裡沒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裡，宜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丑巳時安葬。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挪移了。」徐先生當即寫殃榜（二二），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裡備下。」

於是剛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家下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在家整理喪事。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十桶灑紗漂白（二三），三十桶生眼布（二四）來，教趙裁雇了許多裁縫，在西廂房先雇人造幃幕、帳子、桌圍，并入殮衣衾纏帶，各房裡女人衫裙。外邊小廝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二四），一件白直裰。又免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往門外店裡推了三十桶魁光麻布（二五），二百疋黃絲孝絹（二六）。一面又教搭綵匠在大天井內搭五間大棚。西門慶因想起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兒來，心中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過來保來問：「那裡有寫真好畫師？尋一個傳神。我就把這件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在那裡住？快與我請

來。」這來保應諾去了。

西門熬了一夜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又着了悲慟，神思恍惚，只是好沒氣，罵丫頭、踢小廝，守着李瓶兒屍首，由不的放聲哭叫。那玳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二七）。

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夥兒分孝與各房裡丫頭并家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只顧哭起來，把喉音也叫啞了，問他，與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勞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活！哭兩聲丟開手罷了，只顧扯長絆兒（二八）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還沒洗，亂了恁五更，黃湯辣水還沒嘗着，就是鐵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些甚麼，還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却怎樣兒的？」玉樓道：「他原來還沒梳頭洗臉哩。」月娘道：「洗了臉倒好。我頭裡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廝踢進來，誰再問他來！」金蓮接過來道：「你還沒見，頭裡進他屋裡尋衣裳，教我是不是倒好意說他：都像恁一個死了，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裡吃些甚麼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我：狗攬的淫婦，管你甚麼事！我如今鎮日不教狗攬，却教誰攬哩！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麼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心裡。那裡就這般顯出來！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氣，就口擱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吃我說了兩句。他可

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孟玉樓道：「娘，不是這等說。李大姐倒也罷了，沒甚麼，倒吃了他爹恁三等九格的！」金蓮道：「他沒過好日子，那個偏受用着甚麼哩！都是一個跳板兒上人。」

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手裡拿着九疋水光絹（二九）：「爹說教娘們剪各房裡手帕，剩下的與娘們做裙子。」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三十），這咱七八待晌午，他茶水還沒嘗着哩！」經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裡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脚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麼？」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日了。你拿上飯去，趁溫先生在，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裡使人拿飯上去，消不的他幾句言語兒，管情爹就吃了飯。」月娘道：「碁說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裡蛔蟲？俺們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就知道他兩個來纔吃飯？」玳安道：「娘們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略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

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的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囚根子，俺們都是沒仁義的！」二人哭畢，爬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說道：「哥煩惱，煩惱！」一

面讓至廂房內，與溫秀才敘禮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甚時候歿了？」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陰鷲，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剛睡就做了。一夢，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裡吃慶官酒，教我急急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說一根折了。教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三二）。』哥說兩根都是玉的。俺兩個正說着，我就醒了，教我說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啞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倒。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前夜也做了恁個夢，和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親家那裡寄送了六根簪兒，內有一根硃（三三）折了，我說可惜兒的！教我夜裡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撇的我真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霎想起來，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先是一個孩兒也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脚子（三三）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熱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爭耐你偌大的家事，又居着前程，這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你若有好歹，怎麼了得？就是這些嫂子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三四）。』哥你聰明，你伶俐，何消兄弟們說。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越不過

他的情，成服，令僧道念幾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墳裡，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好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從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嘗甚麼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饑損。《孝經》上不說的：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主！」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題醒夢中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注釋：

- (一) 閹閹——即扎掙，掙扎，勉力支撐。 (二) 趕網兒——把獵物往網裡趕，比喻替人出力。 (三) 叨貼——沾光得益。 (四) 冲——此指舊時迷信某種舉動（如辦喜事、買壽木等）來驅除邪氣，以使病人轉危爲安。 (五) 熟料材兒——普通木料做的棺材。材，棺材。 (六) 漿水——此指祭奠亡靈的食物。 (七) 磨旗——搖旗，揮旗。 (八) 桃花洞——一種產于馬湖建昌桃花洞的上等壽材。 (九) 搖鈴打鼓——意謂四處張揚而未辦成實事。 (十) 姻緣板——此指命中注定的好材板。 (十一) 做一念兒——猶言做個紀念。 (十二) 撇奶——回奶，斷奶。 (十三) 出身——此指奴婢另尋門戶或主子。 (十四) 觀眉說眼——被人挑剔指責，說三道四。 (十五) 本命星壇——與本人生辰干支相對應的星宿，亦名本命星。 (十六) 命燈——即本



命燈，施法時所點的與人的生辰八字相對應的燈，以觀人的壽命運氣。

(十七) 一冲性兒——性子暴躁，好發火。

(十八) 神主——即牌位，寫有亡者姓名的木牌，供祭祀等用。

(十九) 裝綁——裝殮，通稱裝裹，給死人穿衣服，裝束好。

衣服，裝束好。

(二十) 手掐丑更——舊時死者不能確定斷氣時辰，陰陽生乃據死者手指掐到那個方位作判斷，口

訣曰：子午卯酉掐中指，辰戌丑未手掌舒，寅申己亥拳着手。

(二一) 殃榜——陰陽生根據死者生辰及死辰推算當

于某日時入殮、停柩、安葬及禁忌等所寫的單子。

(二二) 灑紗漂白——用灑水（今湖北襄河）灑紗漂白的苧麻紗織

物。

(二三) 生眼布——未經漂染過的本色布。

(二四) 唐巾——唐代式樣的軟脚幪頭。

物。

(二五) 魁光麻布——一種較為精細的麻布。

(二六) 黃絲孝絹——一種仿麻色供喪事用的絹織物。

——即說不出話來。

(二七) 言不的語不的

的絹織物。

(二八) 扯長絆兒——拉長時間，拖得很久。

(二九) 水光絹——一種表面有深淺水紋條

言隨便、簡單地吃了一些飯。

(三十) 扒口子飯——扒，指將碗內食物隨便地撥入口中。「口子」，表示數量小的量詞。扒口子飯，猶

(三一) 硝子石——不潔白明瑩的假水晶。

(三二) 硃

(三三) 硃——物體破裂而未斷離。

(三四) 長伸脚子——喻人死。

(三五) 一在三在，一亡三亡——言為首者存亡對其他人影響極大。



## 第六十三回

### 親朋祭奠開筵宴

###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

十二瑤臺七寶欄，瓊花落後再開難！龍鬚煮藥醫無效，熊膽爲丸曬未乾。  
蓉帳夜愁紅燭冷，紙窗秋暮翠衾寒。應憐失伴孤飛雁，霜落風高一影單。

話說當日應伯爵勸解了西門慶一回，拭泪而止，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畢禮，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衆人同坐。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們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你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邊替他做牽頭，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幾個在廂房子裡坐着，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剛纔來，和溫師父，連應二爹、謝爹、韓夥計、姐夫共爹八位人哩。」月娘道：「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也擠在上頭？」玳安道：「姐夫坐下了。」月娘吩咐：「你和小廝往廚房裡拿飯去，你另拿甌兒拿粥與他吃。怕清早晨不吃飯。」玳安道：「再有誰，止我在家！都使出報喪、燒紙、買東西。王經，又使他

往張親家爹那裡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他拿去是的，怕打了他紗帽展翅兒？」玳安道：「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一個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絹破孝（一）。」月娘道：「論起來，五錢銀子的也罷，又巴巴兒換去！」又道：「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磨甚麼？」玳安於是和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桌席。衆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衙門中夏老爹，差寫字的送了三班軍衛來這裡答應，討回帖。」西門慶看了放下，吩咐：「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雙回帖兒回你夏老爹：多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家伙。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西門慶與他行畢禮，說道：「煩先生揭白（二）傳個神子兒。」那韓先生道：「小人理會得了。」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倒只怕面容改了。」韓先生道：「也不妨，就是揭白也傳得。」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花子由靈前哭涕了一回，見畢禮數，與衆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伶俐俐說話兒。剛睡下，丫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先生傍邊小童拿着屏插，袖中取出描筆、顏色來，花子由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子？」西門慶道：「我心裡疼他。少不的留了個影像兒，早晚看着題念（三）他題兒。」一面吩咐後邊堂客躲開，掀起帳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衆人到跟前。這韓先生用手揭起千秋幡，用五輪八寶玩着兩點神水，打一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鴉青

手帕，雖故久病，其顏色如生，姿容不改，黃懨懨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由不的掩泪而哭。當下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衆人圍着他瞧畫。應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比此面容飽滿，姿容秀麗。」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吩咐，小人知道。不敢就問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裡燒香，親見一面，可是否？」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先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四），一軸半身，靈前供養。我送先生一疋緞子，上蓋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吩咐，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描染出個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衆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吩咐玳安：「拿到後邊與你娘們瞧瞧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改。」這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說教娘們瞧瞧六娘這影，看畫的如何。那些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裡去了，又描起影來了——看畫的那些兒不像！」潘金蓮接過來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來，好替他磕頭禮拜！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畫下六個影纔好。」孟玉樓和李嬌兒拿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看，李大姐這影，倒像似好時那等模樣，打扮的鮮鮮兒，只是嘴唇略扁了些兒。」月娘道：「這左邊額頭略低了些兒。他的眉角，比這眉角兒還彎些。虧這漢子揭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纔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

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們看了快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吩咐韓先生道：「這裡邊說來，嘴唇略扁了些，左額角稍低，眉還略放彎着些兒。」韓先生道：「這個不打緊。」隨即取描筆改正了，呈與喬爹瞧。喬大戶道：「親家母這幅尊像，是畫得通，只是少了口氣兒！」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紅漆盤捧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趲造出半身來，就要挂；大影不誤出殯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綠，珠翠圍髮冠，大紅通袖五彩遍地金袍兒、百花裙。衢花綾袂，象牙軸頭。」韓先生道：「不必吩咐，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插屏，拜辭出門。喬大戶與衆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母今日小殮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作作行人來，就小殮。大殮還等到三日。」喬大戶吃畢茶，就告辭起身去了。

不一時，作作行人來伺候紙札打捲，鋪下衣衾。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五），強着陳經濟做孝子，與他抵了目。西門慶旋尋出一顆胡珠，安放在他口裡。登時小殮停當，照前停放端正，放下帳子，合家大小哭了一場。來興又早冥衣鋪裡，做了四座堆金瀝粉侍奉的捧盆中盥櫛毛女兒，都是珠子纓絡兒，銀鑲墜兒，似真的色綾衣服，一邊兩座擺下。靈前供養的彝爐、商瓶、燭臺、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擺在桌上，耀日爭輝。又兌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盞。又在廂房中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一

百吊錢來，委付與韓夥計管帳；賁四與來興兒專管大小買辦，兼管外廚房；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夥計四人，輪番陪侍往來吊客；崔本專管付孝帳；來保管外庫房；王經管酒房；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候；平安逐日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又是一個寫字的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門簿，值念經日期打傘相搭挑幡幢，無事把門。都派委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

只見皇莊上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蓆、一百條麻繩，拿帖兒與西門慶瞧。連忙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期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吩咐搭彩匠把棚起脊，搭大着些，留兩個門走，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廚房內還搭三間罩棚，大門首扎七間榜棚，請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先念《倒頭經》。每日兩個茶酒，在茶坊內伺候茶水。外廚房兩名廚役，答應各項飯食。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教溫秀才起孝帖兒，要開刊去，令寫：「荆婦奄逝。」溫秀才悄悄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理上說不通。如今現有吳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這一個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哥哥心內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與他講，你且休要寫着。」陪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邊裝起一張涼床，拿圍屏圍着，鋪陳停當，獨自宿歇。有春鴻、書童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裡梳洗。穿戴了裁縫做的白唐巾、孝冠、孝衣、白絨襪、白履鞋、絳帶（一）隨身。

第二日清晨，夏提刑就來探喪吊問，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吩咐寫字的：「好生在此答應！查有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往衙門中去了。西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做齋誦經，早來赴會。後晌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挂佛像，不必細說。那日院中吳銀兒打聽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引去到後邊，月娘相接，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兒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了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就死了。委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還挂牽着你，留了件東西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銀姐兒看。」那小玉走到裡間，取出包袱，內包着一套緞子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件金花兒。把吳銀兒哭的泪人也相似，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說着，一面拜謝了月娘。月娘待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

到三日，和尚打起磬子，揚幡，道場誦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陳經濟穿重孝，經巾，佛前拜禮。街坊鄰舍，親朋官長，來吊問上紙祭奠者，不計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祭告已畢，抬屍入棺。西門慶教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四角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依着。花子由說：「姐夫，倒不消安他在裡面。金銀



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計。」西門慶不肯，安放如故。放下一七星板，閣上紫蓋。件作四面用長命釘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哭。西門慶亦哭的呆了，口口聲聲哭叫：「我的年少的姐姐，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去了。灑花米，貼「神燈安真」四個大字在靈前。親朋夥計人等，都是巾帶孝服。行香之時，門首一片皆白。溫秀才舉薦北邊杜中書來題銘旌，名子春，號雲野，原侍真宗寧和殿，今坐閑在家。西門慶備金幣請來，在捲棚內備菓盒，西門慶親遞三杯酒。應伯爵與溫秀才相陪，鋪大紅官紵題旌（七）。西門慶要寫：「詔封錦衣西門恭人李氏柩」十一字。伯爵再三不肯，說：「現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杜中書道：「既曾生過子，於禮也無礙。」講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室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內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於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二字貼了金，懸於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管待酒饌，拜辭而去。

那日喬大戶、吳大舅、花大舅、門外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桌來燒紙。喬大戶娘子并吳大妗子、二妗子、花大妗子，坐轎子來吊喪，祭祀哭泣。月娘等皆孝髻、頭鬢繫腰、麻布孝裙，出來回禮舉哀，讓後邊待茶擺齋。惟花大妗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道袍兒，餘者都是輕孝。那日院中李桂姐打聽得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裡，說道：「你幾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來，原來只顧你！」吳銀兒道：「我

也不知道娘沒了，早知道也來看看兒。」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

須臾過了三日，看看到首七。正是報恩寺十六衆上僧，黃僧官爲首座，引領做水陸道場，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親朋夥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吊孝，攬二七經。西門慶留在捲棚內，衆人吃齋。忽見小廝來報：「韓先生送半身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圍冠，雙鳳珠子挑牌，大紅妝花袍兒，白馥馥臉兒，儼然如生時一般。西門慶見了，滿心歡喜，懸挂棺材頭（八）上。衆人無不誇獎：「只少口氣兒！」一面讓捲棚吃齋，囑付：「大影比這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隨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户那邊來上祭：豬羊祭品，吃看桌面，高頂簇盤，五老錠勝，方糖樹菓，減碟湯飯，五牲看碗，金山銀山，緞帛彩繒，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抬，地吊高蹺，鑼鼓細樂吹打，纓絡打挑喧闐而至。官、堂客約許多人，陰陽生讀祝（九）。西門慶與陳經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應伯爵、謝希大與溫秀才、甘夥計等迎待賓客。那日喬大户邀了尚舉人、朱臺官、吳大舅、劉學官、范千戶、段親家七八位親朋，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跪聽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眷生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十）之奠，致祭于

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溫良，治家勤儉，御衆慈

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閫之秀，蘭蕙之芳。夙配君子，效聘鸞凰。撫字子姓，以義以方。效顰大德，以柔以良。施懿範於家室，悚和粹於娣嫜。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期諧琴瑟於有永，享彌壽於無疆。胡爲一疾，夢斷黃梁。善人之歿，孰不哀傷！弱女襁褓，沐愛姻媿。不期中道，天不從願，鴛伴失行。恨隔幽冥，莫覩行藏。悠悠情誼，寓此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歆。尚饗！

官客祭畢，回禮畢，讓捲棚內，自有桌席管待，不在話下。然後喬大户娘子、崔親家母、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段大姐衆堂客女眷祭奠，地吊鑼鼓，靈前吊鬼判隊舞（十一），餞將響樂（十二）。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去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說。

西門慶正在捲棚內陪人吃酒，忽聽前邊打的雲板響，答應的慌慌張張進來稟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在門首下轎子。」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前廳伺候換衣裳。左右先捧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纜進來。許多官吏圍隨，扶衣搵帶，奔走不暇，至於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高高的。上了香，展拜兩禮。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勞動！」連忙下來回了禮。胡府尹道：「吊遲、吊遲！令夫人幾時沒了？學生昨日纔知。」西門慶道：「不想筵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枉吊！溫秀才在傍作揖畢，與西門慶兩邊列坐。待茶一杯，胡府尹起身。溫秀才送出一轎，上轎

而去。上祭人吃至後晌時分方散。

到第二日，院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下了轎子，穿着白雲絹對衿襖兒，藍羅裙子，頭上勒着珠子箍兒，白挑綫汗巾子，進至靈前燒了紙。月娘見他抬了八盤餅餽、三牲湯飯來祭奠，連忙討了一疋整絹孝裙與他。——吳銀兒與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告西門慶說，西門慶道：「值甚麼，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頭鬚繫腰。」月娘邀到後邊房兒裡擺茶管待，過夜。

晚夕，親朋夥計來伴宿，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鄭春都在這裡答應。晚夕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桌席，爲首的就是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白來創、常時節、傅自新、韓道國、甘出身、賁地傳、吳舜臣兩個外甥，還有街坊六七位人，都是十菜五菓開桌兒。點起十數枝高檠大燭來，廳上垂下簾。堂客便在靈前圍着圍屏，放桌席，往外觀戲。當時衆人祭奠畢，西門慶與經濟回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韋皋、玉簫女兩世姻緣」《玉環記》。西門慶分派四名排軍單管下邊拿盤，琴童、棋童、畫童、來安四個單管下菓兒，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個小優兒席上斟酒。不一時吊場（十三），生扮韋皋，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

廚房裡厨役上湯飯、割鵝。應伯爵便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裡姐兒三個在這裡，何不請出來與喬老親家、老舅席上遞杯酒兒？」他到是會看戲，又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道：「這個却不當。他來吊喪，如何叫他遞起酒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像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閑着他。快與我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每人遞杯酒兒。」玳安進去半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恁說，我去罷。」走了兩步，又回坐下。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罵兩句，出了我氣，我纔去。」落後又使了玳安請了一遍，那三個纔慢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白綾對衿襖兒，藍緞裙子，向席上不端正拜了拜兒，笑嘻嘻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們在這裡，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出來？」那三個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另設一席坐着。

下邊鼓樂響動，關目上來，生扮韋皋，淨扮包知水，同到勾欄裡玉簫家來。那媽兒出來迎接。包知水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官人，你好看輕人，俺女兒等閑不便出來，說不的一個請字兒，你如何說叫他出來？」那李桂姐向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的蹇味兒（十四）！」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趣，你家媽兒喜歡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且看戲罷，且說甚

麼！再言語，罰一大杯酒。」那伯爵纔不言語了。那戲子又做了一回，并下。

這裡廳內左邊吊簾子看戲的，是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媽媽、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并本家月娘衆姊妹；右邊吊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茶的鄭紀，正拿着一盤菓仁泡茶從簾下頭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道：「那邊大妗子娘們要吃。」這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聽見下邊扮戲的旦兒名子也叫玉簫，便把玉簫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鴿子叫你接客哩。你還不出去！」使力往下一推，直推出簾子外。春梅手裡拿着茶，推潑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沒曾打碎盞兒。」西門慶聽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裡面喧嚷？」春梅坐在椅子上道：「你就說：玉簫浪淫婦面見了漢子，這等浪相。」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遞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屋裡瞧瞧去。都在這裡，屋裡有誰？」小玉道：「大姐剛纔後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屋裡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在這裡看看，就恁惹是招非的！」春梅見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個只像有風病來，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

那時喬大户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爵攔住

道：「東家，你也說聲兒。俺們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却要丟去？沈姨夫又不隔門，韓姨夫與任大人、花大舅都在門外，這咱纔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的甚麼？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西門慶又令小廝，提四罈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罈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舅舉罰。」於是衆人又復坐下了。

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吊關目上來，吩咐：「揀着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請問西門慶：「小的『寄真容』的那一摺，唱罷？」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旦扮玉簫，唱了一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忽想起李瓶兒病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汨落，袖中不住取汗巾兒擦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指與月娘瞧，說道：「大娘，你看他，好個沒來頭（十五）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一場，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他覷物思人，見鞍思馬，纔落淚來。」金蓮道：「我不信。打談的掉眼淚，替古人耽憂，這個都是虛。他若唱的我淚出來，我纔算他好戲子！」月娘道：「六姐，悄悄兒，咱們聽罷。」玉樓因向大妗子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

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時分，衆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款留不

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伙，留下戲箱，說：「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祭奠，白日坐，還做一日。」衆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將曉，就歸後邊歇息去了。正是：得多少紅日映窗寒色淺，淡烟籠竹曙光微。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破孝——將織物撕開做孝服、孝幔等叫破孝。
- (二) 揭白——指爲死者畫像，因屍停內寢，需揭起白色千秋幡等後覽容傳神，故名。
- (三) 題念——叨念。
- (四) 大影——全身遺像。
- (五) 開光明——喪儀之一，由親屬用沾水的棉球擦死者的眼睛。
- (六) 經帶——《三禮圖》云：「麻在首在腰皆曰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
- (七) 題旌——於靈柩前的旗幡上題寫死者的姓名、官銜等，以示哀悼，也稱名旌，銘旌。
- (八) 材頭——棺材前部。
- (九) 陰陽生讀祝——明洪武十七年置陰陽學官，府、州、縣各設一人。凡天文、占候、星卜、相宅、選日之類，悉歸管理，俗稱陰陽生。讀祝，誦讀祝詞。
- (十) 剛鬚、柔毛、庶羞——剛鬚，即硬毛，指豬鬃，借指豬；柔毛，即軟毛，指羊毛，借指羊；庶羞，各種應時美肴。
- (十一) 鬼判隊舞——以小鬼和判官形象組成的隊舞。
- (十二) 戲將——形容鑼鼓等打擊樂器聲。
- (十三) 吊場——戲曲術語。此處指先由一個脚色上場，交代數語，引起後邊的劇情。
- (十四) 寒味兒——驢的隱語。清·阮葵生《茶餘客話》：驢也，寒也，衛也，其名有三。味即與衛諧音。
- (十五) 沒來頭——沒來由，沒道理。



## 第六十四回

### 玉簫跪央潘金蓮

### 合衛官祭富室娘

着人情思覺初闌，試把鮫綃仔細看。到老春蠶絲乃盡，成灰蠟燭淚初乾。  
驚交鳳友驚風散，軟玉嬌香異世間。兩字風流誇未了，鷄鳴殘月五更寒。

話說衆人散了，已有鷄唱時分。西門慶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幾碟下飯，在前邊鋪子裡還和傅夥計、陳經濟同吃。傅夥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不樂坐，搭下鋪，倒在炕上就睡了，因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兩個吃罷，陳姐夫想是也不來了。」這玳安櫃上點着夜燭，叫進平安來，兩個把那壺酒你一鍾，我一盞都吃了。把家伙收過一邊，平安便去門房裡去睡了。玳安一面關上鋪子門，上炕和傅夥計兩個通廝腳兒（一）睡下。

傅夥計閑中因話提起，向玳安說道：「你六娘沒了，這樣棺槨，祭祀念經發送，也够他了。」玳安道：「一來他是福好，只是不長壽。俺爹饒使了這些錢，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瞞不過你老人家，該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把銀子休說，光金珠玩好，玉帶繚環髮髻，值錢寶石，還不知有多少。爲甚俺爹心裡疼？不是疼

人，是疼錢。是便說起，俺這過世的六娘，性格兒這一家子都不如他，又有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一面兒笑。俺們下人，自來也不曾呵俺們一呵，并没失口罵俺們一句『奴才』，要的誓也沒賭一個。使俺們買東西，只拈塊兒。俺們但說：『娘，拿等子你稱稱，俺們好使。』他便笑道：『拿去罷，稱甚麼。你不圖落圖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這一家子，那個不借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個還進去的。還也罷，不還也罷。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些。他當家，俺們就遭瘟來，會把腿磨細了！會勝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拿出來只稱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們莫不賠出來？』傅夥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故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兒（二）。」一回家好，娘兒們親親嚙嚙說話兒。你只休惱狠着他，不論誰，他也罵你幾句兒。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在爹跟前替俺們說方便兒。隨問天來大事，受不的人央。俺們央他央兒對爹說，無有個不依。只是五娘快戳無路兒（三），行動就說『你看我對你爹說』，把這『打』只題在口裡。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四），天生的都出在他一屋裡！」傅夥計道：「你五娘來這裡也好幾年了。」玳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他想的起那咱來哩！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搶（五）的哭了家去。如今六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那個管打掃花園，又說地不乾淨，一清早晨吃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兩個說了一回，那傅夥計在枕上齁齁就睡着了。玳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下，直至紅日三竿，

都還未起來。

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邊靈前睡，早晨玉簫出來收疊床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書童蓬着頭，要便和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嘴，互相嘲逗，半日纔進後邊去。不想今日西門慶歸後邊上房歇去，這玉簫趕人沒起來，暗暗走出來，與書童遞個眼色，兩個走在花園書房裡幹營生去了。

不料潘金蓮起的早，驀地走到廳上，只見靈前燈兒也沒了，大柵裡丟的桌椅橫三豎四，沒一個人兒。只見書童兒正在那裡掃地。金蓮道：「賊囚根，乾淨只你在這裡掃地，都往那裡去了？」書童道：「他們都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丟下笤帚，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絹拿一疋來，你潘姥姥還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鬚繫腰來與他，他今日家去。」書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大哥管孝帳，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道那奴才往那去了？你去尋他來。」書童向廂房裡瞧了瞧，說道：「纔這裡來，敢往花園書房裡梳頭去了。」金蓮道：「你自在這裡掃完了地，等我自家問這囚根子要去。」於是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到花園書房內。偶然聽見裡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見他和玉簫在床上正幹得好哩。便罵道：「好囚根子，你兩個在此幹得好事！」唬得兩個做手脚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囚根子，你且拿一疋孝絹，一疋布來，打發你潘姥姥家去。」那書童連

忙拿來遞上。金蓮逕歸房來。那玉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萬休對爹說。」金蓮便問：「賊狗肉，你和我實說，與這奴才從前已往偷了幾遭？一字兒休瞞我便罷。」那玉簫便把和他偷的緣由說了一遍。金蓮道：「既要我饒恕你，你要依我三件事。」玉簫道：「娘饒了我，隨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一件，你娘房裡但凡大小事兒，就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出，定不饒你。第二件，我但問你要甚麼，你就措出來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如今他怎生便有了？」玉簫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藥，便有了。」這潘金蓮一一聽記在心，纔不對西門慶說了。

那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知此事有幾分不諧。向書房厨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挑牙、簪紐，并收的人情，他自己也攢够十來兩銀子，又到前邊櫃上誑了傅夥計二十兩——只說要買孝絹，逕出城外，雇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里船上，往蘇州原籍家去了。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不想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都家去了；薛內相、劉內相早晨差了人抬三牲桌面來祭奠燒紙，又每人送了一兩銀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來，白日裡要和西門慶坐坐；緊等着要打發他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一地裡尋不着。傅夥計道：「他早晨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口稱爹吩咐他孝絹不够，敢是向門外買去哩！」西門慶

道：「我并没吩咐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使人往門外絹鋪找尋他，那裡得來？月娘便向西門慶說：「我猜這奴才有些蹊蹺，不知弄下甚麼砑兒，拐了幾兩銀子走了。你那書房子裡開了門，還大瞧瞧，沒腳蟹的營生，只怕還拿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裡都瞧了，見庫房裡鑰匙挂在牆上，大櫥櫃裡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并書禮銀子、挑牙鈕扣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地方的管役來，吩咐：「各處三瓦兩巷，與我訪緝！」那裡得來？正是：不獨懷家歸興急，五湖烟水正茫茫。

那時薛內相從晌午時就坐轎來了，西門慶請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西門慶叙禮，說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甚麼病兒歿了？」西門慶道：「不幸患崩漏之疾，看治不好，歿了。又多謝老公公費心！」薛內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挂着影，說道：「好個標致娘子，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秀才在傍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強。」薛內相扭回頭來，見溫秀才衣巾穿着素服，說道「此位老先兒（六）是那學裡的？」溫秀才躬身道：「學生不才，備名府庠。」薛內相道：「我瞧瞧娘子的棺木兒。」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內相進去觀看了一遍，極口稱贊道：「好副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副板，學生回了他的來了。」應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裡地道？甚麼名色？」薛內相仔細看了，說：「此板不是建

昌（七），是副鎮遠。」伯爵道：「就是鎮遠，也值不多。」薛內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宣榆單薄短小，怎麼看的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桃花洞，在於湖廣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曾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是個人迹罕到之處。此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寬，還看一半親家分上，要了三百二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曾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裡外俱有花色。」薛內相道：「是娘子這等大福，纔享用了這板。俺們內官家，到明日死了，還沒有這等發送哩！」吳大舅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祿。俺們外官焉能趕的上？老公公日近清光，代萬歲傳宣金口。現今童老爺加封王爵，子孫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內相便道：「此位會說話的兄，請問上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哥，現居本衛千戶之職。」薛內相道：「就是此位娘子的令兄麼？」西門慶道：「不是，乃賤荆之兄。」薛內相復于吳大舅聲諾，說道：「吳大人，失瞻！」

看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正面安放一把校椅，薛內相坐下，打茶的奉上茶來吃了。薛內相道：「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叫我答應的迎迎去。」青衣人跪下稟道：「公公起身時，差小的邀劉公公去。劉公公轎已伺候下了，便來也。」薛內相又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門慶道：「早上就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內相道：「你們吃了飯不曾？」那人道：「小的們得了飯了。」薛內相道：「既吃了飯，

你們今日用心答應，我重賞你。」西門慶道：「老公公，學生這裡還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薛內相問：「是那裡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薛內相道：「那蠻聲哈刺（八），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麼！那酸子們在寒窗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個琴劍書箱來京應舉，恁得了個官，又無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人。似我一個光身漢，老內相，要他做甚麼？」温秀才在傍笑說道：「老公公說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豈無一動其心哉？」這薛內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温先兒在這裡。你們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温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林，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內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

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公公下轎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靈前作了揖。叙禮已畢，薛內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纔來？」劉內相道：「北邊徐同家來拜望，陪他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遞上茶去。因問答應的：「祭奠桌面兒都擺上了？」下邊人說：「都排停當了。」劉內相道：「咱們去燒了紙罷。」西門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裡已是見過禮了。」劉內相道：「此來爲何？還當親祭。」當下左右接過香來，兩個內相上了香，遞了三鍾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公公請起。」於是拜了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內坐下。然後收拾安席，遞酒上坐。兩位內相分左右

坐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響動，遞上關目揭帖（九）。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紅袍記》。唱了還未幾折，心下不耐煩，一面叫上唱道情去，「唱個道情兒耍耍到好。」於是打起漁鼓，兩個并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下去。只見厨役上來磕頭，兩位內相都有賞賜。西門慶預備酒肉，賞賜跟隨人等，不用細說。

薛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席上說說話兒，道：「劉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電把內裡凝神殿上鷓尾震碎了，唬死了許多宮人。朝廷大懼，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疏（十）建醮（十一），禁屠十日，法司（十二）停刑，百官不許奏事。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內地三鎮。依着蔡京老賊，就要許他。掣童掌事的兵馬，教都御史譚稹、黃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又不肯，還交多官計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太廟，太常寺一員博士，名喚方軫，早晨值着打掃，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陷了一角，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劉內相道：「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那朝裡事也不干咱們。俗語道，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王十九，咱們只吃酒（十三）！」因叫唱道情的上來，吩咐：「你唱個『李白好貪杯』的故事。」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直吃至日暮時分，吩咐下人看



轎起身。西門慶款留不住，送出大門，喝道而去。

回來，吩咐點起燭來，把桌席休動，教廚役上來攢整停當，留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廝請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和陳經濟復坐，叫上子弟來，吩咐：「還找着昨日《玉環記》上來。」因向伯爵道：「內相家不曉的南戲滋味，早知他不聽，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哥，倒辜負你的意思。內臣斜局（十四）的營生，他只喜《藍關記》，搗喇小子（十五）山歌野調，那裡曉的大關目，悲歡離合？」於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完的折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廝席上頻斟美酒。伯爵與西門慶同桌而坐，便問：「他姐兒三個還沒家去，怎的不叫出來遞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夢兒，他們去的不耐煩了。」伯爵道：「他們在這裡住了有兩三日？」西門慶道：「吳銀兒住的久了。」當日衆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戲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打發出門。

到次日，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副猪羊吃桌祭奠，有禮生讀祝。西門慶預備酒席，李銘等三個小優兒伺候答應。到晌午，只聽鼓響，祭禮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在門首迎接。只見後擁前呼，衆官員下馬，在前廳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擺下。衆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經濟伺候還禮。禮生喝禮，

三獻畢，跪在傍邊讀祝：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五日甲申，寅侍生周秀、荆忠、夏延齡、張闢、文臣、范勛、吳鎧、徐鳳翔、潘磯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儀，致奠于

故錦衣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維靈秀毓閨闈，善淑女紅。金玉其德，蘭蕙其姿。相內政而有道，主中饋而無闕。重積學而和睦內眷，尊所天而舉案齊眉。人願者艾，天晞絕奇。正宜同諧鸞琴，何乃嗇後而促其期。噫，修短有數也，天厭善類。珠沉壁碎，雲慘風悲。扣玄扃而莫啓，嘆薤露而易晞！秀等忝居僚儕，情重交誼。崇肴於俎，酌酒於卮。庶乎來享，鑒此哀辭。嗚呼尚饗！

祭畢，西門慶下來謝禮已畢。吳大舅等讓衆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茶。小優彈唱起來，安席上坐。手下跟隨之人，自有管待。三道五割，酒肴比前兩日更豐盛齊整。厨役上來照席，還磕了頭。西門慶與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下席相陪，觥籌交錯，殷勤勸酒。李銘等三個小優兒，銀箏象板，朝上彈唱。外邊自有夥計主管，將跟隨祭來各項人役盒擔錢，都照例打發銀子停當。衆官坐到後晌時分，就要起身。西門慶不肯，與吳大舅、伯爵等拿大杯款留。教李銘等彈樂器、唱小曲兒，歡飲直到日暮時分方散。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衆人坐，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罷。」當時告辭

回家。正是：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家中巨富人趨附，手內多時莫論財。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通廝脚兒——兩人在一個被窩裡分兩頭睡。  
(二) 毛司火性兒——毛司，毛躁，易於惹怒。火性，火爆急性。  
(三) 快戳無路兒——好刁難人，不行方便。  
(四) 合氣星——專門會跟人鬪氣，鬪矛盾的人。  
(五) 搶——此處指搶白、頂撞。  
(六) 老先兒——老先生。  
(七) 建昌——此指產於建昌(今四川省西昌縣)的木材。下鎮遠，也指產於鎮遠(今貴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北部)的木材。  
(八) 蠻聲哈刺——形容南方人的口音，含輕蔑意。  
(九) 關目揭帖——此指供點戲用的戲單。  
(十) 宣精靈疏——即宣給鬼神聽的疏文。  
(十一) 建醮——指道教設壇祭禱。  
(十二) 法司——司法機關。明代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  
(十三) 王十九，只吃酒——這句順口溜，意思就是勸人只管喝酒，莫談政事。  
(十四) 斜局——猶「邪門」，反常，怪僻。  
(十五) 搗喇小子——搗喇，亦作「倒刺」，係蒙古語唱歌的意思。小子，即小廝，男孩兒。



## 第六十五回

### 吳道官迎殯頌真容

### 宋御史結豪請六黃

齊眉相見喜柔和，誰料參商發浩歌。殘月雲邊懸破鏡，流光機上擲飛梭；愁隨草色春深茂，苦入蓮心夜幾何。試問流乾多少泪，楓林秋色一般多。

話說到九月二十八日，李瓶兒死了二七光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揚幡修建青玄救苦二七齋壇。早修之時，有官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管待來人去了。吳道官廟中抬了三牲祭器、湯飯籩盤餅餽素食、金銀錠香紙之類，又是一疋尺頭，以爲奠儀。道衆繞棺轉咒，吳道官靈前展拜。西門慶與經濟回禮，謝道：「師父多有破費，何以克當？」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當該助一經，追薦夫人，爭奈力薄。粗茶飯奠，表意而已，望乞大人笑納。」西門慶祭畢，即收了，打發抬盒人回去。那日三朝轉經（一），演生神章，破九幽獄（二），對靈攝召，拜進救苦朱表，頌告諸真符命，整做法事，俱不必細說。

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那時孟玉樓兄弟孟銳，外邊做買賣去了五六年沒

來家，昨至是來家，見他姐姐西門慶這邊有喪事，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討了一分孝去，送了許多人事；見西門慶叙禮，進入玉樓房中拜見。至者堂客約有十數位人，西門慶這邊亦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

那日午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彬，共五員官，都鬪了分（三），穿孝服來上紙帛吊問。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馬上人俱有攢盤，領下去自有坐吃處。

正飲酒到熱鬧處，當時沒巧不成話，忽報：「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吊孝。」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讓至前廳，換了衣裳，跟從進來。家人下手捧香燭、紙帛、金緞到靈前，用紅漆丹盤捧過香來，跪下。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經濟下來還禮。黃主事道：「學生不知尊闔沒了，吊遲，恕罪恕罪！」西門慶道：「學生一向欠恭，今又承老先生枉吊，兼辱厚儀，不勝感激。」叙畢禮，讓至棚內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左右捧茶上來，吃了茶，黃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令夫人作古，也要來吊問，爭奈有許多事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住扎。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艮嶽（四），勅旨令太尉朱勳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綱，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次到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黃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峰（五），長二丈，闊數尺，都用黃氈蓋覆；張打黃旗，費數號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況河中沒水，

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勞苦，通不得閑。況黃太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說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他。一接。想此間無可相熟者，委托學生來。敬煩尊府作一束，要請六黃太尉一飯，未審尊意可允否？」因喚左右：「叫你宋老爹承差上來。」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氈包內捧出一對金緞，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綿紙。黃主事道：「此乃宋公致賻之儀。那兩封是兩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每員三兩；府官八員，每員五兩；計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兩。」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之，何如？」西門慶再三辭道：「學生有服在家，奈何奈何！」因問：「迎接在於何時？」黃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到出月半頭。黃太監京中還未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纔發引（六），既是宋公祖、老先生吩咐，敢不領命？又兼謝盛儀。賻禮且領下，分資決不敢收。該多少桌席，只顧吩咐，學生無不畢具。」黃主事道：「四泉此意差矣。松原委托學生來煩瀆，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又非松原之己出，何得見却？如其不納，學生即回松原，再不敢煩瀆矣。」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學生權且領下。」因令玳安、王經接下去。問備多少桌席？黃主事道：「六黃備一張吃看大桌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桌席（七）。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不必再叫。」說畢，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款留，黃主事道：「學生還到尚柳塘老先生那裡拜拜。他昔年曾在學生敝處作縣令，然後轉成都府推官。如今他

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同年。」西門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尚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黃主事起身。西門慶道：「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期寒舍拱候矣。」黃主事道：「臨期松原還差人來通報，先生亦不可太奢。」西門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而去。

那縣中官員，聽見黃主事帶領巡按上司人來，唬的都躲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吩咐手下把轎馬藏過一邊。當時西門慶回到捲棚，與衆官相見，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八府，來央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衆官悉言：「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欽差若來，凡一應祇迎、廩餼（八）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於州縣，必取之於民，公私困極，莫此爲甚。我輩還望四泉于上司處美言提拔，足見厚愛之至。」言訖，都不久坐，告辭起身，上馬而去。

話休饒舌。到李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衆上堂僧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毗盧帽，大鉢大鼓。早晨取水，轉五方，請三寶，浴佛（九）；午間加持，召亡破獄（十），禮拜《梁皇懺》，談《孔雀》，甚是齊整。晚夕喬大户娘子與衆夥計娘子與月娘等伴宿，在靈前看偶戲。西門慶與應伯爵、吳大舅、溫秀才，在棚內東首另設圍屏飲酒。

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趙喇嘛，亦十六衆，來念番經，結壇，跳沙，灑花米，行香，口誦真言，齋供都用牛乳茶酪之類。懸挂都是九醜天魔變相：身披纓絡琉璃，項挂髑髏，口咬嬰兒，坐跨妖魅，腰纏蛇螭，或四頭八臂，或手執戈戟，朱髮藍面，



醜惡莫比。午齋已後，就動葷酒。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往門外墳上破土開墳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喇嘛散了。

次日，推運山頭酒米、桌面肴品，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主管夥計，莊上前後搭棚，四五處酒房厨坊，墳內穴邊，又起三間罩棚。先請附近地鄰來坐席面，大酒大肉管待。臨散，皆肩背項負而歸，俱不必細說。

十一日白日，先是歌郎（十二）并鑼鼓地吊來靈前參靈。吊《五鬼鬧判》、《張天師着鬼迷》、《鍾馗戲小鬼》、《老子過函關》、《六賊鬧彌勒》、《雪裡梅》、《莊周夢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風》、《洞賓飛劍斬黃龍》、《趙太祖千里送荊娘》，各樣百戲吊罷，堂客都在簾內觀看。參罷靈去了，內眷親戚，都來辭靈燒紙，大哭一場。

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抬出銘旌，各項幡亭紙扎。僧道鼓手，細樂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留十名在家看守，四十名跟殯，在材前擺馬道，分兩翼而行。衙門裡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照管冥器。墳頭又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祀。那日官員士夫，親鄰朋友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填街塞巷。本家并親着堂客，轎子也有百十餘頂；三院鴛鴦粉頭，小轎也有數十。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并二女僧看家，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那女婿陳經濟，跪在柩前捧盆（十二）。六十四人上扛，有件作一員，高立于增架上，敲響板，指撥抬材人上肩。先是

請了報恩寺朗僧官來起棺，剛轉過大街口望南走，那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晴明天氣，果然好殯！但見：

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陸殘烟乍斂。蓁蓁嚨嚨，出喪鼓不住聲喧；叮叮噹噹，地吊鐸連宵振作。銘旌招颺，大書九尺紅羅；起火軒天，中散半空黃霧。猙猙獐獐開路鬼，斜擔金斧；忽忽洋洋險道神，端秉銀戈。逍逍遙遙八洞仙，龜鶴繞定；窈窈窕窕四毛女，虎鹿相隨。地吊鬼，晃一片鐸篩；烟火架，迸千枝花炮。熱熱鬧鬧採蓮船，撒科打諢；長長大大高蹠漢，貫甲頂盔。清清秀秀小道童十六衆，衆衆都是霞衣道髻，擊坤庭之金，奏八琅之璆，動一派之仙音；肥肥胖胖和尚二十四個，個個都是雲錦袈裟，排大鈸，敲大鼓，轉五方之法事。一十二座大絹亭，亭亭皆綠舞紅飛；二十四座小絹亭，座座盡珠圍翠繞。左勢下，天倉與地庫相連；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掌醮厨，列八珍之罐；香燭亭，供三獻之儀。六座百花亭，現千團錦綉；一乘引魂轎，扎百結黃絲。這邊荷花與雪柳爭輝，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金字幡，銀字幡，緊護棺輿；白絹繖，綠絹繖，同圍增架。斧符雲氣，一邊三把皆彩畫鮮明；執罐捧巾，兩下侍妾盡梳妝如活。功布招颺，孝眷聲哀。簇捧定五出頭六歌郎仰覆運須彌座；六十四名青衣白帽，穩穩抬定五老雲鶴華蓋頂、四垂頭流蘇帶、大紅銷金寶象花棺

單，裡面安着巍巍不動錦綉棺輿。只見那兩邊打路排軍，個個都頭戴孝巾，身穿青衲襖，腰繫孝帶，脚靸腿繡鞦韆鞋，手執欄杆，前呼后擁。兩邊走解的，頭戴芝麻羅萬字頭巾，撲匾金環飛於腦後，穿的是兩三領紵絲衲襖，腰繫紫纏帶，足穿鷹爪四縫乾黃靴，襯着五彩翻身搶水獸納紗襪口，賣解猶如鷹鷄，走馬好似猿猴；執着一杆明槍，提朱紅桿令字藍旗，豎肩樁，打斤斗，隔肚穿錢，金鷄獨立，仙人打過橋，銓裡藏身。人人喝采，個個爭誇。扶肩擠背，紛紛不辨賢愚，挨睹并觀，攘攘那分貴賤。張三蠢胖，只把氣吁；李四矮挫，頻將脚躐。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拄髭鬚；綠鬢佳人，也帶兒童來看殯。正是：

鑼鼓瑟瑟靄路塵，花攢錦簇萬人瞻。哀聲隱隱棺輿過，此殯誠然歷帝京。

吳月娘坐大轎在頭裡，后面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餘頂，一字兒緊跟材後走。西門慶總冠孝衣，同衆親朋在材後裡，陳經濟緊扶棺輿。走出東街口，西門慶具禮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身穿大紅五彩雲霞二十四鶴鶴氅，頭戴九陽玉環雷巾，脚踏丹鳥，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而來，將李瓶兒大影捧於手內。陳經濟跪在面前，那殯停住了。衆人聽他在上高聲宣念：

兔走烏飛西復東，百年光景似風燈。時人不悟無生理，到此方知色是空。

恭惟

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相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分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姝。稟花月之儀容，蘊蕙蘭之佳氣。鬱德柔婉，賦性溫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資琴瑟以好和。曾種藍田，尋嗟楚畹。正宜享福百年，可惜春光三九。嗚呼！明月易缺，好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旆迎風，良夫躡躅於柩前，孝眷哀矜於巷陌。離別情深而難已，音容日遠以日忘。某等謬忝冠簪，愧領玄教，愧無新垣平之神術，恪遵玄元始之遺風。徒展崔徽畫裡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漱甘露而沃瓊漿，超仙識登於紫府；披百寶而面七真，引淨魄出於冥途。一心無挂，四大皆空。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一靈真性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遍數。衆聽末後一句：咦！精爽不知歸何處，真容留與後人傳。

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坐退下去了。這裡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纔起身，迤邐出南門。衆親朋陪西門慶走至門上，方乘馬。陳經濟扶柩，到于山頭五里原。原來坐營張團練帶領二百名軍，同劉、薛二內相，又早在墳前高阜處搭帳房，吹響器，打銅鑼銅鼓，迎接殯到。看着裝燒冥器紙扎，火焰漲天。墳內有十數家收頭祭祀，皆兩院妓女擺列。堂客內眷，自有幃幕。棺輿到，落下扛，徐先生率領仵作，依羅經（十三）吊向，已

時祭告后土（十四）方隅後，纔下葬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十五）。祭畢衛中官員并衆親朋夥計，皆爭拉西門慶遞酒。鼓樂喧天，烟火匝地。收祭祀者，自有所管人役，再無淆亂。那日待人齋堂，也有四五處。堂客在後捲棚內坐，各有派定人數。熱鬧豐盛，不必細說。吃畢，各又邀去莊院，設席請西門慶收頭飲酒，賞賜亦費許多。

後晌回靈，吳月娘坐魂轎（十六），抱神主魂幡，陳經濟扶靈床——都是玄色紵絲靈衣，玉色銷金走水，四角垂流蘇。吊挂大影亭，大絹亭，小絹亭，香燭亭，鼓手細樂，十六衆小道童兩邊吹打。吳大舅并喬大户、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衆主管夥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堂客轎子壓後。到家門首，燎火而入（十七）。李瓶兒房中安靈已畢，徐先生前廳祭神灑掃，各門戶皆貼辟非黃符。管待徐先生，備一疋尺頭，五兩銀子，相謝出門。各項人役，打發散了。拿出二十吊錢來，五吊賞巡捕軍人，五吊與衛中排軍，十吊賞營裡人馬。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張團練、夏提刑，俱不在話下。西門慶還令左右放桌，留喬大户、吳大舅衆人坐。衆人都不肯，作辭起身。來保回說：「搭棚的在外伺候，明日來拆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拆，一發過了你宋老爹擺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綵匠去了。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户娘子、衆堂客，還等着安畢靈，哭了一場，方纔去了。

西門慶不忍遽捨，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靈宿歇。見靈床安在正面，大影挂在傍邊，靈床內安着半身，裡面小錦被褥床几衣服妝奩之類，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金蓮；桌上香花燈燭，金碟樽俎，般般供養。西門慶大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到夜半，對着孤燈，半窗斜月，翻覆無寐，長吁短嘆，思想佳人。有詩爲證：

短嘆長吁對彼窗，舞鸞孤影寸心傷。蘭枯楚畹三秋雨，楓落吳江一夜霜。

夙世已違連理願，此生難覓返魂香。九泉果有精靈在，地下人間兩斷腸。

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在房中親看着丫鬢擺下，他便對面桌兒和他同吃，舉起箸兒來：「你請些飯兒！」行如之在之禮。丫鬢、養娘都忍不住掩泪而哭。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跟前遞茶遞水，挨挨搶搶（十八），掐掐捏捏，插話兒應答。那消三夜兩夜，這日，西門慶請了許多官客堂客，并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三個唱的，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名小優兒，墳上暖墓（十九），回家。西門慶因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下。到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起來遞茶，因見被拖下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起被。西門慶一時興動，摟過脖子就親了個嘴，遞舌頭在他口內。老婆就啞起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令脫去衣服上炕，兩個摟接在被窩內，不勝歡娛，雲雨一處。老婆說：「既是爹抬舉，娘也沒了，小媳婦情願不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西門慶便叫：「我兒，你只用心伏侍我，愁養活不過你來？」當下這老婆枕席之間無不奉承，顛鸞倒鳳，隨

手而轉，把西門慶歡喜了不的。次日，老婆早晨起來，與西門慶拿鞋腳疊被褥，就不靠迎春，極盡殷勤，無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簪兒來賞他。老婆磕頭謝了。迎春亦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老婆自恃得寵，脚跟已牢，無復求告於人，就不同往日，打扮喬模喬樣，在丫鬢夥兒內說也有，笑也有，早被潘金蓮看到眼裡。

早晨，西門慶正陪應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老爹差人來送答賀黃太尉一桌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盞，十副小銀鍾，兩副銀折盃，四副銀賞鍾，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緞，十罈酒，兩牽羊。傳報：「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裡早先預備酒席，準在十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折東打發回去。隨即兌銀與賁四、來興兒，定桌面，粘菓品，買辦整理，不必細說。因向應伯爵說：「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閑。剛剛打發喪事兒出去了，又鑽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腳亂。」伯爵道：「這個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掉攬他，他上門兒來央煩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賠幾兩銀子，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只這山東一省官員，并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戶添許多光輝，壓好些仗氣（二十）。」西門慶道：「不是此說。我承望他到二十以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迎接，忒促急促忙。這十六日又是他五七，我前日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如何又改？不然雙頭火杖（二二）都擠在一處，怎亂得過來？」應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算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二十

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擺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了，我如今就使小廝回吳道官改日子去。」伯爵道：「哥，我又一件。如今趁着東京黃真人在廟裡住，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吊掛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三三）。趁他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圖他這個名聲也好看。」西門慶道：「只說這黃真人有道行，少不的那日全堂添二十四衆道士，做一晝夜齋事。爭奈吳道官齋日受他祭禮，出殯又起動他懸真、道童送殯，沒的酬謝他，教他念這個經兒表意而已。今又請黃真人主行，却不難爲他？」伯爵道：「齋一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真人做高功就是了。哥只是多費幾兩銀子，爲嫂子，沒曾爲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經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寫法，教他早請黃真人，改在二十日念經，二十四衆道士，水火煉度（三三）一晝夜。即令玳安，騎頭口回去了。

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進入後邊，只見吳月娘說：「賁四嫂買了兩個盒兒，他女兒長姐定與人家，來磕頭。」西門慶便問：「誰家？」賁四娘子穿着藍紬襖兒，白絹裙子，青緞披襖，他女兒穿着大紅緞襖兒，黃紬裙子，戴着花翠，插燭向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月娘在傍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裡抬舉，昨日纔相定下，這二十四日就娶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像十五歲，倒有十六七歲的。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要抬舉兩個



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於是教月娘讓在房內，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都來見禮陪坐。臨走，西門慶、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衆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玳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真人還在廟裡住，過二十頭纔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壇場。」

西門慶次日，家中厨役落作治辦酒席，務要齊整。大門上綦七級彩山，廳前五級彩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廳正面屏開孔雀，地氈氈毼。都是錦綉桌幃，妝花椅墊。黃太尉便是肘件大飯，簇盤、定勝方糖、五老錦豐、堆高頂吃看大插桌；關席兩張小插桌，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餘八府官，都在廳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菓五菜平頭桌席。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回話去了。

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黃旗「欽差」二字，捧着勅書在頭裡走。地方統制、守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戎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尾隨，藍旗纓槍，又槩儀仗，擺數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挂綉蟒，坐八抬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褐傘，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之燦錦，隨路鼓吹而行，黄土墊道，鷄犬不聞，樵採遁迹。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黑壓壓跪於道傍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家中大門首。教坊鼓樂，聲震雲霄，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排伏，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塵拱伺。良久，人馬過盡，太尉下轎，進

來。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一擁而入，到於廳上，廳上又是箏、篋、方響（二四）、雲璈（二五）、龍笛、鳳管，細樂响動。爲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蒙，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參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共，左參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參政季侃、左參議馮廷鵠、右參議汪伯彥、廉訪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彙、兵備副使雷起元等兩司官參見，太尉稍加優禮。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師文、兗州府凌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黃甲、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廳參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至於統制、制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發放，各人外邊伺候。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來拜見獻茶，侯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鼓樂來與太尉簪金花、捧玉斝，彼此酬飲。遞酒已畢，太尉正席坐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并西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呈應彈唱隊舞回數，各有節次，極盡聲容之盛。當筵搬演的《裴晉公還帶記》，一摺下去，廚役割獻燒鹿花猪，百寶攪湯，大飯燒賣。又有四員伶官，箏、篋、琵琶、篋篥上來清彈小唱，唱了一套〔南呂·一枝花〕：

官居八輔臣，祿享千鍾近。功存遺百世，名播萬年春。拯溺亨途，惟治國安邦論，調和鼎鼐新。持義節、率忠貞，都則待報主施恩。乘賢烈、秉正直，也則是清懲化民。

唱畢，湯未兩陳，樂已三奏。下邊跟從執事官身人等，宋御史委差兩員州官，在西門慶捲棚內自有桌席管待。守禦、都監等官，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自有坐處。黃太尉令左右拿十兩銀子來賞賜各項人役，隨即看轎，就要起身。衆官上來再三款留不住，都送出大門。鼓樂笙簧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清蹕傳道，人馬森列。多官俱上馬遠送，太尉悉令免之，舉手上轎而去。宋御史、侯巡撫吩咐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護送至皇船上來回話。桌面器皿，答賀羊酒，具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禦周秀，親送到船所交割明白。回至廳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不當負累取擾華府，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門慶慌躬身施禮道：「學生屢承教愛，累辱盛儀，日昨又蒙賻禮，些小微物，何足挂齒？蝸居卑陋，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宋御史謝畢，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撫一同起身。兩司八府官員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闋而散。

西門慶回至廳上，將伶官樂人賞以酒食，俱令散了，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廳內外各官桌面，自有本官手下人領，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尚早，收拾家伙停當，攢下四張桌席，佳肴堆滿，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傅自新、甘出身、韓道國、賁四、崔本及女婿陳經濟，——從五更起來，各項照管辛苦，坐飲三杯。不一時衆人來到，吳大舅與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居上坐，西門慶關席，衆夥計兩邊列坐，左右擺上酒來飲酒。伯爵道：「哥今日落忙，黃太尉坐了多大一回，喜歡不喜歡？」韓道國道：

「今日六黃老公公見咱家酒席齊整，無個不喜歡的。巡撫、巡按兩位甚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地方，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去。哥就賠了幾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响出名去了。」溫秀才道：「學生宗主提舉陳老先生，也在這裡預席。」西門慶問其故。溫秀才道：「名陳正彙者，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郎，本貫河南鄆城縣人，十八歲科舉，中壬辰進士。今任本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二十四歲。」正說着，湯飯上來，衆人吃畢。西門慶叫上四個小優兒，問道：「你四人叫甚名字？」答道：「小的叫周采、梁鐸、馬真、韓畢。」伯爵道：「你不是韓金釧兒一家？」韓畢跪下說：「金釧兒、玉釧兒，都是小的妹子。」西門慶問：「你們吃了酒飯不曾？」周采道：「小的剛纔都吃過酒飯了。」西門慶一回想起來，道：「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吩咐小優兒：「你們拿樂器過來，會唱『洛陽花，梁園月』不會？唱一個我聽。」韓畢跪下：「小的與周采記的。」一面擲筭撥阮，板排紅牙，唱道：

〔普天樂〕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熳開，月曾把酒問團圓夜。月有盈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苦離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日來也！

唱畢，應伯爵見西門慶眼裡酸酸的，便道：「哥，別人不知你心，只我略知一二。哥

教唱此詞，關係心間之事，莫非想起過世嫂子來？就如同連理枝、比目魚，今分爲兩下，心中怎不想念！」西門慶看見後邊上來菓碟兒，叫：「應二哥，你只噴我說。有他在，就是他經手整定；從他沒了，隨着丫鬢掇弄，你看都像甚模樣？好應口菜也沒一根我吃。」溫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人，足可以够了。」伯爵道：「哥休說此話。你心間疼不過，便是這等說。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嫂子們心。」這裡酒席上說話，不想潘金蓮在軟壁後聽唱，聽見西門慶說此話，走到後邊，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就是了，你如今却怎樣的！前日是不是，他在時即許下把綉春教伏侍他二娘，他倒睁着眼和我叫：『死了許多時兒，就分散他房裡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這兩日你看他那媳婦子和兩個丫頭，狂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們擠撮他。」金蓮道：「娘，我也見這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模改樣的。怕這賊沒廉耻貨，鎮日在那屋裡纏，要了這老婆也不定的。我聽見說，前日與了他兩對簪子，老婆戴在頭上，拿與這個瞧，拿與那個瞧。」月娘道：「豆芽菜兒，有甚捆兒（二六）！」衆人背地裡都不做喜歡。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爲證：

裏王臺下水悠悠，一種相思兩地愁。月色不知人事改，夜深還照粉牆頭。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轉經——道教齋醮法事，有轉經科儀。係誦經人回環轉誦經文，使之聞於天地，令三界鬼神聞經悟道，功德無量。
- (二) 破九幽獄——破除死者生前種種罪孽，以免受地獄之災。九幽獄，道家認為陰間有「東日幽冥青曜惡毒門風雷獄」等九方「九幽地獄」。
- (三) 鬪分——多人集資送禮或請客等。
- (四) 艮嶽——政和七年，宋徽宗令在東京所築的土山，因在都城之艮方（東北方），故名艮嶽。
- (五) 卿雲萬態奇峰——宋代由花石綱運至東京艮嶽的著名山石。
- (六) 發引——即出殯。靈柩起行，挽繫於柩輿前的引布前進，故稱發引。
- (七) 平頭桌席——沒有高頂菓品裝飾的席面，規格稍低。
- (八) 稟餼——官府供應的糧食。
- (九) 浴佛——一種以水灌洗佛像的儀式。
- (十) 召亡破獄——一種旨在召喚亡魂，解脫其地獄之苦的宗教儀式。
- (十一) 歌郎——唱挽歌者。
- (十二) 摔盆——一種殯葬習俗，當棺木起動時，由死者孝子或至親晚輩摔碎棺前一隻焚化紙錢的瓦盆。
- (十三) 羅經——羅盤。
- (十四) 后土——中國古代的土神。
- (十五) 點主——舊時殯葬儀式之一。死者歿後名旌和題神主時，其「主」字只寫「王」，缺一點。待棺木下土時，加上這一點，叫「點主」。點主時，須着吉服，鳴炮奏樂，燈彩搖紅，作喜慶狀。
- (十六) 坐魂轎——魂轎是指在出靈、回靈等過程中魂靈坐的轎子。靈魂乘轎須有人引導。這人坐在魂轎中，就叫坐魂轎。
- (十七) 燎火而入——一種喪禮儀式。《宛署雜記》：送葬歸，以盂盛水，置刀其旁，積薪燃火於宅門之外。喪主執刀礪盂者三，即躍火而入，餘從者如之。
- (十八) 挨挨搶搶——主動靠近，碰碰撞撞。
- (十九) 暖墓——一種喪禮儀式。即下葬三天後，至墓地祭奠。
- (二十) 仗氣——因有依靠而顯得有威風，有氣勢。
- (二一) 雙頭火杖——火杖，撥火棍。兩頭撥火，猶言兩頭忙。
- (二二) 羅天大醮——道教中普祭諸天鬼神的儀式，典範隆重，是一種最盛大的法會。
- (二三) 水火煉度——道教法術。《杭俗遺風》：「道士超度道場，法師於寒林臺前，畫符捏訣。由一道士以竹梢紙幡一首，持向法師。法師於寒林臺前，列水火盆各一，以竹梢紙幡燒去，然後一抖，則更出一首，再燒再抖，左右向水火盆作四五度後，隨後抖出數十丈，白紙一條，供於正薦桌

上，名曰水火煉度。」（二四）方響——一種由一組上圓下方的鐵板制成的打擊樂器。（二五）雲璈——一種由一組不同音階的銅鑼制成的打擊樂器。（二六）豆芽菜兒，有甚捆兒——豆芽短小而雜亂，無法捆束。比喻小人沒有規矩。





## 第六十六回

### 翟管家寄書致賻

### 黃真人煉度薦亡

八面明窗次第開，佇看環珮下瑤臺。閨門春色連新柳，嶺角寒香帶早梅。  
影動花梢明月上，風敲竹徑故人來。佳人留下鴛鴦錦，都付東君仔細裁。

話說西門慶那日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飲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夥中標船（二）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打包便了。」伯爵問：「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松江下。各處置買些布貨來發賣。家中緞貨紬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主張極妙。常言道：要的般般有，纔是買賣。」說畢，已至起更時分。吳大舅起身說：「姐夫，你連日辛苦。俺們酒已够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門慶不肯，還要留住，令小優兒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鍾，纔放出門。西門慶賞了小優四人六錢銀子，再三不敢接，說：「宋爺出票，叫小的們來，官身如何敢受老爺重賞？」西門慶道：「雖然官差，此是我賞你，怕怎的！」四人方磕頭領去，不在

話下。西門慶便歸後邊歇去了。

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早有玉皇廟吳道官差了一個徒弟，兩名鋪排來，在大廳上鋪設壇場。上安三清四御，中安太乙救苦天尊（二），兩邊東嶽、酆都，下列十王九幽（三），冥曹幽壤，監壇神虎二大元帥（四），桓、劉、吳、魯四大天君（五），太陰神后（六）、七真玉女（七），側懸冥司提魂攝魄一十七員神將。內外壇場，鋪設的齊齊整整；香花燈燭，擺列的燦燦輝輝。爐中都焚百合名香，周圍高懸吊挂。經筵羅列，幕幃銷金；法鼓高架，彩雲旋繞。西門慶來家看見，心中大喜，打發徒弟、鋪排齋食吃了，回廟中去了。隨即令溫秀才寫帖兒，請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吳舜臣，許多親眷并堂客，明日念經。家中厨役落作治辦齋供，不題。

次日五更，道衆皆挨門進城，到於西門慶家，叫開門，進入經壇內，明起燈燭，沐手焚香，打動響樂，諷誦諸經，敷演生神玉章。鋪排大門首挂起長幡，懸吊榜文，兩邊黃紙門對一聯，大書：「東極垂慈，仙識乘晨而超登紫府；南丹赦罪，淨魄受煉而逕上朱陵。」榜上寫着：

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某坊居住，奉

道追修孝夫信官西門慶，合家孝眷人等，即日皈誠，上干慈造。意者伏爲室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相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

九月十七日丑時分身故。伏以伉儷情深，嘆鳳鸞之先別；閨門月冷，嗟琴瑟以斷鳴。徒追悼以何堪，憶音容而緬想。光陰易逝，五七俄臨。欲拔幽魂，敬陳丹悃。謹以今月二十日仗延官道，爰就孝居，建盟真煉度齋壇，庸頒玉簡；演九轉生神寶範，奏啓琅函。迓獅馭以垂光，金燈破暗；降龍章而滅罪，鐵柱停酸。爰至深宵，度彩橋而鳴玉珮；頻餐沆瀣，登碧落而謁金真。伏願玉陛垂慈，青宮降鑒，廣覃惻隱之仁，大賜提撕之力，亡魂早超逍遙之境，滯爽咸登極樂之天。存歿眷屬，均沐休祥；宗親人等，同登道岸。凡預薦修，悉希元化，故榜。政和年月日榜。

《上清大洞經錄》九天金闕大夫、神霄玉府上筆判雷霆諸司府院事、清微弘道體玄養素崇教高士、領太乙宮提點、皇壇知磬兼管天下道教事高功黃元白奉行。

大廳經壇，懸掛齋題二十字，大書：「青玄救苦頒符告簡五七轉經水火煉度薦揚齋壇。」

即日黃真人穿大紅，坐牙輦，繫金帶，左右圍隨，儀從喧呵，日高方到。吳道官率衆接至壇所，行畢禮，然後西門慶着素衣經巾拜見，遞茶畢。洞案傍邊，安設經筵法席，大紅銷金桌幃，妝花椅褥，二道童侍立左右。黃真人儀偉容貌，戴王冠，韜以烏紗，穿大紅斗牛衣服，鞞烏履。發文書之時，西門慶備金緞一疋僉字。登壇之時，换了九陽雷巾，大

紅金雲白鶴法斝，與袖飛鬣，脚下白綾軟襪，朱紅登雲朝舄。朝外建天地亭，張兩把金傘蓋。金童揚烟，玉女散花，執幢捧節。監壇神將，三界符使（八），四直功曹，城隍社令，土地祇迎，無不畢陳。高功香案上列五色天皇號令，召雷皂纛（九），天蓬玉尺（十），七星寶劍，淨水法盂。先是表白宣畢齋意，齋官沐手上香拜懺，二人飄手爐向外三信禮召請。然後高功擊令焚香，蕩穢淨壇，飛符召將，關發一應文書符命，啓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獻禮畢，打動音樂，化財行香。西門慶與陳經濟執手爐跟隨，排軍喝路，前後四把銷金傘，三對纓絡挑搭。孝眷列於大門首，孤魂棚建於街上。湯飯淨供，委付四名排軍看守。行香回來，安請監齋壇已畢，在捲棚擺齋。那日各親友街鄰夥計，送茶者絡繹不絕。西門慶悉令玳安、王經收記，打發回盒人銀錢。

早晨開啓，請三寶證盟，頒告符簡，破獄召亡。又動音樂，往李瓶兒靈前攝召，引魂朝參玉陛，傍設几筵，聞經悟道。高功搭高座，演《九天生神經》，焚燒太乙東岳鄆都十王冠帔雲馭。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斗，拜進朱表，逕達東極青宮，遣差神將，飛下羅鄆。原來黃真人年約三旬，儀表非常，妝束起來，午朝拜表，儼然就是個活神仙。端的生成甚模樣？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鬣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如太華喬松。踏罡朱履步丹霄，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皓齒明眸，佩籙掌五雷之

令。三島十洲存性到，洞天福地出神游。高餐沆瀣，靜裡朝元。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就是都仙太史臨凡世，廣惠真人降下方。

拜了表文，吳道官當壇頒生天寶籙（十一）、神虎玉札（十二）。行畢午香，回來捲棚內擺齋。黃真人前大桌面定勝，吳道官等稍加差小，其餘散衆俱平頭桌席。黃真人、吳道官皆襯緞尺頭，四位披花，四疋絲紬；散衆各布一疋。桌面俱令人抬送廟中，散衆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細說。吃畢午齋，謝了西門慶，都往花園各亭臺洞內游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伙，從新桌上擺下齋饌上來，請吳大舅等衆親朋夥計來吃。

正吃之間，忽報東京翟爺那裡差人來下書。西門慶即出到廳上，請來人進入。只見是府前承差幹辦，青衣窄袴，萬字頭巾，乾黃靴，全付弓箭，向前施禮。西門慶答還下禮。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書內封折賻儀銀十兩。問來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王玉，蒙翟爺差遣，送此書來。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安老爹書到京纔知道。」西門慶問道：「你安老爹書幾時到來？」那人說：「安老爹書十月纔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滿，升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敕修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門慶問了一遍，即令來保廂房中管待齋飯，吩咐明日來討回書。那人問：「韓老爹在那裡往？宅內捎信在此。小的見了還要趕往東平府下書去。」西門慶即喚出韓道國來見那人。陪吃齋食畢，同往家中去了。西門慶拆看書中之意，於是乘着喜歡，將書拿到捲棚內教溫秀才看，說：「你照此修一封回

書答他，就捎寄十方縐紗汗巾，十方綾汗巾，十副揀金挑牙，十個烏金酒杯，作回奉之禮。他明日就來取回書。」温秀才接過書來觀看，其書曰：

寓京都眷生翟謙頓首，書奉

即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自京邸執手話別之後，未得從容相叙，心甚歉然。其領教之意，生已與家

老爺前悉陳之矣。邇者因安鳳山書到，方知老親家有鼓盆之嘆，但不能一吊爲恨，奈何奈何！伏望以禮節哀可也。外具賻儀，少表微忱，希莞納。又久仰貴任榮修德政，舉民有五袴之歌，境內有三留之譽。今歲考績，必有甄升。昨日神運、都功兩次工上，生已對老爺說了，安上親家名字。工完題奏，必有恩典，親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終類本，必轉京堂，指揮列銜矣。謹此預報，伏惟高照，不宣。「附云」：此書可自省覽，不可使聞之於渠。謹密！謹密！「又云」：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於獄。

「下書」冬上斡具。

却說温秀才看畢，纔待袖，早被應伯爵取過來，觀看了一遍，還付與温秀才收了，說道：「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加意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極多，休要教他笑話。」温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續。學生匪才，焉能在班門中弄大斧，不過乎塞責而已。」西門慶道：「老

先生他自有個主意，你這狗才曉的甚麼！」須臾，吃罷午齋，西門慶吩咐來興兒打發齋饌，送各親眷街鄰家；又使玳安回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韓金釧兒、洪四兒、齊香兒六家香儀人情禮去，每家還答一疋大布、一兩銀子；後晌就叫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來伺候。

良久，道衆望壇發插，上朝、拜懺、觀燈、解壇送聖。天色漸晚，比及設了醮，就有起更天氣。門外花大舅被西門慶留下，已不去了。喬大户、沈姨夫、孟二舅告辭先回家。止有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并衆夥計在此，晚夕觀看水火煉度。就在大廳棚內搭高座，扎綵橋，安設水池火沼，放擺斛食。李瓶兒靈位另有几筵幃幕，供獻齊整，傍邊一首魂幡，一首紅幡，一首黃幡，上書：「制魔保舉」、「受煉南宮」。先是，道衆音樂兩邊列坐，持節捧盂劍四個道童，侍立法座兩邊。黃真人頭戴黃金降魔冠，身披絳綃雲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詞。音樂止，二人執手爐宣偈云：

太乙慈尊降駕臨，夜壑幽關次第開。童子雙雙前引導，死魂受煉步雲階。  
黃真人薰沐焚香，念曰：

伏以玄皇闡教，廣開度於冥途；正一垂科，俾煉形而升舉。恩沾幽爽，澤被饑虛。謹運真香，志誠上請：東極宮中大慈仁者，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青玄九陽上帝，十方救苦諸大真人，天仙地仙，三界官屬，五岳十王，水府羅酆聖衆，

仗此真香，來臨法會。伏望獅座浮空，龍旗耀日，空青枝灑，頻除熱惱；甘露普滋，廣濟孤虛。今則暫供几筵，告頒符命；九幽滅罪，罷對停毆。切以人處塵凡，日繁俗務。不知有死，惟欲貪生。鮮能種於善根，多隨入於惡趣。昏迷弗省，恣欲貪嗔。將謂自己長存，豈信無常易到。一朝傾逝，萬事皆空。業障纏身，冥司受苦。今奉道伏爲亡過室人李氏靈魂，一棄塵緣，久淪長夜。若非薦拔於愆辜，必致難逃於苦報。恭惟天尊，號隆億劫，氣應九陽。秉好生之仁，救尋聲之苦。灑甘露而普滋群類，放瑞光而遍燭昏衢。命三官寬考較之條，詔十殿攤推研之筆。開囚釋禁，宥過解冤。各隨符使，盡出幽關。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蕩滌黃華之形。凡得更生，俱歸道岸。

高功念《五厨經》、《變食神咒》、散法食：

聞天浮九炁，九炁出乎太空之先；地凝九幽，九幽鬱於重陰之壘。九炁列正，萬物并受生成，所以爲天地之根。各受生於胞胎，賴三光而育養。人之有死壞者，皆所以不能受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根，離其本真耳。若得還生，須得濯形於太陰，煉質於太陽，復受九炁，凝合三元，結成胞胎乃可成形。匪仗太上之金科，玄元之秘旨，豈可開度幽魂，全形復體，駕景朝元？茲焚《制魔保舉靈寶煉形真符》，謹當宣奏：



太微迴黃旗，無英命靈幡，攝召長夜府，開度受生魂。

道衆先將魂幡安於水池內，焚結靈符，換紅幡。次於火沼內，焚鬱儀符，換黃幡。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煉，乃成真形。」煉度畢，請神主冠帔，步金橋，朝參玉陛，皈依三寶。朝玉清，衆舉〔五供養〕：

道中尊，玉清主！溟滓無光包九炁。萬象森羅一黍珠，死魂受煉，受煉超仙界。

朝上清〔五供養〕：  
經中尊，上清主！赤明開圖推運極。元綱流演洞渺溟，死魂受煉，受煉超仙界。

師中尊，太清主！道包天地玄元始。歷劫開度出迷魂，死魂受煉，受煉超仙界。

高功曰：「既受三皈，當宣九戒：

第一戒者，敬讓，孝養父母。

第二戒者，不殺，慈救衆生。

第三戒者，不淫，正身處物。

第四戒者，不盜，推義損己。

第五戒者，不嗔，凶怒凌人。

第六戒者，不詐，諂賊害善。

第七戒者，不驕，傲忽至真。

第八戒者，不二，奉戒專一。

第九戒者，汝當諦聽，戒之戒之！」

道衆舉音樂，宣念符命，并「十類孤魂」〔挂金索〕：

大慈仁者，救苦青玄帝，獅座浮空，妙化成神力。清淨斛食，示現焦面鬼。法界孤魂，來受甘露味！

北戰南征，貫甲披袍士。捨死忘生，報效於家國。炮響一聲，身卧沙場裡。陣亡孤魂，來受甘露味！

好兒好女，與人爲奴婢。暮打朝喝，衣不遮身體。逐趕出門，僵卧長街內。餓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坐賈行商，僧道雲游士。動歲經年，在外尋衣食。病疾臨身，旅店無依倚。客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鬪惡爭強，枷鎖囹圄閉。斬絞凌遲，身喪長街裡。律有明條，犯了王法罪。刑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宿世冤仇，今世來相會。暗計陰謀，毒藥攪腸胃。九竅生烟，喪了身和體。藥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乳哺三年，父母恩難極。十月懷胎，坐草臨盆際。性命懸絲，子母歸陰世。產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急難顛危，受忍難迴避。私債官錢，逐日來催逼。自刎懸梁，斷了三寸氣。屈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久病淹纏，氣盡癱瘳類。疥癬痕瘡，遍體膿腥氣。菽水無親，醫藥無調治。病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巨浪風濤，洪水滔天至。纜斷舟沉，身喪長江裡。回首家鄉，無人捎書寄。溺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回祿風烟，一時難迴避。猛火無情，燒毀身和體。爛額焦頭，死作烟薰鬼。焚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附木精邪，無主魍魎輩。鱗介飛潛，莫不回生意。太上慈悲，廣垂方便澤。十類孤魂，來受甘露味！

煉度已畢，黃真人下高座，道衆音樂送至門外，化財（十三）焚燒箱庫。回來，齋功圓滿。道衆都換了冠服，鋪排收捲道像。西門慶又早大廳上畫燭齊明，酒筵羅列。三個小優彈唱，衆親友都在堂前。西門慶先與黃真人把盞，左右捧着一疋天青雲鶴金緞，一疋色緞，十兩白銀，叩首下拜道：「亡室今日已賴我師經功救拔，得遂超生，均感不淺！微禮聊表寸心。」黃真人道：「小道謬忝冠裳，濫膺玄教，有何德以達人天？皆賴大人一誠感格，而尊夫人已駕景朝元矣。此禮若受，實爲赧顏！」西門慶道：「此禮甚薄，有褻真人，伏乞笑納。」黃真人方令小童收了。西門慶遞了真人酒，又與吳道官把盞，乃一疋金緞，伍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資。吳道官只受了經資，餘者不肯受，說：「小道素蒙厚愛，

自恁效勞，誦經追拔夫人往生仙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資，尚爲不可，又豈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師父差矣。真人掌壇，其一應文檢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與師父酬勞，何爲不可？」吳道官不得已方領下，再三致謝。

西門慶與道衆遞酒已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菜，一齊跪下，伯爵道：「兄爲嫂子今日做此好事，請得真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方纔化財，見嫂子頭戴鳳冠，身穿素衣，手執羽扇，騎着白鶴，望空騰雲而去。此賴真人追薦之力，哥的虔心，嫂子的造化，連我好不快活！」於是滿斟一杯，送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勞神，言謝不盡，何敢當此盛意？」說畢，一飲而盡。伯爵又斟一盞，說：「哥吃酒，吃個雙杯，不要吃單杯。」希大慌忙遞一箸菜來吃了。西門慶回敬衆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厨役上來割道。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衆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子，往後邊去了。正是：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有詩爲證：

百年方誓日，一夕竟爲雲。飛鳳金鈿落，翔鸞寶鏡分。

超生空自喜，長恨不勝情。杯物頻頻飲，愁懷且暫清。

畢竟不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注釋：

- (一) 標船——雇有標客護送而插有標行旗幟的船隻。
- (二) 太乙救苦天尊——道教尊奉之神，即東極青玄上帝。
- (三) 十王九幽——陰曹地府有十殿冥王，稱爲十王。九幽，爲地下九方幽暗之處，鬼魂所聚的地方。
- (四) 監壇神虎二大元帥——道士修建齋醮法事道場，必先請護法帥將官君，莅臨監護，佐助行持，驅遣邪魔，稱爲監壇神將、神虎二大元帥，即神荼、鬱壘。
- (五) 桓劉吳魯四大天君——指桓闓、劉後、吳本、魯逢四大神仙。
- (六) 太陰神后——道教所尊的「月府素曜太陰皇君」，女性。
- (七) 七真玉女——七真爲道教所尊的「七真人」，具體神名，南北教派有不同說法。玉女，仙女。這裡泛指男女神仙。
- (八) 三界符使——來往於天界、地界、水界，傳遞符信的使者。
- (九) 召雷皂籙——用來招呼雷霆的黑色旗幟。
- (十) 天蓬玉尺——天蓬，北斗大帝屬下的將軍。天蓬玉尺，指道教執法時所使用的玉尺。
- (十一) 生天寶籙——道教所頒死者靈魂升天的符籙。
- (十二) 神虎玉札——神虎，即神荼、鬱壘所驅的食鬼之虎。玉札，即玉簡。這裡的「神虎玉札」指能驅使神虎的令符。
- (十三) 化財——爲死者焚燒紙錢及冥器等。

金瓶梅詞話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金瓶梅词话 2

作者=兰陵笑笑生原著

页数=1066

SS号=14163052

DX号=

出版日期=2016.09

出版社=里仁书局